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精彩导读
- 作者写作花絮
- 目录
- 第三十一章 火烧灵堂三娘逝
- 第三十二章 银钩终钓猫眼月
- 第三十三章 角逐之争非善类
- 第三十四章 情惑狂啸难从容
- 第三十五章 嗜仇寻女瑶池泪
- 第三十六章 捍卫关口水龙吟
- 第三十七章 金戈铁马葬英雄
- 第三十八章 疏影残足血染襟
- 第三十九章 策马山中救风尘
- 第四十章 神秘岚琅因果劫
- 第四十一章 曲迎花红猫坠泪
- 第四十二章 “一笔因果”武林会
- 第四十三章 马踏千里催命符
- 第四十四章 夜闯皇宫为战衣
- 第四十五章 酒醉痴狂丈海量
- 第四十六章 柳岸花船醋一江
- 第四十七章 为救花耗火烧宫
- 第四十八章 月下醉猫红莲开
- 第四十九章 霸业终成帝王颂
- 第五十章 飞离金銮双燕呢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1、搞笑版的故事简介：

猫儿吃的第一口奶是狼奶，出口的第一个音是“打”！绿林山头一站，手中菜刀一横，圆滚滚猫眼一笑，光阴如梭，猫儿与失散的亲人重逢后，有人占了她的身份，却还以姐妹情深为由，哭哭啼啼地让她代嫁。她说：“别嚎了！嫁就嫁！”

新婚之夜，猫儿在身后别了一把大菜刀，只想着一刀将新郎劈成两半，然后抢了自己惦念已久的白衣美男，回绿林山占几个山头，自立称王！

然而，意想不到的妖冶新郎，清冷难测的白衣美男，金戈铁马的战衣将军，嗜血残暴的无行宫主，人人争抢的“梵间”、“因果”，扑朔迷离的真实身份，错综复杂的两代恩怨，终将在旖旎中勾画出荡气回肠的人间飞鸿！

暗道：没事儿出来打打劫，也能提高知名度。

2、猫儿思春实况转播：

猫儿勤劳，天天起得早，睡得晚，上管山里兄弟的吃食，下管抢劫事业。若有探子来报，定然扔下饭铲，贴上妆容，手持刚剁完肉馅的大菜刀，骑上“肥臀”，策马下山抢劫去也。那样子，绝对孜孜不倦，能者多劳也。

不过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若想找猫儿，冬天一准儿得在炕头上，夏天一准儿在树干上。

敢情大家都睡觉时，猫儿想着事情；等大家做事情时，猫儿却补眠补得欢实。

然而，别人学不来猫儿倒头就睡的神功，只能备受猫儿荼毒。尤其最近，猫儿在一次打劫中，听见某个穷酸秀才叨唠什么狗屁诗，貌似心里有些触动，每晚必然感慨两句，然后非得朗诵给大家听，直到

每个人都拍手叫好，这才转来卖弄，丢给被打劫之人去欣赏强盗文学。

众人一致认为，猫儿……思春了。

为了不让劫匪大爷像被抢劫的短财鬼，众人一致决定，去给猫儿抢一个相公来，若一个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直到猫儿不再半夜起来敲大家的房门为止。

商量好后，众人摩拳擦掌，预计留几人围着猫儿打着马虎眼，继续抢劫事业，另外有两个人偷偷出了山，说是出去回访老友，实则替猫儿选相公去了。

作者写作花絮

作者写作花絮：

（一）

书稿终于脱手了，写作过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有时写到瓶颈时，我很纠结，觉得胸口郁闷，上不来气儿，于是爬到窗台上坐着，唉声叹气地眺望着远方的浮云。烦躁中，我想到猫儿对曲陌那样痴情，却一直得不到曲陌的回应，只是自己念叨着："为什么就不可以爱我？"

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凄凉，楼下的邻居竟然聚集在一处，仰起头，善意地劝我："大心，别冲动，你先下来，有事儿咱们慢慢说。"

（二）

有一天，朋友说要吃我做的火锅，于是我将电火锅放在操作台上，一边烧水，一边加料，脑中却想着猫儿和银钩斗嘴的搞笑场面。想着想着，最后，我摸着电火锅的柄，颤抖着肩膀闷闷地笑了起来。

朋友不明所以，操起拖把就在我腰部来了一下，还咋咋呼呼地说："你那什么破电锅，是不是漏电啊？"

（三）

我家住在三楼，窗户对面就是保安室。

一天晚上，大约凌晨两点，写到银钩知道猫儿活不过十六岁，所以故意受伤殉情的时候，我哭得抽抽搭搭的，后来索性扑到桌子上放声痛哭，嘴里还撕心裂肺地喊着："银钩，银钩……"

结果，第二天早晨，我下楼买早点时，楼下的保安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犹豫了半天后，才哀痛地对我说："大姐，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

（四）

慢慢的，周围邻居知道我写小说，就把我看成了有知识的文化人。

一日，邻居拎着水果，领着八岁大的儿子来敲门，说是让我给培养培养，教教孩子写作文。我非常诚恳地说："我写的是言情小说，不太适合教孩子。"

邻居说："一通百通，你就教教他吧。老师让写最爱的人，你就帮着辅导一下，拜托了。"

在我的辅导之下，孩子的作文是这样写的：我最爱的人，是我的爸爸。他有一双邪魅的眼睛，殷红而性感的唇瓣，那万种的风情，端的是一笑天下醉……

结果，邻居再也没有将孩子送来，倒是孩子他爸每次看见我时，总是显得很慌乱，嘴角连摆了好几个弧度，才僵硬地对我匆匆一笑。估计他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了一笑天下醉吧。

（五）

为了感受武林人士的豪迈，我出去吃饭时，都会很爷们儿地喊道："老板，上一个干锅肥肠！"

某一天，我去了一家饭店，仍旧如此一喊，却发现老板的脸色变了。

我不明所以，朋友却拧了拧我的胳膊说："瞎喊个屁，没看见这是回族饭店？"

（六）

码字累了，我打电话给一个喜欢穿中性服饰的朋友，约她出来逛夜市，顺便吃些地摊上的烧烤。确定好路线后，我摸出屋子，在约好的路口站牌下，隐约看见女朋友的身影。于是，我兴冲冲地跑过去，用猫爷的著名口号，腻歪歪地喊了声："美人儿，劫色！"

结果，那人一转头，四目相对，我赫然发现自己认错人了，而且，他非她。

不想，这位哥们儿看了我两眼后，竟问了句："多少钱？"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板，很气愤地吼了一句："不买！"

（七）

为了描写武打场面，也为了锻炼身体，我跑到公园，眼瞧着四下无人，便站在白桦林中比比画画，口中还吼吼哈哈地为自己伴着音。

这时，一个小朋友跑了过来，拍着小嫩手，冲着我咧嘴笑着。

我见有了观众，还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就耍起了威风，连踢了两下腿，来彰显自己的厉害。

这时，小孩的妈妈跑过来，要把小孩拉走。

孩子却奶声奶气地嚷道："不，不，要看熊猫！"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目录

第三十一章 火烧灵堂三娘逝 2
第三十二章 银钩终钓猫眼月 8
第三十三章 角逐之争非善类 12
第三十四章 情惑狂啸难从容 17
第三十五章 嗜仇寻女瑶池泪 22
第三十六章 捍卫关口水龙吟 28
第三十七章 金戈铁马葬英雄 34
第三十八章 疏影残足血染襟 40
第三十九章 策马山中救风尘 47
第四十章 神秘岚琅因果劫 53
第四十一章 曲迎花红猫坠泪 58
第四十二章 “一笔因果”武林会 63
第四十三章 马踏千里催命符 70
第四十四章 夜闯皇宫为战衣 77
第四十五章 酒醉痴狂丈海量 85
第四十六章 柳岸花船醋一江 90
第四十七章 为救花耗火烧宫 97
第四十八章 月下醉猫红莲开 102
第四十九章 霸业终成帝王颂 111
第五十章 飞离金銮双燕呢 117

第三十一章 火烧灵堂三娘逝

第三十一章 火烧灵堂三娘逝

大火将灵堂吞噬，如同世间最后的结局与最初的开始，无论在怎样的绚丽中，最后终究化为一捧灰烬，渐渐消失在岁月中。

幽幽草色暗淡，妖娆百花凋零。

猫儿从曲府策马跑出，眼中看不见周围景色，只想狠狠地颠簸在“肥臀”背上，用身体的痛去取代胸口的痛。如此以痛换痛，是否公平？由喧闹人群奔入荒野山脉，手中缰绳攥紧，迎风呼啸而去，不曾停下，也无法停下。不知道跑了多久，久到脸上的笑意变成了一种麻木表情。第一次觉得，笑有时候竟比赤足跑上万米还要累人。

猫儿在山间策马停下，用略显粗糙的手指抚上自己的小脸，沿着那笑意纹路摩擦，只觉得自己竟也有如此虚伪做作的一天，明明想哭了，却仍旧强忍着，生怕一哭就开了头，无法停下。

猫儿很少有害怕之事，如此这般逃避，越是在心中恼怒自己，恨不得痛打自己一番才好！

面对茫茫四野，伫立在与曲陌曾牵手同行的地方，猫儿的圆眸隐上水雾，狠狠地号叫着，用小拳头怒砸树木，在木屑的纷飞中，宣泄着内心的痛楚。

她毁了一片林子，身子无力地后仰倒在冰冷的土地上，仰望仍旧蔚蓝的天空，在气喘吁吁中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往日一幕幕由远及近接连散开，抓不到的感情，终是要随风消逝。地面也许仍旧会仰望浮云，但她也明白了永远企望不及的距离，便是追逐的残忍。

在周围的树木残碎中，猫儿若一株暴雨砸过后的单薄小草，在寒风中瑟缩，却仍旧顽强着，一如她永不低头的性格！

只要活着，就要开心，这是猫儿的信念，也是对爹娘的承诺。

猫儿重整精神，拉回思绪，想起娆汐儿要回娆国，不晓得三娘会不会跟去，这才从地上爬起，跳上“肥臀”，向楚府奔去。

到了楚府，被目中无人的小厮拦下，看样子是最近一段时间拿了太多的好处，也想从猫儿这里得些甜头。

猫儿心情本就不好，更是见不得他人嘴脸，在小厮伸出手等待银子落下的瞬间，一拳头呼啸而去，直接砸得那小厮闷哼一声，连高呼救命的机会都没有，就倒地昏死过去了。

猫儿牵着“肥臀”进了楚府，直奔到三娘房前。

三娘看见猫儿，自然高兴，忙张罗起吃食。

花锄已经由小不点儿变成了挺拔男儿郎，若非三娘介绍，猫儿都认不出来了。

花锄这一年多变化甚大，不但个头高过了猫儿一头，样子也俊朗起来。他身穿一件质地上乘的墨绿色武打短装，脚蹬一双软底黑靴，头发用根墨绿色带子简单地吊起，看起来精神抖擞。

温顺的眉毛下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下是爱笑的上扬唇角，那面目俊朗的模样哪里还有曾经的土气，俨然是一名活脱脱的帅气少爷。

花锄本身有些质朴的气质，让人觉得容易亲近，尤其是一笑时，宛如大片的暖阳照射在身，很难不让人产生亲近好感。

猫儿习惯性地拍了拍花锄的肩膀，见他的个头儿已经比自己还高了。

花锄咧嘴一笑，悄然红了脸。在他的记忆中，那个穿男装的猫儿和现在这个一身碧衣蓝裙的绝色美人可太不一样了。虽然他小时候就喜欢跟在猫儿后边跑，但现在……他却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

他知道猫儿替汐儿姐姐代嫁，就这份侠义，绝非一般女子可以比拟；他也知道新婚中的猫儿随着寻来的山寨朋友跑了，所以，他不承认猫儿已经嫁人。而且，猫儿现在的装扮，亦是女子尚未出阁前的发髻，看来那桩婚事果然不能算数。

花锄心里寻思着，再偷偷瞄一眼猫儿，只觉得心脏跳得厉害，一种从未有过的少年情怀在悄然滋长。

其实，花锄在猫儿离开后，就一直想着猫儿，尤其是晚上睡不着时，总能想起猫儿早晨训练汐儿姐的样子。那时，他会偷偷爬起，远远地看着猫儿神气活现地指挥着汐儿姐，然后一转身又爬到树上去睡觉。若睡得香了，她还会发出微微的呼噜声，那样子可爱至极。

猫儿不知道花锄此番情窦初开的心思，只是随性地和花锄调侃着，那自然的语调与豪爽的样子，在一向不喜柔弱女子的花锄看来，竟是格外可爱。

猫儿问三娘："三娘，汐儿呢？"

三娘背脊一僵，微愣过后，忙回道："马上要回娆国了，正在与楚老爷话别，想是知道你来了，一会儿就能过来。"随即显得有些不自然地搓手道，"猫儿，你……你别跟汐儿小姐一般计较，她……她不是有心想打你。"

说到这时，门外走进一挺拔身影，猫儿歪头一看，咧嘴笑了，高兴地唤了声："耗子！"

花耗初见猫儿亦是一愣，却是真心欢喜地应了一声，抬腿进了屋子，笑道："怎么想起来看三娘了？"

猫儿抬头装出将军气势，粗声道："既然将军来得，属下怎就来不得？"

花耗被猫儿逗笑，伸手拍了拍猫儿的脑袋，顺手夺了猫儿刚拿起的酒壶。

猫儿被夺了美酒，自然跳起反击，两个人仿佛又回到儿时那般掐起架来。

猫儿撸起袖子，露出细致得如同暖玉般的雪白肌肤，那曲线动人的女性身体在嬉闹间犹如蝴蝶中的精灵般翩然靡丽。蓝色罗裙的飞舞中，猫儿那一颦一笑的灵韵，美煞了看者的感官。

花耗一失神，让猫儿占了优势，一手夺回酒壶。一手臂拐得花耗闷哼一声，猫儿得意地大笑，随性自然便是最生动的风景。

三娘看着两人嬉闹，心中更是备受道德煎熬，越发觉得对不起猫儿，若非汐儿她……唉……这花耗和猫儿，怕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吧？

猫儿得了便宜，衣裙旋转间，回到已经摆好的酒桌旁，一脚蹬在椅子上，一手提起酒壶，仰头，倾倒，让那银色佳酿顺着红艳唇瓣饮下，眼睛却是笑望着花耗，调皮地挑衅着。

猫儿不知，她此番模样瞧在花耗眼中，已是妩媚至极，实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人间绝色。

花锄望着这样的猫儿，恰似触动了内心最深处的朦胧渴望，仿佛已经看到与自己心爱的女子一同纵情草原，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广结天下好友，携手四海为家。

一壶酒在猫儿的豪饮下顷刻见底，猫儿爽朗一笑，一拍桌子，吵嚷道："再来一坛子！"

三娘一边吩咐下人去取，一边关心地训斥道："猫儿，女儿家还是少喝些酒水的好。"

花锄为猫儿说话："娘，猫儿这是豪爽，不输男人气概。"

三娘笑得宽慰，纠正道："锄头，要叫猫姐姐。"

花锄却道："从小就叫猫儿来着，你看她那样子，调皮得很，又哪里像姐？"

猫儿一听，双手一齐掐向花锄脸颊，像小时候那样拉扯着，笑喝道："叫姐，叫姐。"

花锄红了脸，一把拉下猫儿的手，那女性特有的温热触感令他心跳加快，异样躁动中又有些慌乱。花锄本想推开猫儿的小手，但自己的手却仿佛有意识般，竟紧紧拉着她不放。

花锄眼中的炽热是花耗所熟悉的。曾经，他亦是如此执迷地望着猫儿；如今，却要生生将这感情隐下！只是，他仍旧见不得其他男子

如此亲近猫儿，那种感觉就仿佛用刀子刺了他的穴道，令他身体僵硬地坐到椅子上，冷声训斥道：“花锄，还不放手！”

花锄听着花耗一声冷喝，忙放了手，举起酒杯豪饮入腹，将脸上的红晕遮了去。

猫儿向来粗心，自然不知道花锄今天心思波动之大，举杯道：“耗子，这杯酒水敬你，听说你荣升为战衣将军了，真为你高兴。”

花耗望向猫儿，问：“可有礼物？”

猫儿嘿嘿笑着挠挠头，反问：“你想要什么？我有的，你尽管拿去。”

花耗的手指动了动，多想将这个人儿抱入怀里，然后告诉她，他此生最想要的，便是她，也只有她。可是，他不能，他现在没有资格，无法给猫儿从始至终的唯一，但他更不能停止这种永远无法枯竭的爱意，只能伪装轻松地笑着：“把你的伤心都给我。”

猫儿抿唇，知道花耗必然是知道曲陌要娶香泽公主的事情，也明白自己的感受，才会如此一说。猫儿瞬间有些无力，仿佛全世界都知道自己被遗弃，而自己仍旧傻乎乎地笑着追逐。她抬眼，望向花耗，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苦笑道：“那不是好东西，我们把它扔掉吧。”

花耗提起酒杯：“好，远远地扔掉！”

猫儿豪情一笑，仰头饮下杯中酒：“哈哈哈……全部扔掉！”

花耗瞧着猫儿那故作坚强的笑颜，心疼得胸口发紧。

猫儿低头，像是饿了。她实在不愿多想过往种种，于是拼命地吃，使劲地喝，纵情地嬉闹，就仿佛是多年的饿死鬼投胎一般，要将所有的情绪都转化到与食物的较劲中，也许醉死更好。

此时，外面有人捏长了嗓子喊道：“娆国公主驾到……”

三娘慌忙起身去迎，众人也随了出去。娆汐儿受不得三娘跪拜，立刻将她搀扶了起来。

娆汐儿环视一圈，视线落在花耗与猫儿身上。数日来行走在权贵之间已经让她生出一种狂傲之气，此刻看着猫儿那一身打扮，看似简

洁大方，实则却是材质上乘的精工细作，细看那款式样子竟比自己身上的衣裙还要贵重，心里悄然不悦，面上却堆积出亲切的样子靠近猫儿，拉住猫儿的手，轻巧地询问："猫儿，可还生我的气？"

猫儿正色道："若生气，你让我掴一巴掌回来？"

娆汐儿身边的婢女狗仗人势地大喝道："放肆！公主岂是尔等贱民所能愚弄的？"

猫儿不甚在意地拍了拍娆汐儿的肩膀，笑道："和你开玩笑的，过去了就算了。"

那婢女与娆汐儿素来贴心，当然明白自己的主子是何等厌烦猫儿，于是自作聪明地说道："把你的脏爪子拿开，还不跪下请求公主原谅？"

花耗的虎目扫去，还没等他发作，花锄已不悦地开口道："汐儿姐，你的丫头太放肆了。"众人看得明白，花锄虽是三娘的孩子，但娆汐儿却对其最为照顾，若得了花锄喜欢的宝贝，自己即使喜欢，亦会送给花锄，所以，在下人眼中，那花锄便是得罪不得的金贵人物。

那奴婢听花锄斥责自己，忙乖巧地垂下头，不再言语。

娆汐儿装模作样地轻声训斥奴婢道："还不给猫儿小姐赔礼。"

奴婢听了娆汐儿的话，明白自家主子并不是真正训斥自己，那语调反而更像是一种默认，于是仅微微屈膝，却是看都不看猫儿，大牌得很。

花耗冷哼一声，转身进屋。

大家陆续而入，三娘的脸上布满愁云，连叹息都变成了一种哀怨的调调。

猫儿走在后面，那奴婢坏心眼地想用脚踩猫儿的罗裙，猫儿瞬间回身，冲那奴婢咧嘴一笑，举起拳头就砸了过去！

婢女惨叫一声被打翻倒地，当即从口中吐出了一股浊血与两颗不坚固的板牙。

众人瞬间停住脚步，折返回来，正看见猫儿一边放下袖子，一边教训道：“想你猫爷我混江湖时，你还不知道窝在那个旮旯里哭鼻涕呢！想偷袭我，扁下你两颗门牙，让你再犬吠不止！”

婢女呜咽着满是血水的嘴，泪水与口水齐齐混合而下，颤巍巍地爬到娆汐儿脚下，含糊地号叫道：“主子，为巧儿做主啊。巧儿命虽卑贱，但打狗也要看主人啊。主子……”

猫儿打了个饱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掐腰笑道：“你怎将自己与狗同化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过，你若是狗，也是条恶狗。”

娆汐儿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想她现在贵为娆国公主，哪个不是敬着她来？眼下这奴婢被打，即使打死了也无所谓，但却是打了她自己的脸，让她以后如何立威？

娆汐儿越想心头越气，努力控制下三分尖锐，开口道：“猫儿，你我虽然情同姐妹，但下人的脸也是脸，你就这么毁了这丫头两颗门牙，让她以后如何嫁人？我贵为娆国公主，定然不允你如此放肆的。再者，你已经许配了人，却还做少女装扮，更是不守妇道。如今我管束你将那些粗野不温顺的习惯去掉，也是为你好，免得他日你夫君一纸休书将你弃如敝屣。”

猫儿转过清透的眼，快语道：“你不也没梳已婚发髻，又来管束我做什么？”

娆汐儿仿佛被人点上死穴。她本就是趁花耗处于昏迷时主动献身，此事她一直心有余悸，如今被猫儿这么一说，她心中有鬼，自然如被踩了尾巴般乍起。当即一摔袖子，惨白着脸，大喝道：“来人啊！把这不服管教的刁妇拿下！杖责二十，警其出言不逊，侮辱本公主！”

吴宰相派来保护娆汐儿的护卫大步上前，欲拿住猫儿。即便他们明白是公主无理，也不得不听从命令。这些护卫原本在来离国的路上就与猫儿混了个哥俩好，如今真要抓人，心中难免不舒服，只想着在落板子时轻点儿，随便拍打二十下糊弄过去就好。

花耗虎躯一震，挡在猫儿面前。

猫儿站着没有动，单是将那圆滚滚的眸子转向娆汐儿，眼中含了一丝不容小觑的犀利，朗声道："虽然小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喜欢你，但娘说你是妹妹，让我照顾你，我便不会欺负你。只是，你现在变了好多，让我越来越不喜欢。怕有朝一日，你照镜子时，连自己是谁都不晓得。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你会说，我听着却觉得恶心。若不是看在三娘面上，你当我能饶了你？"

娆汐儿被气笑了，人也呈现出癫狂状态，就如同受到袭击般尖锐大喊："打！打！给我打她！狠狠地打！"

花耗与花锄伸手周旋，却不想猫儿根本就没有躲闪，只是笑望着娆汐儿，如同看一个小丑般不屑。

娆汐儿本就心中有鬼，如今被猫儿这么一笑，只觉得汗毛竖起，紧张兮兮中竟觉得猫儿已经知道自己顶替她身份的事实，整个人犹如惊弓之鸟般变得紧张兮兮，脸色惨白地叫嚷着让侍卫重责猫儿，往死里打！

三娘一把抱住娆汐儿的腰肢，泪眼婆娑地跪下求情道："汐儿小姐，汐儿小姐，你不能这样啊……"

每每猫儿三言两语，都会令娆汐儿顷刻间失去理智。她一心想让猫儿死，就如同被灌了执念般失去理智。如今又见三娘为了猫儿向自己下跪，心中气恼更甚，人也瞬间抓狂，竟一把推开三娘，在恨极中扭曲着狰狞的面孔冲向猫儿！

在娆汐儿推开三娘的瞬间，却不料用力过猛，竟将老弱的三娘推倒在地，一脑袋磕碰到院子中的石桌上，顷刻间额头血若泉涌，身子缓缓滑倒在血泊中……

猫儿睁大眼睛，一下挣开侍卫的束缚，快速扑到三娘身旁，大声唤着："三娘！三娘！"

三娘的血染了大半张脸，神智已然不清。

猫儿的心跳仿佛停止，望着那潺潺的血流，颤声吼道：“大夫！快找大夫！”

娆汐儿在看见三娘流出的血时，变得呆滞了，仿佛被点了穴般无法动弹，就连心都僵硬了。

花锄红着眼睛飞奔出去找大夫。花耗将三娘从猫儿怀中抱起，大步走进了三娘房间，将其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床上。

大夫终是赶来了，却只为三娘续了一口气。

三娘缓缓张开眼睛，扫了一眼屋子里的人，望向花锄，撑着虚弱的身体，沙哑道：“锄头，不怪……不怪汐儿，你要记得，她什么时候都是你姐姐。”

花锄攥紧拳头，红着眼眶，紧紧抿着唇，重如千金般点点头。

三娘望向花耗，眼眶湿润，缓了两口气，微弱地说道：“耗子，三娘……对不起你和猫儿，你……照顾好汐儿。”

花耗虎目隐着泪水，铮铮铁骨男子汉屹立在三娘床头，终是在三娘殷切期盼的眼神中费力地点下头，算是允了

三娘望向娆汐儿，缓缓伸出手，唤出了多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名字：“小篱……小篱……”又抓住猫儿冰凉的小手，急切地道，“猫儿，三娘对不起你，小篱是……”

猛然惊醒的娆汐儿尖叫一声扑到三?身上：“娘！”

三娘身体一颤，胸口气息一滞，就这么张着嘴，缓缓闭上布满皱纹的眼皮。

三娘死了，连她未曾说完的话也一同被葬在地下，将那最真实的秘密隐藏在了尸骨中。没有人晓得，三娘的身体解脱了，但灵魂是否能挣脱开沉重的禁锢枷锁?

花锄披麻戴孝，跪在临时搭建的灵堂前。

花耗和猫儿虽然不是三娘的儿女，却一直视三娘为母，亦披麻戴孝地跪在灵堂，让花锄在这份空荡下，有了两份可以相偎的温暖。

娆汐儿贵为娆国公主，不可披麻戴孝，只着了一身素白，静静地立在一侧，低垂着脑袋，没有人能看清她此时的表情。

三娘虽说是楚府的下人，但前来祭拜的人却令人意外。

曲陌来了，香泽公主来了，就连银钩也来了。

曲陌与香泽公主先到。望着神色憔悴的猫儿，曲陌心中一痛，欲上前一步，香泽公主却是抢先一步过去，轻声唤道："妹妹，三娘仙逝，不可太过悲伤，免得伤了身体，公子与我都要担心的。"

猫儿抬起头，有些茫然地望着香泽公主。

银钩一袭白衣走来，随手取了麻衣披在身上，站在猫儿身边，对香泽公主道："不劳公主挂心，娘子自然由我来照应。"袍子一掀，人也陪同猫儿一同跪下。

香泽公主没见过银钩，但对银钩那风流的大名她却是早有耳闻，今日一见，竟被他的一言一貌给威慑住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但见一身白衣的银钩与曲陌的谪仙缥缈不同，竟活生生将那白衣穿出了一份妖魅，犹如优伶翻转的水袖，眼神潋滟间，皆是令人无法抗拒的魅惑之态。但你若细看而去，那人却若放荡不羁的清风，只是睨着眼，含了一丝从不肯停留的轻蔑，让你在无形中觉得羞愧。

香泽公主微欠着身子离开，忍住了回头去看一眼的冲动，只觉得银钩对自己有些莫名的嘲讽之意，转而又一细想银钩所说的话，竟称呼猫儿为……娘子？！香泽公主脚下一顿，满眼不可置信地转身望向银钩和猫儿。

但见银钩不着痕迹地承担着猫儿身体的重量，而猫儿则是无意识地靠了过去，仿佛对银钩有着很深的依赖。

猫儿问："你怎么来了？"

银钩回道："为夫想陪在猫娃娘子身边。"

猫儿抽搭了一下浓重的鼻腔，没有再说话。

花锄回了神，冲银钩怒目低吼道："你走，这里不欢迎你！"

银钩心思一转，以为花锄是嫌自己名声不好，所以气恼。他不欲和花锄争吵，只是专心地陪着猫儿，有点儿“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

花耗对银钩并不陌生，虽然以前银钩作为斐公子时两人相处颇多，但花耗并不知其真正的身份，他只当今天是第二次见到银钩。

花耗打量着银钩，银钩抬起脸，大方地让花耗看着。若非今天场合不适，银钩还真想捉弄一下花耗。银钩还记得花耗曾经搬弄出什么岳父岳母的临终遗言，让猫儿嫁给他。银钩的娘子，岂能让他人窥视？从猫娃招惹了自己那天起，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没完没了了。

花锄因三娘仙逝而悲痛着，又见银钩无视自己的存在，心中的狂啸总想寻个出口宣泄一番，于是，拳脚呼啸间向银钩袭去。

银钩不想与花锄动手，闪身躲开。

猫儿低着头，一拳头狠狠地捶到地上！

众人只觉得忽悠一下，那简单搭建的灵堂便在众人的惊讶中轰隆倒塌。

娆汐儿尖叫一声，冲到猫儿面前，使劲扯着猫儿的领口：“你……你把三娘压里面了，还我三娘！还我三娘！”

猫儿缓缓站起身，直勾勾地盯着娆汐儿。娆汐儿身体一震，一种恐慌由脚底开始蔓延，腿亦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猫儿一寸寸拉掉娆汐儿的手，没有任何波澜地询问：“你若想见三娘，就去陪她可好？”

娆汐儿猛地后退一步，一手捂着胸口，惊恐地望着猫儿，竟忘了反应。

猫儿恍惚一笑，转身不再答理娆汐儿，动手拎起一坛子好酒，仰头灌下数口。酒水将猫儿的脸粉刷，浸透了胸前衣衫，如同大片的泪水般掉落。

猫儿浑然不觉地笑着，将那一坛子酒水抛出，正落在倒塌的灵堂上。在一片碎裂中，猫儿取出火折子，扔向灵堂。

灵堂轰然间着起大火，映得猫儿的脸越发不真实，好像要融到火光之中，不晓得是谁要吞噬掉谁的命运。

猫儿笑了，轻声道："三娘，好走，回花蒲村去吧，那里有我们的家。"

本欲扑火的花锄动作僵硬下来，人亦无声地重新跪到燃烧的灵堂前，为三娘守护着终于可以回家的灵魂。

花锄知道，这些年三娘虽然衣食无忧，但过得并不开心。她总是眺望着花蒲村的方向，絮叨着说要回家看看，要去和四娘说说，她对不住四娘的嘱托。

在花蒲村闹霍乱时，花锄的年纪还小，不记得曾经发生的事儿。但他对花蒲村却一点儿都不陌生，不单是那份感觉，更源于三娘从来不曾停止过的描述，将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当成一段珍贵的故事讲给他听。

三娘说过，村里得病的人都是被点了火，烧成了一捧灰。据说这样灵魂就解脱出来，不用继续受身体病痛的折磨。

花锄懂得猫儿的意思，也觉得，这也许是三娘所期望的最好归属吧。

大火将灵堂吞噬，如同世间最后的结局与最初的开始，无论在怎样的绚丽中，最后终究化为一捧灰烬，渐渐消失在岁月中。

猫儿走到花锄身边，跪下，从背后抱住花锄的身体，将脑袋枕在花锄的背上，犹如刚开始懂得安慰人的孩童般，单单用双手环抱着，温暖着彼此。

花耗走过去，将两人揽入自己宽阔的怀中。三个人，如此依偎着彼此的体温，犹如静止的画面般无声无息。这是一种旁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只有经历过花蒲村生死的人，才会懂得的心灵慰藉。

娆汐儿望着那三人，只觉得花耗的手臂中没有自己的位置，竟无法迈动脚步，以花蒲村人的身份过去攫取温暖……

第三十二章 银钩终钓猫眼月

第三十二章 银钩终钓猫眼月

在两人的斗嘴逗乐间，猫儿与曲陌之间的那些闹心事儿，完全被银钩的胡搅蛮缠给推到犄角旮旯去了。让猫儿不禁开始怀疑，难道自己对曲陌的感情不够深刻?

一桩丧事后，是一桩喜事。

一桩丧事是三娘的去世。在他人眼中，那不过是看不见的悲戚，甚至牵扯不了一分心思，只留给至亲之人一些悲痛，在岁月中渐渐消散。

一桩喜事是曲陌与香泽公主的亲事。离帝已经下旨，命曲陌带着御赐聘礼护送香泽公主回国，然后择吉日正式迎娶公主回离国曲府。过程虽然繁琐，却是礼数。

这桩喜事，日传千里，成为每个人心中对于和平的喜悦向往。

老百姓原本以为香泽公主是要嫁给离国太子，不想却是要嫁给“九曲一陌”的曲公子。大家的猜测落空，却仍是异样欢喜的，只要见了曲陌与香泽公主一起策马而行的情景，谁人不夸赞好一对儿神仙眷侣?

离国上下一片欢悦，不但为曲陌与香泽公主的婚事，更是为在离国找到了娆汐儿，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娆池女之女。如此这般，娆国又欠了离国好大一个人情，若霍国来袭，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离国子民在不为战争所扰的遐想里兴奋喜悦着，被关注的几个重要人物却沉寂在彼此的错乱中。

三娘的后事办好后，娆汐儿便在娆帝的催促中与曲陌、香泽公主一同去了娆国。这一行，不但是楚府的人要全部跟着去享荣华富贵，娆汐儿还硬是将花锄带去，将其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般照顾。实则，花锄确是娆汐儿的亲弟弟，只是这话儿，已然万万不能说。

娆汐儿自己守着这个秘密，心里非常明白，既然一开始就错了，也只能继续错下去，不然，单是那欺君之罪，就不是几颗脑袋能顶下

来的事儿。

花耗荣升为战衣将军，自然又承担起护送美人的工作。只是，此去，怕也是被离帝算计在了联姻之内吧?

数人整装待发的前一夜，没有人能找到猫儿，就连银钩都不知道猫儿去了哪里。

曲陌、花耗、花锄、银钩，所有人都在找猫儿，而猫儿却如同蒸发般无声地消失了。

其实，猫儿并没有走丢，也没有被掠去，只是安静地坐在树上，望着曲府在灯火阑珊中准备着明天的行装，一夜无眠，直到天明。

当车轮转动，马蹄踢踏，猫儿缓缓闭上了眼睛，心，仿佛也随之走远了。

银钩的声音从猫儿旁边的另一棵树上传来，在调侃中徒然加了几分尖锐："怎么，不跟去了？"

猫儿咧嘴自嘲一笑，看向银钩："我还真是一只养不熟的猫，谁对我好，我就跟着谁。"

银钩没想到猫儿会这么说，一时间竟然接不上话。

猫儿却是笑了，只觉得银钩吃瘪的样子挺有趣儿的。

银钩被猫儿笑得无奈，转瞬间目光一冽，手中树叶飞出，喝道："出来！"

原本隐在树后的人闷哼一声后现身，那人猫儿认识，正是曲陌的贴身暗卫。

暗卫的胳膊上插了一片树叶，上前一步抱拳道："公子莫怪，属下只是奉命行事。"转而对猫儿恭敬道，"猫爷，主子请您一同上路，主子有话要对您说。"

银钩慵懒地倚靠在树干上，状似悠哉地把玩着自己的头发，却突然凌空拍出一掌，正中那暗护胸口！

暗卫一口鲜血喷出，身子亦撞在身后的树干上，猛地一震，才算稳住了力道。

猫儿没想到银钩武功这么高，不禁有些咂舌。

银钩懒洋洋地说：“如果下次还让我听见有人教唆我娘子爬墙，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暗护身体一僵，眼底划过惊恐，苍白着毫无血色的脸，不知道要如何答话，只得将眼睛扫向猫儿。

猫儿瞪银钩：“你做什么伤人？”

银钩斜眼看过来，那眸中流转着潋滟，若五光十色的烟花，煞是靡丽，更似犀利，吊儿郎当地说道：“没事儿，适当换些血，对身体好。”

猫儿无语，这人怎么满嘴都是自己的理?

银钩身形一闪，那紫底银纹的衣衫便缥缈地落在猫儿旁边的树杈上。他斜倚着，将手伸出：“走，猫娃，咱回家。”

此时，树下却是在无声中又站立一人。

那一袭白衣的人儿在得知猫儿的踪迹后，便策马狂奔过来，此刻正仰头望去，点墨的眸子里看不出任何情绪，却深得不见底，透不得一丝光。

曲陌坐在马上，对猫儿伸出白得几乎透明的手指：“猫儿，跟我走。”

猫儿望向曲陌那永远一尘不染的白色衣袍，犹如水中倒影的荷花，在一片静止中颤抖着细微的涟漪，让人心疼，却拥不进怀里。

猫儿笑了，在杂乱的感情中固守着自己的简单。终是在那片璀璨的朝露中，将自己的小手搭上银钩那越发冰冷的手指，说：“银钩，你的手真冷。”

银钩的手指渐渐收紧，那属于灵魂上的颤抖紧紧锁住猫儿的温度，缓缓地闭上眼睛，声音里含了一丝颤音，轻声道：“这样暖和多了。”

猫儿也闭上了眼睛，依偎进银钩怀中。犹如感受风的方向般，两个人皆不再说话。

曲陌那沉若深潭的眸子泛起从来不曾有过的雾气，却是令那深不见底的眸子更加萦绕起不得窥视的朦胧。

曲陌的手一直伸着，仿佛变成了一截树干，僵硬着。既然生长出去，又怎么能够收得回？若要重新开始，却是要砍掉这已经粗壮的枝干！那般决然，可有回转？不知若干年后，是否还会发芽？或者就此枯萎？

曲陌的声音犹如远古的风，刺不痛人的肌肤，却是刮进了人的心里，变成驱除不去的声音。他说："不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吗？"

猫儿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着，银钩的手指越发收紧，仿佛要将猫儿融入自己的骨血般用力。

每个人，都在等着猫儿的回答，然而，猫儿却一直不肯开口说话，甚至连眼睛都不曾睁开。她怕，怕自己看到曲陌的样子后，又变成周而复始的样子。她仍要无止境地追逐，可除了扯脏他的洁白衣衫外，什么都抓不住。

曲陌等不到自己的答案，突然大喝道："猫儿，你看着我！"

猫儿下意识地睁开眼睛，银钩却一把将猫儿的头按入自己怀中，紧紧地，沙哑地，癫狂地嘶吼道："告诉我！你若看了他，是否就要跟他走？这一次，你若走了，我就算砍了自己的双脚，都不会再让自己去追你！"

猫儿身体一震，猛地推开银钩的怀抱，望向银钩的眼底，大吼道："我哪里有那么好？"

银钩恍惚一笑："你暖和。"

猫儿在这一瞬鼻子变得酸楚，努力吸了一下，小手也抓紧了银钩的手指，两人手腕上的"无独有偶醉玲珑"发出阵阵幽鸣，犹如一曲悠远的情歌般荡漾开来……

银钩环绕着猫儿的腰身，飞跃下树，直接落在来时骑的"肥臀"背上，在一片落叶中，漫步离去。

曲陌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生命热流渐渐消退，剩下的，只有刺骨的寒冷……

马儿懒散溜达中，银钩一挑眉峰，问："怎么，还真不敢看他？"

猫儿揪马鬃："你的问题总是很刻薄。"

银钩收紧手臂在猫儿的腰间："猫娃，我今天很开心。"

猫儿扭了扭身子："我不太好受。"

银钩一手抬起猫儿的下巴，转向自己："不然，你蹂躏我吧，发泄了，兴许就好受了。"

猫儿睁着清透的圆眸："那你下马，我让肥臀踢你两脚。"

银钩望着猫儿那红艳艳的小嘴，缓缓低头："你这是虐待夫婿。"

猫儿呼吸一滞，忙转头躲开，大声吼道："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夫妻！"

银钩也不闹，将下巴往猫儿的颈窝里一压，耳语道："嘘，喊什么，你若想，今天晚上我……唔……你真打啊？"

猫儿红着脸，嘟囔道："你别再忽悠我，我什么事情都懂的。"

银钩将猫儿捆在胸膛里，充满磁性的声音撩拨着猫儿的敏感耳朵："呵呵……你真的懂？"

猫儿瞪眼："真懂！"

银钩温热的唇瓣落在猫儿敏感的耳垂上，若温柔的花瓣般抚摸过青涩的绿草，沙哑道："若真懂，就别再离开我。"

猫儿打了个大激灵，不自然地扭动起来："银钩，你……你能不能别这么……这么……"

银钩将猫儿紧紧抱入怀里，调笑道："怎么？"

猫儿在慌乱中红了脸。

银钩却是爽朗一笑，在猫儿的莫名其妙中，真挚地说："猫娃娘子，什么时候给为夫一个真正的新婚之夜呢？"

猫儿身子瞬间僵硬，手脚都变得不知道要往哪里放才好。

银钩见猫儿局促起来，也不再将那看似调笑实则真心的话讲出。他伸手刮了一下猫儿的小鼻子，宠溺道：“看你今天表现良好，为夫请你大吃一顿，如何？”

猫儿一听有吃的，自然眼睛一亮，兴冲冲地说：“好！”

银钩一手提起猫儿的下巴转向自己，用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望着猫儿，幽幽蛊惑道：“猫娃乖，亲我一下。”

猫儿的心因银钩的呢喃变得异样狂跳，俏丽的小脸瞬间爬满红晕。

银钩不放开猫儿，将自己的诱人唇瓣微嘟，撒娇道：“就一下，来，乖，亲一口。”

猫儿心跳蹦跶上喉咙，灵魂仿佛受到了勾引般缓缓靠近，视线落在银钩的唇上就再也移不开，但身子却固执地守在原地，无法靠近。

银钩见猫儿眼馋得仿佛要流口水，但性子里的固执劲儿却使她仍旧无法完全放开曲陌的影子。银钩心中自然有了计较，显得越发无赖起来，将手中的缰绳一勒，“肥臀”难受地后仰一下，猫儿本是僵硬的身子瞬间向银钩倾去，银钩等待的唇微张，将猫儿那“主动”投怀送抱的小嘴含在了双唇之间。

猫儿只觉得呼吸一滞，一股异样电流迅速传递到全身，只得慌乱地支撑起身子，红着小脸转过头，左看右看，就是不敢看银钩。

银钩唇角勾起得逞后的狡诈笑颜，将眼睛都笑眯成了妖精样，还卖乖地表彰猫儿道：“真乖。”

猫儿原本想说是“肥臀”突然停止前进的原因，却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什么，只能涨红了小脸，使劲揪扯马鬃。

银钩看不下去了，伸手将猫儿的一只小手攥在手中，劝解道：“都说色欲销魂，人性本色，你贪恋我的颜色也并非有错，不必自责，也无需羞涩。若你还继续揪扯马鬃，这‘肥臀’真要变成没脸见母马的秃毛千里驹了。”

猫儿仰头望天，咬牙切齿地说：“银钩，你就是一碎嘴婆娘！”

银钩完全厚颜地亲昵道："那我这个碎嘴婆娘的嘴唇可柔软香泽？"

猫儿前扑，趴在马背上，闷声低吼："我想捶你！"

银钩优哉道："打在我身，痛在你心。"

猫儿嘴角抽搐，半天也言语不上了，心里寻思着，银钩那脸皮真是够厚！

在两人的斗嘴逗乐间，猫儿与曲陌之间的那些闹心事儿，完全被银钩的胡搅蛮缠给推到犄角旮旯去了。让猫儿不禁开始怀疑，难道自己对曲陌的感情不够深刻？只是，若不深刻，怎会因曲陌与香泽公主在一起而如此痛楚？猫儿，疑惑了……

银钩望着趴在马脖子上的猫儿，眼中的宠溺倾泻而出，伸手将猫儿抱入自己怀中，不再逗弄。两个人贴着彼此的身体，感受另一个体温下的心脏跳动，在无声中放马溜达着。

银钩暗道：这个小东西，今天，总算没让他发狂，让他也感觉到了她存有感情的心思。虽然猫娃的感情还不浓烈，但，却是可以慢慢蒸煮的醇酒，越熬越香。他相信，总有一天，怀中这个小东西会属于自己，全心全意，只属于自己！

猫儿窝在银钩怀中，闻着他身上那若有若无的幽香，在睡意不知不觉袭来时，恍惚地问："银钩，我们去哪里啊？"

银钩轻声道："去娆国。"

猫儿噌地坐起，瞪大了猫眼："啊？去娆国？"

银钩理所当然地说："今天我本就是要去娆国，来寻你后，便是打算一同上路的。"

猫儿只觉得无数个脑袋在自己的肩膀上晃悠着，声音变成咬牙切齿状："那你不早说？"

银钩挑眉一笑："同路不同人，我们走我们的，你难道还想跟在人家身后看你侬我侬？"

猫儿的心思被银钩看透了。而如此的一针见血、赤裸解剖，即使是猫儿，也难免有些受不了。猫儿被激怒了，紧紧抿着小嘴，狠狠瞪向银钩，一拳头捶出！银钩身子后仰，躲开了猫儿的攻击。猫儿一拳横扫，银钩身体向后弹起，直接旋转着飞落出去。

猫儿一拍“肥臀”，大喝道：“驾！”

“肥臀”蹄子跳起，却没有前行。

猫儿一扬缰绳，再次大喝道：“驾！”

“肥臀”嘶叫一声，委屈地回过了头。

猫儿顺着“肥臀”的视线回头去看，但见银钩双手紧紧扯着“肥臀”的尾巴，楚楚可怜地唤了一声：“猫娃娘子……”

猫儿的鸡皮疙瘩瞬间竖起来，吼道：“放手！”

银钩不但不放，反而更加无赖地嗔道：“你若忍心，就让肥臀踢死我吧。”

猫儿真想让银钩去“肥臀”前面造次，然后狠狠地踢他两脚，看他还对自己装可怜不?

此时，旁边行人皆侧目来看，其中一人还同旁人指指点点道：“那是哪家的婆娘，可真够凶悍。我家若有如此悍妇，定然活扒了一层皮，好生教训一番！若还是不服管教，扔窑子里换些银两，定收拾得稳稳贴贴，服侍起来也下作风骚，哈哈……哈哈……”

猫儿转目瞪去，刚欲挥动拳头，但见银钩花衣一闪，已经是两声清脆的巴掌声从那嚼舌之人的脸上传来。

银钩掏出帕子，擦了擦手，手指一松，那帕子轻巧地落到地上。他身子往“肥臀”背上一靠，双手环胸，气势磅礴地骂道：“好个不开眼的东西！谁若做了你家娘子，那是她家祖坟十代冒黑烟！遭火灾！挨雷劈！瞧瞧你那狗皮膏药的样子，回家后赶快把镜子收起来，免得半夜起来吓得自己屁滚尿流！

人老皮也厚，拍你两巴掌还震掉了一层灰，怎么就没看出你长脸了呢？就阁下这副尊容，逛窑子也得被扔驴圈去，还得将驴头一套，

免得看你腿抖！你看你，好好说着你，你感激涕零就够了，怎么还喷血呢？若是喷到他人身上，多脏啊？啧啧……阁下还真没有一点儿功德心啊。”

口出猥亵之言的男子一口气没上来，就这么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眼冒金星，昏死了过去。足见银钩那两巴掌掴得有多狠，那通恶骂有多毒辣！

银钩抬眼扫视一圈他人，风情地一笑：“还有哪位想要论论本公子的家事？”

呼啦一下，原本热闹的集市瞬间清场完毕。

银钩抬头望向呆滞的猫儿，手指调戏似的攀爬上猫儿的小腿，媚眼若丝般感性道：“猫娃娘子，为夫渴了。”

第三十三章 角逐之争非善类

第三十三章 角逐之争非善类

在这场感情的角逐猎杀中，每个人都细心算计，步步为营。错综复杂的布置让人开始怀疑那到底是感情还是战争？猫儿很简单，要得简单，想得简单，因为简单本身就是一种豁达的幸福。

两人一路上游玩着，第三天逛到了集市上。

银钩脚蹬一双白色靴子，身着一件玫瑰色艳丽衣袍，上面绣有夸张的金线牡丹图，看起来非富即贵。腰间一条金色彩石带，发尾系了根金色飘带，大拇指上还戴着一款弥足珍贵的碧绿猫眼戒指。整个人就如同摇曳的曼陀罗般妖艳，笑睨媚眼风骚过市，就仿佛全世界女子都是他情人一般招摇。

先不说银钩那张魅惑众生的脸，就那一身行头已经足够晃花所有看客的眼，所到之处都不免引起狂蜂浪蝶。

猫儿为了行走方便，换了一身藏蓝色的短装男款衣衫，脚蹬一双黑色小号男靴，用一根黑色绳子将头发全部吊起，犹如不拘小节的游侠般简洁。与银钩站在一起，猫儿更像是花花公子身边的保镖小厮。

热闹的吆喝声中，猫儿跟在银钩身旁，不时地东瞧瞧西看看，偶尔逗弄一些杂耍小动物，还要负责阻拦故意撞进银钩怀中的女子。

二人走走停停间肚子饿了，这才想起要找个地方吃些美食。

猫儿见好些人都入迷般望着银钩，便捅了捅他的腰，小声问：“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张扬了？好多人都看着你呢，就不怕贼惦记？”

银钩风情万种的桃花眼转来，唇角勾起一抹性感的微笑，低头，在猫儿耳垂边呵气道：“那猫娃可得看好人家，若是被他人抢去，可就得不偿失了。”

猫儿嘴角抽搐，对银钩的自恋行为已经彻底无语，心里寻思着，若用这人脸皮做鞋底，没准儿穿个百十来年都不会破。

此时，旁边一妇人领着一娃娃走过，那妇人瞧见银钩的美色就如同痴了般忘记行走，而那娃娃则摇晃着妇人手臂，指着银钩奶声奶气地说："娘娘，你看，这是谁家新媳妇？真好看呀。"

银钩一愣，猫儿哈哈大笑起来，抱着肚子笑蹲到地上，抽痛得直不起腰来。

银钩见猫儿笑自己，当即手臂一伸，将猫儿抱入怀中，竟冲那娃娃一笑，误导性地对猫儿唤："相公，我们去喂饱肚子吧。"

众人，傻了。

银钩揽着猫儿的腰肢走开，猫儿一个前跳从银钩怀中逃脱出来，将手一伸，学着银钩的口气调戏道："来，娘子，让为夫抱你去吃饭。"

在众人的窥视里，在猫儿眼波烁烁的调皮中，银钩豁然一笑，竟当真飞身上了猫儿伸出的胳膊，双手一环，揽住猫儿的颈项，将头往猫儿颈窝一靠，做柔弱状，嗲声道："死鬼……还不快走？想饿死奴家不成？你不顾大的，也得顾及我肚子中的小人儿……"

猫儿抱着银钩，艰难地迈着步伐离开。在众人的视觉洗礼中，猫儿觉得异样凄凉。

行走间，竟听见有人惊恐般号叫道："那是猫爷！光天化日下抢劫民男啦！"

猫儿和银钩转头去看，但见那高喊之人却是腿脚一软，身一颤，撒腿就跑了。

众人随之做纷飞状。

猫儿疑惑："我这么出名了？"

银钩点头："这儿离绿林山很近，那人怕是曾经被你抢劫过。"

猫儿感慨："这人出名了，还真是麻烦。"

银钩配合地点点头，却道："往上抱抱，我都要掉地上去了。"

猫儿问："你还真让我抱？"

银钩打个哈欠道："只要是你想的，而我又能做到，有何不可？"

猫儿一时间有些哽咽，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就这么抱着银钩，在众目睽睽下蹬上了一家香飘四溢的酒楼，将银钩往椅子上一放，震得店小二都不知道迈哪只脚过来热情一番。

猫儿挥手唤来呆滞的店小二，点了不少重口味儿的菜品。在等菜的过程中，银钩和猫儿又是斗嘴一番。等到菜品全部上齐后，两人这才欢实地举起筷子，想要风卷残云。

筷子飞动中，那店小二小又一路小跑过来，将手中一盘被挑干净了鱼刺的鱼肉放到猫儿面前，恭敬讨好地说："这位公子，这是二楼那位白衣公子让小的送来的。"

猫儿夹肉的筷子一顿，顺着店小二眼神的方向缓缓抬头看去，但见曲陌等人正坐在二楼栏杆处，朝这边望来。

猫儿只觉得如遭电击，手中筷子就这么生生被她掐成两段！

银钩轻扫一眼曲陌，身子往椅子上一靠，嘲讽道："曲公子，您这脚程也太慢了吧？"

曲陌不理银钩，只是拿那双深潭般的眸子望向猫儿，不言，不语。

猫儿觉得心跳得厉害，屁股如坐针毡般难受。

就在这三方互视中，本沉寂在三娘去世悲痛中的花锄却探头看来，但见猫儿坐在楼下，不由得眼睛一亮，快步下楼，高兴道："猫儿，你怎么在此？"

猫儿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花锄自我理解道："离开皇城时曾四下找你，心里寻思着你能来送行，你却没来，今天倒好，怎么就追来了？来来，到二楼吧，耗子哥马上就回来了，看见你定然会高兴的。"

猫儿没有动，银钩眼神不善地说："怎么吃个饭也这么不消停？"

花锄不悦地瞪向银钩，一手将猫儿拉起，责问道："你怎么还和这人在一起？"

银钩一筷子打去，花锄躲闪不及被打个正着，原本扯着猫儿的手被迫松开，痛得手筋都抽搐到一起，却强忍着没有痛呼出声。

猫儿见花锄手背迅速肿起，忙伸手去揉，又回头冲银钩一吼："做什么这么大力？"

银钩原本雄赳赳的气势被猫儿一吼，立即变得单薄，可怜巴巴地说："猫娃娘子，你就知道这小子手疼，怎不知道为夫心疼？"

猫儿脸一红，松了花锄的手，狠狠瞪银钩一眼，出口的话却已然变成娇嗔："你就会欺负人！"

银钩勾唇笑了，举手表态："非也，非也，为夫在猫娃娘子面前，就如同被抓了软肋的耗子，怎么拿捏都行，怎么会欺负人呢？"

花锄见那银钩花言巧语，瞬间暴怒，一拳头袭来，大喝道："登徒子！"

银钩闪身躲开："此话有待商讨，本公子怎会是登徒子？鄙人与猫娃可是明媒正娶的夫妻。倒是某些人，怎么总是窥视我家院内风景？好个贼啊。"

银钩这话本是说给曲陌听的，但花锄心中有鬼，自然以为银钩说得是自己，不由红了脸，拳头更加勇猛地砸去。

猫儿无奈道："你们俩个非要一见面就打吗？"

银钩回头弯眸一笑："这小子总是如此盛情地惦念为夫，为夫也颇为无法。"

花锄一口气憋在胸口，下手不留情面，心中更加厌恶银钩，竟如此明目张胆地羞辱自己！

猫儿眼底含笑，逗弄着花锄，说："难道……小锄头喜欢银钩？"

花锄刚酝酿起一拳头的猛劲儿，乍听猫儿此话，却是半路一顿，愣是将自己的胳膊给闪伤了。

银钩后跃闪躲的身子翩然落下，风流倜傥地抚住猫儿的肩膀，添油加醋道："嗯……我看有可能。"

花锄仿佛受了奇耻大辱般红脸大喝道："绝对没可能！"

银钩继续在猫儿耳边吹风道："有些人，越是否认，就越是心虚。你看那小子脸红的样子，就知道窥视为夫美色，没安好心，定然……"

猫儿知道银钩忽悠人的能力，只得出言阻止，生怕银钩等会儿真要将自己忽悠晕了，去相信所谓的断袖之意。忙道："行了，别说了，你没看小锄头脸都紫了吗？"

花锄气得嘴唇都哆嗦了，将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却是蹦不出一个音。他，就没见过像银钩这么不要脸的人！

此时，花耗陪同娆汐儿买了些本地最具特色的胭脂回来，正看见花锄面红耳赤地与猫儿、银钩对峙着，当即大步走来，眼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猫儿，你怎么追来了？来，我们楼上一聚。"

猫儿知道曲陌在楼上，腿沉，心重，连脚步都迈不动。

楼上香泽公主温婉笑道："猫儿妹妹，多日未见，难道不想上来一叙？"

猫儿缩着脖子，抬头望向香泽公主，僵硬地咧嘴一笑，仍旧在原地，就是不肯上楼。

曲陌望向猫儿那不敢看自己的样子，心中万般纠结，却又豁然透开一丝光亮。他手提一杯清酒，语气有些酸意地嘲弄道："怎么，就如此不敢见我？"话音未落，手中清酒却是直接冲着猫儿浇下。

猫儿被此话一激，只觉得胸口有气，正转目去看，却被那酒水泼洒了一脸！这素来喜好脸面的山中霸王不由得怒了，两三步冲开身边的人，噔噔噔蹿上二楼，直立在曲陌面前，瞪大眼睛，双手掐腰，大吼道："谁说我不敢看你？"

整个酒楼在猫儿的气势磅礴中震上三震。曲陌望着猫儿那瞪大眼睛的拼命样子，不由得若绿茶舒缓般清韵一笑。在猫儿的呆滞中，他伸出白玉般的手指，将猫儿脸上的酒水擦掉，柔声道："敢看我，就好。"

猫儿呆若木鸡地僵硬在曲陌的手指下。

银钩身影一晃，还没等飞跃上二楼，便听见一女子百转绕梁的声音传来，似乎承载了难以掩盖的激动，情意绵绵地唤了声：“钩郎……”

那女子长着一张标准的美人鹅蛋脸，狭长的眸子睨着撩拨心弦的浅浅诱惑，柳叶弯眉似春暖花开般含了风情，小巧的嘴唇轻点了水粉色的清纯色泽，一袭鹅黄色的摇曳裙摆将那纤细腰肢勾画得不及一握。

她侧挽着发髻，仅是简单地佩戴着几朵珠花，却将整个人显得清新秀美，犹如九天仙女般粉黛天成。

那狭长的眸子情意绵长，在潋滟间荡漾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依依情浓。即便是老僧见了，怕也会被勾动出一分还俗的心思。

黄衣女子婀娜多姿地款款而来，摇曳的身姿在举手投足间皆是妩媚风情，如此欲语还羞地望着银钩，在眼波流转间将那心思倾泻而出，若雾中独舞般翩翩盈然，轻声道：“一夜相思，却辗转人间无数；昨晚皓月，可曾忆得情浓深处？钩郎，可安好？”

银钩望着那女子的盈盈深情，第一次出现尴尬的僵硬状态，却在下一刻随性道：“劳烦玥姬挂念，一切安好。”

被唤作玥姬的女子微微低垂眼睑，淡淡的羞涩晕染成三分酥骨，又情意绵绵地唤了声：钩郎……”随之眼中盈盈激起动人潋滟，软声道，“钩郎，你曾问玥姬是否愿随你携手同行，那日玥姬怕你不是真心，便未曾许诺相随，只是心里盼着你莫要儿戏才好。然而，相思难耐，熬人白头。如今，玥姬已用钩郎给得银子为自己赎身。若钩郎不弃，玥姬此生愿伴随钩郎左右，生死不离，此志不渝，忘君……怜我。”

银钩转目偷瞄猫儿，却见猫儿正用那双圆滚滚的眸子盯着自己，心中一虚，当即往后微挪了一步，与玥姬隔开些安全距离。

玥姬看出眉眼高低，随之上前一步，眸中含了惹人怜爱的雾气与一抹不容忽视的决然，颤声道：“钩郎，你若弃我，玥姬亦一奴不侍二

主，且一头撞死在这木柱之上！”

银钩勾唇一笑，在玥姬的满怀期望中骤然目光一凛，残忍地说：“你还想以死来威胁我？那就请便吧。”话毕，转身向二楼走去。

玥姬却是一把抱住银钩的后腰，泪眼婆娑地卑微求饶道：“是玥姬的不对，钩郎莫怪才好。玥姬愿为奴为婢，钩郎又怎忍心让玥姬再次堕落风尘？”

银钩拉开玥姬那柔美的纤细手指，沉声无情道：“寻个好人家，自行逍遥去吧。”

玥姬恍惚一笑，凄楚得宛若浩海中的一叶扁舟，身子战栗着后退，眼含绝望地望着银钩的背脊，凄凉地说道：“钩郎，你……好狠的心！”眼中发狠，眉头一皱，红色血液由唇角滑出，身子一软，就这么倒了下去。

那两名随玥姬同来的丫鬟忙接住玥姬的身子。一人大喊着：“小姐！”另一人惊呼：“小姐咬舌自尽了！”

随行去娆国的太医将玥姬救醒，救治后确诊，玥姬除了口舌暂时不能言语之外，并无大碍。

玥姬楚楚可怜地站在银钩身后侧，那凄美的样子任谁都不忍心再赶她走。于是，一行人坐在二楼，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彼此，谁都不肯开口说话。

猫儿肚子一声叫，她伸手揉了揉，然后操起筷子就埋头吃上了，也不去管他人用什么目光看自己。不是不介意，只是不知要如何介意，在没有理清头绪前，她宁愿什么都不想。

花锄狠狠地瞪了银钩一眼，不屑地哼了一声后，也陪同猫儿吃了起来。

银钩将视线转向曲陌，似笑非笑地半眯着危险眸子，吊儿郎当地说道：“曲公子，费心了。”

曲陌将筷下鱼肉递到猫儿碗中，模棱两可地回道：“应该的。”

银钩是个什么人物？他心中一转，自然知道今天曲陌等在此处与玥姬的出现都不简单。定然是曲陌派人为玥姬赎身，然后招其来此处，演这么一出闹剧给猫儿看。只是，即使这猜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他既然抓不到证据，说出来也改变不了猫儿今日所见。

而曲陌所持就是银钩的百口莫辩！既然银钩能拦着猫儿不听他解释，那他便送银钩一记膏药，让银钩甩都甩不掉地贴在身上。

银钩与曲陌在饭桌间无声地针锋相对，猫儿只管低头吃饭，不看不语，尽量让自己消化好。

银钩见猫儿如此，也拿捏不准猫儿有些异于常人的想法，在心虚中屁股一挪，黏糊到猫儿身边，讨好道："猫娃娘子，莫要低头吃饭，怕是要不顺气的。"语罢，还体贴地伸手去拍拍猫儿的背脊。

花锄见不得银钩亲近猫儿，自然伸手去拦，不屑地嘲弄道："别一口一个娘子，猫儿可是受不起的。"

银钩眸子一弯，将那锋利隐下，呵呵一笑，口含毒蛇地调侃道："难道你就受得起？"

花锄被银钩气得想举拳袭来。

猫儿适时地抬起头，只说了两个字："吃饭。"

两人泄气，相看两厌地转头吃饭。

在众人的诡异中，猫儿突然转头问道："银钩，她为什么叫你钩郎？"

银钩一口饭含到口中，努力寻思着比较不容易引起猫儿反感的解释，含糊道："这个……"

猫儿一皱眉，认真道："钩郎不好听，我刚一听，还以为她叫你'够浪'呢。"

银钩一口饭噎在喉咙里，下不去，出不来。

只听猫儿接着分析道："细一听吧，还有些像'狗狼'。若叫'狗狼'，就莫不如叫'狼狗'，还凶猛点。"

银钩一口饭喷出，咳嗽得脸面通红。

曲陌笑着附和道：“猫儿所讲有理。”

猫儿见银钩如此狼狈，猫眼里染上笑意，心情也豁然间好了起来。

玥姬上前一步，轻拍银钩后背，当真关切非常。

银钩抬手阻下玥姬的亲昵，生怕猫儿反感。

玥姬将一切看在眼中，眼含悲切地退到一边，继续守在银钩身后。她虽将自己舌头咬伤，但像她如此爱惜自己的人，又怎么可能真下死口去咬？不过是为了留下，而啃坏了一边而已。虽然耽误不了说话，但她却宁愿不说，就这么卑微地跟在银钩身边，先观察一番再做打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玥姬对银钩是有情的，自从她见银钩第一面开始，这颗心就随之倾斜而去。只是，正如她所说，她怎敢把心托付给放荡不羁的寻欢客？如今，她不但得了这个赎身的机会，还受指点来此地等银钩，她就定然不会再放手！只不过，银钩如此待自己，自己是否还要帮衬于他？

玥姬悄悄打量着猫儿，晓得那是女扮男装的女子。又见银钩竟然如此宠溺，心中滋味自然可想而知。天知道她将自己置于何种境地，进不得，退不了，若非孤注一掷，怕是要尸骨无存！

玥姬酝酿心计时，猫儿又开始安静地低头吃饭，谁也不知道她心中所想，因为猫儿从来不说，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去想此时每个人的谋划。

在这场感情的角逐猎杀中，每个人都细心算计，步步为营。错综复杂的布置让人开始怀疑那到底是感情还是战争？猫儿很简单，要得简单，想得简单，因为简单本身就是一种豁达的幸福。

待一顿饭吃好后，众人起身准备前行。玥姬跟在银钩身后，步步不离。

银钩的艳丽衣衫在阳光下若彩蝶一般靡丽，声音却冷酷无情得犹如北极之地：“何人允你跟来？”

一句话，冻结了玥姬的脚步。但能称为“红阁”第一花魁的玥姬，又怎会是轻易被打发回去的?

玥姬隐约含泪的目光一转，人随之扑通一声跪在了猫儿脚下，比任何声音都坚定地磕着响头，顷刻间细腻的额上已经见了血痕。

咚咚磕头声中，猫儿伸手将玥姬扯了起来，眼含莫名情绪地问：“若爱一个人，真要如此辛苦，你当真会执著地爱下去？”

玥姬不明猫儿意思，却知道自己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自然坚定地点了点头。

猫儿用袖子给玥姬擦了擦额头，犹若自语般喃喃道：“这样会很疼的。”似是说玥姬，也似说自己。

第三十四章 情惑狂啸难从容

第三十四章 情惑狂啸难从容

曲陌的饮食由香泽公主打点照顾，娆汐儿总在花耗身边紧紧缠绕，玥姬更是时刻跟在银钩身后仔细伺候；猫儿望着那三对儿，竟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

再次上路，猫儿和银钩的身后跟着玥姬和两个丫鬟。说来也奇怪，但凡五个人所到之处，定能在吃饭住店时碰见曲陌等人。如此这般下来，花锄硬拉着猫儿不许离开，开始了真正的大部队同行。

曲陌的饮食由香泽公主打点照顾，娆汐儿总在花耗身边紧紧缠绕，玥姬更是时刻跟在银钩身后仔细伺候。猫儿望着那三对儿，竟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

花锄原本因三娘仙逝而被痛楚覆盖的心，终因猫儿的随行而雀跃起来，在同行中，经常去寻猫儿在深山老林里涉猎一番。

花锄虽然在曲陌、银钩、花耗面前不甚出彩，却也是俊朗挺拔的翩翩美少男，尤其难得的是那份质朴气息，犹如山间的阳光般令人舒适爽朗。

渐渐的，猫儿喜欢和花锄一同策马狂奔。两个人经常是一个眼神交换，就偷摸了出去，在半夜里去客栈周围的山上打些野味儿，然后拎上两坛子酒水，对饮个尽兴。

猫儿将花锄当弟弟看待，又逢闹心之际，有花锄陪伴，当真开怀不少。

花锄实属情窦初开，在懵懂中摸索着男女情事，一颗心里有了猫儿的影子，眼里便只容得下猫儿的容颜，恨不得时刻跟在猫儿身边才好。

两人一拍即合，虽心思各异，却自动亲近起来。

月色当空，两人又潜出客栈，打来野味儿，拍开两坛子美酒，在酒香四溢中对饮着。

花锄望着猫儿那微染红晕的小脸，只觉得心跳越来越快，仿佛生生要冲出胸口般。他忙转开头，盯着已经吱吱冒油的野味儿，询问道：“猫儿，你想就这么一直跟在银钩身边吗？他如此待你，还带着其他女子随行，全然没将你放在眼中，你又何苦跟着他？”

猫儿身子往树后一靠，仰望璀璨星子，咧嘴笑道：“小锄头，我跟你说，我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模糊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消失掉。”

猫儿今天是极其不开心的，她刚才去找银钩，却碰见身穿红色半透明纱裙的玥姬正端着一盆温水要去给银钩脱鞋洗脚！猫儿气愤了，竟想砍了玥姬，最好是……大卸八块！那种难以平复的愤怒使猫儿不得不使劲儿灌酒，只想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才好。

花锄听猫儿这么一说，心中却是咯噔一下，痛了。他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只能拍拍猫儿的肩膀，说：“你不模糊，一点儿都不模糊。”

猫儿抱着大酒坛子，略显醉态地大笑起来：“儿女情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比这酒水还令人头脑发涨，摸不清思路？小锄头，我……”

花锄一把钳住猫儿手臂，眼含认真地说道：“都和你说了，别再叫我小锄头。你若非要唤我，就把前面那个‘小’字去掉！”

猫儿拍开花锄的手，不满地瞥了一眼，吵嚷着：“不喊就不喊，多喊一个字，还浪费我口水呢。”

花锄头痛得拧起麻花来：“猫儿，你有时候还真顽劣，怎么看都不像是比我大的女子。”

猫儿微眯着眼睛，笑意盈盈地望着花锄，憨态可掬地打了个酒嗝，将那诱人的小嘴微张，头一偏，倚靠在树干上，缓缓闭上了眼睛。此刻的猫儿端得是靡丽诱人，宛如被灌溉了酒水的红艳樱桃，只待良人采撷。

花锄望着猫儿的醉颜，久久不能回神。眼睛落在猫儿的小嘴上，更是动不得分毫。他鬼使神差地缓缓贴近，满心满眼里只有猫儿那呼

吸着温热气息的红唇，诱人而芳香。

就在花锄欲覆盖上猫儿的红唇时，一块石子凌空打来，花锄身子一软，直接昏倒在了地上。

猫儿听见声音，瞬间张开眼睛，但见花锄倒在地上，伸手摇了摇，唤了两声也不见人醒来，探了探鼻息，还有气儿。

猫儿痴笑，用腿踢了花锄一下："醉了吧？哈哈……还是我能喝，我是千杯不醉！"抬起眼，却见一袭白衣由树后缓缓走出，那墨色的眸子深深锁住猫儿的视线，唇瓣轻抿着愤怒。

猫儿仍旧抱着酒坛坐在树下，蒙眬着猫眼，抬头仰望着曲陌靠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出现梦境。

曲陌踱步过来，一脚将花锄踢飞了出去！

猫儿因曲陌的暴怒而瞬间清醒，却忘记了反应，只能看着花锄的身子在空中翻滚了一圈后，又重重地落在地上。听见那砰的一声后，猫儿这才眨了下眼睛，愤怒跃起，抡拳而出，呼啸间向曲陌砸去！他，凭什么踢人？

曲陌没想到猫儿会对自己挥拳，眼中瞬间堆积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刺骨冰寒。连续数日来的压抑，让他心中的纠结无法继续隐忍，恨不得宣泄一番才好。曲陌直直望着猫儿，硬是用胸口生生接下那绝不含糊的一拳！

猫儿也没想到曲陌会不躲闪，拳头捶下后的骨骼碎裂声让她的魂儿都慌了起来。

曲陌手指一收，钳住猫儿僵硬的手臂，向树上一压，毫不迟疑地低头吻来。曲陌不给猫儿留任何可以喘息的空隙，粗暴地将舌头顶入猫儿不设防的唇腔，攫取一切空气般狠狠纠缠着，犹如无法扑灭的大火般燎原而起。

猫儿由呆滞变得呜咽，胸口急剧地喘息着，口腔中弥漫起曲陌那充斥着腥味的血液。那血液是刚才被她捶打出来的滚烫，伤了曲陌的身，也烫坏了猫儿的心。

猫儿想要挣扎，却听见曲陌痛苦地闷哼，便不敢再动。曲陌的吻越发狂野，在血与口水的搅拌中，如同嗜血的野兽般狂乱着。

猫儿睁大了圆滚滚的眸子，这样的曲陌让她陌生而害怕。

曲陌浑然不觉地搅拌吸吮着猫儿的柔软唇舌，仿佛恨不得吞下般用力！

猫儿忘记了呼吸，忘记了思考，只觉得脑袋被什么东西轰然炸乱了。

曲陌仅存的理智在猫儿的僵硬中苏醒，手指却仍旧紧紧扣在猫儿的手臂上，生怕自己一个暴躁扯碎了猫儿的衣衫，做出让猫儿记恨自己的事情。

月影疏斜，残树摇曳，曲陌的理智渐渐回归体内。待可以控制怒火后，曲陌的唇由原始的狂野变成了万般缠绵，手上力气微松，猫儿身体一软，滑入曲陌怀中，缓缓闭上大大的眼睛，失去了……知觉。

曲陌急忙为猫儿把脉，确定只是昏厥后，缓缓将担心呼出，一手拍向猫儿后背，猫儿猛地吸入一口凉气，瞬间睁大猫眼清醒过来。

曲陌望着猫儿那被自己啃食得越发红艳的小嘴， 脸上不自觉地布满宠溺温柔，转身坐到树下，将仍旧处于朦胧状态的猫儿抱入怀中，哑声道：“下次亲昵，不许再屏住呼吸。”心里暗道：这个笨东西，竟然从他亲昵她开始就一直没有呼吸，刚才吓了他一跳，而她却是因缺氧而昏厥了。

猫儿恍惚地回了神，忙要挣脱开曲陌的怀抱。

曲陌却是紧紧捆着猫儿的手臂，将猫儿更加紧地贴向自己，沙哑道：“别动，让我抱会儿。”

猫儿不停地继续挣扎，一不小心触碰到曲陌受伤的胸膛，曲陌一声隐忍闷哼传来，猫儿彻底老实了。

曲陌将猫儿像抱孩子似的抱在怀里，待疼痛过去后，这才缓声道：“你一直躲着我，难道就不想听我给你的解释？”

猫儿身体僵硬，扭开了头。她心里非常想听曲陌的解释，却又怕自己听了后会对不起银钩，这种矛盾之下，猫儿平静的表情中俨然隐藏了濒临崩溃的心思。

曲陌不给猫儿闪躲的机会，一手将猫儿的下颌转向自己，用那双深潭般的眸子紧紧锁着猫儿的琥珀色清透大眼，沉声而认真道："猫儿，你且信不信我？"

猫儿虽然一直气恼曲陌，但却是信他的。

曲陌见猫儿点头，这才接着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背负的命运，即使想要洒脱，却也有无法挣脱的枷锁。猫儿，把你的眼睛闭上，不用去看这世上的纷扰与假象。你只需记得，那个唯一可以做我妻子的人，一定是你。"柔情婉转的话语间，却是神色一冽，"在此之前，你管好自己的心，若被他人偷去，我定然不饶！你……可记得？"

猫儿被曲陌的不怒自威骇到，越发觉得曲陌说得不是玩笑，若她真将心给了别人，他定然会用让她恐慌的手段夺回。只是……这样的曲陌让她陌生，还……有些害怕。

曲陌见猫儿将所有心事都写在了眼中，自然明白猫儿所想，心中难免有些苦涩。他缓缓勾唇一笑，若九天寒流中的浮云散开，那温柔的月光倾洒而下，如此醉人呢喃地落在猫儿身上，轻语道："猫儿，不再气我，可好？"

猫儿原本僵硬的身体一颤，这……这……曲陌今天这一转十八变的样子着实让她有些吃不消，不由得将手覆盖上曲陌的脑门，探了探，又摸了摸自己，这才恍惚道："没发烧啊。"

曲陌攥住猫儿那略带薄茧的小手，用修长的手指细细包裹爱抚，低头在猫儿额头落下一吻，含笑宠溺道："笨东西。"

猫儿脖子一缩，一个侧滚从曲陌怀中蹿出，却是捂着脑袋磕巴起来："你……你……你不许再亲我！"

曲陌原本满是笑意的眸子一缩，直直望向猫儿的清透大眼，冷声道："怎么，难道你的心被偷了？"

猫儿慌乱得不知要如何回答，她已经被银钩、曲陌二人闹得不知道自己到底作何感想，脑袋里乱成一片，转身就要跑开。

曲陌身形一跃将猫儿拦阻下来，眼中的墨色渐渐变得有些异样，缓步逼近，在不动声色中冷声道：“我如此剖心对你，你还要去哪里？”

猫儿忍不住向后靠去，一种人类的本能让她感觉到曲陌的危险，足下一发力，就要逃跑。

曲陌见猫儿要逃离自己，却是一手抓去，正扯在猫儿的“无独有偶醉玲珑”上。那冰凉的银色触觉让曲陌浑身一震，想起猫儿窝在银钩怀中，两人腕上银镯相触时的背弃，只觉得体内的愤怒魔鬼不断突破理性枷锁，终是在猫儿的挣扎中一手点其穴道，将其直接扑倒在树丛中。

曲陌若野兽般嘶咬着猫儿的柔软唇畔，手指若利爪般抓扯着猫儿的衣衫，在布匹的碎裂声中，将那冰冷得不似人体的手指攀爬上猫儿的温热肌肤，如同饥饿的困兽般分开了猫儿的双腿……

猫儿被曲陌一连串的动作彻底吓到，待反应过来时只剩下慌乱惊恐的呜咽，却被曲陌堵住了唇舌，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就在曲陌毫不温柔地撕扯下猫儿的裤子时，猫儿不再做无谓挣扎，只是用那双隐了雾气的眸子?向曲陌，那其中有着恐惧与悲凉，还有铺天盖地的心痛。

原本若野兽般急需撕裂一切的曲陌一僵，手指抓住旁边的草地，狠狠收紧，眼睛望着猫儿那萦绕上水雾的琥珀色眸子，深深地吸了两口气，缓缓松了手，微微移开了唇，闭上眼睛，用冰凉的手指将猫儿的裤子提了上去。

曲陌并没有给猫儿解开穴道，而是就这么支着身子，缓缓张开眼睛，望向猫儿的水眸，苦涩呢喃道：“不想伤你……”复又低下头，在猫儿的眉眼处落下细碎一吻，若千年叹息般幽幽道，“猫儿，你怪我吗？”继而身子后躺，将猫儿抱入自己怀中，枕在自己受伤的胸口处，

仰望繁星，似嘲弄般自言自语着，“猫儿，我身体里的恶魔越发不受控制，不要再试着激怒我。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不想你恨我。你的心呢？哪儿去了？你怎么可以在偷了我的心之后，就这么无情地走开？你想置我于何地？猫儿，猫儿，我如此许诺于你，你是否懂得？若非认真，何处觅心乡呢？”

“好一个月下私会，这红杏出墙果然美不胜收。”在曲陌的碎碎呢语中，一个满是调侃的声音响起。那状似慵懒的锋利中，有着毫不掩饰的尖酸讽刺之意。

曲陌身形一转，带着猫儿一同飞起坐到石头上。他伸手点了猫儿的睡穴，将猫儿的小脸窝在自己颈项间，回击道：“偷看他人风花雪月，还真是你一贯作风。”

银钩的身影由远及近，半眯的眼中皆是寒冰暴雪，却是勾唇一笑，说：“勾引有夫之妇的行径，你也是越发干得顺心顺手。”

曲陌清冷回击：“何以证明猫儿是你娘子？若说她嫁给了将军之子，那也只是寡妇一人。”

银钩瞬间利目扫来，低喝道：“曲陌，你不要太过分！”

曲陌目光骤然一冷：“想与我反目？”

银钩轻佻地睨着桃花眼，笑得意味不明，嘲弄十足：“我怎么敢与你反目？”说话间，瞬间出手，欲将猫儿夺过来。

曲陌早有防备，带着猫儿后闪躲开。

银钩步步紧逼，出手更是不留情面，快若闪电！

曲陌胸腔痛得一滞，动作满了半拍，猫儿便被银钩抢入了怀里。

银钩望着衣衫碎裂了一半的猫儿，那原本忽明忽暗的桃花眼瞬变，若豹子的爪子般锋利，充斥着嗜血的狠绝盯向曲陌，犹如看待死物般阴霾：“你动了她？”

曲陌只是望着猫儿，并没有回答。

银钩重新观察猫儿的衣裤，确定猫儿并没有被侮辱后，这才再次转向曲陌，眼中充满了危险警告，寒声道：“管好你自己，若伤了她，

无论如何，我不会放过你！”转身，离开。

曲陌恍惚一笑，仿若自言自语道：“若伤了她，我自己便会嫌弃自己。”

隔天的阳光依旧明媚，猫儿起床后，就在屋里转来转去，却一直不肯出去，直到折腾到不能再继续磨蹭下去，才下了楼，去和众人一起吃早饭。

花锄今天下楼也稍晚，见到猫儿，当即眼睛一亮，招呼道：“猫儿，过这边来。”

猫儿不看任何人，低头坐在花锄身边，察觉到花锄动作上的异样，小声问：“你怎么了？”

花锄亦小声回道：“没什么，就是身体不太舒服。昨晚你去哪里了？我今早是在树丛中醒来的，还……”

猫儿转眸扫去，关心道：“还怎么了？”眼瞧着花锄，手捧起粥碗，咕噜咕噜往下灌。

花锄脸色微红，有些不自然地说道：“还……折了两根肋骨。”

猫儿一口滚烫的米粥就这么气势磅礴地喷了出去！因为猫儿有意躲闪开对花锄的喷射，所以在一转头的瞬间，那口粥便悉数喷到了娆汐儿脸上！

一直以来因为三娘去世而纠结自责的娆汐儿遭遇无妄之灾，气得身体瑟瑟发抖，却见曲陌和银钩在场，她深有惧意，硬是咬碎了牙，也没敢说出一句话去针对猫儿。

猫儿见喷了人，忙伸手去擦，这身子动作幅度一大，直接趴在了桌子上，一不小心扑翻了另一碗热粥。那碗粥在空中滑了个非常优美的弧度后，绝对严丝合缝地扣在了娆汐儿的脑袋上。白花花的粥顺着娆汐儿的额头淌下，烫红了一片肌肤……

猫儿趴在桌子上，仰望着娆汐儿，整个人在呆愣一瞬后，一手捶到桌子上，笑得前仰后合。却不想力气过猛，直接将所有粥碗全部颠起。猫儿身体反应甚是机灵，忙在桌子上打了个转儿，就要去接碗。

然而，猫儿这一转，屁股却是坐到了稀粥上，因为太滑，失了准头，这胳膊腿一扫间，那些粥碗便向着周围的人呼啸而去。

所幸，周围的人身手不凡，将飞射向自己的粥碗接住，没淋出个狼狈粥雨。香泽公主坐在曲陌身边，自然也少了米粥的关照。

娆汐儿受了刺激般尖叫一声，玉指一抬，指向猫儿，尖声大吼："你是故意的！"

猫儿坐在桌子上，耸肩无辜地说："你自己武功不好，哪里怨得了别人？我若是故意的，就拿一整锅的粥扣你头上了。"

娆汐儿被气紫了脸，就仿佛猪腰子上挂着簌簌掉落的米粒般可笑。

猫儿素来真性情，觉得好笑就抚着肚子大笑起来，周围人被猫儿欢快的笑声带动，也忍俊不禁，低低笑了起来。

娆汐儿胸口起起伏伏，又见无人替自己出头，就连那吴宰相都低头忍笑，心中恨意暴涨，咬牙一转身，跑上了楼，去换衣服了。

猫儿笑趴在桌子上，没捆绑紧的发绳松开，整个人横陈在香气四溢的晨曦中，犹如欢快的精灵般?人感官。

对于猫儿的不拘小节，曲陌、银钩、花耗、花锄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每个人都宠着她，惯着她。眼见猫儿欢笑的容颜，他们皆想，若猫儿能这么一直笑下去，该有多好。

猫儿笑够了，这才爬起来，披散着发丝，仍旧坐在桌子上，将眸子望向窗外的明媚，勾起一抹笑颜，虚幻得若雨后彩虹，极美却不真实，有种想要振翅离去的翩然。

花锄忙一把扯住猫儿的手臂，急声唤道："猫儿！"

猫儿恍然回了神，模棱两可地说了句："阳光，真好。"在众人的诧异中，站到桌子上，提起一口气，气势蓬勃地大喊道，"我要回山去抢劫！"

猫儿能走成吗？当然走不成。别说银钩、曲陌不会放猫儿离开，就是花锄和花耗也不会放猫儿入山。

于是，在这群浩浩荡荡的婚嫁队伍中，偶尔会在僻静之地发生这样的事儿。例如，猫儿手持一把“千年青锋镀”大菜刀，贴了满脸黑胡子，兴致勃勃地拦路抢劫。若官府来查，被曲陌横眼一扫，也就乖乖地退回去了。若猫儿打不过，银钩也会在旁边偷偷地帮衬一把，弄得一时间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自从猫儿有了这个“正当”行业，人也精神了许多。她倒也不贪财，但这财富却是越抢越多，等快到边界时，她自己抢来的箱子已经比圣上赏赐的聘礼还多了不少。

猫儿望着一箱箱的银子，也是颇有成就感。

众人一路打家劫舍地到了娆国都城，若是听说谁家有什么贵重宝贝，猫儿定然是举着菜刀就冲过去。若是打赢了，宝贝就拿走；若是打不赢，那就灰溜溜地逃走。不过有银钩和曲陌时常出手帮衬，到还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渐渐地，猫儿那把大菜刀横挑了不少门派，也搜罗了不少奇珍异宝，这精力旺盛的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却是苦了被猫儿抢劫的人。所幸被猫儿盯上的人，都是些为富不仁之类，慢慢地，猫爷的名号竟被江湖中人称之为侠士。

经过战乱之地，难民无以为家，猫儿想都没想就将银子悉数赠出。难民感激得老泪涕零，巧手之人用泥巴为猫儿捏成了一个人形泥像，供奉在了土地庙。虽然供奉之处有些怪异，但却是难民的一片心意。

第三十五章 嗜仇寻女瑶池泪

第三十五章 嗜仇寻女瑶池泪

娆汐儿的虚假大哭与癫婆娘的无声眼泪交织到一起，成为今夜团圆的唯一乐章，唱得是悲欢离合，还有那么一抹不为人知的生命嘲弄。

猫儿一路绿林作风，吵吵嚷嚷大刀阔斧中再次进入娆国都城。

娆沥早早地迎接在城门口，在看到猫儿的一刻，笑得越发讨喜。

当然，猫儿与曲陌却是不同路的，娆沥只得力邀前行。

猫儿不计前嫌地问："有宝贝没？"

娆沥疑惑："做什么？"

猫儿龇牙一笑："你说呢？"

娆沥早有耳闻，绝对乖巧地说："有啊，宫里多的是，你来找吧。"

猫儿在认真思考中，已经被娆沥热情地请进了宫里，捎带着银钩和玥姬也进了皇宫。

晚宴中，娆汐儿占了仅次于娆后的主座，曲陌等人亦分别被赏赐了上座。猫儿已经好几天不曾和银钩、曲陌说话，但凡能避开的，就不会坐到一起。猫儿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跟来娆国，也看得明白，银钩的目的却也是想要进入皇宫，所以才会这么一路顺风顺水地跟进来。她只是不懂，银钩到底要做什么。

宴会上，女子们个个花枝招展地展示着用珠光宝气堆积成的美丽。猫儿完全没有心思打扮，更是厌烦了别人在自己身上贴来动去的捣动，于是仍旧是一身黑色男子短装样子，虎着脸进入了宴会场。

娆帝第一次见到娆汐儿时，毫无关切之意，此次再见到娆汐儿却是宠爱非凡，竟在说话间隐约含泪，看样子是动了真感情。有娆帝捧着，娆汐儿顷刻间成为了娆国当红人物。

猫儿疑惑，这人好生奇怪，那娆帝与娆汐儿也不是第一次见面，用得着弄得两眼含泪，生死茫茫吗？未免有些过了吧？

宴席间，娆帝对曲陌与香泽公主的婚事仿佛早就胸有成竹，而再次看见猫儿却觉得有些诧异，竟还开玩笑道："猫儿，来给寡人当儿媳了吗？"

猫儿咣当回了一句："还是那个小子吗？"

娆沥坐在一侧，连想掐死猫儿的心思都有了，面上却笑得极其单纯道："兴许是父皇觉得我的承受能力好，这才变着法儿地为我张罗。

猫儿咧嘴一笑："都说筋骨需要锻炼，看你的样子，又欠揍了吧？"

娆沥笑盈盈地点点头："你且来试试。"

娆帝训斥道："沥儿，不得无礼。"

猫儿点头，赞道："圣上教训得好。"

娆帝摇头苦笑："你们这对儿活宝啊，可要把寡人气坏了。"

猫儿和娆沥各自将头一扭，绝对是相看两厌恶的嘴脸。

宴会中，玥姬竟献舞一曲，弄得跟一根勾魂羽毛似的，撩拨得人心直痒痒。

猫儿发现，这年头，揪一个人出来就会弹曲作画、抚琴弄乐一番。想着自己，也就砍人还成，不由得脖子一缩，还真怕被人突然点了名去表演吹拉弹唱。到时候，总不能说自己可以用菜刀剁出优美旋律吧？还是，低头吃吧。

娆沥见猫儿一直不言语，只是对桌上的美食发起猛攻，这才提话儿道："猫儿，你这回带来什么艺技了？是诗词歌赋啊？还是其他才能？莫不还是曾经那手'一斩羊'吧？"

猫儿眼不倾斜地继续为自己倒酒，却是咬牙答道："一斩你！"

娆沥倒吸一口气，讽刺道："你还真是'博学多才'啊！"

猫儿抬头一笑："我还当自己这是上不得台面的'斩狗刀法'呢。"

娆沥一向颇有心机城府，心思也藏得够深，如今竟被猫儿在无意间挑起了几分孩子气的暴躁，当即瞪了眼睛，低喝道：“你还真敢啊！”

猫儿挑眉：“你，我都揍过，还有什么不敢？”

娆沥一听，这火气噌噌上蹿，颜面上的问题有些挂不住，挑衅道：“你若敢，就去抢了皇后娘娘头上的凤冠！”

猫儿眸子一横：“我若敢，你当如何？”

娆沥重言道：“你若抢到手，我任你处置！你若抢不到，又当如何？”

猫儿立誓道：“若抢不到，任你处置！”

娆沥目光烁烁：“好，君子一言！”

猫儿眼神瓦亮：“快马一鞭！”

两个人脑袋拱到一起，互相瞪着眼睛，仿佛如此就能一决高低似的。

娆后望向娆帝，示意他看猫儿和沥儿。

娆帝抚着胡须一笑，小声道：“怎么看，这猫儿也适合给寡人做儿媳。”

在猫儿和娆沥的对峙中，大家开始对抚养了娆汐儿的楚大人大肆敬酒。

楚大人被这种荣耀眩晕了头，满面红光飘飘欲仙地暗爽应承着，还在众人的力邀下，将如何救助娆池女和抚养娆汐儿的过程又讲了一遍。

酒宴这一边，众大臣极力吹捧，推杯换盏，粉黛千行，琉璃灯盏，美人笙歌。

暗处另一边，一个身穿拼贴了彩衣碎布的蓬头浓妆女子，隐身在不远的树上，在黑暗中，悄然眺望着娆汐儿的位置，眼中渐渐弥漫起朦胧水雾，身子难以自制地颤抖着。

当那浓妆女子听见楚大人扬扬自得地讲述起救助娆池女的过程时，目光骤然一凛，手指紧紧扣进树干中，那欲杀之而后快的目光直直射在楚老爷身上，令那口若悬河的人不禁打了个冷战，甚是敏感地四处张望了一下，见并无不妥，这才接着又开始大肆宣扬起自己的功德无量。

浓妆女子心中怒火中烧，多年来遍寻不着的仇人就在眼前！仇恨使她脸上的浓妆变得越发狰狞，犹如鬼画符般恐怖骇人！但见她如同鬼魅的身形一飘，在空中飞跃而去，连踏过众护卫头顶，几个跳跃直接落在楚大人面前。

当浓妆女子那张异彩缤纷的脸投入到楚大人眼中时，吓得楚大人高亢一号："鬼啊！"瞬间抬腿要跑。

浓妆女子一脚踩住了楚大人的衣袍，任其怎么挣扎也脱离不开。

有人大喝："刺客！保护圣上！"

皇宫侍卫顷刻间举剑而出，战场中的金戈铁甲之音瞬间取代了丝竹乱耳。

猫儿在众人欲捕杀那女子时噌地站出，身形一晃，挡在了那女子面前，大喝道："不许欺负我娘娘！"

猫儿这一喊，还真吓坏了不少人。众人都在心里寻思着，就这么一个疯癫吓人的婆子，竟是猫儿的娘?

没错，此浓妆女子正是癫婆娘！

此时，癫婆娘对外界不理不顾，若一块巨石般踩着楚大人的后衣袍。

娆帝道："既然是猫儿的娘娘，就请入座吧，勿要闹事。"

癫婆娘听闻此声身子一僵，在刹那间又将那异样强行掩饰起来，故意拿捏着怪调，如同蹦豆般阴沉道："这人，必须死！"

有大臣喝道："好个不知好歹的婆娘，竟敢在皇家宴上闹事！来人啊，拿下！"

猫儿顺手操起身旁的酒壶，准确无误地扔了出去，将那叫嚷之人砸了个满头金光灿烂，在血若泉涌的风景独好中倒在地上，抽搐两下，昏死了过去。

猫儿怒声道："谁敢动我娘娘，别怪我不客气！"转而对癫婆娘询问道，"娘娘，你要杀楚大人啊？"

癫婆娘点头："必杀！"

猫儿撸袖子："成，那我把他拖出去，免得他血脏，污了地方。"

娆汐儿虽然不喜楚大人，但也深知，在他人眼中楚大人无异于自己的再生父母，若就这么被猫儿拖走，自己颜面何在？这孝道更是会成为他人的话柄，日后自己如何立足？

娆汐儿站起，喝道："且慢！"

猫儿抬头，装糊涂地问："有事儿？"

娆汐儿忍住将猫儿碎尸万段的冲动，尽量落落大方却掷地有声地说道："猫儿，不得胡闹。这楚大人乃是我的养父，你怎可将其凌辱？"

猫儿有些为难地看看癫婆娘，又看看娆汐儿，却坚持道："娘娘说要他死，便留不得。汐儿，对不起了。"

娆汐儿见猫儿不将自己放在眼中，这脸面仿佛被人掴了一巴掌般无法忍受，当即将那受了委屈的小脸蛋转向娆帝，在楚楚可怜中无声地求助着。

娆帝刚寻回娆池女的遗孤，自然宝贝在心上，正欲斥责猫儿，却听那癫婆娘怪声喝道："是非不分！认贼作父！娆汐儿，你的眼长在哪里？"

娆汐儿哪里被人如此训斥过？就算是猫儿，亦不过是顶撞一下。心中不免气恼怨恨，怎自己做了公主，反倒被人指点起来？这一口气憋在胸口，不发不快，脸上一凛，厉声道："大胆！怎可口出狂言？"

癫婆娘扫了一眼娆汐儿，轻声一叹，转而一把扯过楚大人，冷声道："'钱为多'，你这些年过得可好？"

那楚大人乍一听有人唤自己“钱为多”，这腿竟然瞬间软了下去，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在瑟瑟发抖中望向癫婆娘，看了几眼，只当是土匪头头，也没看出什么门道，这胆子才渐渐大了起来，撑着身子就要起来耍官威。

癫婆娘手指一掷，两根银针射出，直接刺入楚大人的膝盖，使其哀号一声倒地，痛得直打滚。

护卫欲上前帮衬，却被猫儿眸子一瞪吓住。又见猫儿一拳头砸碎旁边石桌，那怪力实在恐怖，皆胆战地不敢靠近。

癫婆娘望着哀号不断的楚大人，伸出涂满丹红的手指，拧过那人下巴，扣入血肉，怪调笑道：“‘钱为多’，我可是找了你多年啊，想不到你换了个名字从头来过，还真是怕我报复不成？上次在楚府，你吓得屁滚尿流变了声音，磕头如捣蒜不曾露脸，让我识你不得。今天，你还想跑到哪里去？”

楚大人一听此言，竟忘了喊痛，额上冷汗顷刻间滑下，跌跪在地上，被迫扬着头颅，看见眼前那张布满油彩的大脸越发恐怖狰狞地望着自己，心中惶恐越来越大，最后竟在不断的观察中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无比惊恐地大喝道：“是你！”

癫婆娘手指刺入一分，将楚大人的声带割破，阻止了他下面的话，笑中有泪道：“是我，‘钱为多’，我来找你索命来了。”

楚大人的喉咙里有血液咕噜噜涌出，顺着癫婆娘的手指流淌滴落，染了一地的猩红。他惊恐地瞪大眼睛，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儿求饶的声音。

娆后大骇，忙唤道：“来人啊，拿下，快拿下！”

曲陌上前一步，恭敬道：“圣上，皇后，楚大人乃离国大臣，此事虽然发生在娆国皇宫，还是请交给曲陌处置。”

娆汐儿明白曲陌这是要为猫儿遮掩，当即喝道：“不行！楚大人是我养父！若今天不置办那二人，何谈娆国王法与颜面？”

大家说话间，猫儿已经扯起了楚大人的一条腿，就如拖死猪般往外走去，还不忘唤道：“娘娘，咱走吧。”

在皇宫高手的围攻中，癫婆娘伸掌震飞两人，便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就在猫儿和癫婆娘快到宴会出口时，娆帝竟瞬间老泪纵横，嘶吼般唤了声：“娆池女！

癫婆娘脚步微顿，接着，在全场噤声中继续前行。

娆帝三步并两步跑下，一把扯住癫婆娘的手臂，异常激动苦涩地说道：“别走！你……到底还想躲我到什么时候？”

癫婆娘也不转头，仍旧怪调地冷声嘲弄道：“你放手，娆池女已死，剩下的只是癫婆娘。”

娆帝欲扳过癫婆娘的肩膀，快语急切道：“你气我，怨我，我都知道，只是你却不能不见我！你花了脸，变了声，换了衣，而你走路的样子没有变，你的背影没有变！你那般决然跳下悬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曾给我。如今回来了，却一直躲着不见我！”

癫婆娘一个闪身躲过，娆帝却是不依不饶地与癫婆娘过招，竟在虚晃一下后，紧紧抱住欲用轻功离开的癫婆娘，若青涩幼年般唤了声：“姐！”

癫婆娘身体一僵，在这声姐中忘记了挣扎，唯有缓缓闭上眼睛，努力摒弃这份感情突袭。

癫婆娘变成了曾经叱咤风云的娆池女，却不肯说任何过往，她单要楚大人一人，此事，在曲陌的悉听尊便中，自然允了。

娆汐儿面对突然出现的母亲，变得无所适从，终是在娆帝的殷切目光下，步伐僵硬地踱到癫婆娘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其脚下，泪眼滂沱、撕心裂肺地唤了声：“娘……”

癫婆娘原本坚硬的外表瞬间瓦解，那寻女多年的感情潺潺而出，手指颤抖地抚摸上娆汐儿的脸蛋，眼波间涌动出晶莹的泪珠儿，划过

红色胭脂，变成了红泪滑落。除了越发激烈的咚咚心跳，千言万语只能化为唇齿间的激烈颤抖。

娆汐儿的虚假大哭与癫婆娘的无声眼泪交织到一起，成为今夜团圆的唯一乐章，唱得是悲欢离合，还有那么一抹不为人知的生命嘲弄。

癫婆娘其实在猫儿第一次进入娆国皇宫时便跟了来，游荡在熟悉的宫中，被旧物所伤，便动手烧了曾经居住过的屋子，差点害死了打扫寝宫的太监宫女，幸好猫儿拦下娆帝的愤怒，让癫婆娘躲在暗角里着实欣慰了一把。

在猫儿离去后，癫婆娘回山与酒不醉、斩猪刀汇合，又过起了游荡似的生活。辗转中，听到关于娆汐儿的传闻，心下虽有所动，但却觉得传闻与实际太不相符。尽管如此，仍旧怀着忐忑的期盼心思等着娆汐儿来娆国。她怕自己若是追去离国，走差了路，与娆汐儿失之交臂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在娆帝设宴迎接娆汐儿时，娆池女便偷偷潜入皇宫，想要确定此传言的真实性，毕竟，知晓当年一切的人，只有自己。

如此一见，便认出了那化成灰都逃不掉的杂碎面孔！即便楚大人曾经枯瘦的嘴脸变得圆润，但那眉眼间的猥琐却仍未变。即便曾经的“钱为多”变成今天的楚大人，她也永远忘记不了过往的仇恨！

癫婆娘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内心的激动喜悦不可言语。曾经，她不止一次地去寻过女儿，可除了偶尔狂啸的狼群，还有一处干涸的血渍外，哪里有女儿的踪影?

癫婆娘望着那干涸的血迹跌跪到地上，悲痛得号啕大哭，她恨，恨那负心人，恨自己爱得如此执著，却要遭遇今日惨事！

癫婆娘一直以为女儿被狼吃了，却不晓得，那一摊血水是花老爹留下的，更无从得知， 她此刻怀中抱着的并非自己的女儿，而是恶意的谎言。

癫婆娘得了女儿，虽满心欢喜，但仍旧以蓬头彩面示人，无论如何，她都放不下过去的种种，即使伤痛不再，心却缝补不起。

娆汐儿心里明白这是猫儿的亲娘，如今却被自己占了位置，在刻意的亲昵中，自然想着一些见不得人的鬼主意。

癫婆娘与失而复得的女儿朝夕相处，仍旧有些不敢置信，亲近中，总觉得有些陌生，仿佛不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亲昵感。

猫儿十分想念癫婆娘，每天就这么跟在癫婆娘的身后，看着那二人的母慈女孝，一边为癫婆娘找到女儿高兴，一边不免染上了几分失落，甚至有些郁闷，娘娘的女儿怎么会是娆汐儿呢？唉……

三人行，整个偌大的皇宫中，总是能看见癫婆娘与娆汐儿叙说家常的身影，以及某个黑黑的小身体躺在那交谈二人的身后侧，在万般无聊中打着瞌睡，或者干脆呼呼大睡。

曲陌忙着和娆帝商讨国事，香泽公主也忙着为自己置办嫁妆。

银钩却仿佛突然蒸发了般，说了要出宫一趟后，就再也没有音讯。

玥姬住在猫儿侧房，知道银钩即使走远，也不会扔下猫儿不管，自己只要看好猫儿，就不会跟丢银钩。

花锄仍在守孝期，不适合到处走动，整天窝在皇宫中，不停地舞刀弄剑。

花耗亦住在宫中，也不常露面，多数是在花锄住处指点些功夫，等着再次上路。

娆沥在国之储君的历练中，自然也忙得没什么时间露头。

眼下，只有猫儿一个人清闲，却越发觉得自己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这是一种误区，一旦走了进去，就很不容易出来。就像有些人想自杀，若能耽搁上两年，怕是让他死，他都想好好活着。只是，在有了这种想法的当时，绝对让人困惑不安浮躁异常。

娆汐儿见猫儿越发委靡，这阴毒的心思更加暗涌而起，时常用眼扫着猫儿，钻入癫婆娘怀中，软绵绵地唤一声："娘……"

猫儿躺在长椅上，翻个身，继续睡。

娆汐儿乖巧地说道："娘，猫儿的功夫可真好，汐儿羡慕得很。"

癫婆娘慈爱地抚摸着汐儿的长发："你若喜欢，娘教你。"

娆汐儿忙渴望地点头："那太好了，不如让猫儿耍一段拳脚，给汐儿看看，可好？"

癫婆娘宠溺地望着汐儿，转目去看猫儿，但见猫儿躺在长椅上背对着自己，看样子是睡着了，便轻声道："让猫儿睡吧，待她醒了，再让她教你。"

娆汐儿暗中瞪眼，仰头时却是笑颜如花，抱住癫婆娘的腰，撒娇道："娘偏心，汐儿一直孤苦无依，还没有半点技能防身，是要被人欺负去的。"

癫婆娘无奈地笑了，想了想说："不如为娘把功力传给你吧。"全天下的母亲，除了很少的个别异类外，怕是都想将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儿女，哪怕是要了她们的命，也是在所不惜的。

娆汐儿一听，眼睛瞬间一亮，假装委婉地推迟道："不好，不好，汐儿要娘长命百岁，不能为了汐儿折损了身体。"

癫婆娘听汐儿如此孝顺，更是疼爱有加："无碍，汐儿只管放心好了。"

汐儿天真地问："真的吗？"

猫儿噌地坐起："假的！"

娆汐儿吓了一跳，忙抚住胸口，喘息着："你……你做什么吓我？"

猫儿撇嘴："你自己是老鼠胆小，怎么怨得了猫儿声大？"

娆汐儿仿佛旧疾复发似的越发呼吸不顺，癫婆娘忙伸手为其把脉，微微皱眉，觉得娆汐儿身体并无大碍，怎会喘得如此严重？

癫婆娘没有多想，也无意责怪猫儿，对于猫儿和汐儿，她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娆汐儿见无人答理自己，自讨了无趣，却看出了猫儿对癫婆娘情谊深厚，便拉着癫婆娘离开，将猫儿丢在原地。

猫儿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久久不曾挪开眼睛。

娆沥走入后花园，就看见猫儿眼巴巴地望着那二人离去的身影。他踱步上了台阶，站到猫儿旁边，说着风凉话："你不是会抢劫吗？怎么不去把你的娘娘抢回来？"

猫儿瞪娆沥一眼："你脑袋真有问题，你当娘娘是物件吗？我若抢回来了，你当娘娘不会自己走吗？"

娆沥被堵得哑口无言，只能冷哼一声："没出息！"

猫儿撸袖子："你再说风凉话，我就揍你！"

娆沥有些怕猫儿的拳头，却更顾及几分面子，终是将头一扭："好男不跟女斗！"

猫儿掐腰大笑："就你？穿上罗裙八成比我还女人呢 。"

娆沥气得嘴唇都颤抖上了，咬牙低吼道："你就当一辈子没人要的假男人吧！"

猫儿嘿嘿一笑，在娆沥的不明所以中一拳头砸了出去，直接送娆沥一个眼青，大喝道："欠揍！"

两个人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拳脚叠加到一起，甚至连为什么动手都有些模糊。

猫儿一拳砸下，娆沥一脚飞来，猫儿横扫一腿，娆沥一肘子拐下。两个人由台阶上滚到台阶下，由台阶下滚到草地上，到最后完全以孩子似的方式扭到一起，分别将对方压在身下，大声质问："服不服？"

摸爬滚打间，猫儿的脑袋突然磕碰到一块石头上，痛得她一仰脖子，却是好巧不巧地触碰到娆沥的唇瓣。当两张喘息着粗气的小嘴触碰到一起，那柔软的触觉令娆沥身体一颤。猫儿却是迅速移开脑袋，不想动作太猛，又是一头磕碰到旁边的怪石上，砰的一声，将自己给磕晕了。

娆沥的手脚仍旧扣在猫儿的四肢上，任谁看了这个姿势都会觉得暧昧非常。但娆沥并没有从猫儿身上起来，而是睨着眼直勾勾地望着猫儿，有些恍惚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在悄然的笑意中，伸出手指捅了捅猫儿的脸蛋，又屏住呼吸试探性地触碰了一下猫儿的红色唇瓣，心脏猛地一跳，小心翼翼地低垂下头，欲含住猫儿的双唇……

猫儿幽幽醒转，便看见娆沥那渐渐放大的娃娃脸。猫儿突然睁大眼睛，当即猛地往上一起。只听砰的一声，娆沥被撞翻了出去，随时喷出的就是两行热情的鼻血！

猫儿揉了揉自己的脑门，呼嘘道："你的鼻子还真有劲儿，把我脑门都磕疼了。"

娆沥捂着川流不息的鼻血，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怕一出口，就会变成厉鬼似的狂号。

第三十六章 捍卫关口水龙吟

第三十六章 捍卫关口水龙吟

站在山体缝隙间的猫儿，目光所触之处，皆是一片汪洋，犹如一个巨大的银色坟墓，葬送了无数鲜活的生命。这，就是战争。

猫儿没有等到银钩回来的消息，却听到关于离国边关告急的传闻。

猫儿望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只觉得没有一点儿让自己开心的地方，于是，她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也不知道要跟谁打招呼，就这么悄然无声地离开了。

自从那晚曲陌撕了她的衣衫后，猫儿就隐约中产生了惧意，不敢再见他。

猫儿要得只是简单的感情，若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在里面，她不但觉得累，还会想要逃避。

然而，猫儿不敢看曲陌的最大原因，却是怕看到他那苍白的脸孔，以及偶尔低咳的声音。曲陌单薄的身体承受着的浓重呼吸，会让猫儿喘上不来气。猫儿知道曲陌病了，也知道那是因为自己一拳头打下去的原因，只是她无法安慰，无法靠近，也许躲远了，才是最好。

一直以来， 猫儿全心全意地追逐着曲陌的身影，怎么可能在朝夕间遗忘过去？只不过，银钩对她而言，确实并非是无理取闹的存在。

眼下这两个男人，都如同迷雾般存在着，让一心求得安稳的猫儿有些怅然，感情变得倦怠而空洞，无法堆积以往的热情。

如今一听说边关急报，猫儿长久以来郁闷的心思突然间像找到了发泄口，当即带着自己唯一亲昵的“肥臀”离开了娆国皇宫，往边界赶去。也许，经过战场的洗礼，她才能看清自己最后存在的意义。

猫儿离开时，恰巧花锄去看猫儿，但见猫儿偷偷出宫，自己也牵了马儿同行离去。这几日在皇宫中的生活，虽然锦衣玉食，但他实在

受不了皇宫里的钩心斗角，更看不惯娆汐儿趾高气扬处罚奴婢时的样子。

因为三娘说过，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护着汐儿，不可以让别人欺负了去。所以，花锄跟着娆汐儿来到了娆国。

但，现在看在花锄眼中的，已经没有人可以欺负娆汐儿，反倒是她因一个不痛快就责打奴婢，让他觉得从小玩到大的那个人变得有些面目狰狞，根本不需要他随行保护。

花锄策马跟在猫儿身后，毫无眷恋地走了，连只字片言也没有留，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要和娆汐儿说什么才好。

猫儿出宫后就发现了尾随来的花锄，两个人相视一笑，都明白彼此不适合皇宫生活。

花锄策马立在猫儿身侧，问："猫儿，你要去哪里？"

猫儿反问："你去哪里？"

花锄眼中含了一抹特属于少年的青涩，望向猫儿的靡丽小脸，鼓起勇气道："猫儿，你随我走吧。"

猫儿微愣，不明所以，又问："你去哪里啊？"

花锄一把拉扯住猫儿的小手，本想表白心中的感情，却不知要如何表达，不由得涨红了脸，张口只能连续发出一个字："我……我……"

猫儿抽回了手，大咧咧地拍了拍花锄的肩膀，笑嘻嘻地说道："小锄头，你什么时候也磕巴上了？就别我我我的了。我跟你不同路，我去的地方不是小孩子应该去的，你还是回去找汐儿吧。若不喜欢皇宫，就去云游。只是这兵荒马乱的，你自己小心才好。若实在没地方去，就去银钩府邸，报我名号就成。"说完，大喝一声，策马离开。

花锄望着猫儿消失的背影，心里难过得要命，怎么猫儿始终当自己是小孩？还打发自己去银钩府邸，怎就如此没心没肝？自己即便讨饭，也不可能去银钩府上！

冷风刮面，花锄望着猫儿的背影渐渐消失，终是掉转马头，向另一个方向奔去，开始了真正的游历生活。他要历练自己，让猫儿刮目相看，待日后归来，定不可让她小瞧便是！

猫儿一直跑了很远很远，才策马回身去看花锄。她轻轻叹息一声，不是不明白花锄的意思，只是自己根本就没那份心思。她只当花锄是弟弟，断不可能产生什么其他的感情。早早断了他的念想，便是最好。愿花锄此番游历，能寻到让他甘愿守候一生的幸福。

猫儿大喝一声掉转马头，不再留恋，策马直奔关口，跨越遍野的尸体，在皑皑白骨间穿越，踏着被鲜血染红的泥泞，心中被一种萧然的感情充斥着，说不上是为哪个国家而悲哀。

眼见着接近三国动乱之处，猫儿一鼓作气，策马扬鞭冲进了成大将军帐中。不少士兵都认识猫儿，自然一路畅通没有阻拦。

成大将军见到猫儿很是诧异，却为有此猛将前来助阵而分外开心。自从花耗去护送公主，成大将军这边就仿佛缺少了左膀右臂般吃力。所幸霍国暂时消停了下去，却不知道为什么，在大家都以为他们在知晓娆离两国联姻时会停止进攻的当口，却不想竟然突然发起攻击，看样子是想在顷刻间颠覆朝野。

而且，此次霍军发起攻击极其凶狠，不但一招扼杀住了离军后方粮草，更是数十万大军会师城下，将离军困入绝境之地。

离帝听闻此消息后，?一病不起。离帝这病来得实在蹊跷，尤其在此危急时刻，更不应该将此消息传出，乱了军心！如今，军心溃散，只能强撑着守城，怕是霍国一攻即破。

成大将军的担忧布满额头，原本星星点点的白发已若杂草丛生，看起来非常无力悲凉。

猫儿安慰似的拍了拍成大将军的肩膀，朗声道：“这片土地，是属于离国的，就必然安定祥和。”

成大将军攥紧手中的战刀，闭上满是沧桑却异常坚定的眼睛，在越发怒吼的风声中等待着兵临城下时的厮杀。

阵前叫嚣声此起彼伏，刺入耳朵里，仿佛是擦拭不掉的耻辱。

猫儿身无盔甲，但那策马立在城头的身姿却是英姿飒爽，那把别在腰间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更是霍霍明亮。

霍国对猫儿的印象极其深刻，那是一种深入骨头里的恨。

猫儿的出现对于霍国起到不小的震慑作用，对方纷乱的马蹄暴躁地践踏在黑色土地上。那先锋部队将领将战刀对准猫儿，大喝道：“猫爷，来战！”

猫儿站在城头，哈哈大笑起来，摆摆小手轻巧道：“改天吧，我现在有些饿了。”

猫儿掉转马头离开，留下那先锋将领气得鼻子都要歪了！想他征战沙场多年，还真没遇见过这样一号人物，竟把战场当成了儿戏！

霍国见猫儿如此嚣张的态度，开始误以为离国暗藏杀机，又因曾在猫儿手中吃过暗亏，所以不敢冒险，大批军队驻扎营地，开始观望。

猫儿策马直接去了成大将军的帐篷，因吸取了军中有叛徒的教训，所以只单独和成大将军一人详谈，至于其他人，猫儿宁愿得罪也不愿去相信。

密谈之后，猫儿灌了一碗粥，抹了抹小嘴，一拍桌子道：“就这么定了！”

成大将军犹豫：“如此这般，太过危险。”

猫儿瞪眼：“兵行险招，一鼓作气先突围再迂回，未必不可，不试试，怎么知道成与不成？”

成大将军心存顾忌：“若是败了，就是将此处关口拱手让人。”

猫儿笑出一口璀璨：“若他们强攻，除了折损人命外，不也是拱手让人？”

成大将军仍旧在犹豫，猫儿不爽地说道：“成不成，给个话儿，不成我就睡觉去了。”

于是，此场战役在猫儿的力争中拉开序幕……

挥军布阵，声势迅猛，在黑压压一片的金戈铁甲中，成大将军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在阳光刺目中拔出战刀，冲着霍军气势如虹地大吼道："尔等小贼，今日且与你们一战！让尔等见识一番离国军威，何敢来犯！"

霍军先锋将领见成大将军出城迎战颇为诧异，却晓得这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自然大力迎战。

正当两人大战数个回合时，猫儿突然带领全部离军撤离关口，一路风卷狂沙向上官口方向呼啸而去！

霍军先锋将领接到密报，心下一惊，不晓得猫儿打的什么主意，竟丢关口直奔上官口方向？他本身就对猫儿恨之入骨，却又万分顾忌猫儿的举动，生怕那生冷不忌的主儿是去攻打刚被自己夺抢下的上官口，然后与成大将军将自己前后夹击。

先锋将领本是猜疑，但见成大将军咬住他不放，看样子是想全力以赴牵扯住他的大军，不让他去追击猫儿。他不由得心中慌乱，想那潜入离军之人也没将离军最新动向报告给自己，不由得开始揣测关口里到底布置了怎样的陷阱？他怕此中有计，竟鸣金收兵，带着大部队策马去追击猫儿。

猫儿见霍军先锋将领追来，自然发狠迎战，一菜刀砍其发髻，也不多做停留，仍旧呼啸前行。

先锋将领一震，涨红了黝黑的面孔，仿佛受了奇耻大辱般杀红了眼，大喝一声策马追击，欲取猫儿性命！

由猫儿带领的离军看似不欲与霍军先锋队伍正面冲突，而是全力奔跑，在气势如虹中直奔上官口而去。

先锋将领彻底迷糊了，不晓得离军这是什么用意，竟然舍关口而就上官口。思量中，发出信号弹，让上官口的霍军全城戒备，并出城迎战，与自己前后夹击将猫儿铲除。

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将猫儿斩杀，不愁关口不破！

就在霍军前后夹击准备突袭猫儿时，却发现离军竟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散开。当霍军满怀疑虑地追击猫儿时，猫儿等人已经借着连夜打造的绳索攀爬上断壁山崖中的缝隙，对远处布置好的离军发出暗号。远处离军接到讯号后，立刻发动人力投石，利用长长的杠杆，将一块块石头狠狠砸向猫儿所处的断壁。

在轰然声中，那断壁面被砸出数个窟窿，接着，一股股强势的水流喷出，狠狠冲开石壁，以不可抵挡之势，铺天盖地地扑向山下的霍军！

在银色巨人的翻滚呼啸里，顷刻间，那前后夹击的霍军全军覆没，甚至连呼救的声音都还没来得及发出。

站在山体缝隙间的猫儿，目光所触之处，皆是一片汪洋，犹如一个巨大的银色坟墓，葬送了无数鲜活的生命。这，就是战争。毁了花耗第一次带她来这里时所看见的宁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令人无法再去喜欢，甚至是满心荒凉。

面对这样的宏伟巨作，猫儿并没有觉得欢喜，而是攥紧了拳头，为自己的国家不再受欺凌而开心，为这些流逝的生命而悲哀。

猫儿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高尚情操，如果让她在敌我之间选择，她定然会选择让自己存活下去。只不过，在看见敌人的生命消失时，难免会想到明日尸体浮上来时的一片英雄铁锈，不知会哭碎多少人的血肉亲情？三娘去世时，她那般伤心，而水下面吞噬掉的无数鲜活生命，又怎不叫人扼腕悲痛？

这是一场屠杀，真真切切地让猫儿感受到了一种属于生命的责任。只有活着，对于亲友来讲，才是最好的幸福。

猫儿望着那银色浩荡，缓缓闭上眼睛，若自己被葬送其中，也会有人伤心落泪吧？

猫儿丢了关口，却是下了个圈套，在将敌军的先锋部队消灭后，又重新折返，一举夺回了关口。

此一战，让猫爷名声大振，亦将此战役命名为“关口迂策战役”。

然而，正因为猫儿的杰出将领之才，被霍国视为眼中钉。霍国暗中部署，想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想打离国个措手不及，杀猫儿一个五马分尸！

猫儿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捍守在关口处，犹如顽强的小石头般，坚韧而执著地守候着。

两国交战，皆以双方将领虎斗开始，霍国将领能敌猫儿的不多，故而心有忌惮，给了离国喘息之机。

成大将军不晓得猫儿为什么如此坚韧，若说为了离国，还真有几分不真实。但他也知道猫儿不想说，索性就不问了。

在猫儿的捍卫中，霍国不愿多等，又发起了强劲进攻。

众人晓得，这次亲自出马迎战的是敌军主将叶豪叶大将军，此人向来谋定而后动，是个不可轻视的强劲敌手。

眼见霍军压境而来，离军内部慌乱，明白若真是稳扎稳打起来，离军绝对不是霍军的对手。

军心虽经“关口迂策战役”大起，但霍军歹毒，竟又散播谣言说离帝病危，如此这般，军心却又变得涣散不堪。

成大将军、何副将与猫儿三人从长计议，想寻出个破敌之法，莫不如破釜沉舟来得痛快！

三人商量好后，皆为这破釜沉舟的斧头人选而犹豫。

成大将军要领兵坐镇，何副将要看守为数不多的粮草，这目光不由得都落在了猫儿身上。猫儿见成大将军和何副将都看自己，只得咧嘴一笑，抱拳道：“各位还真信得过我的身手。”

成大将军拍拍猫儿的肩膀：“一定要活着回来。”

何副将却道：“虽然你为离国出战，但依规矩，为了不泄露军中机密，需含毒而去。”

猫儿笑得璀璨：“那就不去了，谁也没规定我就天生就得为离国卖命不是？”

何副将被猫儿一句话噎没了气儿。

成大将军笑了，有些风烛残年的苦涩，尽显老态龙钟地坐到椅子上，无限感慨地唤了声：“离国啊……”

猫儿被成大将军的感慨刺伤，将拳头攥紧，发狠道：“去就去，把毒药拿来！”在何副将的眼睛一亮中，猫儿小声对成大将军说，“将军，您刚才那一嗓子，还真有些梨园风情呢，若不当将军了，也能去梨园混混。”

成大将军原本千疮百孔的心被猫儿逗笑，那数日来僵硬成石头的老脸变得柔和，笑骂了句：“疯丫头！”

猫儿装模作样地摆个造型：“在外面，叫我猫爷！”

成大将军望着猫儿，心中不免悲凉，这是个好娃娃，但眼下离国自危，军中又实在没有武功比猫儿高强之人，若她能擒获敌军主将，这战事还可以缓上一缓，留出些时间给自己，让那探子将圣上身体到底如何的消息送回。军中不能这么涣散下去！只是……要牺牲这个娃娃了。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成大将军晓得军中定然有敌方奸细，不敢多做耽搁，就趁着此刻天色大黑，命猫儿潜去敌军营帐。

何副将将随身携带的小毒药包放入猫儿的口中，粘贴在牙齿上。

猫儿试着咬了咬，有些担忧地问：“这东西，结实不？”

何副将道：“结实，放心吧。这个东西，使劲一咬才会破，可免得你落入敌军之手惨遭侮辱。”

猫儿点头，信誓旦旦地说道：“放心吧，看我不把那敌军主将剁成二十一块，我就不叫猫爷！”

此时，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若不将你剁成二十一块，我又该叫什么？”

猫儿一震，在看见那永远干净如初的白色衣衫即将进入帐篷时，竟犹如被砍了尾巴的猫般乍起，惊恐地大叫一声：“曲陌！”

曲陌点墨的眸子扫来，发丝有些凌乱，慢声道：“很好，你还知道我是谁。”

却见猫儿的眼睛在惊恐中渐渐睁大，小手捂住张大的嘴巴，犹如被点穴般僵硬着身子，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却是转向何副将，问道："何副将，你那个毒药包会要人性命吗？"

何副将有些不明所以地点点头，慎重道："见血封喉。"

猫儿咣当一声躺在了地上，从口中吐出了被咬破的毒药包，然后两眼一翻，挺尸了。

曲陌瞬间明白过来，忙冲到猫儿身旁，一把将猫儿抱入自己怀中，急探上猫儿的脉搏。曲陌脸色越发苍白，手指都在细细颤抖，忙动手封了猫儿几处大穴，将猫儿抱到床上，一掌拍向猫儿后背，却没有推出任何东西。而那真气进入猫儿体内，竟若石沉大海般没有任何反应！曲陌苍白的脸上隐约布满薄汗，急声道："针！"

何副将被猫儿的突发状况吓到，不明白曲陌要什么针。

曲陌凶红的眸子瞬间瞪去，若嘶吼的野兽般狂吼道："去取针！"

何副将腿一软，马上狂奔了出去，大喊："军医！军医！"

年轻的军医背着药箱被何副将快速扯来，还没等歇口气，曲陌便一掌拍开医药箱，取出了银针，动作飞快地在猫儿身上扎了下去！在施了一整套的"莲烙针"后，猫儿仍旧没有任何反应，曲陌捏着银针的手指不受控制地战栗着，整个人赤红了双目，紧紧盯着猫儿的娇颜容颜，不言不语地将猫儿抱入坏里，轻柔得仿佛在痛惜脆弱的花瓣。

在这种诡异的沉寂中，曲陌沙哑柔声道："猫儿，醒过来，不要贪睡。"

猫儿不语，曲陌扶起猫儿的脑袋，用脸颊轻轻触摸着猫儿的面颊，若两只小猫儿般亲昵地慰藉着彼此的体温，喃喃道："猫儿，你是有体温的，怎么不醒来？"

成大将军有些看不下去，以为……曲陌有些癫狂，欲上前说话，却见曲陌突然发狠，一口咬住猫儿的耳朵！

而那原本早就应该去见阎王殿的猫儿突然乍起，痛得号叫一声，使劲揉着耳朵，冲曲陌一吼："好痛！"

曲陌被突然怒吼的猫儿喝住，下一刻却是欢快地大笑出声，胸口震动地将猫儿抱入怀里，欣喜地，狂乱地，紧紧地，不再放手。

何副将与成大将军都傻眼了，难道说军中奸细将这毒药都掉包了吗？

猫儿感受到曲陌那汹涌澎湃的感情，心跳不规则地乱蹦跶着，仿佛随时要冲破喉咙。她手指动了动，终究是没能抵抗住这种温热的体温，伸手环绕上曲陌的腰身，将头窝在曲陌怀里，悄悄地弯眼笑了。她没有死，真的没有死。

两个人，紧贴着彼此的心跳，整个感觉都萦绕在彼此身上，哪里还会管外界的风雨声？

成大将军与何副将悄然退出了帐篷，既为今日之事汗颜，也有些不知道要如何面对曲陌。

相拥的两个人，不晓得抱了多久，曲陌的手指一直探在猫儿的脉搏间，在一遍遍确定无事后，才将这颗充即喜悦又疑惑的心放下。曲陌虽然不明白猫儿为什么会无碍，但只要猫儿无事就好。他唇勾笑颜，眸染温情，轻声问道："怎么不说话？"

猫儿窝在曲陌怀中，喃喃地反问："说什么？"

曲陌轻声一笑，若晚风过境般怡然："不想问我为什么会来此地？"

猫儿咦了一声，抬头："对哦，你为什么来这里？"

曲陌笑睨着猫儿："来找我丢失的小脏猫。"

猫儿的小脸噌地红了，有些磕巴道："你……你才是小脏猫。"

曲陌低头，在猫儿微嘟的小红唇上亲了一口："不许再不告而别，知道吗？"

猫儿的小脸瞬间变成了红苹果，有些慌乱地闪躲着曲陌的亲昵，别扭地不肯开口说话。

曲陌又见到猫儿羞涩的样子，心中若浸泡了蜜糖般甜蜜，手指爱恋地抚摸着猫儿的发丝，轻柔的说："跟我回去吧，猫儿。"

猫儿忙摇头，坚定道：“不，我答应了成大将军，要去砍了敌军主将的脑袋。”

曲陌望着猫儿那双认真的圆眼，一手指敲下：“胡闹！那敌军阵营哪里是你说去就去的？我在娆国皇宫里，一听说你骑着‘肥臀’出来，忙处理了手边事情，还来不及交代细节，便沿路追来阵前。”

猫儿撇嘴，酸溜溜地说道：“你陪你的香泽公主就好，来找我做什么？”

曲陌被猫儿气笑，却也染了薄怒，认真道：“我说过，你将会是我唯一的妻，此话，你当了耳边风是不是？”

猫儿被曲陌瞪得不太自然，只能蹦出一个字：“我……”

曲陌一指压在猫儿唇上，眼波荡漾着温情，柔声自嘲道：“嘘……我竟发现，自己有时候不敢听你说话。怕你说些太绝情的话，将这份经历了许多波折的缘分涂抹掉。”他拉着猫儿的手，放到自己胸口的位置，“这里，因你突然离开而慌乱，顾不得任何部署追来。你若还要背弃，要让它如何是从？”

猫儿因曲陌的话而战栗，如果说她惧怕如同受伤野兽般的曲陌，那么她更没有能力挣脱开曲陌的潺潺柔情。

曲陌轻轻吻上猫儿的眸子，将猫儿抱入怀中：“陪在我身边，猫儿，即使世人不明白我所欲为何，你都要相信我。我的过往太多烦乱，不想你搅拌其中不得自由，你可懂得？”

猫儿的心变得激动而澎湃，小手紧紧抓住曲陌的衣襟，有种被需要的真实存在感。圆滚滚的眼睛打量着曲陌，看见他温润的脸上赫然有两个大黑眼圈，发丝也不若以往整洁，而是凌乱地散落在身后。虽然曲陌整个人有些疲惫和脏乱，却让猫儿觉得真实。小手轻轻抚上曲陌的鼻梁，擦掉了隐约的汗水，猫儿喃喃地说道：“曲陌，你的发丝乱了。”

曲陌若茶叶般舒缓道：“无碍。”

猫儿疑问：“一直以来，都以为你酷爱整洁来着。”

曲陌抱着猫儿倚靠在床边，温声道：“连续赶了几天的路，顾不得太多。”

猫儿心头一暖，依偎进曲陌怀中，把玩着曲陌的发丝，问：“那个……你……你为什么追来？”

曲陌唇角弯起温润的弧度，若一幅淡彩的画卷般透着几许温情，声音里却是充满了促狭的味道，说：“当然是追猫儿来的。”

猫儿哦了一声，半晌才道：“我不想回去。”

曲陌说：“也好，那你就去游山玩水，离开战乱之地，一年后，去曲府寻我即可。”

猫儿一愣，问：“为什么？”

曲陌伸手抚开猫儿的眉头，认真承诺道：“一年后，我给你一个家。”

猫儿揉了揉鼻子，怎么觉得有些酸楚呢？家啊，曲陌说要给自己一个家，可是在这个家中，她不要做香泽公主所谓的妹妹。猫儿有自己的计较，有自己隐藏的心思，有自己的决定！

第三十七章 金戈铁马葬英雄

第三十七章 金戈铁马葬英雄

猫儿听见箭羽划过天空刺入胸膛的声音，听见马蹄踏过人体的闷哼，听见人类濒临死亡的悲鸣，听见敌军摇旗呐喊的呼啸，听见城池被攻的残破……

猫儿是个注重承诺的人，所以在曲陌闭眼睡下后，就偷偷摸摸地下了床，小心翼翼地掀开帘子，冲守在门外的何副将呼嘘道："你那毒药怎么还弄了个假货？这不是坑人吗？若有人一心求死，还不得被折腾死？"

何副将这个气啊，心里寻思着，若不是这毒药有问题，哪里还有你现在的生龙活虎？

猫儿状似大度地摆摆手，像模像样地跳上"肥臀"的背，提气望向敌军阵营，目光坚韧而充满士气，却是在下一刻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晃了晃脑袋，还没等策马奔跑，就趴在"肥臀"背上睡着了。

帐篷帘子掀起，曲陌伸手将猫儿抱入怀里，看都不看何副将一眼，沉声训斥道："利用一女子去打江山，离国男儿何用？"抬腿，抱着猫儿进入帐篷，看样子，是打算在这里住上一夜了。

曲陌将猫儿放到舒适的软垫上，唇边隐了无奈的笑意，一手轻掐猫儿脸蛋，像是在惩罚猫儿的小心机，更像是"知猫莫若陌"的宠溺。就知道猫儿不会乖乖听话，所以他在猫儿身上用了些使人困乏的迷药，想让这个满脸风霜的小笨蛋安睡会儿。

曲陌轻轻掀开猫儿手臂上的衣服，露出那"无独有偶醉玲珑"，眉头微皱，尝试着研究其结构，欲将其取下。那银色手环就仿佛是一把利剑，每次看到都会让曲陌想起另一只环在银钩的手腕上，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有种发狂的冲动。

此时，帐篷外，有人轻叩门框。

曲陌放下猫儿袖口，示意来人进来。来人将信件交给曲陌，曲陌看后用烛火烧毁，抬手示意来人出去准备马车，转身抱起猫儿，步出帐篷。还没等上马车，就听轰隆一声，原来是敌军攻城了！

猫儿在轰然一声中醒来，精神一抖，跳出曲陌怀抱，冲夜色中打了个口号，唤来“肥臀”，噌地将大菜刀拔出，就要飞身上马。

曲陌双臂一收，将猫儿揽入怀中：“刀剑无眼，与我先回离国。”

猫儿不解地望向曲陌：“大敌当前，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能当逃兵！”

曲陌看着猫儿的清透大眼，认真地说：“战争是最没有对与错的嗜血角逐，你休要参与其中。你难道不知我担心？”

猫儿抿唇偷乐，一手捶向曲陌胸膛，却是更加坚决地说：“既然别人要烹食我血肉，就不能让别人欺负去！你先回离国，我去找你。”见曲陌不走，伸手催促道，“快走啊！免得他人抢你去山头，当压寨夫君。”

曲陌瞬间出招，点了猫儿的昏睡穴，直接将人抱入怀里，飞身上马，策马离开。

马蹄的颠簸中，猫儿虽然状似昏睡，但实际上神智却已经有些清醒，倚靠在曲陌怀中，模糊地感知着外面的声音。猫儿听见箭羽划过天空刺入胸膛的声音，听见马蹄踏过人体的闷哼，听见人类濒临死亡的悲鸣，听见敌军摇旗呐喊的呼啸，听见城池被攻的残破……

猫儿急了，却动不得分毫，就仿佛置身在噩梦中一样，隔着一层纱，无法挣脱逾越。

隐约间，猫儿感觉到那些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整个世界只剩下马蹄的踢踏声，犹如鼓点般敲打着猫儿的心房，阵痛着。

模糊中，猫儿听见一马快速追来，回禀道：“主子，有急报。”

曲陌放慢马速，将猫儿又往自己怀中靠了靠，这才取过信笺，展开……

猫儿的意识因那声音而冲破禁锢，在无声中张开眼睛，模糊地望着眼前的信笺，眨了下眼睛，使劲看了看。

曲陌发觉猫儿醒来，忙手指一收，将飞鸽传递的信笺攥紧，随手扔到属下举起的火把上。那信笺瞬间被火吞没，转个圈飘荡而出，在夜色中忽明忽暗地燃烧着，还没等落地，便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

猫儿揉了揉眼睛，问："曲陌，你看什么呢？"

曲陌用披风裹紧猫儿的身体："没什么，睡吧。"

猫儿咕噜一声，扭过身子，将头窝进了曲陌怀中，半晌，犹如对自己呢语般，涩涩地说道："曲陌，我喜欢你，一直喜欢。"

曲陌身体微震，轻拍着猫儿的肩膀，笑道："晓得的，这话你别忘了就好。"

猫儿也不抬头，端是用小鼻子嗅着曲陌干净舒适的气息，喃喃地问："为什么你从来不说喜欢我呢？"

曲陌抚摸着猫儿的发丝，柔声道："一直以为你懂得。"

猫儿扯紧曲陌的衣襟，抬头固执地问道："那你说，说你喜欢猫儿。"

曲陌笑意盈盈，用手指摩擦着猫儿的小脸："终有一日，我要对你说。为了这两个字，你且等我一年，如何？"

猫儿缓缓低下头，将小脑袋使劲往曲陌怀里拱，自言自语道："银钩说我是养不熟的猫儿，谁对我好点，我就跟谁走。"

曲陌收紧手臂，沉声道："再不许任性离开，否则要拾掇你的毛！"

猫儿躲在曲陌怀中欢实地笑了起来，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喘息着问："曲陌，你有什么愿望？"

曲陌考量道："天下大合。"

猫儿痴痴地笑了："好难啊，没有战争，没有敌对，好难啊。"

曲陌也不恼，只是抱紧猫儿，反问："你有什么愿望？"

猫儿抬头调皮地笑着："我想让你跟我回山上，现在就走。"

曲陌宠溺地笑了，手指捏了下猫儿的小鼻子：“总有一天，会陪你回山上。”

猫儿懂得曲陌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不行。猫儿又窝进曲陌怀里，只觉得风刮得脸颊有些痛了，让心都变成了一种荒凉，小心翼翼地问：“曲陌，你要带我回府吗？”

曲陌反问：“怎么有此疑问？”

猫儿埋头又问了一遍：“你要带我回府吗？”

曲陌微微皱眉，低垂下眼睑，望着猫儿的发顶，轻声道：“送你去一处世外桃源，可好？”

猫儿抬头一笑，轻得不能再轻：“好啊。”火把将猫儿那双明媚的猫眼染得忽明忽暗， 犹如两颗即将陨落的星子般，璀璨，晶莹，坠毁得亦是极其快速。

猫儿的乖巧让曲陌感到心疼，他用臂膀护着猫儿的小身体，再次策马扬鞭飞驰而去。

奔波了一夜，猫儿就一直老老实实地窝在曲陌怀中，不说话，不淘气，也不睡觉，只是用脸蛋摩擦着曲陌的胸口，用鼻子嗅着曲陌身上的味道。

在天亮时分，众人下马休息，猫儿站在“肥臀”身旁，薅着青草喂它。曲陌觉得猫儿有些怪异，却抓不住风向，不明白猫儿所想，只得看紧猫儿，怕她会突然跑开。

猫儿吃了早点，喝了泉水，有些犯困地窝进曲陌怀里，憨态可掬地睡着了。

曲陌望着猫儿浅浅的睡颜，只觉得柔肠百转，目光倾泻出了醉人温柔。

为了猫儿能睡个好觉，曲陌耽搁了路程，示意属下原地休息，自己坐在石头上，抱着沉睡的猫儿，如此温柔地守护着。

猫儿睡了一个时辰后醒了过来，曲陌整队出发，猫儿嚷着肚子痛，非要去茅厕。

曲陌不好派人跟着，伸手牵上猫儿的小手，说：“走吧。”

猫儿微愣，诧异道：“你要跟我去？”

曲陌眼含笑意：“怎么，不可？”

猫儿不自然地东瞧瞧，西看看，支吾道：“那个……我……你……我自己去。”

曲陌手臂一揽，抱住猫儿的小蛮腰，在晨曦的悸动中，一手抬起猫儿的下巴，俯身，在猫儿的唇瓣间落下一吻：“不许逃开，我在此等你。”

猫儿红着脸，匆忙离开，钻入林子里。在曲陌转身后，猫儿深深忘去一眼，唇语道：“曲陌，我认得字了。”

曲陌等了一会儿，便觉得不妙，瞬间转身冲入林子，哪里还能寻到一点儿猫儿的踪影?

曲陌的手指寸寸收紧，眸子越发暗红。他缓缓吸了一口气，转身，凌厉地发出一掌，碎了一棵人腰粗的大树。木屑飞逝而起，犹如一场未曾润色的腥风血雨般散落。

猫儿回到了阵前，透过战火中的呛人硝烟，在一片血肉模糊的狼藉中，终是找到成大将军的躯体，并抢回了成大将军的头颅。她用小手将成大将军的凌乱发髻梳理好，重新放回到身体上，又将那瞪着万般不甘的虎眼闭合，引来火种，焚烧了这片血色中的残破。

猫儿抱着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小脸被火熏得黑红一片，眼睛也被烟呛得生疼，却强忍着不肯掉下一滴泪珠。

对于突然出现的猫儿，已经攻克了关口的霍军当即围剿了过来，将那明晃晃的刀子对准猫儿孱弱的肩膀，却因顾及猫儿的大菜刀，而没有人敢上前突袭。

猫儿仿佛浑然不觉般守在成大将军燃烧着的尸体旁，却是在敌军战刀的反光中豁然一笑，仰头道：“身体死了，灵魂就应该被尊重，莫要管这世间纷乱，远远飞去吧。”说话间，一阵阴风突然刮过，旋转着

刮起一些黑色残骸，在众人的倒吸气中，穿越过手持兵刃的敌军空隙，向远处飞散。

生活中是存在巧合的，但敌军却不这么认为，当即吓得腿都软了，以为是鬼魂作怪。

在这突发的诡异中，猫儿笑得愈发璀璨，站起身，学着鸟儿飞翔的姿势，踏着尸骨下的残骸灰烬，咯咯笑着，若跳跃着要取人性命的妖精。

敌军主将叶豪目光深沉，晓得军心不可涣散，当即大手一挥，下令道："活捉！"

猫儿一听，停了下来，扯开嗓子喊道："活捉？今天就让猫爷我看看你是否有那个能耐！且看猫爷剁你个二十一段！"话音未落，瞬间操出"千年青锋镀"大菜刀，呼啸间向敌军主将砍去！

猫儿的招式一点儿都不花哨，更是异常灵活勇猛，但凡让她近身的敌军，便会传出骨骼碎裂的惨叫声。

猫儿杀红了眼睛，在千军万马间直扑叶豪处砍去！

然而，即使猫儿再勇猛，亦不可能以一挡千。敌军用长矛制止猫儿近身，使其前后左右受困，即使用大菜刀砍掉了一批枪头，还有另一批瞬间刺来。

无止境的拼杀中，奋起杀敌的猫儿体力渐渐不支，脑中又想起曲陌那双修长干净的手指，以及他展开的信笺，上面写着：迎娶公主，速回。

猫儿不晓得自己要如何等曲陌一年，即使她愿意相信曲陌，她会是他唯一的妻，那他即将迎娶的人，又是谁?

猫儿终于明白，自己嫁给银钩时?曲陌是怎样的痛楚。

猫儿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曲陌明知道这种痛楚，还要让她去尝这种滋味？尽管曲陌说她会是他唯一的妻，但她仍旧不晓得一年后会是怎样的光景，不敢去想在曲陌的洞房花烛夜，谁才会是他真正的妻?

第一次，猫儿如此渴望那个位置，那个被喜帕掀开的瞬间，可以看见得是曲陌那温润笑颜。

猫儿想要捍卫这片土地，想要以自己的单薄身姿挡住联姻换来的和平，想让曲陌掀开自己的红盖头！

猫儿的固执是砍不断的“赤藤”，即便在摇曳中对银钩动了心，但曲陌却是她最初的悸动，那是深深埋藏在心底的名字，那个雕刻在胸口的容颜，让她如何摒弃？如何忘？

猫儿的固执有时候是可怕的毒，似乎非要一人毙命，方可长眠。

在这场厮杀中，猫儿想到漫长的一幕幕，却又仿佛只是瞬间的事儿，只是这一刻体力不支的恍惚，便被敌军拿在了兵刃之下。

猫儿被缴了兵器，点了穴道，捆了绳子，被狠狠地丢进了主将帐篷。

左右两排敌军肃杀之气甚重，没有人可以忘记猫儿是如何砍杀自己的同胞兄弟的！没有人可以忽视那亲人离世的痛苦！然而，却忘记了，自己本是掠夺的野兽。

猫儿被粗鲁地丢在地上，身上大小不一的伤口一经摩擦碰撞，立刻痛白了小脸。猫儿忍下喉咙里的闷哼，忍下身体的战栗，忍下这全身的伤痛，仰起头，狠狠瞪向敌军主将叶豪!

其他将领见猫儿如此不服，一种仇人无力反抗的肆虐感油然而起，其中一个左脸上有两颗黑痣的将领甩手狠狠掴了猫儿两个嘴巴，怒喝道：“你看什么？”

猫儿的身子被甩了出去，脑袋磕碰到桌角，撞出一片猩红血痕。那血液顺着额头一直流淌过眼角，如同一滴红色泪痕般充斥着仇恨的妖冶。

猫儿的发丝滚开，那独属于女儿的柔软飘逸而出，看得一干人等全部傻了眼，任谁能想到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猫爷竟然是一女子！

待众人以看待女子的目光重新去打量猫儿时，只觉得呼吸一紧，好个勾魂儿的倾城佳人！

那掴了猫儿两巴掌的男子喉咙一动，对叶豪主将抱拳道：“叶大将军，此等贱人，莫不如废去一身功力，丢去‘红营’做个军妓。如此这番，定能羞辱离军颜面，以震我霍国军威！”

叶豪一双沉淀了风雪峥嵘的眸子冷冷一扫，训斥道：“万将军，若作践一个女人就能震军威，霍国的军威还真是可怜得很啊。”

有两颗黑痣的万将军一脸吃瘪样，眼中划过三分愤怒，垂眼隐下，口不应心地赞道：“叶大将军教训得是，属下冒昧。”他抱拳退到一边，用眼睨着猫儿，便看见了猫儿颈项间蹿出的黑色石头，弯腰，一把扯下，递给主将，献媚道，“叶大将军，您看此物。”

叶大将军将“梵间”拿在手中把玩，只当是一块普通石头，顺手扔在了桌子上。转眼望向猫儿，出声道：“众将领听命，此女要押解回霍国，送给圣上裁夺！”

众将领抱拳：“得令！”

猫儿被押解下去，强行灌了碗“软骨散”后，就被丢入最简陋的帐篷里。至于其他战俘，无一不被砍了头颅。

猫儿一直强忍着疼痛的身体在无人时开始瑟瑟发抖，不但因为伤口处的痛楚，更是因为胸口处的严重窒息感，就仿佛有东西要把胸口生生解剖开似的，痛得难以呼吸。

汗水混合着额头的血液滑落，猫儿的脸色越发苍白，张开口，明明吸得进空气，却仿佛严重渴水的人，只能嚅动着干涸的嘴唇，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猫儿的眼睛痛苦地睁着，周围灰黑的色调变得扭曲，原本被点穴的身子却能动了。猫儿咬着牙，一点点儿撑起身子，在巨大的痛苦中摸索着，终于在地上捡到一块由铁甲上掉落下来的铁片，忙用无力的手指攥紧，狠狠地磨向身后的绳子。

这时，猫儿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走近，在加快手中活计的同时，深深吸气，将那无尽的痛苦隐下。

门口响起争论声，貌似两个士兵说叶大将军有令，不让万将军看俘虏。结果万将军亮了个什么牌子，说是霍帝御赐。如此殊荣，小兵不敢阻挠，便放行了。

在帘子被掀开的一瞬，猫儿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将那块铁片隐在手指中，抬眼望向万将军。

万将军进入帐篷，转手掏出火折子，将屋子里昏暗的油灯点上，嬉笑着转过脸，冲猫儿垂涎地伸出脏脏的手指，调笑道："猫爷，我们可是又见了。今天自从掴了你的嫩脸后，我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你那嫩嫩的肌肤了。"

猫儿转头躲开那无耻之徒的触碰，冷声道："你忘了叶大将军的话？倒是有狗胆来动我？"手指捏着铁甲片继续狠磨，绳子终于开始陆续断裂……

万将军面色一紧，抬手就要狠狠掴来，却是在半路收了手，下作地笑了，抬手去解猫儿的衣衫，无耻地笑道："休要拿叶大将军来恐吓我，没准儿他后半夜就来爬上你的床了。谁不想睡睡名噪一时的猫爷啊？你也不用跟本将军假正经，本将军就不信了，你被本将抱了，还能到处去说？呵呵……呵呵……没准儿，你尝了本将的味儿，还得起了念想，夜夜盼……嗯……"一声闷哼后，万将军睁着惊恐的眸子，动作僵硬地移动手指，抚上自己那如泉般血涌的脖子，身体在一阵阵的战栗中倒地，身亡。

猫儿扶着帐篷边缘站起，扔掉手中沾血的盔甲片，又开始大口地喘息，步履飘浮地走到万将军身边，极其费力地扒着他的衣衫。猫儿身体痛楚，眩晕感铺天盖地地传来，只觉得灵魂仿佛被人抽走了一般，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汗水湿透衣襟，她努力呼吸着，狠狠咬牙，终是费尽力气将万将军的战衣扒下，套在自己身上，扯了腰牌，压低帽檐儿，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掀开帐篷，大步走了出去。

当猫儿的身子融入黑暗中时，呼吸愈发变得困难，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肆虐。

隐约间，猫儿似乎明白，人人争抢的“梵间”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不晓得是好是坏，但都不能让“梵间”落入敌军手中！

猫儿咬牙向叶大将军的主帐走去，自然被看守的士兵拦下，猫儿低头将牌子一亮，蛮横地就要进入帐篷。

看守察觉出不对，伸手拦住。

猫儿瞬间抽出看守携带的战刀，砍了看守的脖子，在其血液喷薄间，撑起软若无骨的身体钻入帐篷。

在幽暗的烛火中猫儿不停摸索，却找不到“梵间”！

猫儿的脸色越发苍白，汗水混合着血腥味儿在肌肤上蔓延。隐约间，猫儿听见有鸽子拍打翅膀的细微声传来。转头去看，但见一鸽子正在小窗口处吃着小米粒。猫儿被勾起好奇心，小心地扑过去，一把抓住鸽子，从鸽子的腿上取下一个信笺，但见上面写着：关口已破，计划不变。

猫儿想了想，也没想明白这计划到底是谁与谁制定的阴谋。为了不打草惊蛇，也为了不节外生枝，猫儿将那不小心沾了自己血迹的信笺又装入鸽子腿上的小木筒里，然后将鸽子放到窗台上。鸽子直到吃饱后，这才拍打着翅膀飞走了。

猫儿望着飞走的鸽子，刚要转身离开，眼睛却忽然一亮，竟在窗台上看见了自己的“梵间”！

猫儿异样欣喜，想来是那顽皮的鸽子将“梵间”由桌子上抓到窗台上的。她忙将“梵间”取下，戴到自己的脖子上，那薄凉的感觉，让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觉得身子舒适了不少。

此时，叶大将军正在视察军营中的情况，有属下禀告说万将军强行进入俘虏帐篷，请叶大将军定夺。

叶大将军大步赶到关押猫儿的俘虏帐篷，却看见死不瞑目的万将军，冷哼一声转开头，毫不掩饰眼中的不屑，大步往自己的帐篷走去。

就在猫儿翻找着武器时，叶大将军一把掀开帘子，大步站在猫儿身侧，瞬间出手，在猫儿最虚弱的时候，连封其几大穴道。阴沉怒声道："封了穴道，捆了绳索，喂了'软骨散'，猫爷还能这么精神，真令本将佩服。不过，为了能把你安全地送到圣上面前，还是请你委屈一下吧。"转身，残忍地命令道，"来人啊，废了猫爷的手脚筋，请猫爷老实地待着！勿要生事。"

其属下拔出随身携带的刀子，拾起猫儿的左脚，动作极快地一刀划下……

"啊！"猫儿惨叫的声音划过整个军营，如同带刺的荆棘抽搭在心上，扯出那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那属下要划第二刀时，军营外面突然响起兵荒马乱的恐慌声，有人大叫道："起火了！粮食起火了！"

兵马行走，粮草是命，这一叫，瞬间慌了军心。

叶大将军闪身出了帐篷，疾步向火起处狂奔而去。

帐篷里的属下原本起步跟去，却晓得叶大将军向来说一不二，于是掉转了头，又去完成叶大将军交代的任务。他一手抓起猫儿右脚，在刀子划出银光的刹那间，只觉得眼前事物飞转，刹那间斗转星移，脑袋已经滚落在地。

银钩一袭黑衣，手持长剑，在看见猫儿的瞬间，身心都在颤抖，痛得不能自已！他轻步过去，扯了衣服，将猫儿鲜血淋淋的左脚小心地包裹起来。扫了一眼紧咬下唇不肯吭声却汗如雨下的苍白猫儿，伸手将其小心翼翼地抱起，却还是拉痛了猫儿的脚伤。银钩感觉猫儿的身子瞬间僵硬，那硬生生隐在喉咙里的闷哼直直刺伤了他的心！

银钩的眼半眯，一身肆虐杀气无法遮掩，抱着猫儿出了帐篷，转手间动作轻柔地将猫儿交给了花耗。

花耗猛地倒吸了一口气，唇齿紧扣，巨大的恨意混杂了心痛，铺天盖地间向他袭来。

银钩在漫天的大火中，将手中长剑竖立，两指沿着剑身抚摸，唇角缓缓勾起嗜血笑颜，望向折返回来的叶大将军。

银钩的笑，若毒蛇信子般阴毒，若曼陀罗般危险，若狼眼般狠戾，若嗜血的灵魂般张扬着尖锐的爪牙，有着欲分尸而后快的肆虐狂乱！

银钩轻声问："猫儿，你要他怎么死？"

猫儿困难地呼吸着，攥紧拳头，充满恨意地低吼道："二十一段！"

话音未落，银钩的长剑已以不可抵挡之势袭去，迅速挑了挡在叶大将军面前将领的喉咙！那怒极的眼，若嘶吼的兽，要让所有人用生命为猫儿的断筋垫上自己的皑皑白骨！

顷刻间，银钩跃到叶大将军面前，与那不可一世的战刀交锋一处，划开一处处银色消失线。

叶大将军能坐到今天的位置，并非虚名，不但武功头脑了得，在对敌时更是勇猛善战。

两位高手对决，旁人根本无法插手，只能看着眼前的剑花缭乱。

在极快的速度中，银钩一个海底捞月逆剑上挑，叶大将军的战刀竖劈而下！

两人拼的是速度与功力，只此一招，若皆不闪躲，那便是玉石俱焚！

就在银钩的长剑与叶大将军的战刀要切入彼此身体时，叶大将军终还是爱惜了生命，闪身躲开，刀子因力道而偏离。

银钩却是毫不迟疑地一剑挑上！直接卸了叶大将军的一条小手臂！

叶大将军被银钩不要命的拼杀之法骇倒，闷哼一声闪入众将士里，暗道：若自己刚才不躲，此刻被挑开的就是自己的心脏！

银钩一剑刺入叶大将军的断臂，将其挑起，眼中讽刺之意不减，声音嘲弄起万般不屑，口中轻佻地吐出两个字：“一块。”

叶大将军恼羞成怒，当即明白银钩不是想要自己的命，却是要卸掉自己的一条小手臂！银钩算准了自己会躲，竟在轻佻不屑的嘲弄中，毫不费力地去掉了自己的身体一块！叶大将军今天不但输了阵势，更是输了面子，那断臂的锥心痛楚袭来，他已是无心恋战。

此刻，银钩却欲再次攻击，却听花耗换了声：“猫儿！”银钩脚步一滞，望向已经昏厥的猫儿，用剑挡开飞射而来的箭羽，以最快的速度护着猫儿离开。当他的身子融入黑暗中时，那嗜血的声音却传了出来，他说：“叶大将军，你且记得，还欠我二十块血肉，莫要让他人砍去，若不够数目，就用你家子孙的肉块填补！”

第三十八章 疏影残足血染襟

第三十八章 疏影残足血染襟

火把映照下，猫儿望向远方，那连绵起伏的黑色山脉犹如一处处坟墓般高高隆起，不晓得葬送掉了谁家男子的高昂青春?

猫儿醒来时，已经是过了一个昼夜。身体如同被碾过般难受，就仿佛是支离破碎的娃娃，有着无法缝补的伤痛。

猫儿攥紧毫无力气的拳头，睁着弥漫了痛楚的琥珀色大眼，望着床前的两个男人，用干涸沙哑的嗓子，强挤出两个字："不疼。"

花耗的眼眶突然湿润了。这就是他受花家二老托付要照顾一生的小人儿，这就是他承诺要用性命保护的猫儿，而他却让她搅入这场旋涡中，为了所谓的国仇家恨被敌军割断了一条脚筋！

花耗伸出常年握刀的粗糙大手，瑟缩地摸上猫儿的小手，攥进手掌，微微颤抖。花耗无法发出声音来安抚猫儿的痛楚，怕一出口，就是哽咽之音，痛哭哀号。

猫儿伸出小手，抚上花耗的眉眼，轻声道："耗子，我饿了。"

花耗抿唇，努力点头，霍然站起身，深深吸一口气，将眼中的潮气隐去，大步走出屋子。

屋子里，只剩下猫儿和银钩，静静地，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猫儿不敢看银钩，一想到银钩在身边，就觉得心慌。

银钩的视线却一直落在猫儿身上，仿佛要烙出印记般深刻入骨。

猫儿的小手动了动，唇亦颤了颤，终究缺少了一份先开口的勇气。

银钩见猫儿如此，却是轻笑一声，踱步靠近，半眯着含了不明情愫的桃花眼，轻佻嘲弄道："怎么？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敢独自上战场的猫爷，如今还不敢看我这么个小人物？"

猫儿听出了银钩话中的犀利，也知道银钩笑得极是讽刺，然而，她却是如此被动，就像做错事的孩子，根本就不敢看银钩。

银钩见猫儿仍旧不看自己，发丝瞬间乍起，人亦扑到猫儿身前，将猫儿困在床铺与自己的胸膛间，眼含毒刺般盯着猫儿，大声质问道：“这就是你一声不响离开我的原因？这就是你口口声声应了我后的背弃？这就是你为了他所葬送的脚筋？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银钩红了眼眶，声音渐渐低迷下去，犹如自言自语般嘲弄道，“别以为你不说，我就不晓得，你为什么执意上战场，为什么要守住关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待我……”

猫儿慌乱地抬起手，想要抓住似哭似笑的银钩，银钩却是一手打开猫儿的手臂！彼此手腕相擦，“无独有偶醉玲珑”发出短促的悲鸣。银钩若受伤的野兽般不让猫儿亲近，失声大吼：“别碰我！”

猫儿一震，只觉得手臂犹如粉碎般疼痛，竟比被割了脚筋还难以忍受。

银钩脚步苍凉地站起身，独留给猫儿半个癫狂的侧面，仰头大笑道：“好，好得很。曲陌我已派人去通知，他会来为你接筋，到时你且随他去吧。既然你认为守住关口就不用联姻，那我去为你夺回，报你曾经的救护之恩！以后你也无需再来找我，你我之间形同陌路，若是擦肩，只当不识。”

银钩的声音仍旧在屋子里回荡，身影却已若孤魂般绝然飘出。

猫儿睁着眼睛，如失去魂魄般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忘记了痛，忘记了呼吸，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一切的初衷。

曲陌来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而触入他眼中的，却是猫儿了无生气的苍白，仿佛是一张单薄的纸，稍微大些的呼吸声，便会捅漏这表面上的平静，变成残骸。

猫儿并没有因为曲陌的到来而欢喜，她仿佛沉寂在自己的梦魇中，两眼空洞地望着棚顶，不知道都想了什么，却是沙哑着嗓子，问：“曲陌，你不回府了吗？”

曲陌的心痛了，就仿佛被钢针狠狠地刺穿！他轻轻抚摸着猫儿被掴出五指印的脸蛋，沿着磕破的额头划到已经干涸的伤口处。猫儿的

身子微颤，曲陌突然用力压下，痛得猫儿倒吸了一口冷气。曲陌瞬间紧紧抱住猫儿，嘶哑低吼道：“痛吗？！”

猫儿在痛中恢复了三分生机，瑟缩着被曲陌抱紧的身子，倔犟得不肯说痛。

曲陌缓缓闭上眼睛，将自己的头颅贴在猫儿头上，喃喃地问：“痛吗？痛吗？痛吗……”

猫儿终是点点头，沙哑应道：“痛。”

曲陌张开深不见底的眸子，勾起半边唇角，轻抚着猫儿的脸颊，轻柔地说：“知道痛就好，那就记得了，每次痛苦下的疤痕都是耻辱的印记，不能再痛，不可再犯。若要抚平这耻辱的印记，必然将痛源除去，方可自我。”

猫儿明白曲陌的意思，抬头道：“银钩砍了叶大将军的一截小臂。”

曲陌若摩擦着猫儿的背脊，眸含阴戾，语调冰冷：“只是小臂，这痛又怎么能抵过？”

猫儿抬手抚上曲陌的眉眼，喃喃地说：“曲陌，我看不懂你。”

曲陌含笑低头，心疼地望着猫儿：“怎么会不懂呢？这心，却是被抓牢了，身子亦许诺相随，呈现的，何止是整个人？”

极其需要温暖的猫儿伸手环抱住曲陌的腰肢，将头埋在胸膛，呼吸着曲陌给予的气息，有种想哭的冲动。不知是为曲陌，还是自己，或者，根本就是为了银钩。

曲陌轻拍着猫儿，犹如慰藉受伤的小动物般轻柔。手指转动间，将一缕迷雾放出，使怀中的猫儿渐渐失去意识，犹如酣睡般昏迷过去。

曲陌直起身子，掀开猫儿覆盖在小腿上的薄被，看见那被仔细处理过的伤口在白布上染出刺目的血痕。曲陌缓缓收紧手指，眼睛在忽明忽暗间涌出暗红色的血光，从唇缝中挤出两个极重的字：“叶！豪！”

当眼中的血色渐渐掩下，曲陌转身用水净手。

他在动手前，想到猫儿很是特殊的体质，貌似对药物以及点穴都有些本能地抗拒，于是又下了一份重药，但愿猫儿不要在接筋的中途醒来。

一切布置妥当后，曲陌伸出越发苍白冰凉的手指，捏起银针，在万籁俱寂中，钩住猫儿断裂的脚筋，用细腻的针法补救着猫儿的跛足。

曲陌所用线丝为极北之地的“古弦藤”，最易与身体融合，但却非常容易断裂。即使在采集时亦只能等其自然脱落，然后用绝佳的轻功接住。若是“古弦藤”掉在了地上，沾了土，便是无用之物。

所幸，曲陌素来喜欢钻研医理，总会带些珍贵之物在身边，若真要赶到极北之地才能取得“古弦藤”，怕是已经来不及。再者，即便此刻能将猫儿的断筋接好，亦需要长期辅助针灸按摩，才能使猫儿正常行走。因此，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曲陌的额上布满汗水，滴答落在猫儿的小腿上，轻轻晕染开微妙的涟漪。猫儿的睫毛颤了颤，曲陌一惊，生怕猫儿此时醒来，而自己又无法空出手来重新施药，若猫儿因痛挣扎，仅有的一根“古弦藤”断了，猫儿此脚便是废了。

来不及细想其他，曲陌屏住呼吸，手法极快地穿梭缝补着，一边担心猫儿，一边努力控制好“古弦藤”的张力。若拉紧了，会断；若松了，怕是不够用的。

感觉猫儿的腿微动了一下，曲陌连头都不敢抬地继续游走着银针，待最后一针缝好后，曲陌若虚脱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才抬眼去看猫儿。

但见猫儿正睁着清透大眼望向曲陌，咧嘴虚弱地笑道：“痛了，但能忍住。”

曲陌染血的手指抚上猫儿的脸蛋，吻住猫儿咬出血痕的唇瓣，细细地摩擦着，不色情，却缠绵悱恻。唇齿相依间，曲陌微哑着嗓子，

呢喃地问："还痛吗？"

猫儿望向曲陌那荡漾了柔情的潋滟眸子，从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影，却感受不到曾经炽热狂乱的心跳。想到绝然离去的银钩，猫儿攥紧了拳头。

曲陌见猫儿如临大敌的样子，生怕她把刚缝好的脚筋挣开，这才收了亲昵的心思，站起身，去洗净了手指，对门外道："战衣将军，可以进来了。"

门外的花耗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听曲陌说可以进来，当即端着香气四溢的粥走进，急声问道："猫儿，如何了？"

猫儿困难地咧嘴一笑："没事儿了。"

花耗高兴地想要抱住猫儿，却又怕弄痛她的伤口，只得端起饭碗，激动道："好，没事儿了就好，先喝点粥吧。"

猫儿虽然觉得腹中饥饿，但喉咙着实堵得慌，根本没有想吃饭的胃口。可又见花耗眼波烁烁地望着自己，只能乖巧地张口。

曲陌瞧着花耗尽量放柔的动作，本欲代之的心思放下，取来旁边放置的古琴，信手拨弄起来。那悠扬的调子若微风徐来，荡漾着倒影中的柔情，系着乱世的儿女情长，在一丝不察的叹息中，若彩蝶轻舞起时光点点，轻吟这动荡不安下的飞歌流年。

猫儿的脚筋虽然被接好了，却动弹不得，每日皆需曲陌施以针灸，配合药理一同养着，只盼能恢复如常。

他们现在住在七远城，离关口不远的距离，正是霍国下一步准备攻打的城镇。

花耗领命死守此城，曲陌待猫儿伤口渐愈合时，便将猫儿抱到铺垫得极其柔软舒适的马车里，准备回皇城。

猫儿的眼睛望向花耗，手指紧紧扣在车框上，不肯离开，却也不想给花耗增添麻烦，毕竟，她现在是个无用之人。

花耗爽朗一笑，伸手拍了拍猫儿的脑袋："跟他回去吧，这兵荒马乱的，我可没有时间照顾你。"

猫儿喉咙发紧，唤了声：“耗子……”

花耗转开身，摆摆大手：“我还有事，不送了。”

车帘放下时，猫儿忙又掀开帘子，大声喝道：“耗子，我要你活着！”

花耗离开的身子微顿，继而大步走开。在拐角处，花耗停下脚步，握紧了拳头，紧闭着双目，在心里不停地嘶吼着：若是你等我，即便是双腿残废了，亦会爬回去见你！

猫儿望着花耗疾步走开的背影，只觉得马车颠簸得厉害，竟将伤口都颠痛了。

曲陌将猫儿抱入怀里，轻声哄着猫儿入睡。

猫儿的小手紧紧抓住曲陌的衣襟，紧抿着唇，在纠结中闭上了眼睛。突然，在马车的一个颠簸中，猫儿听见了战鼓雷雷声！

她瞬间睁开眼睛，一把掀开帘子，噌地蹿了出去，因脚脖不吃力，直接扑倒摔在了地上。在一片尘埃四起中，狼狈地仰望着不远处的金戈铁甲。

在那充斥了肃杀之气的金戈铁马中，猫儿赫然看见那个说与自己永诀的人，看见那身银色盔甲在晨曦中泛着清冷而绝情的光束，刺伤了人的眼，刺痛了人的心。

猫儿趴在地上，仰头看着愈发看不清的银钩。耳边，只有隆隆的战鼓声，以及踢踏着的马蹄声。

银钩手持战刀向猫儿看来，却又如同扫视风景般毫不留恋地转开目光，眺望向远方关口，在悠然的姿态中为最初的誓言而战！

猫儿觉得今天的风沙有些大，大得迷了她的眼，让她越发看不清银钩，越发看不懂自己，却仍旧固执地睁大了眼睛，如此仰望着。她多希望有个人可以告诉她，什么才是正确？什么才是感情？什么才是永远？

曲陌从马车上下来，将猫儿抱入怀里，望向对面的银钩，说：“没想到，银公子也上了战场。”

银钩战刀一扫，并不看猫儿，而是直接对着曲陌笑道：“只有经历过金戈铁马的厮杀，才能更享温柔窝的缠绵悱恻。曲公子，你不来感受一番？”

曲陌淡淡一笑：“已有柔玉在怀，自当珍惜。”

曲陌将猫儿抱入马车，猫儿的手却是紧紧抓在了车框上，将那手指扣得青白。仿佛过了漫长的冬至，又好似在刹那间划过冷秋，猫儿终是在曲陌的轻抚中松了手。

马车在战鼓声中起程，颠碎了猫儿曾经抓过的车框，在车轱辘的辗转中，坠落一地的尘埃。

银钩望着那远走的马车，苦涩自嘲地一笑，仿若极度盛开的花朵般，却在下一刻凋落落败。他发狠地大喝一声驾，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为了他的誓言而战！

马车颠簸中，猫儿一直闭着眼，脚跛与心口的痛使她惨白了一张小脸，攥紧了袖口的衣衫。

曲陌望向猫儿自我封闭的样子，亦缓缓闭上眼睛，试图将内心的酸楚平息。他感觉到猫儿的异动，知道猫儿不想离开七远城，却无法让自己去深究，她到底是不想离开那个城镇？还是不想离开那个人？

天色将晚，直到投宿时，猫儿被曲陌抱下马车，安置到打扫干净的上等房里。

二人无声地吃完饭，曲陌为猫儿重新施了针，又为猫儿盖好被子，这才悄悄退了出去。

猫儿望着曲陌那单薄的背影，伸出了手，动了动唇，却仍旧不知道应该如何挽留，就如同她不知道要如何对银钩说别去战场一样。

为了就近照顾猫儿，曲陌选了个彼此相通的屋子，两个人之间仅隔了一扇虚掩的木门。

猫儿望着门缝那边忽明忽暗的烛火，一直无法入睡。最终还是用曲陌为自己准备好的拐杖支撑着身体下地，轻轻推开了通往曲陌屋子

的门，看见一团飘起的火种翻滚着落到自己脚下。猫儿忙用另一只灵活的脚去踩，疑惑地问：“曲陌，你又烧什么呢？”

曲陌反问：“怎过来了？可是哪里不舒服？”

猫儿移开脚步，低头去看，发现那信笺只剩下残缺的一角，将字烧得绝对干净。猫儿好奇的窥视心思被浇灭，撇撇嘴，有些无趣地抬起头，却是在眼神的一荡中，瞬间又低头去看！

当视线落在那信笺残留一角上的干涸血痕时，猫儿的瞳孔霍然一缩，顾不得脚痛地蹲下身子，将信笺拾起，拿捏在瑟瑟发抖的手指尖，竟犹如夹了片双刃刀般割破了身体，好痛！

猫儿缓缓抬起头，努力控制着颤抖的声调，又问了一遍：“曲陌，你烧了什么？”

曲陌轻扫一眼猫儿手中的残留信笺，古井般深沉的眸子泛起涟漪……

猫儿弃了拐杖，拖拉着自己的左脚，一步步靠近。每一步，都仿佛迈在刀口上，踩伤了自己的脚，踏痛了曲陌的心，却是两人无法不去面对的锋利！

猫儿将那信笺送至曲陌眼前，睁着圆滚滚的眼睛，语调仿佛游走在刀锋般小心翼翼：“曲陌，这上面的红色，你看见了吗？那是我的血，由额头流出，被手指不小心捏上去的。”

曲陌的眼底划过一丝慌乱，在顷刻间被痛苦淹没，抬起越发苍白的手指，想要抚上猫儿的额头。

猫儿却是往后一躲，错开曲陌的触碰，紧紧盯住那摇曳的蜡烛，仿佛要看出个窟窿般用力。她哑声道：“曲陌，我认识字的，真的，从和娘娘一起离开皇城后，我就努力学字，想在你看出书时帮着整理一下书卷，而不是将一切弄得很糟很乱。

“我知道你要娶公主，是为联姻，为了霍国不敢侵犯，却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勾结霍国攻打离国。我……我不知道，但这不重要，真的不

重要。离国、霍国、娆国，它们谁打谁都不重要，我只要陪在你身边就好。

“第一次嫁给银钩时，我是带着刀去的，没有期望，没有向往，只想着一刀砍死新郎，然后掠了你一同回绿林山。

“可是，我却想让你掀开我的红盖头，不是公主，不为联姻。

“第一次上战场，为的是耗子。我不要他死，为的是兄弟情意。

“而我重返战场时，却是想用性命守住关口，守住我对你的感情，守住我将是你唯一妻子的誓言。

“曲陌，你说：‘若非认真，何处是心乡？’

“你可知，在花蒲村山下你救了所剩无几的全村人性命时，你便已经是我的心乡？

“只是，我追你追得很无力，唯有努力奔跑，却在靠近你时，只是触碰到衣衫一角，留下脏兮兮的手指印。那，才是属于我的痕迹。与你，终是如此不匹配。”

猫儿将眼睛盯在蜡烛上，紧紧地，生怕有一丝松动就会泪若泉涌。然而，令她讨厌的咸咸味道还是滑进了她的口中。

猫儿伸出手指，沾了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满的泪水，恍惚道：“爹和娘去世时，我哭过，便讨厌这咸咸的味道。”回头对曲陌恍惚一笑，“所以，不想再哭了。”

话音未落，猫儿已由窗户跃出，在闷哼一声落地后，沙哑着嗓子唤来“肥臀”，飞身上马，绝尘而去……

曲陌站在窗口，望着猫儿不再回头的背影，整个人若雕塑般伫立到天明，在晨曦的斑斓中，风干了眼中隐现的泪痕……

猫儿连夜奔赴七远城，沿着行军路线策马狂奔追去关口，为的是怕银钩花耗中计。

若曲陌与叶豪有联系，那军中部署必然已经被敌人洞悉全部，此去争夺关口，必然有去无回！

待猫儿赶到关口时，天已大亮，只见那城头又插回了离国旗帜，这一夜纠结的心思算是放下半分。她急忙策马扬鞭入城，却寻不到银钩和花耗的身影。

在战后的杂乱中，猫儿弯腰揪住一士兵，急声问："战衣将军和银钩呢？"

士兵抹了把脸上的血痕，看清了猫儿，这才粗声道："战衣将军受伤了，在帐篷里。银公子走了。"

猫儿一惊，忙问："往哪边走的？"

士兵抬手一指，却又尴尬地收回，傻笑一声："不知道。"

猫儿大喝一声，策马离开，直冲入主将营帐去找花耗。

花耗身中数刀，赤裸着身体趴在软垫上，军医正为其处理伤口，猫儿突然策马进来，就这么与花耗撞了个尴尬正脸。

花耗在惊喜中赫然红了脸，忙动手去拉被子，却扯动了伤口，痛得闷哼一声，直吸冷气。

猫儿单腿跳下马，训斥道："别动！"

花耗的手僵硬在半空，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猫儿单腿蹦到花耗身边，红着脸奚落道："有什么好躲的？小时候还一起光着屁股在河里摸过虾呢。"

军医忍笑憋红了脸。

花耗已经无脸见人，将头深埋在褥子中。

猫儿取过军医手中的金疮药，也像模像样地为花耗上了药，还配合着军医将花耗缠成了蚕蛹状。

当一切处理妥当后，军医悄然退出了帐篷，猫儿坐在床沿上望着花耗那渗着血痕的绷带发呆。花耗回头看向她时，她忙收起纷乱的情绪，咧嘴一笑，打趣道："耗子，你怎么没问问，为什么那些王八羔子专挑你后背砍？对，屁股上还砍了两刀咧，真狠啊。"

花耗身子一僵，不知是气是笑。

眼见白绷带上又晕染出新鲜血液，猫儿忙摆手道：“我不逗你了，不逗了，你……你停住！”

花耗再次转头，深吸气道：“猫儿，往前坐，我看着你费劲儿。”

猫儿应了一声，用一条腿支撑着身子，挪到了床板前，与花耗正脸看着彼此。

花耗伸出粗糙的大手，擦掉猫儿脸蛋上的黑灰，问：“怎么又回来了？”

猫儿眯眼一笑：“这不是不放心你吗，没我照应，你看你都被砍成烂耗子了。”

花耗收了手，闷声笑着，语含宠溺地责备道：“你啊，就知道乱窜！”

猫儿肚子咕噜一声叫，自己用小手揉揉，冲门外大喊：“侍卫，煮一锅米粥来！”

门外侍卫得令，下去准备吃食。

屋子里，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

半晌，猫儿和花耗几乎是同时开口唤着对方的名字，想要打破这种尴尬。声音一出口，两人相视一笑间，感觉甚是温馨。

猫儿打发“肥臀”出去啃草，自己就窝在花耗床前喝着侍卫端上来的米粥。

花耗肚子也叫得欢实，仰头道：“猫儿，也给我盛一碗。”

猫儿眼也不抬地继续吸着香喷喷的热粥：“等会儿我喂你。”

花耗突然闹起了孩子气，开口道：“现在喂。”

猫儿瞪花耗一眼：“现在粥烫，你等会儿吃。”

花耗盯着猫儿：“你吃就不烫？给我一口，真饿了，一天一夜没吃东西。”

猫儿呵呵一乐，倒也不含糊，用勺子捣了一口粥塞进花耗口中。

就这样，你一勺我一口，两个人整整消灭掉一大锅的稀粥，直到吃得都没法动了，才放下了碗。

猫儿蜷在花耗的身边，像小时候一样和花耗并肩躺着，喃喃地说道：“耗子，我想回家，想去看看爹娘，想咱家那片星星，想河里的小虾，想树上红透的果子。”

花耗趴在床上，望着眼前的帐篷边缘，柔声道：“我也想回去祭拜一下父母。还记得我们一起种下的包子吗？那时候，你说，现在种下包子，等明年秋天就能结出很多很多的包子。我信了，忍了肚子的饿，将午饭给你去种包子。”

猫儿咯咯咯笑了起来，翻转过身，与花耗一同趴着，压着侧脸望着花耗，笑道：“耗子，告诉你个秘密，我……”

花耗却阻拦道：“别说，那个秘密我知道，我曾经担心包子长得不好，去挖过。”

猫儿望着花耗，喃喃低语：“耗子，你还真傻。”

花耗眼光一柔，笑着承认道：“是啊，真傻。”

猫儿咧嘴笑着，和花耗说着儿时的游戏，不再提那个包子，不说那儿两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花耗将夺回关口后找到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还给猫儿。猫儿得了自己的武器，开心得如同孩子般雀跃。将大菜刀凑到嘴边呵了呵气，仍旧瓦亮。猫儿心里不免感慨，幸好那叶大将军没先命人挑了自己的手筋，不然这好东西，就用不上了。

花耗问了这宝刀的由来，猫儿讲了自己被癫婆娘收留的经过，只是关于脖子上的“梵间”却是万万不能讲的，这不关乎信不信任花耗，而是这东西存在的本身就是不安全因素。

讲着讲着，花耗渐渐困乏入睡，猫儿悄声下了地，拖动着左脚走出帐篷。

她站在城头，手指抚摸着残破的城墙，想着刚才一路行来时听见众将士纷纷议论着银钩力战叶大将军的事迹。如此勇猛，那般凶狠，硬是将人活活砍成了二十段！猫儿心中微微抽痛，为银钩，为自己。

火把映照下，猫儿望向远方，那连绵起伏的黑色山脉犹如一处处坟墓般高高隆起，不晓得葬送掉了谁家男子的高昂青春?

在这掠夺魂魄的刀光剑影中，巩固着的是皇家地位，涂炭着的却是他人血液中的悲凉。

猫儿闭上眼，感受耳边席卷而过的风，嗅着鼻息里充斥的血腥，听着远处传来的狼啸，其中似乎还夹杂了无数亡魂的哀鸣。她仿佛能想象到这场颠覆之战的血腥，似乎能看见银钩浴血拼杀的身影。不禁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恍惚中，似乎看见银钩挥剑转身，血染红唇，在银色战刀中将叶大将军大肆斩杀！却又在胜利来临后弃兵刃离开，毫不留恋。那背影是难以描绘的距离，犹如看不见的鸿沟，声声划开了彼此的牵连。若是擦肩，只当不识……

猫儿跳坐到残缺的城墙壁上，仰望着满天北斗，开始羡慕那闪动的星子，在阴雨过后，总要露出璀璨笑颜。自己，也可以吧? 一定，可以的！

第三十九章 策马山中救风尘

第三十九章 策马山中救风尘

周围白色浮云散漫，左右方寸之地皆是深不见底的断崖，整个人仿佛置身在高耸的云端，犹如展翅欲飞的鸿鹄，鸟瞰众生的平庸，独领这一分翩然的不世风骚。

猫儿在城头上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冷风袭来打了个冷战，这才抱了抱自己的胳膊，单腿跳下墙头，拖拉着左脚悄然无声地回帐篷。却在临近帐篷时，突然看见花耗的两名侍卫倒下，某个黑色人影一晃进了帐篷！当即顾不得脚痛，撒腿奔了进去，在看到那黑影举刀的一刻，一拳头狠狠捶下！

那黑影连闷哼都不曾发出就扑通倒地了，猫儿转身点了油灯，回身与花耗的眼神相撞，二人一同看向地上的黑衣人。

猫儿上前将黑衣人翻扯过来，却是吃惊一愣，此人竟是……何副将！

猫儿疑惑道："何副将不是战死了吗？"

花耗皱眉："原来奸细是他。"

猫儿不语，却是明白，放火烧了粮食的人一定是何副将，但……真正想放豺狼入国的人，却是……曲陌。只是这话，她万万不会对任何人说，即便烂到肚子里，也不说。

花耗分析道："原本以为成大将军与何副将全部战死边关，却不想何副将竟然叛变！成大将军此战败北，也许就是这人动了手脚。今日他潜来，定是受敌军指使，想借他熟悉军中部署的优势来将我刺杀，乱了军心，反扑啃食！真是可恶！"

猫儿坐在床沿上，半晌，才问道："耗子，为什么要打仗呢？"

花耗微愣，答道："保家卫国。"

猫儿望着地上的何副将："难道我们杀的不是他人的手足兄弟？难道他们为的不是自家国主？若是统一了，也没有什么不好。"

花耗却道："但凡有我在的一天，定然不会让悍匪踏入离国半步！"

猫儿恍惚一笑："耗子，你比我还固执呢。我不喜欢这里，我要离开了。"

花耗一把抓住猫儿越发冰凉的小手，急切地问："去哪里？"

猫儿望着花耗的大手，轻声的说："不知道，但我不喜欢战争，也讨厌为了这个关口打来打去。就仿佛一群恶狼踩着彼此的尸体，只为争抢一块肉，不值得。"

花耗震惊于猫儿的比喻，一时间哑然无语。

猫儿抽回了手指，望着帐篷外面渐渐放亮的天空，迎着初升的朝阳站起，明媚地笑道："耗子，我要走了。"

花耗忙伸手去拉猫儿，却扯痛了背后的伤口，痛得闷哼一声，急声问："不回曲陌那里？"

猫儿眼中划过两抹厚重的雨云，又在眨眼间回复清明，吸了吸鼻子，状似洒脱道："不回了，曲陌要娶公主，你不是知道的吗？我没有什么礼物好送，只能躲着呗。"

花耗又问："也……不去找银钩？"

猫儿眼底含了抹凄凉："不去，我没脸见他。"

花耗心疼这样伪装坚强的猫儿，一手抓住猫儿的手腕，冲动地说道："那我与你一同离开！"

猫儿一愣，却问："那娆汐儿呢？"

花耗的手指变得僵硬，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一触即裂。

猫儿拍了拍花耗的手背，犹如多年的老友般笑着安慰他。

这一刻，花耗竟然觉得猫儿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曾经只喜欢占山为王的猫爷，更像是展翅欲飞的彩蝶，不知将翩然出怎样的惊世美丽。

然而下一秒，猫儿却冲着屋外的青山大吼："我要去占山为王！"

花耗的唇角有些抽搐，看来，刚才是他眼拙了。这人的身体不好，抵抗力就是下降，直接导致眼神儿也不好起来。不过，只要猫儿开心就好。

猫儿吼完，气势磅礴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一脸认真道："耗子，相信我，我一定能成为一代抢劫大王！但凡是山头，就将布满画了猫头的旗帜，哈哈……哈哈哈哈……"猫儿大笑着离开，除了那仍旧无法用力的跛脚破坏了她此刻的形象外，还真让人觉得是豪情万丈的鸿鹄誓言。

花耗在猫儿刚要迈出门时唤道："猫儿，若累了，就来看我。我……"

猫儿脚步微顿，洒脱地摆了摆手，继续向外走出。她不能回头，不能让花耗看见自己茫然的眼，不能让花耗担心自己毫无方向的未来。

然而，就在猫儿刚跨出门口时，忽听花耗一声惊呼传来："猫儿！"

猫儿感觉到一人突然由后背向自己扑来，汗毛瞬间一立，转身一刀劈下！将欲刺杀自己的何副将砍成了两半，确定这回是彻底死透了。

花耗在何副将偷袭猫儿的瞬间下了床，他的战刀举起还没来得及落下，诈死的何副将已是身首异处。

猫儿感慨道："到底是狡诈的人，竟还玩假死诈尸？"

说话间，天上砰的一响，猫儿指着何副将临死前脱手而出的信号炮竹，转头对花耗说："看来，我暂时走不成了。"

花耗身上的鲜血大片染开，硬挺着铁汉风骨，坚持道："不，你现在就走！"

猫儿嘻哈一笑，指着花耗大笑道："耗子，你可是什么都没穿呢，难道就想包裹着一身白布条子上战场？"

花耗大窘，忙转过身。

猫儿上前搀扶，将花耗小心地安置到床铺上，这才又唤了军医，再次为花耗换药止血。闻讯赶来的将领们亦关切地进了帐篷，为刚才看到的信号弹有些惶恐不安。

猫儿的小脸沐浴在射进帐篷的阳光中，有一种不真实的美丽。她打了个哈欠，用花耗的刀鞘支撑起身子，对花耗道："耗子，你知道我一向认真，所以，你趴着别动，将一切交给我。若我回来，看见你的伤口恶化，我决计一辈子不再理你！"

花耗沙哑怒吼着："猫儿，这回你若胡来，我定也不再理你！"

猫儿啧啧道："怎么还跟孩子似的闹别扭？"

花耗瞪着虎目："你且看看，我是不是闹别扭！军中男人钢铁身，受点伤无所谓，且还有其他将领在，容不得你在这里胡闹！"

猫儿也动了气，大喝道："不闹就不闹！也不晓得那个何副将为什么放信号弹，没准儿就是想死前看看烟火呢。我不管，你爱怎样随你，我走还不成吗？"说话间，愤怒地砸下一拳，直接捶在花耗后颈上，使他瞬间昏了过去。

猫儿狡诈一笑，对看傻眼的军医和各位将领正色道："三军戒备，全城戒严！霍国受了重创不会马上调兵来战，但却要防着敌军偷袭，若是他们暗杀了你们的主将，这仗就不用打了！何副将叛变，那身首异处的两截就是真实榜样。你们且记得，若有人叛变，打起花耗的主意，我就赠送他分尸四截！"

众将领深晓得猫儿说一不二的性格，也知道她那把大菜刀的厉害，齐齐抱拳道："听候猫爷差遣！"

猫儿吹了声口哨，"肥臀"扭着大屁股进了帐篷，将这个原本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更加狭窄拥挤。猫儿飞身上马，对众将领吩咐道："半个月内，你们轮流看守在花耗帐篷前，若他有一分差池，我砍了你们脑袋！"转而对军医说，"这期间不许花耗醒来，用最好的药给他养伤，直到伤口结痂掉落后，才可让他清醒，你可记得了？"

军医被猫儿那即清冷又锋利的目光骇到，忙点头：“是，是，卑职记得了。”

猫儿拍了拍“肥臀”的屁股，在出帐篷的前一刻，说：“等耗子醒来，就告诉他，敌军并没有来犯，猫儿……去当游侠了，会来看他。”

猫儿策马离开，留下一干男人的感慨，好个重情重义的猫爷！

猫儿带领着一部分战衣骑策马奔出关口，在远入深山时回头去看，只觉得关口城墙犹如驼背的老妇人，拖动着稀疏的骨架，强撑着貌似年轻的外貌，却失去了生命异彩。

猫儿轻叹一声，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她，亦如此。

只是，这次，她变得很矛盾。

她在战乱中流连，仿佛明白了曲陌想要天下大合的心愿，明白了区区生命在曲陌眼中为何留不下痕迹。那是因为他俯视着整片浩海，又怎么会将视线落在一隅？去研究那些蝼蚁般的琐碎？

她渐渐懂得了曲陌，却越发感觉到了一种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她不明白曲陌为什么要引霍军入离国境内，想到很多的版本，甚至怀疑过曲陌就是霍国太子，只是很多假设都无法成立，曲陌仍旧是曲陌。猫儿发觉自己从来不曾仔细了解过曲陌的生活，一如她不懂银钩。很失败是不是？猫儿自嘲地笑了。

曲陌和银钩，就好像是两团迷雾，让深陷其中的猫儿仿佛触手可得，却又抓不住。她总觉得自己在迷雾之中，迷雾在自己左右，然而，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却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存在感，只能在虚无的缥缈中越走越远，直到……将自己丢失……

猫儿不晓得花耗的坚决会如何阻碍曲陌的天下大合，却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执的一面。就如同她曾经对曲陌的感情，无论转了怎样的弯，都忘不掉，丢不了，紧紧缠绕着她，至死方休。然而，她没有死，曲陌没有死，这感情却在不受控制中裂变了。

猫儿坚决不相信曲陌会让叶大将军挑了自己的脚筋，但成大将军却是因为曲陌的布局而战死沙场，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为了国家的

荣誉，奠了他的皑皑白骨！

万般纠结中，猫儿听着林中鸟鸣，终是仰头一笑，不再去想那些纷扰，只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再兑水吧。

猫儿带领着战衣骑隐身在丛林里，直到天色将晚，整个深山被呼呼冷啸的风声霸占，敌军终于出现。他们一身身黑色劲装，捆绑着马蹄悄悄由霍国方向而来，为的是突袭受伤的战衣将军。

猫儿坐在“肥臀”背上，轻轻勾起唇角，悄悄策马跟在那一小批突袭高手的身后。一袭黑衣将她隐身在黑暗中，以稳打不乱的手法，赫然砍了一人脖子，又连续袭击三人，然后策马狂奔而去。

本欲偷袭的敌军突然遭遇偷袭，当即慌乱起来。可当他们掉转马头反攻时，身后隐藏的战衣骑立刻反扑而上，将这群偷袭高手夹在缝隙中，大肆捕杀。

霍军知道中计，只得奋起反抗，杀出一条血路，向远处逃命去也。

猫儿喝令战衣骑停止追击，为的是让这些偷袭者报信给霍军知晓，离军已然洞悉他们的一切行动，警告他们不可再轻举妄动。

当这场捕杀在夜色中踏散了无数亡灵时，猫儿与战衣骑分开，不再回头地离去。她能为花耗争取的，只是这短暂的十余天，至于未来，还要每个人自己去走。

策马狂奔中，猫儿畅快地放飞着压抑的心绪，虽然没有方向，但若能这么一直奔跑下去也是不错的选择。

以往，猫儿还可以去找娘娘；如今，娘娘寻到失而复得的女儿，那身边便不再有自己的位置。多年来相处的感情，竟是比不过骨肉至亲。猫儿不怨娘娘，也想为娘娘高兴，但她却克制不住自己的心酸，一种类似嫉妒的情绪发酵间，让猫儿只得远远躲开。

猫儿奔驰在山间，听着远方的狼嚎，亦张开喉咙，学着狼嚎嗷嗷叫着。那怪调的狼嚎却是把“肥臀”吓到，竟是马腿一颤，差点儿扑到地上。

猫儿哈哈大笑着，亲昵地拍着“肥臀”的颈项，感触颇深地说：“幸好，还有你。”

“肥臀”仿佛通人气般扬了扬脑袋，跺了跺蹄子，那骄傲的样子就别提有多扬扬自得了，若是有羽毛，定是要玩个孔雀开屏的。

猫儿趴在“肥臀”背上，轻声道：“‘肥臀’，你尽管骄傲，我们就这么跑着，到哪里是哪里。”

“肥臀”晃晃脑袋，打着喷嚏。

猫儿想了想，又说道：“既然你不想漫无目地地走，那我们就去霍国吧。我与娆沥有赌约，定要抢了凤冠回来才成。娆国圣上和皇后都待我不错，我不能抢他们东西；离国没有皇后，我怕寻不到宝贝；那就霍国吧，生人，下手精准。”

想好了去处，猫儿精神一震，策马扬鞭冲了出去，看那架势，更像是要做戴红花的英雄，哪里知道这却是一打劫上瘾的女娃?

然而，即使猫儿并非路痴，大黑天也绕不明白这连绵起伏的山峦，转来转去，算是彻底把自己给转丢了。不是云深不知处，而是山多不知路。

在这片连绵不绝的山脉中，猫儿连行数日，饿了打鸟吃，渴了喝泉水，就是找不到准确的出路。

终于一日，日上三竿时，猫儿看到两个身着怪异服饰的老人。

其中一人身穿精短花布衫，裤子明显短了许多，露出黑色鞋子和红色布袜。一头黑发，偏偏梳理成两个球球，有点儿装幼年童子的恐怖感。半张脸，全部被粗重的胡须布满，黑压压一片垂到胸口处。脸上更是犹如搞笑的小丑般顶着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嘴唇偏厚泛紫，脑门中间还画了一个绿色葫芦。

另一个身穿极大的黑色衣袍，由头一直罩到脚底，仿佛进入一个大布袋里那般怪异。一头鹤发，编了两根少女似的辫子搭落在红彤彤的两颊。此人的胡子是白色的，分为三撇，又编成三条细小的辫子垂

下，那样子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然此人脑门中间，也画了一只葫芦，不过是红色的。

两人皆坐在非常隐蔽的树下闭目打坐小憩。

猫儿很久没有见到人迹，如今见了这二人，感到格外亲切，忙下了马，上前询问道："两问大叔，问个路。"

那两人皆没有应话，仍旧闭目打坐。

猫儿这下可算是找到了活人，当然不能就此罢手。于是又伸出手，分别推了推那二人的肩膀，唤道："大叔，你们说话啊，知道去霍国的方向不？"

那两人仍旧不语。

猫儿皱眉，心想这两人怎么如此没有礼貌。她心中一怒，一种一直残留在骨子里的霸王性格又噌噌上蹿，拔出身后泛青光的大菜刀，分别扯了扯那两人胡须，大声恐吓道："若再不说话，就把你们两个的胡子剃光！"

这下，那两人却是瞬间都张开了眼睛。

黑胡须说话跟蹦豆似的往外蹿："对！剃光他的胡须，我送你'仙踪粉'一包。"

白胡须却是将每个字都拉长了音："娃娃……剃光了他的胡须……我送你……'美人草'一株。"

黑胡须急瞪眼睛："剃他！我送你'九疯啃月丸'！"

白胡须慢悠悠地说："剃他……我送你……'独笑小小虫'。"

两个人就这么抬上了，几乎是倾尽所有，都在猫儿身上押宝。

猫儿蹲在两人中间，听着两人互相攻击对方，直说这武林中只能有一个"西葫老人"，怎么可以并列称为"西葫二老"？

猫儿头痛地被迫打断道："你们别掐了，我就问一句，知道去霍国是哪个方向不？"

"西葫二老"这回倒是齐心，纷纷将眼一闭，又不开口。

猫儿气极，刷的一刀将其中一人的黑胡须砍掉。

身穿大黑袍的白胡子瞬间睁开眼睛，慢了好几拍地大笑道：“哈……哈……哈……你没有胡子了……”

身穿花衣的黑胡子豁然睁眼，气得嘴角一阵抽搐，眼睛越瞪越大，最后一口血喷出，倒在地上了。

就在白胡子的怪笑中，猫儿又是刷的一刀，将那三条辫子似的白胡须砍落地上。

白胡子的视线寸寸下移，终是拉长了音嘶吼道：“杀——了——你！”然后，慢悠悠地吐出一口血，颤悠悠地倒地了。

猫儿上下手一哗啦，解下两人身上所有的瓶瓶罐罐，往自己腰间一捆，转身就走。

黑胡子大喝道：“敢剃我胡须，定千刀万剐你！东西还来！饶你死个痛快！”

白胡子继续拉调儿：“小贼……为何剃我胡须？还……取我宝贝？你……不要命了？”

猫儿转头一笑：“你们应了，说我剃了对方胡子就给我宝贝的。再者，我是抢劫，管你们高不高兴？瞧你们那点肚量，比鸡心眼还小。想我抢劫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被抢后就吐血的，你们也算是最丢人的老家伙了。”说完，飞身上马离开。不知为何，猫儿非常讨厌这两个人。

“西葫二老”倒在地上看着彼此，皆呕得跟针扎似的难受，?是一口鲜血喷出，直接给对方洗了老脸。两人皆暗自气恼，试想多少年没被人教训过了？那个小崽子懂得什么是高手对招气息相抵不？懂得什么叫做功发一处彼此受制不？今日，那小兔崽子不但抢了他们身上的所有宝贝，还气得他们走火入魔吐血两口！最不可饶恕的，就是削了他们多年来引以为傲的胡须，真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小兔崽子，再见面，一定让你死得无比凄惨！

扑……第三口怒火攻心的鲜血喷出。

猫儿在山里转悠不出去，肚子饿了，天一黑，索性将眼睛一闭，对“肥臀”无奈地说道：“你随便溜达吧，反正我是找不到路了，先睡会儿。”她闭上眼睛，如同渴求温暖的小娃娃般攥紧了“肥臀”的鬃毛，让“肥臀”随性地奔跑在山间。

在月洒轻柔中，猫儿抓紧鬃毛的手指渐渐松开，悄然睡去，待醒来时已是阳光璀璨。猫儿不知已经过了两天一夜，只当自己睡了一晚。她揉揉眼睛，待看清楚眼前的景象时，不由得放大了瞳孔！

但见周围白色浮云散漫，左右方寸之地皆是深不见底的断崖，整个人仿佛置身在高耸的云端，犹如展翅欲飞的鸿鹄，鸟瞰众生的平庸，独领这一分翩然的不世风骚。

开阔的视野令猫儿一直处于委靡低沉的心思豁然开朗，那原本堆积在胸口的郁闷更是急需发出，她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在胸口酝酿起所有的力气，于这片高处不胜寒中，大声吼出：“啊！”

随着猫儿的高亢大吼，层叠山峦中荡漾起无数个回音，犹如一曲荡气回肠的歌，极具气势。

隐约间，猫儿觉得自己的呐喊中似乎含了抹异样的声音，与自己堆积了情绪的号叫相比，那叫声中似乎包含了……惊恐?

猫儿满眼疑惑，拍了拍“肥臀”的颈项，问：“你听没听见异样的声音啊？”

“肥臀”自然不语，仿佛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般，直直望着远方重叠的山峦，独享那份高傲。

猫儿自嘲地摇头一笑，闲谈着：“‘肥臀’，你怎么带我来这里了？你是想家了？还是因为一直没有母马喜欢你而伤心了？呵呵……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跳崖呢。”

猫儿单腿跳下马背，拾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冲“肥臀”一笑：“你看着，这石头掉下去都需要半天的光景，你若跳下去，虽然死亡是最终的结局，但这个过程还是很恐慌的。而最后死亡的样子，也

一定是一块血饼，连骨头都要碎得一塌糊涂。”说话间，猫儿松了手，让那石头从自己的手指尖滚乱……

接着，一声如同杀猪般的惨叫声由断崖下面传来，在这片地界里无限回荡着。若是晚上听到，定要吓哆嗦了腿脚，即便是此刻，亦吓到了猫儿和“肥臀”。

猫儿本是胆子极大的，也不免被那突然的尖声号叫吓到，当即抱住“肥臀”的脖子，惊恐道：“完了，那石头里是有鬼魂的！”

此刻，那犹如催命符般的声音幽幽传来，仿佛是一只冰冷的死人手缓缓摸上人类温热的脖子，骇得人头皮发麻。那声音吸着咝咝的阴气，由悬崖边上传来：“鬼魂覆人体，来找你索命了……”

猫儿身体一僵，瞬间拔出明晃晃青亮亮的大菜刀，高喝一声，猛地就要劈下！

那鬼魂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喊道：“刀下留人！”

猫儿咦了一声，瞪眼去瞧，但见一颗脑袋由悬崖边上探了出来。

那是一头乱糟糟的发丝，因被头顶涌出的鲜血覆盖，所以显得异常恐怖。那人血肉模糊的双手紧紧攀附在崖边，仿佛生怕自己掉下去般用力。眼睛因有血液滴入而变得猩红，看起来十分诡异。此刻，那人正恶狠狠地盯着猫儿，虽然看不清隐藏在发丝下的相貌，却倍感狰狞。

猫儿攥紧大菜刀，凑了过去，却因不吃力的左脚踩在了细微的小圆石头上，整个人在呼啸间举刀劈了下去！

那人充斥了血腥的眸子霍然张大，以绝对惊恐的嘴脸望向猫儿。

当猫儿举着菜刀扑到那人肩膀上时，那人被迫松开了攀附到悬崖边上的手，直勾勾地向山崖下掉去。

幸好猫儿眼疾手快，用左手扯住了那人的手腕，将其拎在了手中。

那人惊恐地张大了眼，屏住呼吸地紧紧盯着猫儿，生怕她一个体力不支将自己扔了出去。

猫儿后腿使不上力，身子却是已经探出了大半，于是大声喊道：“‘肥臀’！拉我上去！”

“肥臀”得了命令，就用牙齿扯住猫儿的裤腿，使劲往后拖。

猫儿的双手天生神力，在“肥臀”这一啃之助下，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地将那人扯了上来。

那人一身褴褛，浑然看不清衣服的颜色，满身似有无数细微的划伤，整张脸被发丝遮挡，仅露出一双染血眸子，一边大口喘息着，一边恶狠狠地瞪向猫儿。

猫儿伸手将自己被“肥臀”扯露了两寸春光的裤子提上，这才收了刀，不忘自我表彰道：“今天幸好有我，不然换个人都无法将你扯上来。”

那人却是眼睛一瞪，怒气冲冲地嘶吼道：“要不是你，我早就爬上来了！即不用吓得差点掉落悬崖！ 也不用被石头砸中脑袋！还不用以为自己要被砍死！”

猫儿也不恼，却是弯眼一笑，问：“别人都是从上面往下跳，你怎么从下面往上爬啊？”

那人又狠狠地剜了猫儿一眼，攥拳道：“你是猪脑袋啊？若不是被人推下去，你当我愿意自己爬悬崖玩？”

猫儿打量着那脆生生的声音的主人，细细?扫了两眼，只觉得那人身形偏小，怕还是没长大的孩童，不禁有些疑惑地问：“谁迫害你做什么？图财还是贪色？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那人被猫儿气得胸口起伏，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双眼更是红得越发醒目，仿佛要爆炸般瞪着猫儿。

猫儿耸肩一笑，从地上坐起，跳上“肥臀”，就要往山下走。

那人望着猫儿洒脱的背影，只觉得怒火攻心，没想到猫儿竟然就把他扔这儿了？眼见猫儿要走远，那人忙从地上爬起，冲着猫儿大喊：“你站住！”

猫儿转过身，问：“有事儿？”

那人几步跑了过来，凶巴巴地冲着猫儿吼道：“你伤了我脑袋，就得为我治伤！”

猫儿觉得，这人叫嚣的样子与自己小时候倒有几分相似，但那无赖的行径却不是自己的一贯作风，当即回了句：“没银子。”

那人一听猫儿此言，只觉得这人就是无赖的鼻祖！忙伸出手，拦住唯一的狭窄去路，一副“你不带我走，就踏死我吧”的决然表情。

猫儿被那人的小样子逗笑，想想自己也是没有目的，就带着他一同走也没什么，于是将手一伸。

那人微愣，却是迟疑地将手伸出，借着猫儿的力道，跳上了“肥臀”的后背。猫儿策马飞驰中，那人忙抱住猫儿的小蛮腰，觉察出猫儿腰身纤细柔软，不似男子的刚硬粗犷。

第四十章 神秘岚琅因果劫

第四十章 神秘岚琅因果劫

口袋里虽然没了银两，但也不耽误猫儿大吃大喝，反正是绿林出身，这路上只要有人，她就饿不着，谁比她的事业还有优越性啊?

猫儿在那人的指点下终于出了山，随便寻了家客栈，也不晓得身在何处，就这么暂住了下来。

猫儿让小二找来大夫，为那人看看，又吩咐抬进热水，将那人洗干净。自己则是一副有钱大爷的模样，大剌剌地坐在旁边的屋子里，对着一桌子的饭菜风卷残云起来。这鸟肉野味再好吃，如果连续吃上数天都没有咸味儿，也会腻歪得想发狂。

旁边屋子传来稀里哗啦的水声和偶尔倒吸气的痛呼声，猫儿唇角一勾，继续吃自己的，香喷喷得很。

就在猫儿消耗掉一只鸡、一盘猪耳朵、一盘子酱牛肉、半盘子花生米和半坛子美酒后，房门被砰地踢开。一个身穿破烂布条的人儿，瞪着水汪汪的眼，皱着柔顺的眉毛，张开水嫩嫩的柔唇，披散着滴水的绸缎发丝，掐腰呼啸道：“你就不能慢点吃？也不怕噎死！”

猫儿没想到这满脸是血的人儿在洗干净后竟是个少见的人间绝色，因为惊讶，一块猪脚骨就这么卡在喉咙里，咳嗽了半天也没弄出来，索性提起剩下的半坛子酒水猛地灌下。无果后，又抓起一个馒头，用手压实成后，送入口中，强行咽下！这番折腾，总算将那猪脚骨弄下了喉咙。

猫儿此种行径看得那水灵灵的男娃都傻眼了。他不屑地哼了一声，咣地将门一关，绝对狂傲地坐到猫儿对面，动手抓过一只猪脚，又因手指间的伤口疼得闷哼一声，眉头微皱，随之发狠地用锋利小牙撕咬上猪脚，看样子，是饿坏了。

猫儿难得好心地关怀道：“你也慢点儿，别噎死。”

男娃使劲瞪了猫儿一眼，嘴里咬着猪脚，含糊道：“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咳咳……咳咳……”笨字还没等说出口，却是被呛到了。

猫儿递过喝剩下的酒坛子，男娃却是不领情地推开，硬是咳嗽得肺子差点炸了，才终于停了下来。然后又狠狠瞪着猫儿，就仿佛有仇般吃着桌子上的菜，直到将猫儿吃得所剩无几的菜底打扫干净，才动作优雅地收了手，点评道：“这菜，还真够难吃的。”

猫儿见那男娃有趣，便逗弄道：“是啊，喂猪都不吃这剩下的菜底呢。”

男娃极其聪慧，当即听出猫儿讽刺自己，又狠狠剜了猫儿一眼，这才装模作样地说道：“你不用嘲弄我，等我恢复身份后，第一个就把你关起来，好生拷打折磨一番。”

猫儿懒得理他，蹬掉鞋子往床上一躺：“成，你赶快去恢复身份吧，若是趁着我没离开之前恢复了，就派人来拷打折磨我吧，现在小爷我要睡觉，你滚出去！”

男娃被猫儿吼，一拳头砸在桌子上，痛得直吸冷气，怒声威胁道：“你给我等着！”

猫儿一枕头砸出，正中男娃脑袋上，痛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觉得那刚上好药的地方又开始血涌泛滥。

猫儿感觉到身后半天没有动静，这才转过头去看，但见男娃死死盯着自己，额头上鲜红的血液若蜿蜒的河流般缓缓滑下，衬得那男娃如水般娇嫩的肌肤更是晶莹剔透，美得有些妖冶邪艳。

若是旁人，看见此等绝色额头流血，怕早就扑过来怜香惜玉一番。但猫儿却是见惯了血的，觉得额头坏了也是小菜一碟，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她扫了一眼后，就转过身，继续睡。

男娃从来没被人这么忽视过，当即操起落在地上的硬枕头就向猫儿扑来，狠狠砸下！

猫儿哪里是吃亏的主儿？一向都是她霸王来着，今天却无缘无故被别人砸，那是说不通的！

所以，几乎是出于本能，猫儿瞬间回了一拳，将那男娃掀翻倒地。

男娃只觉得呼吸一滞，脑袋空白了半刻后才渐渐找到知觉。他也顾不得所谓的疼痛，在恨极中，若撕咬小兽般呼啸而起，再次扑到床上，与猫儿扭打到一起。

猫儿被这不要命的小子激怒，但下手时却留了九分力道，然而自己受伤的左脚却被男娃一抓痛锥了心，当即反扑了上去，举起拳头就要狠狠砸下！

男娃被猫儿凶红了眼睛的样子骇到，只觉得呼吸一滞，这数日来的委屈就这么生生被引了出来，竟呜咽一声，闭上眼，哭了起来。

猫儿被男娃的泪水吓到，这拳头是砸不下去了，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男娃掉泪花儿，终是不太自然地伸出手，推了推男娃肩膀，哄道："小小男子汉，有什么好哭的，不丢人啊？"

猫儿这一说不好，男娃那原本若珍珠般滴落的泪花儿瞬间变成瓢泼大雨，还哇哇地雷声轰鸣。

猫儿没见过有人这么能哭。娆汐儿爱哭，却总是咿咿呀呀地一个调调儿，如今这个男娃简直是号啕大哭，貌似比杀猪还痛苦。

若说刚开始这男娃哭得是若雨打梨花，瑟瑟中美丽凄楚；那么这会儿，简直是马踏平原，轰隆隆一片混打战乱。

猫儿刚开始有点儿?隐之心想要安抚，后又被吵得脑袋发痛，想要开口吼人，却见那男娃竟一边号着，一边偷偷用眼睛瞄了她一下。

视线一对，男娃见猫儿正在看他，当即一口气憋了下去，将头往被子里一窝，捶着拳头闷声嘶吼："不用你哄我！也不许你看我！再看我就杀了你！"

猫儿咂舌，觉得这小子定然是委屈大了，不然不会这么哭。又想起他说被人推下山崖，想来也是个有苦楚不得说的人。猫儿心中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虽然这感觉偏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她还是难得温柔了一回，伸手将男娃抱入怀里，以最淳朴的方式安抚着。

男娃被猫儿一抱，瞬间僵硬了身子，渐渐觉察出猫儿并无恶意，象征性地扭了两下，就安静地窝在猫儿的怀中，享受着那份难得的温暖。

不知过了多久，当男娃觉得胳膊有些麻木时，这才抬头望向猫儿，却见猫儿已经睡着了。她长长的睫毛搭落在下眼睑上，安静得如同熟睡的蝶翼；小巧的鼻息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若小熊般嗅着空气中清冽的酒香；红扑扑的脸蛋似贪杯的猫儿般憨态尽显，泛着可爱的红晕；小巧的红唇微张，细微的呼噜声由里面溢出，毫无戒备地睡得香甜。

男娃视线顺着猫儿那毫无喉结的优美颈项一路下滑，终是落在猫儿貌似平坦的胸部，满是疑惑地望着，在浑然不察中伸手去触，却在即将接触到猫儿胸部时停了下来，冷哼一声转过头，将微红的脸隐藏在被子里。

猫儿贪杯大睡了一整夜，醒来时已经是正午十分。她眨了眨有些模糊的眼睛，却没看见那个男娃。她捶了捶有些痛的脑袋，趿拉着鞋子下了地，拉开房门，去了隔壁，也没看见人。她揪了店小二来问，只说那男娃一早就出去了。

猫儿洗脸吃饭，只当男娃有事先走了，反正也不是什么深交情，走了便走了。

正咬着牛肉片时，猫儿突然想起什么，一摸腰包，不出所料，钱袋子被那男娃摸走了！还一个铜板也没给自己留下，真是一条白眼儿狼！

猫儿愤愤地想着，心道等再看见他，一准儿把他再扔到悬崖边去，让他自己走下山，免得自己好心没好报。

口袋里虽然没了银两，但也不耽误猫儿大吃大喝，反正是绿林出身，这路上只要有人，她就饿不着，谁比她的事业还有优越性啊?

尽管如此，猫儿仍旧不太开心，有些恼自己识人不清。但她转念一想，本就不认识，何来清与不清?

就在猫儿认真地与饭菜拼杀时，门又被一脚踢开，那男娃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进来。转手将包裹往椅子上一扔，自己操起筷子，一点儿都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还不忘扫了一眼猫儿，责怪道："又自己先吃，撑不死你！"

猫儿这回吸取了教训，只要男娃准备开口说话，她就不咽东西；等他说完了，她才将口中牛肉咽下，惊讶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男娃瞪了猫儿一眼，又教训起来："我本也没说要走。"

猫儿问："那你摸了我的银子，就是为了出去买东西？"

男娃不屑地撇嘴道："谁摸了你的银子？我不过是顺手拿来用些。"然而，男娃没有说出的事实是，他拿走猫儿全部的银子，其实是怕猫儿有钱付住宿费后将自己撇下，这才留了心眼，将钱财全部控管起来。

见那男娃死不认账，猫儿也不生气，呵呵一笑，继续吃饭。不过，若较真地说，猫儿那是不在乎。

男娃扫了一眼猫儿可有可无的态度，皱了皱好看的柔顺眉毛，说："我买了些换洗衣物，也给你捎了一套。"

猫儿吃饱了，伸手去翻那大大的包裹，在椅子上散落了一堆的男款华服。各色的袍子玉带看得猫儿眼花缭乱，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败家子！

男娃除了昨天太过饥饿外，今天吃得倒不多，菜底咽下后，用帕子擦了擦嘴，然后从那堆衣服里扯出一件偏长一点儿的袍子给猫儿，说："换上吧。"俨然一副他出银子的施舍模样。

猫儿倒也觉得自己的衣服有些脏了，喊小二打了热水，回身对男娃说："你回屋吧。"

男娃却是霸占着椅子不动，饮着小二送来的茶水，头也不抬地回道："你洗你的，我还没喝完茶。"转而道，"这哪里是茶，比洗脚水还不如！"

猫儿鄙视他，说："那你就去喝洗脚水吧。"

男娃冷哼一柳，诅咒道：“我看你就是喝了洗脚水，所以才这么笨！”

猫儿吼：“出去！”

男娃轻扫猫儿一眼，提了件衣袍，一摆手，跟大爷似的走了。

猫儿见人走了，便脱了衣服，扯了裹胸的白带子，跳进了水中，扑通个欢实。

猫儿洗好后，用干净布擦拭掉身上的水珠，觉得那脏了的抹胸布条有些无法上身，转眼间瞧见衣服堆里有一块柔软的白色长条布匹，顺手就拿了过来，将自己的女性特质围绕上，又将男娃买来的衣服穿上。往镜子前一站，一个身着月牙染耦荷色花样衣袍的翩翩俏公子即靡丽而现。

猫儿不太会打理头发，便学着银钩的最简单方式，在发尾处系了根同色发带，对着镜子照照，自我感觉良好。

当猫儿打理好自己后，那门又被砰地踢开，时间掌控得极其精准。

猫儿望向身穿一袭描绘了墨菊的青袍男娃，只觉得眼前一亮。

但见那男娃如丝绸般上好的黑发用美玉扣起半面，另半面披散在大腿处，随着门开的风向而飘起，若阴柔的仙子般惊现人间。心形的小脸上镶嵌着一双雌雄莫辨的水润眸子，柔若花瓣的唇畔轻缓绽放，仿佛只待良人采撷。

两人第一次全新的对视，都有刹那的呆滞恍惚。

猫儿心里想：这小子打扮起来，还真娇嫩得跟朵花似的。

男娃心里想：这傻兮兮的东西倒还长了张诱人红颜。

两个人打量对方片刻，男娃先开口道：“你以后就叫我岚琅。”

猫儿疑惑：“蓝狼？我看你更像白眼儿狼。”

岚琅瞪着猫儿，一字一蹦地说道：“流岚的岚，琳琅的琅。”

猫儿咧嘴一笑：“不如你换个名字，我听谁叫狼就闹心。”尤其是听见玥姬管银钩叫钩郎，她的怒火就不受控制地上蹿。

岚琅扭头，别扭道：“名字怎么好随意改？”

猫儿打了个哈欠：“你这名字不也是刚想好的吗？再换一个有什么关系？”继而自作主张地卖弄道，“未夜青岚入，先秋白露团。不如你就叫岚秋吧，这多诗情画意啊。”

岚琅不屑道：“啧……你还懂诗？”

猫儿一挺胸脯，得意之色尽显：“博学多才着呢。”

岚琅非常怀疑地扫了猫儿一眼，目光一转，瞟了一眼衣服堆，赫然发现少了块自己特意准备的白布，心里便明白了个一一二二，声音却更加坚决地说道：“不改，就叫岚琅。我的名字，我自己说了算。”

猫儿也觉得自己不该管太多，这才忽视了某个邪恶的发音，直白地问：“那好，岚琅，你今年多大了？”

岚琅轻掀袍子，坐到椅子上：“十四。”

猫儿咂舌：“好小。看你行事的老气劲儿，直觉你心里年纪应该二十。或者说，你练了什么返老还童神功？明明四十，非得说自己十四？”

岚琅皱眉低吼：“你才四十！”

猫儿挑眉一笑，觉得逗弄岚琅挺有意思的，又开口询问道：“你可有家人？我送你回去吧。”

岚琅噌地站起，眼含暴怒道：“不用你送！我也没有家人！你若想赶我走就直说，转这个弯子做什么？”

猫儿眨了下大眼睛，呼喝道：“你这人还真像爆竹，怎么沾火就着啊？我也没说要赶你走，你吼什么？”

岚琅知道自己反应有些过了，用鼻子哼了哼，不再开口说话。

两个人的沉默中，岚琅突然开口道：“你收拾一下，我们去‘一笔因果’武林大会。”

猫儿没听清，问：“啥？”

岚琅不耐烦道：“让你收拾就收拾，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

猫儿这回瞪起了眼睛，心里想，丫的一个小屁孩也敢和你猫爷装老虎？还没等她撸袖子动手教训人，那岚琅却又是嘟囔一句："闪开，闪开，我收拾，瞧你笨手笨脚的也做不成事儿。"他低头，将衣服统统包进布袋里，然后背在身上，向外走去。

猫儿被动地跟着岚琅出了屋子，看着岚琅手脚利落地结了账，然后上了辆已经雇好的舒适马车。他转身拉了猫儿一把，问："你那脚怎么跛的？"

猫儿想了想，说："被人挑了脚筋，接上了，没养好。"

岚琅用鼻子哼了哼："真够笨的。"

猫儿非常不喜欢岚琅说自己笨，直接回击道："你不笨，都被逼得掉崖了，还真是选了个变肉饼的好死法。"

岚琅怒喝："你！"

猫儿挑眉："怎么？"

岚琅一转头，望向车窗外，不再答理猫儿，吼道："车夫，出发！"

猫儿亦一转头，望向另一个车窗，更大声地吼道："'肥臀'，跟来！"

车轮转动，"肥臀"屁颠颠地跟着。

猫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和这个脾气乖张的家伙一同去看"一笔因果"武林大会，但却知道一点，若自己不跟着，岚琅也一定会去。看他那样子，不太像是去游玩，更像是去寻仇。再瞧那单薄的身子，猫儿完全相信，就岚琅那条脆弱纤细的脖子，完全是别人磨刀用的骨头。

而且，她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虽然想抢凤冠，但也不急在一时，索性就跟着他去转转吧。

猫儿一直自谥为武林人士，却还没见过所谓的武林大会，想着应该挺热闹的。虽然不晓得什么是"一笔因果"武林大会，但若是那热闹能将自己这颗心塞满，该多好。

马车在行驶中除了沉默还是沉默，猫儿素来爱睡，吧嗒一下小嘴，头枕在颠簸的车框上就睡着了。

在马车的左摇右晃中，猫儿的脑袋晃晃悠悠地偏离到岚琅的小肩膀上。岚琅身体微僵，却是没有推开猫儿，反倒刻意倾斜了身子，让猫儿依靠得更舒服一些，嘴中极其小声地嘟囔道："就知道睡，死猪！"

猫儿因为睡姿不端正，没有控制好口水流量，等醒来时，唇边仍旧挂着一根银丝，而银丝的那一头，已经大面积地滴落在岚琅心口处。

猫儿吸了吸口水，装作若无其事地转个身，接着睡。有些丢人的事儿，决计不是猫爷做的，打死也不承认，那就接着睡吧。

岚琅见猫儿装糊涂，冲着猫儿的耳朵就大吼道："让你装睡！"

猫儿噌地坐起，撞得岚琅鼻子一酸，忙捂住鼻子闪身躲开，眼睛里禁不住莹润上隐约的水痕。

猫儿偷偷瞄了岚琅一眼，晃了晃已经清醒的脑袋，小声道："不就是被我滴了点儿口水吗？怎么又哭了？还真是孩子。"

岚琅已经是咬牙切齿，但因鼻子实在酸楚，却说不出一句可以辩驳的话。他甚至觉得，跟猫儿讲话，就是对牛弹琴！

两个人又是一言不和，各自扭开头，如同顽劣的孩子般互相看不顺眼。

猫儿一直霸王，是被捧着的宝贝。岚琅亦是被惯坏的主儿，哪里学会谦让？两个一路无语，直到晚上住店，猫儿要抬腿跨进房子时，岚琅才爱答不理地问了声："喂，你叫什么？"

猫儿觉得自己的名字那是相当气派，不由得挺直了背脊，微仰着下巴，雄赳赳气昂昂地朗声道："猫爷！"

岚琅呆愣了片刻，眼中瞬间划过异样神色，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指着猫儿的脸，嘲弄道："你是猫爷？那个用菜刀抢劫的？"

猫儿皱眉：“怎么？”暗中攥拳头，若岚琅说出侮辱她的话，她今天就捶掉他两颗门牙！不，是一排门牙！

岚琅所幸没有对猫爷的噱头进行评点，而是漫不经心地询问道：“不都说猫爷是胡须大汉吗？”

猫儿撇岚琅一眼：“贴的呗，真笨！”

岚琅听猫儿说自己笨，又拉下脸问道：“我听说你曾经在揽月楼里要劫‘九曲一陌’曲公子的色，是不是真的？”

猫儿瞪岚琅一眼，抬腿跨进门里，砰地关上门，连蜡烛都没点，就拖着突然痛起的左脚扑上了床。

岚琅望着猫儿紧闭的门，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看来是真的。”那……关于猫爷的其他传言，难道也是真的？如此看来，她的左脚却是被叶大将军挑断的，关于这点，她倒也没有骗他。

第四十一章 曲迎花红猫坠泪

第四十一章 曲迎花红猫坠泪

当光线追逐，避无可避时，猫儿缓缓直起腰，用苍白冰冷的手指攥紧缰绳，在仍旧弥漫着曲府喜庆爆竹的街道上，大喝一声驾，迎着晨曦冲入刺目阳光中！

隔天，两个人再次上路，虽然也不说什么，但猫儿却觉得岚琅对自己好像没有刚开始那么防备了。

在马车的停停走走间，猫儿的左脚伤口虽然已经全部长好，但因没有及时用针灸推拿辅助治疗，又曾动作极大地在战场拼杀，如今虽然不痛，却是跛足了。

猫儿望着自己的跛足，心里不是不伤痛的，但除了叹息一声外，也没有其他办法。至于伤心，那就没必要了，毕竟能接上就已经是不错的事儿。更何况，自己颠簸到关口时，还救了花耗一命，这么想就觉得值得。她一向豁达，对于外貌也不甚在意，难过了两天后，就不再去想。

若是一般女子跛了足，就算不终日以泪洗面悲怜自己苦命，也会躲起来不见他人。

所以说，一个人的心态，直接决定生存意义上的快活与否。

对于猫儿而言，除了感情让她迷茫刺痛，其他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快乐存在。生活中，有吃食就行，至于有没有被子盖，那简直就不是什么值得考虑的问题。

行行走走中，岚琅状似闲聊地问：“你不问我为什么去‘一笔因果’武林大会？”

猫儿这才想起来，反问：“那你为什么去？”

岚琅努力控制住掐死猫儿的冲动，眼瞟着窗外：“我听说那里将举行以武会友的武林大会，而且‘一笔书’也将重新谱写武林排名。最终排名第一的人，便可以得到‘因果’。”

猫儿这才有了几分好奇，问："'因果'是什么？"

岚琅不屑地扫了一眼猫儿，轻蔑地说："'因果'是百年盛果，可以补失，清毒，提功，相传每五百年才结果一颗。因为有因果循环之说，又有重造之意，所以世人皆争。"

猫儿咂舌："这么厉害？"

岚琅道："即便不如传言般神奇，亦是疗伤提功的圣药，有了总比没有好。"

猫儿啧啧道："就你这小身板，去抢那东西还不被踩扁了？"

岚琅攥紧拳头，不受控制地吼道："不许侮辱我！我……"我字开个头，却是收了口，没有说下去。他显得有些落败地转开头，不再看猫儿。

猫儿知道自己引起了岚琅的伤心事，也明白自己的话虽真，但却伤了岚琅的自尊。于是，她有些犹豫地挪动屁股坐到岚琅身边，猫样地扯了扯岚琅的袖子。

岚琅不理，狠狠地抽回了袖子。

猫儿又伸出手指，扯了扯岚琅的袍子。

岚琅气极，一把扯回袍子，仍旧不答理猫儿。

猫儿的执著劲儿可不是一般人能消耗得起的牛脾气，又伸出手，扯了扯岚琅的头发。

岚琅在使劲抽回头发时却是扑哧一声笑了，猫儿也跟着一起笑了。

岚琅望着纯良质朴的猫儿，只觉得心口缓和了一些，不再那么冷了。

两个人的气氛因这一个小插曲而亲近许多。

岚琅愿意给猫儿讲江湖中的事儿，猫儿也爱听，两个人总算找到一个不用掐架的讲话方式，气氛倒也挺融合的。

岚琅在讲到"一笔因果"时，又说了一件让猫儿很疑惑的事儿。他说："据说无行宫蓝行使找到了'梵间'，却被无行宫宫主碎尸喂了鱼。

众人传闻那宫主欲将‘梵间’独占。此次开武林大会，表面上是为了改写高手排名，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冲着‘梵间’的下落而去，看样子逼宫亦不远。”

猫儿记得蓝行使，也记得那人抢了自己一块原本属于曲陌的白色帕子。不禁疑惑，那蓝行使不会以为白帕子就是“梵间”吧？猫儿觉得，武林中人行事还真不是普通的诡异乖张。

岚琅在谈到“梵间”时，却是用眼睛暗自瞄着猫儿，见她没什么反应，这才接着道：“怎么，你不好奇‘梵间’？”

猫儿咧嘴一笑：“有什么好奇的？有时候知道的多了，不过平添一分惦念，不知道也就没什么可想，晚上睡得香。”

岚琅只当猫儿是豪爽性格，想不到猫儿竟有些禅家思想，对世事皆抱有可有可无的态度。今天，若非他与猫儿接触，还真不相信既能征战沙场，又能打家劫舍的人，竟会如此淡然畅快。他也不禁开始怀疑，这“梵间”到底是不是在猫儿身上？

有些事，无法直白问出，岚琅索性转开，对猫儿说：“此去‘一笔因果’武林大会，你还是换个名字的好，就叫岚琳吧。”

猫儿拍拍岚琅的肩膀：“小子，你还真爱给人起名字。”

岚琅嗤鼻：“以你的智商，能起什么好名字？若是还叫猫爷，就等着某些人将你分尸找宝贝吧。”

猫儿微愣，问：“这话什么意思？”

岚琅卖弄地一抖袍子，像个贵公子似的倚靠在车垫上，就差摇着折扇了。他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能有什么意思？不过是曾经听人说过，‘梵间’在猫爷身上，不过知道此秘密的人却是极少数，任谁也不想将这秘密告诉别人就是了。

“更何况，但凡知道的人，皆被银钩警告过，若不想断了子孙，最好别打猫爷的主意。

“而且，猫爷不是一直在曲陌身边吗？任谁有天大的胆子，怕也是不敢轻易动到曲陌头上。那人耍狠弄权的手段，不管黑白两道都是要

望而却步的。谁也不想自己惦念一番，明早起来就找不到自己的头。

“你也不用一脸白痴相，知道这件事儿的人怕是没几个活着的，眼下又传出那‘梵间’在无行宫中，他人定然不会将目光转到你头上。

“只是你这名字却是要改的，不然还真容易遭人暗算，若让我跟着吃亏，就更无益了。”

猫儿从自己被人追捕的那天起，就知道有人洞悉了“梵间”在自己身上，只是没想到，自己的逍遥自在竟是因银钩和曲陌的庇护所得来的。如今听岚琅这么一说，还真觉得自己以往过得实在是太大意了。若没有那两人护着，怕这怀中的宝贝早就被别人惦念去了。

若如此一说，银钩和曲陌是否知道自己脖子上挂着的黑石头就是“梵间”？还是以为自己根本就没有这宝贝？眼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宝贝可能在自己身上？这个岚琅又是谁，怎么会知晓这么多事儿？

猫儿，陷入了一团迷雾里。

岚琅见猫儿发傻呆滞，伸手推了一下，唤道：“喂，你怎么愈发呆傻了？”

猫儿恍然回过神，问：“你是谁？”

岚琅翻着眼睛：“才晓得问我是谁？”然后神秘兮兮地靠近猫儿，故弄玄虚道，“我啊……就不告诉你！”

猫儿眯眼揉耳朵：“我看你是欠揍！”

岚琅的身子往后一缩，口中叫嚣着：“告诉你，你别动手，哪有你这样一言不和就动手的？真是粗鲁得如同村妇。怪不得曲陌要娶香泽公主，你定然是没人要的！”

岚琅没考量的话却触痛了猫儿的隐匿心事，当即也不管不顾，就乒乒乓乓地捶打上了。岚琅从小到大都是欺负别人的选手，如今被这么揉搓敲打还是第一次，气得都要爆炸了，却连闪躲的能力都没有。他本想忍着不吭声，当一回男子汉，但猫儿的拳头实在厉害，索性就豁出去了，疯了般与猫儿拳脚交织到一起！

在阵阵闷哼中，以及偶尔的尖声号叫里，马车摇晃得若最后一片瑟缩枫叶，仿佛随时会碎裂开来。

当“肥臀”将大脑袋探入车窗口，好奇地观看里面的打斗时，猫儿已经收了手，抱着自己的腿，将脸窝在马车的空隙中，不发一语。

岚琅发丝凌乱地倚靠在车垫上，用一只明显浮肿起来的手，揉搓着另一只有着青紫淤痕的胳膊。他的衣衫大开，露出细腻若牛奶般顺滑的肌肤，上面隐现着星星点点的红痕，有种被蹂躏了的凄美阴柔。他微张着破了皮的小嘴，抽着阵阵冷气，用唯一一只可以睁开的红眼瞪向猫儿。

两个人，又再次冷战上了。

直到晚上要住店，岚琅才恨恨地吼出一句话：“没银子了！”

猫儿愤恨地跳下马车，伸手抓过一个人，顶着被岚琅抓出四条血痕的脸，瞪着狰狞的面孔，粗着嗓子大吼道：“抢劫！”

被抢之人吓得腿一软，磕磕巴巴地说：“光……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你……”

猫儿不耐烦了，一拳头挥去：“没看见天黑了吗？别废话，赶快拿银子，猫爷要去住店！”

猫爷的名头那绝对不是白给的，抢劫的嚎头比她为国争光的名号响多了。被抢之人听说过猫儿爱食人肉，且喜抢劫男色。一想到自己即将大婚，不能还没入洞房就被人抓去山上当什么压寨夫男，当即稀里哗啦地将所有银子都供奉到猫儿手中，唯恐身家性命不保。暗道这世间越发不太平了，像自己此等容貌的俊俏儿郎，以后还是少出门的好。

猫儿得了银子，抓在手中就要走。

此时，马车里又跳出一人，一把扯走猫儿的银子，然后对目瞪口呆的被抢之人吼道：“看什么看？挖你狗眼！”

被抢之人脖子一缩，恨不得立刻隐身。只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这猫爷就够魔王了，车上下来之人竟敢抢猫爷的银子，还真是后生可

畏啊。又见那下车之人发丝凌乱脸色潮红，虽说是一眼睁一眼闭，但仍旧有掩盖不住的春色涌动，想那马车之上，定是一番异常激烈的风流韵事……

正所谓高人不同一般，猫爷跛脚，那人瞎眼，两个人倒也是如此般配，若让自己享用此等风流，怕还是经受不起呢。

被抢之人暗自感慨离开，只道高人行事高深莫测，他还是再回趟家，取了银子出来买些粮食，做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男子吧。

猫儿和岚琅闹了气，原本刻意遗忘的心思又被岚琅一语击起，使她在夜里辗转无法入睡。适才吃饭时，她又听人们将曲陌与香泽公主的种种事迹传得越发诡异，只觉得心思不能安宁。

猫儿听说，朝中突发变动，香泽公主的软轿没抬进曲府，却是直接进了离国皇宫。说是贵妃娘娘非常喜欢香泽公主，定要先留其在宫中当女儿宝贝几日才好，然后在下嫁给曲陌为妻，日子便定在此月十八日。

也有人说，香泽公主被迫进宫，那是因为霍国出兵攻打离国时，娆国没有伸手相助，所以扣下了香泽公主用以要挟娆国出兵相助。

还有人说，这是离帝的手段，想要用香泽公主要挟曲陌一世忠诚。

然而，更有甚者，竟传言离帝以香泽公主为饵，欲引那娆池女来相□，以解相思之苦。

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却是扰了猫儿渐渐平静的心湖。然而，无论是怎样的答案，即便是曲陌暗箱操作了这一切，只为允她是他唯一的妻，猫儿亦清楚地知道，她与曲陌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一个香泽公主，还有他毕生的理想志愿。

他们的追求太不同。曲陌可以说没有错，甚至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情操。天下大合，又怎会是儿女情长能触碰得到的高度?

猫儿在曲陌面前，是一种无法言语的自卑。这种自卑就仿佛是一种慢性毒药，在不经意间渗透，看似无关紧要，殊不知，会在不知不

觉间置人于死地，连异样的过程都不给，直接宣判死刑。

猫儿被各种声音充斥着脑袋，在越发烦躁中噌地坐起，跳上窗台，仰望着满天繁星中的一轮皓月，只觉得曲陌就像那独一无二的月亮，任凭她如何向往，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猫儿一想到曲陌将要掀开香泽公主的红盖头，就觉得心脏阵阵刺痛，但可能是近来痛得频繁了些，反倒不如原先来得强烈；她一想到曲陌与香泽公主的婚事被耽搁，又忍不住上扬起唇角，片刻后，却是悄然无力地落回原处。

百般心思无处宣泄中，猫儿只得对着月亮憨憨一笑，一如她要的简单感情，不复杂，很直接；不缥缈，很真实。

半夜无眠，猫儿终是觉得畅饮一番醉了才是最好，于是跳出窗口，跛着左脚，就要去寻酒。

这边猫儿刚跳出窗口，那边岚琅的窗户就被狠狠推开，望着猫儿离开的背影大吼道："你走！你走好了！我自己也可以很好！"

猫儿一愣，回过头来，见岚琅比自己还矮上半个脑袋的小身子正站在窗口处，眼睛喷火地怒吼着。猫儿只觉得有趣儿，咧嘴一笑间，却把岚琅惹活了。但见他风风火火地冲下楼，抬腿就踹向猫儿。

猫儿欲闪身躲开，却因为左脚刚跛有些不习惯，生生挨了一下，虽然不太痛，却砰的一声撞到桌子上，恰巧又逢月事刚来，痛得脸都白了。

岚琅没想到自己腿力这么大，竟将猫儿踢成那样，当即也白了脸，忙过来搀扶住猫儿，却又觉得猫儿悄悄离开不道义，于是愤愤不平地摔开了手，虎着脸，狠狠地咒骂道："痛不死你！"

猫儿捂着撞痛的腰，觉得这叫一个委屈。

岚琅见猫儿一直不语，这才冷哼一声，小心地搀扶起猫儿，回到了楼上。

从此后，岚琅便不肯与猫儿分屋睡。每次住店，他都会选间大些的上房，猫儿睡里屋，他就睡在外面的软榻上。有个风吹草动，岚琅

就若小狼般警惕地睁开眼睛，伸头瞧瞧猫儿，见其不过是翻个身，这才又闭眼睡下。

两个人走走停停间，猫儿即使很想捂上自己的耳朵，但那些关于曲陌与香泽公主婚期将近的信息，还是若一根刺般扎入了她的心，随着每一次的心跳，痛得厉害。

在下一个路口，猫儿终于停住脚步，对岚琅说："等我十天，我来找你。"不由分说跳上"肥臀"的背，在冷风呼啸中马不停蹄地连赶数日，终在曲陌张灯结彩、灯笼高挂的喜庆中赶到。若无数次那样，猫儿策马立在黑暗角落，静静窥视着曲府的动向。

唯一不同的是，她此时的心情，全无当日翘首企盼的雀跃，却若三尺冰冻下的寒冰刺骨，在迟钝的麻木中痛而不知。除了干涸泛白的嘴唇微微嚅动，攥紧缰绳的手指青紫战栗，整个人已若雕塑般失去可动的力量。

那红色的灯笼包裹着烛火的跳跃，像一首欢快的歌，却唱响了猫儿的苦涩悲鸣，伤了心，刺了眼。即使明知道会是这样的情景，她仍旧忍不住怀疑，是否只是海市蜃楼的假象?

猫儿极其费力地抬起手臂，用被冷风吹得干裂的小手狠狠地揉了揉眼睛，可眼前的景象仍在，没有消失，如此真实，容不得猫儿怀疑它的虚假存在。

猫儿觉得自己的手臂实在粗糙，竟擦痛了眼睛。那久违的泪水滑落，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兵刃，在她脸上划下狠狠的痛，生生将她分成两半！

曲府前车水马龙，前来送贺礼的人多不胜数。那喧哗的声音将猫儿喉咙里发出的受伤悲鸣淹没。她若受伤的小兽般躲在黑暗角落，在寒风呼啸中被那喜庆声乐撕裂成碎片，任谁也无法粘贴起般脆弱残败。

她策马而立。

那一道红色喜墙隔绝了她的视线，摒弃了她的呼吸，生生在她与曲陌之间划开鸿沟，分尸两边！无法凋零，只因从未开花，却剩没有记忆可守的悲凉，甚至，留不得他一声喜欢。

曾经，她可以任意跳过那道墙；今天，她亦可以翻过。只是，这身体碎得厉害，拼贴不起曾经的勇气，却固执地不肯回避，非要让那热闹刺痛自己的心，非要想着那红盖头被曲陌掀起时的娇羞，非要看着众人酒后退去，非要守着天露一丝白露，鸡鸣第一啼。

伫立一夜，当曲府小厮推开大门打扫门庭时，猫儿被那吱嘎声惊醒，恍然回了神，发现天已亮，自己那无法遁形的痛楚即将暴露出来，只得慌乱收拾起颠簸的行囊，背负着无形却异常沉重的包袱，躲避着晨光，策马隐没在越发稀少的阴影里。

当光线追逐，避无可避时，猫儿缓缓直起腰，用苍白冰冷的手指攥紧缰绳，在仍旧弥漫着曲府喜庆爆竹的街道上，大喝一声驾，迎着晨曦冲入刺目阳光中！若能被融化，那就重新轮回吧！

猫儿没有失信，十天后准时出现在岚琅面前，却是一头栽倒在马下，一连昏睡了三日，在岚琅细心的照看中?才缓缓醒来。

猫儿醒来后不说话，只是眼睁睁望着棚顶，直到喝下岚琅端来的稀粥后，才下地穿上鞋子，坐进马车，等着岚琅一同上路。

岚琅甩给猫儿一件披风，嗤鼻道：“别要死不活的，不就是个负心人吗，丢了也不可惜。”

猫儿缓缓回过头，对岚琅虚弱一笑，轻声沙哑道：“知道。”

岚琅脸一红，有些不自然地微垂眼睑，伸手将猫儿的披风盖好，说：“下车吧，多休两天再上路，也不急在一时。”

猫儿摇头，不多言语，将头倚在马车板上，从窗帘缝隙中望着外面的世界，轻声沙哑道：“出发吧。”

马车在颠簸中起程，猫儿连续消沉了数天，直到两人又没有了银两，猫儿才回复了生气，手持菜刀去抢劫。猫儿在战果累累中重振骄傲，脸上的笑颜随着岚琅时常的讽刺也越发多了起来。

有些事情，既然改变不了忘记不掉，那就只能一遍遍去想，想到自己都厌烦时，就不会再想。猫儿就是如此，想了一路，痛楚了一路，终是觉得需要呼吸时，才豁然丢开那些束缚。毕竟，猫儿答应爹娘要好生活着，认真笑着，不马虎，不虚度。

第四十二章 “一笔因果”武林会

第四十二章 “一笔因果”武林会

猫儿转头去看银钩，可哪里还有银钩的影子？地上只剩下那短命女子的尸体，在人们的利欲熏心中弥漫着死亡的血腥味道，用生命见证了“一笔因果”武林大会。

岚琅与猫儿两个人半路搭伴，虽不能用相依相偎形容，但却将两个孤影靠在了一起。二人相互照料，奔波数日，终是赶到了“一笔因果”武林大会的现场。

因为岚琅说：“出门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藏字，越高深的人，藏得最深。”于是，当猫儿和岚琅首次出现在“一笔因果”武林大会上时，岚琅戴了纱帽，猫儿贴了一脸膏药。

岚琅不屑地说道：“我怎么就跟你一起来了？”

猫儿从黑色斗篷下伸出手，将一柄书写了两个大字的纸扇展开，压低声音说：“你不说高手都藏得很深吗？我藏深一点儿，别人就不敢过来挑衅。”

岚琅身子一抖，又开始觉得猫儿的脑袋不是普通的有问题，若非是后天受了迫害，就是先天营养不足。

猫儿和岚琅一出现在“一笔因果”武林大会，立刻在千奇百怪中的武林人士中脱颖而出。

其实，若说两个人的装扮，倒也没什么特殊。

这年头，装高手玩神秘的人大有人在，别说带纱帽，就算将脸全部涂黑的人也很多；也别说披黑色斗篷，就是全身裹黑纱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一个人，像猫儿这样，不但身穿黑色斗篷，脸贴黑色膏药，手中还拿了一把白色纸扇。

当然，要说这纸扇也并非什么奇珍异宝或者神秘武器，但若说那白色纸上的两个大字，就非常考究了，那是一笔一画大咧咧地书写着的两个大黑字：高手！

众武林人士大骇，这……这……实乃百年难得一遇的厚脸皮啊！

“一笔书”心里寻思，若非今天点评的是武功，那手持白扇的人还真能排上“天下第一厚颜”。若不然，自己也写本《厚颜排名》，再火一把？

武林人士眼毒，瞧着猫儿的斗篷在行走间微颤，视线下滑，自然看明白了猫儿的跛脚，心里鄙视更甚，明明是个跛子，来凑热闹也就算了，还恬不知耻地书写上“高手”二字，真是不知深浅。

猫儿也发现好多人都在明目张胆地打量着她，于是手腕一反，将扇子又转了面儿冲向众人。

众武林人士瞬间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猫儿的白扇另一面，赫然写了四个大字：确乃高手！

众人呕得差点吐血，这牛人是哪里来的？若此刻自己运功，非得被这六个字逼得走火入魔不可。

猫儿见众人转头不再看自己，就用小手捅了捅岚琅，郑重地说道：“我成功隐身了，你且隐一下。”

岚琅的手紧紧扣着猫儿打劫来的宝刀，大吼道：“我一直就没现身过！”

呼啦，众人目光再次向他俩看来。

猫儿摇头感慨：“唉……你已经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了。”

岚琅气得身子直颤。猫儿装作大侠模样，继续往里走，还对岚琅丢出一句：“跟过来，别让其他高手把你给踩扁了。”

岚琅真想一脚将猫儿踹到南天门去，若不是自己誓得“因果”，又何苦受她这份罪？等自己得了“因果”后，就……就一刀砍了她！不行，太便宜她了！还是关起来，然后狠狠地折磨！对，一辈子都不让她离开！折磨死了拉倒！

猫儿跛着左脚拉扯着岚琅，挤啊挤，终于挤到了最前面，看见那里有一排桌椅，却没有人坐，于是拉着岚琅就坐了上去。岚琅今日虽然落威，但往日却是个习惯了上座的人物，那屁股坐在主位上，绝对

没有起来的意思。两个人都把自己特当一回事儿，在这一点儿上，倒也有几分惺惺相惜之感。

而二人这一坐，自然又引起不少人议论纷纷，众人开始重新打量起那个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的猫儿，皆在心里寻思，这人到底是真厚颜呢，还是确实有两把刷子？那个位置岂是一般人能坐的？就算自己这样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不也站着呢吗？

猫儿对他人的目光浑然不觉，伸手掰了根香蕉递给了岚琅。岚琅没有在大庭广众下吃东西的习惯，又将香蕉推给了猫儿。猫儿更是不客气，掰开，就塞进了口中，吃得那叫一个香。

岚琅想，这人还真没什么深度，大庭广众下就这么吃上了，以后可不跟她出来，丢人。虽是这么想，岚琅还是将手边的苹果递给了俨然没有吃够的猫儿。

顷刻间，猫儿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是风卷残云。吃饱后，猫儿打了个饱嗝，吧嗒一下小嘴，眼睛有些模糊，看样子是想睡觉了。

就在猫儿困意渐浓之时，重量级人物终于登场。

虽然说江湖与官府是两个概念，但谁心里都清楚，自己拼死拼活地玩弄手艺，为的却是荣华富贵，而这荣华富贵就要靠官府提拔而来。所以，这次“一笔因果”武林大会请来了一位非武林人士的娇客做裁判，一为了公平，二也为了有个卖点。

可想而知，当这位娇客在众星捧月中踱步到本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位置上时，赫然看见这么一片垃圾窝里的狼藉，任谁都会是脸色一绿，有种发飙的冲动。

于是，那位娇客扫了武林盟主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林盟主，这儿的景色真是怡人啊。”

林盟主三十岁上下的年纪，却已是老成持重的处事高手，但今日这番景象还真让他觉得汗毛一竖，多年未遇的砸场子事件竟在自己举办“一笔因果”武林大会时出现，真是想老虎嘴上拔毛来着！

林盟主对那娇客抱拳，表示歉意，转而冲着趴在桌子上的猫儿沉声道：“这位朋友，麻烦你起来。”

猫儿恍若未闻地摆摆手，含糊道：“就睡一会儿。”

林盟主还没被谁如此不给面子过，当即脸色一沉，也有些挂不住了。

那娇客却是精神一振，瞬间抬手向猫儿的黑色斗篷抓去。

猫儿也没躲，就这么被抓了斗篷，抬起贴了大小膏药的脸，费力地张开模糊的眼，咆哮道：“让我睡一会儿不行啊！”瞧，霸王习惯的人，就是有理。

那娇客也来了脾气，狠狠揪起猫儿的斗篷，勒进了猫儿的脖子。

猫儿一拳头挥出，大喝道：“娆沥！你真不是个东西！”风声伴着猫儿的呼啸声传出好远，貌似还有那么一两声的回音。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那娇客会拿人开刀时，让众人跌破眼镜的却是……

但见太子娆沥一手点向猫儿的脑袋，眯眼笑得如同讨喜的童子：“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还真是东西。”

众人哗然，暗道：这黑斗篷果然来历不凡，竟和太子有关系。看那样子，何止是关系，简直是关系非浅啊！果然，还是我等眼拙了。

娇客袍子一抚，隔着被猫儿堵塞的位置，直接跳到了里面的座位上坐好，随口问：“跑哪里去了，害……姑母担心。”

猫儿没反应过来，想了想才知道娆沥口中的姑母就是娘娘。一想到娘娘，她这惦念就深了， 忙问：“娘娘可好？”

娆沥笑嘻嘻地问：“你想她，就跟我回去看看。”此话却是娆沥哄骗猫儿的。其实，癫婆娘已经离开皇宫，并且带着依依不舍的娆汐儿一起走了。娆沥无法说的是，癫婆娘离开皇宫简直是异常决然，无论父皇如何恳求，她都一心要走，且以死相逼，非要离开。那一幕幕看在娆沥眼中，竟如此恍惚诡异。父皇的痛苦是那么卑微而苦涩，让他不禁怀疑，父皇和癫婆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至于娆汐儿，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本以为自己做了公主就可以荣华富贵，不想癫婆娘硬说她太过娇气，非要带着她去武林中磨练一下。若她不跟着，这错认母之事便可能要被他人怀疑，万般无奈中，娆汐儿舍了荣华，跟着癫婆娘初入江湖，去摸爬滚打过日子了。

就在娆沥和猫儿调侃这会儿，娆汐儿已经被癫婆娘扔进厨房，让她先从做饭开始历练。娆汐儿望着黑糊糊的灶台，简直是欲哭无泪，恨得想砍死癫婆娘！一遍遍在心里暗骂那母女俩，没一个好东西！

这边，猫儿对娆沥所说的信以为真，非常实在地拉起娆沥的手就要走："去看娘娘。"

岚琅堵在位置上，沉声道："说话不算数的……小人！"

猫儿疑惑："我哪里说话不算数了？"

岚琅冷哼一声："我说要'因果'，你陪我同来，难道不是允了我夺果吗？"

猫儿一手拍额头："你比悍匪还狠，简直就是沾包赖。"

岚琅将腿一收，转过身，让开地方："走吧，走吧，我不待见你就是了。"

猫儿却是坐下了，无奈地说道："你还真是娇滴滴的少爷，我不走了，成吧？"

岚琅纱帽下的唇角一勾，却是不爽地瞪猫儿一眼，暗自向娆沥扫去，见那人也正打量自己。两个人的视线一对，在半空中毫无预警地拼杀一番，然后分别转开，当做什么都不曾发生般，等着比武开始。

林盟主被这些半大不大的人儿闹得脑袋都大了，却不得不提起精神，飞身上台，朗声主持起此次大会。他先是为众人介绍了太子娆沥，江湖书百事通的'一笔书'，以及一些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最后才宣布了比赛开始。

众人摩拳擦掌，即使明知道自己未必夺冠，但此时却是个卖弄的好机会，若是被太子娆沥看中，招为属下，亦是衣食无忧的美事儿一件。

其实，像他们这样的名门正派也挺可悲的，一不像邪门歪道那样可以烧杀掳掠地抢劫银两，二不会经营商铺赚取金银，只能靠着偶尔的主持公道被孝敬着过活，但那孝敬比香火钱还微薄，即便饿不死，也无法吃香喝辣穿金戴银。

有时候想想，还不如混歪门邪派来得洒脱，不过这话也就在心里想想，却是万万不敢说的。若说出来，就会有一群的正义人士排队等着灭你，然后瓜分你得之不善的银两，正所谓替天行道！难啊……

在每个人的小小计较中，比武已经开始了。

规则为车轮战，胜出五人，即可到下一轮进行比试，然后一直车轮下去，直到选出最后十人，分先后写武林排名。

先上场的一般都是些按捺不住的小角色，虽然武功未必上乘，不过也可先博得个头彩，让人眼前一亮。至于下一场被人如何打下擂台，那就只能说是一山还比一山高了。

在众人的摩拳擦掌中，整个比武场热闹非凡。

也因为彼此都是练家子，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倒也没浪费多长时间，就已经轮了一个回合。

岚琅用脚?猫儿："去！"

猫儿刚要动身，娆沥便扯住猫儿，口气中有丝狂傲的得意："本宫的贵客，哪里用得着初试，你且等着进入决赛吧。"

岚琅知道娆沥那话是冲着自己说的，即使现在他身落平阳，仍不甘示弱地开口道："既是太子的贵客，那还比什么？不如我们直接回客栈，等着'因果'好了。"

娆沥笑得愈发单纯清透："不如本宫送你一颗头颅可好？"

岚琅嗤鼻："你的吗？小爷不要，看着笑得虚假。"

娆沥继续笑着："虚假吗？本宫怎么不觉得？倒是有些人连脸都不敢露，还扭扭捏捏带着纱帽，不知是哪家小姐出来嬉闹，不如本宫派人送你回去如何？"

岚琅冷哼一声，回道："那你又是哪家公主穿了男装出来胡闹？"

两个人隔着猫儿互瞪起眼睛，那样子仿佛恨不得掐到一起才痛快。

猫儿打了个哈欠，询问道：“用不用我让开，你俩互咬一会儿？”

两人目光瞬间射向猫儿，异口同声地低吼：“你当我是狗？”

猫儿咧嘴一笑，赞道：“觉悟都挺高。”

两人都是与猫儿动惯了拳脚的，当即面不改色地动脚踢来，猫儿一收腿，两人就踢到一起去了。两人明知道踢到对方脚上了，却也不肯收腿，大有踢死对方才畅快的意思。

猫儿抱着腿坐在椅子上，看着两个人在桌子下互踢，觉得比看台上的武斗有意思多了。她就这么笑嘻嘻地看着，仿佛在看逗蛐蛐，兴致高昂着呢。

正观战中，猫儿只觉得心霍然一缩，一种莫名的感觉袭来，仿佛被什么人拉扯了心弦般。猫儿抬起头，正看见一顶很夸张的大软轿徐徐而来，那轿子上的艳粉薄纱随风缥缈，若女子的罗裙般妩媚翩然。其中夹杂着莺声燕语和偶尔的调笑声阵阵传来，在这片吼吼哈哈乒乒乓乓的武斗声中，显得极其不协调。

猫儿不自觉地站起身，望向那由远及近的软轿，看着那倚靠在软垫上的花衣男子半眯着风情流转的桃花眼，抬起修长的手指轻佻地勾着怀中女子的下颌，逗得怀中女子娇笑连连。

猫儿目不转睛地盯着银钩，虽然她很想躲开，但是整个人却仿佛变成北寒之地的冰块，一击即碎，无法移动，满脑袋只回荡着银钩说过的话：若是擦肩，只当不识……

在猫儿的恍恍惚惚中，岚琅拉了拉猫儿的袖子，说：“到你了。”

猫儿仿佛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将视线收回，有些失魂落魄地拖动着左脚走上擂台，在众人的注视中耷拉着脑袋，疑是幽魂般站在台上。

娆沥在刚才与猫儿交手时就察觉出了异样，此刻见猫儿上台，却是跛足而行，心中已然明白，传言是实，猫儿的脚确是被叶豪给弄残

了！他心中怒气翻滚，不得不强行压下，无法问猫儿，怕勾起她的不快，只得将那轻颤的心疼憋在肚子里。

猫儿的对手是位手持双剑的翩翩公子，人送外号“玉面蛟龙”。两人站到一起，更衬得“玉面蛟龙”人面如玉，美不胜收。

“玉面蛟龙”见猫儿脸贴膏药，以为她有些怪病，不由得往后撤了撤，有些不耐烦地说：“这位……兄台，请动手吧。”

猫儿恍若未闻般仍旧呆滞地站在他对面，“玉面蛟龙”觉得有些面上发紧，抱拳道：“‘玉面蛟龙’前来讨教，若你不敢迎战，就请下去，勿要作怪。”

猫儿这才抬了头，如梦似幻地嘟囔一句：“歪瓜裂枣。”

“玉面蛟龙”本提在胸口的傲气被猫儿一触即破，维持良好的面容上表情出现裂缝，整个人备受打击地呆滞了。想他长这么大，哪个不是赞他玉树临风？他从来没想过歪瓜裂枣能用到自己身上！一向最自信的相貌被打击，对于养尊处优的人来讲，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玉面蛟龙”失了士气，知道再战也挽回不了气势，索性一转头，跳下比武台，走了。他急需找块镜子照照，自己到底是不是歪瓜裂枣？

猫儿觉得“玉面蛟龙”故意做作的样子就是歪瓜裂枣，尤其在看过曲陌、银钩后，她很少觉得别人不是歪瓜裂枣。

因为猫儿说的声音不大，众人只见她嘴唇一动，那“玉面蛟龙”便脸色一变，如遭巨大痛楚般白了脸，转眼间跳下比武台，走了。所以，大家都在心里敲鼓，难道这人真的是所谓的“确乃高手”？邪门儿了，嘿！

接下来，当猫儿要对阵别人时，只听空中两声鹤鸣传来，接着两道身影不分先后地站到比武台上。

林盟主抱拳恭敬道：“西葫二老。”

那两个人头带纱帽，一人身穿花红柳绿的短装，脚踏黑鞋红袜；一人身穿黑色大衫，梳了两条白色长辫子。皆异口同声道：“没有‘西

葫二老’，只有一个‘西葫老人’，你叫哪一个？”

林盟主为难地抱拳一笑，不再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西葫二老”离得老远就看见猫儿动唇将“玉面蛟龙”战败，这一上台打个招呼就冲着猫儿去了。

当二人摩拳擦掌地站到猫儿面前时，只觉得猫儿那双琥珀色的大眼极其熟悉，两个人一人伸出一手，同时扯掉猫儿脸蛋上的膏药，异口同声道：“是你！”

猫儿伸手夺回膏药，在嘴边呵了两口气，又啪啪两声贴在了自己脸上，点头应道：“是我。”

黑胡子快语蹦豆道：“你，你，你，我要掐死你！做人肉盅！”

白胡子长调调道：“果真……是你……拿命来……”

猫儿突然大喝：“若惹我，这回不但剃?你们胡子，连头发眉毛都不留！”

当日，“西葫二老”原本因“西葫老人”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在深山里动手比武，却在相互制约时，被猫儿剃了最珍爱的胡子，当即急火攻心，吐了三口鲜血。如今大伤未愈，又听猫儿如此一吼，只觉得这多年行走江湖的老脸严重挂不住。两人本就气性大，一口丹田血腥涌起，竟被气得口喷鲜血！

身穿花红柳绿的黑胡子咣当一声坐在比武台上，开始调整错乱的内息，大有走火入魔的迹象。

身穿黑色大袍子的白胡子颤悠悠地坐下，如同蜗牛般开始调息，只觉得腹部气流逆转，暗道大事不妙。

猫儿眨眨眼睛，开始怀疑自己真的是绝顶高手。

此一幕幕，看在众武林人士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果单是那“玉面蛟龙”败了，也无可厚非，但这“西葫二老”武功之高简直深不可测，却仍旧在那黑斗篷的一言中内息大乱！又听闻那黑斗篷剃了“西葫二老”挚爱的胡须，如今还能在不动声色中令二老口喷鲜血，难道说当真

是绝世高手行事？看来，高人行事，果真非一般武者所能窥视的高深。

猫儿孤零零地站在比武擂台上，本来想要跟猫儿比划两下的人都望而却步，生怕自己一个不妨，就此断送了性命，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一笔书”见无人应战，忙动笔记下：神秘之人，脸贴膏药，身披斗篷，白扇一把，确乃高手。

林盟主问道：“可还有哪位英雄欲与此位神秘高手争排名第一？”

众人鸦雀无声，猫儿将手伸出：“我不做第一，只要‘因果’。”

从艳丽的软轿中传出一声嗤笑，慵懒地说道：“怎么有人与我一样，不好第一，只要‘因果’？”

猫儿的身体一僵，眼睛不自主地转去看银钩，但见他戏弄着身边的美婢，柔声软语道：“美人，且等等，待我拿了‘因果’再回来与你温存厮磨。”说话间，身形一动，已是银衣烁烁，惊若翩鸿般站在台上。

银钩笑睨着猫儿，那眼神里充满了嘲弄，不熟悉，不炙热，不怜惜，完全若陌生人般望着猫儿的奇怪装扮，手指一挑，夹起自己的一缕发丝，魅惑而随性地往身后一扔：“动手吧。”

猫儿如同被点穴般动不得分毫，终于体味到一句话置人于死的残忍。但凡她能动，她会离开，可惜，她动不了，若冰雕般伫在原地，生怕自己奋力一挣，会裂成碎片。

台下那被银钩拥过的女子娇嗔道：“公子，一剑了结的好，奴家还等着你呢。莫要让那痴傻看你，奴家会嫉的……”

银钩当众调情道：“美人若急了，就先爬床上等我便是。”

猫儿攥紧的拳头松了，以前的银钩，最受不得的便是他人嘲弄自己，今日，那女子说自己是痴傻，他仍然含笑以对，当真是形同陌路了。

猫儿的心蔓延开苦涩，却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所选，怪不得银钩半分。

身上的寒流裂开活生生的缝隙，露出血淋淋的白肉，猫儿被自己的情感割伤，痛楚使她终是找回一丝微薄的力气。她拖动重若千斤的腿，跛足，走下擂台。这对峙，她动不了手，打不得，若有多余力气，她宁愿跑得更远，不见银钩。

那女子见猫儿跛脚，便嘲弄道："公子，所幸那跛子有几分自知之明，否则若输了，就得爬着走了，呵呵……"

银钩笑意不明地说道："你倒是眼尖。"

女子娇笑着，放荡得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名妓似的。

众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本以为能看上几场高手对决的好戏，却不想不但没动手，还就这么无声地结束了。

"一笔书"提着笔，都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写才好，即使知道了往哪里写，也不知道要写什么了。

"因果"被银钩取到手中，只觉那红色果实看起来很像大个的樱桃，但外皮却无比僵硬，甚比石头。

软轿中的女子迎了出来，兴奋地说道："公子，让奴家看看可好？"

银钩坐回了软轿，随手将"因果"丢给了那献媚女子，仿佛只是扔了颗不要的果实。

岚琅狠狠踢了猫儿一脚，猫儿吃痛，却不吭声，气得岚琅转身就跑。

猫儿忙去追，唤道："岚琅，你等我。"

这一叫，听在众人耳朵里，自然成了"岚郎"。也正因猫儿这声呼唤，众武林人士才恍然明白，那个脸贴膏药的神秘人竟是个女娃！

众武林人士这个呕啊，难不成就这么被忽悠了？

就在众武林人士将视线落在猫儿身上时，一披着红色披风的鬼脸黑衣人瞬间出现，身形极快地从把玩着"因果"的女子身边划过，瞬间割了女子的喉咙。众人只听见一声极其短促的女子惊号，转身去看时，由银钩带来的女子已经倒地身亡。

身着红色披风的不是别人，正是无行宫的红行使。此人取了“因果”后，飞身跃上一棵大树，在众人的回望中嘿嘿一笑：“无行宫也不计排名，只取‘因果’。”转身，欲飞身离开。

众人哪里会容得他人放肆？原本先是顾及太子娆沥不敢抢猫儿的“因果”，后是顾及银钩不敢抢那女子的“因果”，如今这魔教跟着掺和一脚，谁还能不抢啊？

呼啸间，已有高手袭去。

事出突然，岚琅也不跑了，反倒是转身回来冲猫儿指挥道：“快去抢‘因果’！”

猫儿不动，觉得那些人飞来飞去自己根本就追不上。

岚琅气得直跺脚，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此时，?儿听见银钩传来闷声咳嗽，心思一动，难道银钩来抢“因果”是因为病了？再一细听，银钩又不咳嗽了，可刚才的声音却是银钩发出的。猫儿忙回头去看，但见银钩正用块手帕擦拭掉唇角的殷红，然而众人都被打斗的敌对双方吸引，没有注意到银钩的异样。

猫儿呼吸一紧，跛着脚奔到银钩身边，双手把在软轿边缘，急声问：“银钩，你怎么了？”

银钩原本闭上的眼眸睁开，轻扫猫儿一眼，勾唇一笑，反问：“你是何人？我如何，与你何干？”

猫儿微愣，伸手就去扯银钩手臂，看样子是把自己当成大夫了。

银钩袖子一挥，躲开猫儿的拉扯，半倚在软垫上，眯起风情万种的桃花眼，调笑道：“就阁下这副尊荣还想与我共度春宵吗？”

猫儿脸一红，又唤了声：“银钩……”

银钩却是将眼一闭，转过身不看猫儿，只是背脊颤了颤。猫儿晓得，那是他又咳嗽了。

猫儿望着银钩的背脊，只觉得那无声的咳嗽仿佛是捶打在自己心房的重鼓，闷闷地，却敲得好痛。她深吸一口气，更加肯定了那“因

果”是银钩用来治疗内伤的，而这内伤的由来，猫儿不敢去想，怕想到后让自己更加无地自容。

猫儿转目去看那飞跃在树木间的众人，急得跳脚，却苦于不会轻功。于是，气发于丹田，狂吼咆哮道：“都给猫爷我下来打！飞得我一脸灰！”猫儿这一吼，无异于虎啸山河，绝对气势磅礴。

那正在打斗的众人只举得身子一震，随之脚下一虚，忙抓住最近的实物，才没有掉到地上摔出个笑话。

猫儿见那些人挂在树上不下来，而她又一心想抢“因果”，心中发狠，抽出身后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冲着那群人杀去。她仰头，大喝：“下不下来？”

众人被猫儿磅礴的气势骇到，哪里还肯下来？没跑远就不错了。

猫儿怒气一凛，一菜刀就向树干横扫而去，树干应声碎裂，轰隆一声倒在地上。

争抢“因果”的武林人士在树倒的刹那间随着红行使转跳到另一棵树上。

猫儿扑去，又是一菜刀！

树倒。

众人再飞，再砍；再飞，再砍……

顷刻间， 这原本一片生机盎然的林子就被猫儿悉数放倒了。

众人飞跃到房子上，猫儿眼睛一瞪，抬起拳头就捶向了墙壁！

轰轰隆隆中，墙壁破裂开来……

众人傻眼了，视线再度集中到猫儿身上，大感惊叹，无不啧啧称奇，暗道：这人，莫不是牛魔王转世吧？也太孔武有力了。

猫儿的视线紧紧盯在红行使身上，决计不放他离开！

红行使从怀中掏出一个红球扔出，猫儿转身扑去，却发现根本就不是“因果”，再一抬头，红行使已经使计离开。

猫儿怒了，怎就她不会飞？不然，今天早就将那人拿下，不会让他跑掉！

猫儿转头去看银钩，可哪里还有银钩的影子？地上只剩下那短命女子的尸体，在人们的利欲熏心中弥漫着死亡的血腥味道，用生命见证了“一笔因果”武林大会。

猫儿想，若银钩想救那女子，那女子就不用死了吧？

第四十三章 马踏千里催命符

第四十三章 马踏千里催命符

他拾起地上的断剑，用没有剑尖的迟钝剑锋比量在一黑衣人的颈间，若画画般轻轻钩过，将那人喉咙割开个缝隙，血液晕染开，却不至于喷薄而出，就这么咕噜咕噜地流淌着。

猫儿欲走，却被林盟主拉住，众人一致表态，无行宫邪门歪道是个祸害，必先除之而后快！猫爷的一把菜刀着实厉害，不如加入众人，去……替！天！行！道！

猫儿也回了四个字：与？我？何？干？

猫儿其实讨厌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想着，自己抢劫是劫富济己，跟这些正派挂不得一分关系，没准儿哪天这些人反应过味儿来要合伙灭自己，那还不如今天就别这么亲近，免得下刀子时不好意思。

猫儿前脚离开，娆沥后脚就跟了出来，问："我看你对那'因果'极其在意，怎不和他们一同去抢？"

猫儿有些烦躁地说道："说什么替天行道，却呼呼啦啦拉帮结派一起去攻打无行宫，比起我一人抢一票人的行径，他们还真是可耻得多。"

娆沥微愣，后又大笑起来："你还挺有理。"

猫儿撇嘴："是他们没有理。"

娆沥问："猫儿，你要去哪里？"

猫儿将眼投向远方，在风拍打着黑色斗篷的细碎声中久久凝视，眼神若一盏守望的灯，在摇曳的期盼中泛着朦胧的光，使整个人看起来仿佛被疑云萦绕，恍惚间产生了一种凄美感。

娆沥望着猫儿的侧脸变得失神，觉得这样的猫儿甚是迷人。

就在娆沥的倾身贴近中，猫儿突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使劲揉了揉鼻子，喃喃地说道："总算打出来了，憋得真难受。"

娆沥恍然一梦惊醒，还有些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样子，问：“猫儿，刚才你如此伤感为甚？”

猫儿疑惑：“我哪里伤感了？不过是想打喷嚏打不出，静静等着罢了。”

娆沥颇为失落地微垂下眼睑。

猫儿莫名其妙地吸吸鼻子，将从来不喜展现的脆弱隐藏起来。

一直在旁边的岚琅却是笑得欢实起来，看着娆沥吃瘪，他有种解恨的畅快。

三个各怀心事的人，本是应该各奔东西的，但娆沥却有意诱拐猫儿去看癫婆娘，便强拉着不放行。

猫儿心里挂念着银钩的伤势，知道那定是为自己夺回关口时留下的内伤，所以猫儿毅然决定要去无行宫抢“因果”！

看着匆忙要与自己告别的猫儿，娆沥问道：“你晓得无行宫在哪里？”

猫儿嘿嘿一笑：“打听呗。”

娆沥一脑门黑线：“如果那么好打听，哪里还是魔教？娆、霍、离国，都有他们的分舵，你想去哪里打听？等你扑到了，没准儿那‘因果’已经下肚了。”

猫儿一惊：“那红行使不会一边飞一边往嘴里塞‘因果’吧？那可真就抢不回来了。”

娆沥愣了。

岚琅傻了。

两个人这回倒是一起笑上了，彼此都觉得猫儿的脑袋确实有些构造上的问题。

猫儿被二人笑，有些尴尬，不再说话。

岚琅虽然气猫儿临阵丢了“因果”，也看出了猫儿却是因不会轻功落了人后，这才开口道：“那红行使定然是为其宫主夺果，放心吧，不会边飞边往自己嘴里塞。正所谓因果循环，此果必然要每年交替之时

吃下才管用，他现在吞了，就跟咽块石头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浪费了这大好的东西。”说完，狠狠剜了猫儿一眼，表示对她的行径极其不满。

猫儿不可能透过纱帽察觉到岚琅的气恼，但也听出了岚琅不快，自觉有些对不起岚琅，便伸出手，扯了扯岚琅的袖子。

岚琅晓得猫儿的韧性，又想起她扯完衣袖又会扯自己的袍子，扯完袍子又会扯自己的头发，终是忍俊不禁轻笑出声，算是饶了猫儿这一回。

猫儿赔笑，将脸上的膏药挤到一起，样子甚是搞笑。

娆沥瞧着两人的亲昵，心里颇不是滋味，唤道：“猫儿，可饿了？这里溢香居的美味可是最好的。”

岚琅扔话道：“就不劳烦太子了，我们还要去追查无行宫的下落。”

猫儿难得地坚定一回：“嗯，我还是先去追查无行宫下落的好。”

娆沥笑道：“此时离年底交替之际还有三月之余，不用太过焦急。此事我来打探，定给你个满意答复。”话锋一转，“倒是猫儿，你我约定之事又当如何论处？上次虽然没定期限，但也不好拖拉太久。”

猫儿豪气干云：“好，我年底一准儿给你消息，如何？”

娆沥笑得愈发讨喜：“好，猫儿可是一诺千金的。既然事情定了下来，我们就先去吃些东西吧，若饿了猫儿，姑母可是会责怪的。”

猫儿也觉得自己乱打听不如让娆沥帮着探路，再说刚才自己砍树一片，捣毁房子若干，确实有些饿了，便随同娆沥去了溢香居。

娆沥选了一处雅致位置，一不引人注意，二可将其他人行事尽收眼底。

菜品上齐，娆沥本欲?番开席致辞，却见猫儿根本就不听自己的，已经拿起筷子往嘴里添食，还眯眼满足地笑着：“真好吃。”

娆沥举起杯子转到自己唇边，无言自饮。

猫儿关心道：“你成人礼过了吗？就喝酒？”

娆沥一口酒水喷出，完全失了太子尊贵。在一顿猛咳中，他涨红了玉面，低吼道：“早就过了！”

猫儿一缩脖子：“吼什么，那你就喝呗。”转过头，对着看好戏而笑的岚琅道，“把你的纱帽取下吧，这里也没人，别跟大姑娘似的扭捏。”

岚琅瞬间攥紧拳头，噌地撇飞了纱帽，怒目道：“谁如大姑娘一般扭捏了？”

娆沥没想到岚琅那小子竟生了副柔美阴柔的绝好皮相，微愣中，笑开了。这猫儿说话虽然不讨喜，但却绝对一语中的，掐得就是个命脉。

岚琅冷冷地扫了一眼笑面虎似的娆沥，用鼻子哼了哼，表示自己的不屑，转而对猫儿说：“我不饿，你快点吃，最近这身体有些困乏，你我还是回客栈一同休息吧。”

猫儿一直与岚琅同住，也当他是爱闹别扭的小弟，听他如此说也没觉得不妥，点头应了，开始努力喂饱自己的肚子。

然而，这话听在娆沥耳朵里，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皇家人本就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表面上虽然没有任何不妥，但实际上已经是波涛汹涌。他没想到猫儿竟会与那小子同住一处！他虽然明白猫儿心性磊落，不太在乎男女之别，但……他却看得分明，那小子是个爱使阴路子的人，觉得猫儿如此做甚是不妥。

猫儿低头吃饭，脑袋里想的却是银钩唇角边的一抹殷红。

岚琅笑意盈盈地望着猫儿，眼梢转瞄着娆沥，见他脸色发青，脸上乐得更开了。

娆沥望着猫儿，愈发不懂这女子脑袋中都装了些什么，越是追究，越是考量，就越是疑惑。殊不知，在无端的猜测中，他已将心思悄悄种下，而浑然不知。

猫儿吃饱后，倚靠在栏杆上，打算消食后就走，却听见楼下人调侃着离国大事，当即伸长了耳朵去听。

一男子说："离国最近越发不太平，听闻那战衣将军竟被怀疑与霍国勾结，被调回了皇城不说，还软禁了起来，真不晓得那皇帝老儿想了些什么，竟然如此昏庸！"

另一男子谨慎道："嘘，小声点儿，虽不是本国国事，但亦不可多谈，隔墙有耳，没准儿那战衣将军真与霍国有所勾结，人心隔肚皮，谁晓得……"

猫儿坐在二楼处，一时有些消化不了这其中的意思。花耗与霍国勾结？多大的笑话啊！就算全天下的人与霍国勾结，那个人也不会是花耗！

猫儿真的愤怒了，她向来受不得别人冤枉，如今花耗被冤枉，竟比她自己被冤枉还难受！她噌地站起，大喝道："放屁！"一坛子酒水狠狠抛去，直砸在那二人桌子上，轰然间碎了一桌子的酒水。

那原本交谈的二人遭遇无妄之灾，瞬间勃怒，抬头望去，却被猫儿那若恶虎般凶狠的气势吓到，心里惧怕，只当今天运气不好，出门撞了头，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猫儿目光坚定地对岚琅和娆沥说："我要回离国。"

娆沥有些无奈地一笑："我暂时去不了离国，你若回去了，就帮我照看一下香泽公主，全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猫儿乍听香泽公主的名字，身子有些僵硬，转而郑重地点头道："好，我去看她。"

娆沥嘱托道："香泽公主在大婚后又被接进了皇宫，你若看她，需小心行事。"

猫儿一惊，眉头微皱，想不明白这其中又出了什么变故，只得摆手道："别说这些客气话，我会去皇宫看她，若她真被扣了，我就把她劫出来。"

一直生长在宫廷斗争中的娆沥看得明白，猫儿所言发自肺腑，自然感动在心。他也清楚事情定然不会像猫儿想得那般简单，他不愿猫

儿为此搭上性命，于是说道：“你只需帮我照看她别无缘无故丢了性命就好，其他的你不用管。”

猫儿点头，应下。

娆沥心里清楚猫儿和曲陌之间的感情纠葛，明白是他姐姐掺和进去搅了两人姻缘，但事以至此，已经说不上谁对谁错。虽然他托付猫儿照顾姐姐已经很不道义，但见猫儿认真应下，使他在感怀猫儿仗义的同时，对其又生出几分好感。

岚琅站起身，对猫儿道：“快走啊，连话别都这么唠叨。”说着提起被自己扔掉的纱帽，又戴在头上。

猫儿明白岚琅是要跟随她去离国，便在下楼时小声问道：“你……不留在此地报仇？”

岚琅学猫儿曾经的语气嗤笑道：“我这小身板儿，别让人踩碎了。”

猫儿无语，低头走出溢香居，回头对二楼处的娆沥挥挥手，觉得皇宫里的人都身不由己，她看娆沥的样子却是想去离国的，却又因权衡利益无法动身。她冲娆沥一笑，大声道：“等我好消息！”

娆沥回猫儿一笑，亦大声道：“好！”

猫儿转身离开。岚琅低咒道：“眉来眼去，不是个好东西！”

猫儿因心急，没有雇马车，反而给岚琅买了一匹健壮的小马，让他骑着走。岚琅见那小马，鼻子都气歪了，猫儿怎么就不把他当成男子看待？如此这番，简直是侮辱他！

尽管岚琅极其恼怒，但猫儿却无暇顾及他的心情，跳上“肥臀”的背，策马狂奔离去。

岚琅不得已，骑上小马，撒欢儿地跑，也只能在吃了一嘴灰中望着猫儿渐行渐远。他不由得使劲地抽打着鞭子，将所有怒气都撒在小马身上。

天黑后，当猫儿跳上大树睡到月挂西梢时，岚琅才一身灰尘地赶到树下。他刚勒停小马，那小马便咣当一声躺到地上，口吐白沫，就

此不起。

岚琅仰望着树上睡意香浓的猫儿，这胸口起起伏伏间气得绝对不轻，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照着猫儿脑袋上砸去！

猫儿一手接住石头，得意一笑："想偷袭我？"

岚琅又拾起两块，一同砸去。

猫儿一手接下其中一个，另一个本想用脚踢走，却没掌控好平衡，砰地掉到树下，砸到"肥臀"背上，痛得闷哼一声，缓缓滑落到地上，就这么躺着不再起来。

半晌，岚琅才小心靠近，用脚踢了踢猫儿的胳膊，问："死没？"

猫儿不动，淡淡地回道："没死。"

岚琅也觉察出猫儿不对劲，这才蹲下身子，望着猫儿仰望繁星的眼，伸手扯掉猫儿脸上的大小膏药，声线不太自然地说道："没死就起来，别装死。"

猫儿恍若未闻道："什么时候才能赶回离国皇城呢？"

岚琅坐到地上，拾了根树杈，在地上画着道道，难得地安慰一句："我们走近路，很快的。"

猫儿咧嘴一笑："这世上的事儿总是千奇百怪，瞬间朝夕变化，让人摸不着头脑，要是都简单一点儿，多好。"

岚琅撇嘴："若大家都像你这么笨，还真是一盘散沙，不思进取。"

猫儿将手背覆盖到眼上，含糊道："也许吧。"

岚琅嘲弄着："做什么，想哭吗？还将手背放眼睛上了？"

猫儿手臂一僵，缓缓抬起手，望着自己的手背，幽幽地说道："银钩，他在伤心时会这样，我……也想知道这样做是什么感觉。"

岚琅微愣，一手折断树杈，咬牙低咒道："无聊！"

猫儿恍然一笑，又将手背放到了自己眼睛上。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在心底的苦涩蔓延时，会觉得有些温暖。如此这般一想，

猫儿不禁暗笑自己怎么还悲凉春秋起来，尤其在急着赶路时，就更不应该。

猫儿耳边听见岚琅肚子一声叫，便噌地坐起，问道："饿了吧？我给你烤兔子吃吧，我手艺特好。"

她站起身，拾了些干树枝，简单生了火，转身进入丛林，借着月光，用石头砸死两只野兔，拖着跛脚走到小溪旁清洗干净，用树枝一穿，就坐到木墩上，翻烤起来。

岚琅抱着腿坐在猫儿身边，见猫儿烤得极其认真，便偷偷瞄着猫儿。

猫儿的小脸在火光的映衬下犹如山中精灵般绝美，一双大眼盯在兔肉上极是认真，仿佛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专注，也很迷人。红红的小嘴微抿，像是在隐忍过剩的口水。小巧的鼻子嗅着香味，脸上荡漾开一种简单的幸福。

岚琅望着这样的猫儿，不觉间失了神，半晌，喃喃问道："猫儿，你想要什么呢？"

猫儿随口答道："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什么，曾经只想让曲陌喜欢我，现在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也就不知道要什么了。"

岚琅微愣，没想到猫儿将自己隐藏的感情轻易说出，却转瞬间明白，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岚琅笑了笑，不似以往那么尖锐刻薄，歪着头，望着猫儿被火烤得红扑扑的脸蛋，又寻个话题问道："看你烤兔子，好像蛮用心的。"

猫儿眯眼一笑："都跟你说了我烤得好吃，若烤不好，多丢手艺啊。"

岚琅帮猫儿加了些柴火，问："对于不认识的人，你都对他这么好？"

猫儿皱眉："你都跟着我一个月了，哪里是不认识的人？"

岚琅轻咳一声，转开脸："我是说，不知底细的人。"

猫儿朗声道："反正我内心无愧，也不怕恶鬼敲门。"

岚琅脸一红：“你！”

猫儿咧嘴一笑：“你不是恶鬼。”

岚琅用脚踢了踢柴火：“那我是什么？”

猫儿神秘兮兮地小声道：“你啊……你是……阴魂不散！”

岚琅水灵灵的眼睛一瞪，喝道：“猫儿，你真欠揍！”

猫儿呵呵一笑，无赖地说道：“能揍得过我再说吧，眼下别把我惹急了，让我再揍你一顿，全当舒筋活血了。”

岚琅冷哼一声，转头，不再说话。

猫儿低头，认真烤着兔肉。

烤好后，猫儿递给岚琅一只，岚琅泄恨似的抓走，伸手就扯肉，却烫了手，咝地倒吸着冷气。

猫儿忙将岚琅的手放到自己耳朵上。

岚琅微愣。

猫儿得意扬扬道：“不痛了吧？若烫到手指，放到耳朵上最好使了。”

岚琅微红的脸隐在跳跃的篝火中，似梦似幻般不真实，问：“谁教你的？”

猫儿得意之色更浓：“娘呗。”转而继续吃起了兔肉，直到撑得肚子圆滚滚的，这才倚在树下休息。

岚琅扫了一眼闭目养神的猫儿，建议道：“不如你枕着我肩膀睡会儿，等会儿换我枕你？”

猫儿吧嗒一下小嘴，眼睛都没睁：“你枕我吧，我这样挺好。”

岚琅望着猫儿，终是悄然坐了过去，将脑袋倚在猫儿的颈项间。猫儿身上有种很淳朴的味道，没有一般女子的胭脂香，却自然得让人觉得分外安心。

旁边的柴火的噼啪作声，两个人相依偎着睡去。

在猫儿的呼噜声中，三五个黑影悄然接近，相互间打个眼色，便举剑向岚琅的脖子处刺去！

猫儿突然睁开眼睛，身子没有动，手中却豁然多出了一把大菜刀，在夜里泛着霍霍青光，快速一扫，只听一声碎裂，?刺客的剑身已经断成两半。

身穿黑斗篷的鬼面人一惊，向后退了一步，抱拳道：“猫爷，无行宫无意打扰，此事与您无关，且将那小子交给我们，我们自当井水不犯河水。”

猫儿心里疑惑，原本以为无行宫知道上次抢的手帕并非“梵间”，所以这次才半夜偷袭。没想到，黑行使并非冲着自己而来，而是冲着岚琅。难道说，他们以为那手帕就是真的“梵间”？不会这么笨吧？

疑惑中，猫儿一脚踹去，人随即飞身而起，身子挡在了岚琅面前，将手中大菜刀一横，眉毛一皱：“既然知道我是谁，还敢说井水不犯河水？你不知道我是雨水吗？哪里惹我不快，就下到哪里！正要找你们无行宫呢，废话不需多，我们手下见功夫！”

黑行使瞬间提剑刺去，欲缠住猫儿，而其他人则是毫不留情地向猫儿身后的岚琅进攻！

猫儿一连串的快刀斩乱麻，将无行宫的人生生逼开，嘲弄道：“断剑还敢行凶？且看看你猫爷怎么杀猪吧！”说话间，绝不花哨的一刀劈下。

黑行使手中残剑再次断裂，只觉得肚子也是一紧，忙用手捂住，却仍旧止不住哗啦啦的血水涌出，瞳孔一缩，死不瞑目地缓缓躺在了地上。

其他无行宫教众见了，不禁大骇，有些惧怕猫儿的大菜刀，不敢靠前。

猫儿用脚踢了踢倒地之人的胳膊，唤道：“喂，我才划破你两层皮肉，你装死做什么？”

原本已死的黑行使眨巴一下眼皮，瞬间睁开眼睛，一个翻滚躲到一边，捂着肚子怒喝道：“好个小人！”

猫儿呵呵一笑：“吓吓你，好玩不？”

其他无行宫教众不等空闲，呼啸而来，猫儿虽然跛了左脚不方便，但身形仍旧灵活，只要不让她追敌，他人便讨不到便宜。

刀光剑影间，猫儿大胜，将数人放倒在地，虽不致命，却是苟延残喘。

猫儿瞪眼训斥道："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岚琅是猫爷的人，不许任何人动！"猫儿语毕，觉得这话……她好生熟悉，貌似银钩将自己护在怀里时，也是这么说的。时过境迁，她竟然没忘，而且……记忆深刻。那人，在不知不觉间到底给自己种下了怎样的毒?

在猫儿的游神中，岚琅由猫儿身后走出，笑得越发阴柔，犹如女子般风情。他拾起地上的断剑，用没有剑尖的迟钝剑锋比量在一黑衣人的颈间，若画画般轻轻钩过，将那人喉咙割开个缝隙，血液晕染开，却不至于喷薄而出，就这么咕噜咕噜地流淌着。让那黑衣人在惊恐中感觉生命的流失，听着死神的脚步勾命而来。

岚琅滑动着迟钝的残剑，口中哼哼着不知名的调调，心情大好地走到下一个黑衣人面前，在那人的瑟缩战栗中，举起剑，由头部开始分割，仿佛要生生将人分成两半的样子。

恍然回神的猫儿一把夺过岚琅手中的残剑，训斥道："你这是做什么？既然他们已经败了，就不要再折辱。"

岚琅微仰着头望向猫儿，眼中含了抹令人惊心的恨意，声音里有丝快感的颤音道："他们杀我父母时，可并没有因为谁败了，而心慈手软地没有折辱！"

猫儿哑然，想来这无行宫还真是无恶不作，虽不知其中缘由，但好好地还杀了岚琅的父母，实在令人无法言语。

岚琅见猫儿不再干预，伸手夺过猫儿手中的残剑，就这么笑颜如花的一个个切割下去，不让他们速死，却必须要感受血液与生命渐离自己的惊恐，直至死去。

其实，黑衣人是想逃的，但猫儿的菜刀和拳头实在厉害，他们已经被打得动弹不得，甚至连喊救命的声音都细微可怜得如同蝼蚁。

当岚琅举剑切割到黑行使的脖子上时，那人却突然一掌袭出，虚晃一招，利用绝佳的轻功逃走。

岚琅恨极地转过身，用残剑指着唯一剩下的活口，逼问道："说，你们的总坛在哪里？教主何在？"

那人颤抖着嘴唇，沙哑而急切地招供道："三国皆有总坛，教主……教主飘忽不定，果真不知……啊……"

岚琅手起刀落，砍了那人脖子，对那死不瞑目的人说道："不用瞪我，我没说不杀你，不过给你个痛快罢了。"

猫儿望着岚琅的单薄背脊，明白他报仇的心思，却不知道还需要多少人命才能填满他的仇恨。

岚琅仿佛知道猫儿在看他，原本笑颜如花的脸瞬间一冷，转头喝道："看什么？还不上路！真等无行宫追来砍死我才好？若不是今天在溢香居吃饭时露了头，也招不来这些恶鬼！"狠瞪猫儿一眼，率先跳上"肥臀"。然而"肥臀"却不让他骑，蹄子一跺，开始摇晃起身子。

岚琅见猫儿那般清冷地看自己，心中有些异样难受，仿佛受不住那薄凉的眸子凝视般，他暴躁尽显，发狠间就要踢打"肥臀"。

猫儿一闪身跃上"肥臀"，"肥臀"这才不再扭动，乖巧得和刚才判若两人。

猫儿大喝一声驾，马儿狂奔出去，踢踏出一片片乍起的灰尘。

岚琅晓得猫儿生气，也想试着开口说些什么，只是一张嘴，猫儿便开口将话截去，沉声道："'肥臀'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若再踢打它，我定然不饶你。"

岚琅一口气憋在胸口，瞬间收紧了拳头，眼中阴戾的情绪暴涨，将眼睛死死瞪向"肥臀"的颈项。难道，他还不如一匹马吗？

既为了躲避可能追赶而来的无行宫教众，亦为早日到达离国皇城，两个人一路风餐露宿，马不停蹄。

岚琅与猫儿置气，两个人仿佛?量好一般，谁也不理谁，却是吃住在一起。

偶尔住店，岚琅会狠狠地凶猫儿一句：“洗澡去，臭死了！”

猫儿心里说，不用你管我也会洗，但嘴上却没有说什么，导致以后岚琅与猫儿说话，几乎都是靠吼的，足见习惯成自然。

两个人快到皇城时，才终于算是和好。

原因是猫儿看见岚琅买了包糖果给“肥臀”，口中还恶毒地说道：“吃吧，吃吧，把牙都掉光，看你还耍什么马脾气！”

猫儿晓得，这是岚琅给“肥臀”认错了，便高兴地走过去，也抓了两颗糖，一颗自己吃了，一颗喂进了岚琅口中。

岚琅涨红了脸，嘟囔道：“吃胖你只肥猫！”糖咽下后，又塞给猫儿一整包糖果，转身上了楼。吃饭时话多了些，猫儿也回应起来，两人因一匹马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还真有些幼齿的意思。

两人和好后，轻装上阵，快马加鞭，终是赶到了皇城，却不想那城门官爷盘查得甚至是仔细，若答不上个一一二二，是定然不让进的。

猫儿被盘问身份时，想了又想，也没闹明白自己属于什么身份，就在城门官爷的不耐烦中，猫儿猛地出声道：“我是银钩娘子。”

城门官爷呆滞了，嘴角有些抽筋，眼睛禁不住向猫儿的胸部扫去。

猫儿圆眸一瞪，喝道：“女扮男装！”

银钩的名气一如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一般颇受争议，但无异于确是这皇城内外的出名人物。城门官爷曾听闻银钩娶了妻，虽然不晓得是不是眼前人，但却清楚银钩此人是如何的难以应对，当即也不敢继续盘查，马上放了行，甚至连猫儿身后的岚琅都没敢再盘问，生怕惹了麻烦。

猫儿进了皇城，策马而行，马背上还驮着一个半大小子，在路过银钩的浮华阁时，不晓得是什么心思作怪，竟然绕了条街道，策马离开，仿佛生怕看见银钩倚在栏杆处，信手拨弄琴音时的样子。只是，

在另一条街道上听见由浮华阁里传出的音律时，她还是免不了身子一僵，在下一刻逃命似的策马狂奔而去。

岚琅坐在猫儿身后，心思微动，也猜到了个十之八九。目光不由透过眼前的街道，想象着另一条街道上的浮华阁景象。

岚琅何止是见过银钩？更晓得银钩是怎样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如今，他开始好奇， 那“九曲一陌”的曲公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想必，此来皇城，定然可以见其峥嵘。

猫儿在街道上绕来绕去，专选小路走，还在路过集市时买了两顶纱帽给自己和岚琅戴上，那样子简直是如临大敌，看得岚琅也颇为紧张，以为她在皇城犯下了什么大事儿。却不想，猫儿只是怕见到让自己手足无措的熟人。

当猫儿终于寻到一家热闹的茶楼时，这才拉扯着岚琅一头扎入其中，忙着打听起花耗的消息。

这本就是非常时期，而且猫儿他们又带着纱帽，自然让人不敢随意调侃，生怕有个不测把自己牵扯进去。

不得已，猫儿取了纱帽，点了壶茶，卸掉众人防备，这才听众位客官开始偷偷地议论国事，只说战衣将军是进了宫，却还没有信儿传出来，是斩是杀不晓得，应是被软禁了。

没有信儿也是好消息，猫儿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总算是放松了一些。

猫儿是个急性子，既然已经到了皇城，必然不会坐以待毙。待到天色一黑，她欲将岚琅留在客栈，自己打算偷偷摸去皇宫。但岚琅却定要跟着，只说：“若仇家寻来，你让我留在此地，无外乎等着送死。”

猫儿无法，骑上“肥臀”，驮着岚琅，在夜色的颠簸中奔到皇宫外，望着戒备森严的高墙开始运气。

岚琅瞪猫儿一眼：“笨！去冷宫处，那里定然鲜少有人看守。”

猫儿恍然大悟，却是问：“哪里是冷宫呢？”

岚琅只蹦出一个字：“找！”

于是，两个人开始绕着外圈寻找，在挟持了一个尿急落单的巡逻兵后，经过指点，终于找到冷宫位置。

第四十四章 夜闯皇宫为战衣

第四十四章 夜闯皇宫为战衣

这一刻，香泽公主恍然有些明白了，为什么曲陌和银钩都如此钟情于猫儿。那是一种怎样的清透简单啊？虽看似憨傻廉价，却偏偏是世上最难得的珍宝。

两个人敲昏了落单的巡逻兵后，借助着猫儿特意准备的三抓绳索，攀爬上高墙，一个倒钩，又顺绳爬入冷宫，然后将绳子藏好，争取回来时能找到它。

岚琅压低声音问："你不是就指望着这条绳子逃命吧？"

猫儿笑露一口白牙："没事儿，若没时间顺着绳子爬出去，我就撞墙，然后咱冲出去！"

岚琅嘴角抽搐，恨声道："你当自己是牛呢？万一撞不动了呢？"

猫儿弯眼一笑："我今天来，若救不了花耗，也没打算出去。"

岚琅突然觉得这风真冷，怎么就嗖嗖地直往心里灌呢？哑口无言正是他此刻的写照。

猫儿拍了拍岚琅的脑袋，若大姐姐般贴心："放心，就算我出不去，也一定把你扔出墙。"

岚琅冷哼一声，转过头，嘟囔道："要走就一起走，没有自己走的道理。"

猫儿不再耽搁，弯下腰，从冷宫悄然爬出。

看见守卫在冷宫外的士兵，猫儿毫不犹豫地举拳去砸。岚琅轻扯猫儿的袖子，小声道："笨蛋，你敲昏他们做什么？那侍卫衣服太大，也穿不上，不如敲昏两个小太监，留那两人继续把门，别引起别人怀疑才好。"

猫儿点头："你比猴还精。"

岚琅不屑："是你比猪还笨！"

猫儿瞪岚琅一眼，也知道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视线一扫，赫然看见隐藏在长草中的一个墙壁窟窿，想然是……狗洞。

猫儿拉着岚琅爬过去，岚琅眉毛都要皱成山丘了，却也没说什么。

两个人隐身在黑暗中，不多时，果然看见两个瘦小的人影走过来，偷偷摸摸地钻进冷宫附近的一片林子里。猫儿悄悄跟去，听见里面哼哼唧唧地传来混合了痛苦和愉悦的声音。猫儿好奇，身子又往前探去，却见一个太监与一个宫女正交织在一起。

岚琅身形一晃，操起旁边的木头棍子就将两个正在纠缠的人打昏。

猫儿虽被三娘教诲过夫妻之事，也只是隐约懂得要脱光光，痛了，才是夫妻。眼见那宫女和太监衣服都没有脱，单是那太监将手深入宫女裙摆中，甚是不明道："岚琅，你说，那太监是不是掐那宫女呢？"

岚琅脚下一滑，差点一头撞在树上，只得红着脸，匆忙且别扭地应了一声，不打算深入地给猫儿解释此中问题。心里却寻思着，看来银钩虽然娶了猫儿，但定然没有圆房。如此一想，岚琅的唇角就扬了起来。

猫儿低头扒着那二人衣服，口中还感叹道："这皇宫果然是最黑暗的地方，好可怜的小宫女，半夜还得被掐。"

岚琅发狠般扯下那太监的衣服，再不接猫儿的话。他怕自己不是大笑出声，就是呼吸困难。

猫儿将手中小一点儿的女装塞给岚琅："喏，你穿这个。"

岚琅不接，攥紧手指，态度坚决："我穿太监的衣服！"

猫儿示意岚琅小声点："嘘……我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将军，你必须听我的，穿这身衣服。"

岚琅胸口起伏，将那水灵灵的眸子瞪起："你若还让我穿女装，我就大喊，今天我们谁也别出去！"

猫儿举起拳头就要捶岚琅，却见他抿着唇，貌似有些委屈地看着自己，这拳头就怎么也捶不下去了，只得哼哼道：“不穿拉倒，我穿！”转过身，开始扒自己的衣服，

岚琅望着对自己毫不设防的猫儿，微微红了脸，也转过身，换上了太监装。

猫儿刚要脱外衣，就听又有人走来。她转眼望去，只觉得那太监提着的灯笼飘飘忽忽地甚是吓人。微微一抖，猫儿瞬间蹿出，一拳挥去，转身将昏迷的太监拖进了林子里。

岚琅望着孔武有力却娇俏可人的猫儿，一时间又没了言语。

两个人打扮好后，终是吐出一口气，真是不容易啊。

将那三人藏起来，猫儿和岚琅提着灯笼，也这么飘飘忽忽地走了出去。

他们若是见到巡逻的，定然低头避开；若是遇见小太监，就抓到黑暗中逼问道路，然后敲昏，隐藏起来。如此这般，两个人终于踏上了直捣黄龙的正确方向。

战衣将军被软禁在醒神阁，周围有大批的带刀侍卫通宵看守，猫儿远远地扫上一眼，只觉得那一排排的金戈铁甲似乎是一座耗子笼，将花耗困在其中，让她的呼吸都越发觉得不顺畅。

猫儿明白，若想从这戒备森严中进入，定然得有些贵重腰牌，最好是皇帝老儿的物件。

于是，猫儿打个圈儿，将主意落在了离帝身上，寻对了方向，便往那龙颜殿走去。

这一路上，简直是十步一岗九步一哨，盘查严得如临大敌。

猫儿与岚琅以暗影做掩护，险险躲过盘查，好不容易看见龙颜殿，却发现周围火把通明，根本就没法明目张胆地走进。

猫儿眼瞧着宫女太监们在禁卫军的勘察下托着吃食无声走入，更觉得根本没有缝隙可以插进去。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刚想硬着脖子试试运气，却看见一个大太监由火把通明处走近，用那尖细的嗓子训斥道："愣什么神儿，还不动作麻溜点儿！这是皮子紧，找抽呢？"

猫儿和岚琅脖子一缩，虽不晓得所为何事，但硬着头皮也得慌忙随行。

然而，那大太监还是发现了异样，带着询问的目光扫来。

猫儿暗道不好，大太监果然嘴一张就要唤人来盘查。

猫儿知道，若此时自己出手，一定会惊动旁边的禁卫军，但若不出手，那大太监一叫，一切就交代在这里了。就在这万分危急时，猫儿眼尖地发现香泽公主款款而来，当即唤道："公主！"

香泽公主疑惑地转身，猫儿忙一步走出阴影，冲香泽公主咧嘴一笑，只是这笑中的僵硬程度甚高，仿佛要裂开猫儿的脸蛋。猫儿再见香泽公主，心中百般异样，种种情绪上涌中，却也越发觉察不出其中滋味，只当是平淡了吧。

香泽公主面上无波地责备道："怎跑那边了？还不速回。"

猫儿得令，扯了下岚琅，两个人弯着腰，低垂着脑袋，小跑到香泽公主身边，做奴才样。

大太监虽有些疑惑，但见那两个小太监是受公主管辖，自然不敢放肆，请安后悄然退了下去。

香泽公主带着自己的婢女与两个小太监，在火把通明的空旷夜晚缓步向龙颜殿走去，头也不回地小声问道："猫儿，怎来了皇宫？"

猫儿微微上前一步，跟在公主身后侧，亦小声回道："我来看看耗子，也受娆沥之托看看你。"

香泽公主微微点头："有心了。"

猫儿轻轻拉扯公主的袖子，问："公主，你在这里好吗？若不喜欢，今晚我们逃出去吧。"

香泽公主觉得猫儿这话是真心关心自己，并无虚假成分，那原本因猫儿突然出现的慌乱消散，心里泛起星星点点的感动，声线亦柔和

了一分，说：“我暂时不能走。”

猫儿虽然不明白其中原因，却点了点头：“成，你要是想走，就派人去悦心客栈找我。”

香泽公主刚才看得清楚，若非自己及时出现，此刻这私闯皇宫的罪名，猫儿是必然要担下的。然而，猫儿却能不顾安危承诺救助自己，她实在不知道猫儿的这份勇气是憨傻还是不自量力。

猫儿不知道香泽公主的心思，仍旧说道：“娆沥挺想你的，你自己要保重。我今天必须看到耗子，也不晓得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香泽公主抬头望向不远处的龙颜殿，竟觉得，若有一天自己身处险境，怕是没有一个朋友能为自己如此赴汤蹈火吧？她缓缓收回目光，问：“软禁战衣将军的是醒神阁，你怎么来了龙颜殿？”

猫儿毫不欺瞒地回道：“那里被防守得里三层外三层，只怕我没进去就被踩扁了，所以来找皇帝老儿，想拿他能管用的牌子，然后再去见耗子。”

香泽公主哑然，暗道：这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竟将主意打到离帝身上！若是禁卫军发现猫儿的企图，当个刺客刺死也是平常之事。这人的脑袋到底是如何想事情的？

猫儿探头，见香泽公主发愣，便笑道：“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平安出来的。”

香泽公主微愣，她何时替猫儿担心过？就在刚才那一刻，她甚至在想，若猫儿被当成刺客一剑刺死，也许也是件不错的事情。免得那人无止境地惦念，也平了自己这颗悬挂的心！只是，当猫儿那双清透大眼望向她时，她心中那点儿阴暗心思竟变成了丑陋的狰狞，仿佛是在算计一个全心信赖自己的孩子那般罪恶。

这一刻，香泽公主恍然有些明白了，为什么曲陌和银钩都如此钟情于猫儿。那是一种怎样的清透简单啊，虽看似憨傻廉价，却偏偏是世上最难得的珍宝。

说话间，众人已到了龙颜殿，那禁卫军企图拦下多余人员，只准香泽公主带两名贴身侍女进去。

香泽公主凤目一凛，喝道：“怎么，本宫来离国做客还要规定带几个奴才，吃几样小菜？”

禁卫军面面相觑，忙低头放行。

猫儿跟在香泽公主身后进了龙颜殿，暗道：这香泽公主和曲陌还真有些像，都是那种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却是不怒自威的人物。猫儿想，自己能让人害怕的也就只有拳头了，那眼神怕是万万达不到令人腿抖的效果。

琉璃灯盏下的大厅中，美酒佳酿摇曳生香，粉黛低垂三千颜色，行行绰绰间，将这类似家宴的款待变成了一种奢华调子，尤其在此动荡时期，更犹如海市蜃楼般越发不真实。

猫儿不敢抬头，生怕露馅，难得规矩地跟在香泽公主身后，不想给她添麻烦。

丝竹声乱耳，受邀之人纷纷到来，门口却突然发生冲突。

猫儿趁乱扯着岚琅嗖地钻进黄布桌子下，只道那是靠近离帝最近的地方，为了花耗，她只能做回最不屑的小偷了。

岚琅在桌子下使劲瞪猫儿，恼怒着她这不知是鲁莽还是不要脑袋的行径。

猫儿咧嘴一笑，样子讨喜得很。

两个人身形都不魁梧，躲在桌子下倒也不拥挤，可当离帝坐到龙椅上时，猫儿和岚琅看着那距离自己只有一指之距的两条龙腿时，都有些傻眼。他们第一次觉得自己与皇位竟只有一腿之隔，与砍头之间的距离亦是如此亲近。

岚琅已经顾不得去凶猫儿，示意猫儿屏住呼吸，千万别露出马脚。猫儿点头应下，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猫儿看不见离帝的样子，只听他气度沉稳地与众人把酒言欢，看样子似乎精神很好，并没有所谓的重病之说。

此时，太子傲慢的声音响起：“父皇，儿臣有个不情之请，听闻曲公子琴音绕梁，儿臣早就想聆听一番。今，儿臣新收了一名舞姬，舞步奥妙可称一绝，可否让二人合奏一曲，为父皇以及香泽公主、战衣将军助兴，岂不妙哉？”

猫儿身体一震，有种掀开帘子暴打太子的冲动，却强行忍住，没有冲动行事。

太子对曲陌一直心存不满，先不说那香泽公主本应该是他的美人，却被曲陌收入府中，怎么想，他都觉得受制于人。再者，往日那曲陌就压他一头，见到他也不卑躬屈膝，样子实在傲慢无礼！今日恰巧父皇设宴，他定要羞辱曲陌一番，让其为舞姬伴曲！

离帝道：“太子，你若能将用在舞姬身上的精力用在治理国事上，朕心甚慰。”

太子吃憋，涨红了脸，恭敬道：“儿臣谨听父皇教诲。”

离帝接着说道：“离国虽是多事之秋，但强悍之国又岂是狼子野心就能吞没的？战衣将军，朕虽信你不会与敌国私通，但在种种证据下，你且先修养些时日，朕必然会给你一个公道。”

花耗抱拳道：“臣一心为离国，绝无二心，天地可鉴，日月可表，且等圣上给臣个公道。”

离帝点头应下，举杯道：“离国与娆国素来交好，想来霍国的狼子野心并非一个离国即可满足其巨大胃口，还望香泽公主早日修书给娆帝，望其早做准备的好。”

香泽公主举杯：“本宫正在酝笔，希望既无干政之疑，又可表爱国之心。”

离帝笑道：“好，好，为国泰民安，与孤同饮下此杯。”

离帝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的说辞变得可有可无，。离帝要的就是一种制约，用曲陌这身无官职却异常得宠的人压制住太子的躁动，让太子在他身体不适的时候不敢逼宫。

离帝亦用太子来钳制住曲陌，不让他的势力做大，却还要给曲陌几分权力，例如……娆国的庇护。

离帝知道香泽公主的态度是百般推辞，但他却无法正式逼娆国助自己一臂之力，更何况在知道娆池女还活着后，他纵使想使些不光彩的手段，亦有所顾及。

离帝之所以扣押住香泽公主，其主要原因是洞悉了曲陌有些异样，不似以往的温润无害。但，即便是以往，他称帝一世，却也看不懂这个貌似云淡风轻的男子。

也许是一种帝王的骄傲，让离帝无法将曲陌这无法掌控的隐患扼杀在摇篮中，他想看着曲陌成长，看着曲陌在迷雾中伸出令人窒息的素手。

至于最后的胜利，终归是属于君主帝王的骄傲！

战衣将军花耗却是离帝无法不衡量的战刀，既可屠杀敌人，亦可反扑自己。所以，在得知战衣将军叛变的证据后，离帝不是没有怀疑过，不过对于手握军权的人，他是宁可错杀一万，亦不愿放过一个！

虽然边关吃紧，但若将眼中只有战衣将军而没有离帝的战衣骑交给花耗，绝对是让离帝更加寝食难安的主要因素。衡量下，他将花耗调回，先软禁起来，观看形势再说。

作为君主，也许这一辈子有太多错误，但眼下哪怕一个微弱的错误，都将会葬送掉他辛苦打下的江山。他，如履薄冰。

离帝或扬或抑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也无须顾及众人是否吃好。他饮下最后一杯酒水后，用帕子掩住一声轻咳，便宣布宴会结束了。

众人悉数退出，离帝唤住曲陌：“曲陌暂且留下。”

曲陌在整个宴会中，第一次开口应了一声：“是。”

龙颜殿大门一关，离帝有些沙哑地吩咐道：“随朕摆驾上书房吧。”

当离帝与曲陌从龙颜殿的侧门离去，猫儿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虽猫儿失误地钻入桌子底下，根本就不曾有时间去盗取离帝的贵重腰牌，但却看清楚一件事情：离帝，确是生病了，而且病得极其严重。

猫儿瞧得真切，刚才离帝轻掩咳嗽的帕子在塞入袖口时，已隐着暗红色的血痕，怕已经是咳血多日，时日不多了。且刚才摆驾时，离帝将手紧紧地压在扶手上，才能支撑着身子站起，看样子已是体力匮乏，油尽灯枯。他如今这番硬朗，若非调理得当，就是……回光返照！

猫儿与岚琅在空无一人的桌下对视，明白若非离帝身体抱恙，应该不会如此早早结束宴会，如今叫曲陌同去，怕亦是有重要的事情相商。

猫儿听酒不醉说过，帝王交替之时，便是草木皆兵之际，更是改朝换代的屠杀开始，每代帝王都是踏着他人白骨登上帝位的。

猫儿急了，从离帝的话中可以听出，花耗的通敌已是罪证确凿，而杀与不杀，在离帝此番身体状况下，他是否会选择相信花耗，还是将危险扼杀?

猫儿在众人前脚刚走出龙颜殿时，忙从桌子底下蹿出。岚琅还来不及拉扯，她便狂奔出去，打开大门，眺望到花耗所在，也学着其他太监夹着屁股小腿快走，匆忙赶到由数十名禁卫军看守的花耗身边，低头道："战衣将军，请留步，圣上有请。"

花耗身子一顿，故作镇定的冷目扫来，沉声询问道："公公可知是何事？"

猫儿将头再次低垂："奴才不知，请战衣将军速去。"

花耗转身随猫儿同去，旁边押解花耗的禁军统领不疑有它，毕竟在他以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战衣将军必定跑不了?更何况，虽然没有圣上的金牌为证，但圣上确是留曲公子在龙颜殿里商讨事宜，此刻怕是有事突然想起，才叫战衣将军回去。

禁卫军统领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不知道，离帝与曲陌已经由侧门转去了上书房。

猫儿引着花耗直接进入了龙颜殿，反手又将大门关上，看起来是要密谈的样子。

大门一关，花耗便一把将猫儿抱入怀里，紧紧地，不留任何余地。

猫儿被勒得呼吸不顺，也知道花耗确实受了委屈，便不再挣扎，乖巧地让花耗抱着，就如同在花蒲村一样无拘无束，朋友之间不分男女。

花耗心跳得异样厉害，天知道他有多想猫儿，有多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她，此刻，她就在他的怀里，真实的体温，柔软的触觉，怎么都觉得仿佛是美梦一场。

在花耗的心潮澎湃中，茶杯磕碰桌面的声音传来。

花耗一惊，转目去看，但见一个面色白净，唇色阴柔的绝色小太监正大剌剌地坐在龙椅上，满眼狠戾地瞪着自己。

花耗正要动手时，猫儿忙拉住花耗的大手，小声道："是我带进来的人。"

花耗眼中杀气不减，低喝："下来！"作为臣子，他不允许他人嘲弄皇权。

岚琅反而往龙椅上一靠，姿态懒散地挑衅道："刚坐热乎，为何要下去？"

花耗刚欲动手，却被猫儿的小手拉着向皇位走去，并示意他坐到桌子上，猫儿自己则一屁股挤进了皇椅里。

花耗的拳头顷刻间变得无力，挣扎道："圣上龙椅，怎可乱坐？"

猫儿眨动清透大眼："不就是把椅子吗？我都在桌子底下蹲一晚上了，有椅子不让坐，还站着不成？"

花耗心头一疼，自嘲地想道，即便猫儿是要坐自己的这颗头颅，自己又怎会不给她？更何况是……龙椅？

花耗面色放柔，站在龙椅边，问：“猫儿，怎么闯了皇宫？”

猫儿仰头，拉扯住花耗袖口：“听说你被软禁了，我就从娆国跑了回来，好不容易找到冷宫，顺着绳子才爬进来的。皇帝如此不相信你，咱不给他卖命，弄不好还要被砍脑袋，多怄气啊。耗子，我们走好不好？”

花耗心中一暖，不可置信的问：“你……为我闯皇宫？”

猫儿点头：“可不是，那绳子还留在冷宫里呢，等会儿我们还得爬出去。

花耗眼中荡漾起一份情愫，问：“那……圣上与曲公子又何在?

猫儿答道：“他们前脚去了上书房，我后脚就跑出去唤你了。”

花耗感动异常，为猫儿的心思，也为猫儿的谋略大胆。他眼眶一润，欲身手将猫儿抱入怀里。

岚琅却是不冷不热地嘲讽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侬我侬的，真酸。”

花耗手臂僵硬，望向岚琅时若战刀般充满肃杀之气。

岚琅视而不见，用鼻子哼了哼，明显不待见花耗。

猫儿回手给了岚琅腰部一下：“什么你侬我侬？一边儿凉快去！我们是在制定出逃计划。”

岚琅吃痛，使性子地往皇椅扶手上一捶，只听喀的一声，一柄利箭由扶手前射出，直接透过桌布射入前面的木柱上，发出沉重一声。

猫儿咂舌：“这也行？”

岚琅扫了猫儿一眼：“有什么不行？当叛军兵临城下，乱臣贼子欲夺帝位时，这一箭就能要了敌军首领的性命，瞬间掰回一局。”

猫儿点点头，不再关心箭羽问题，转而急切地望向花耗：“我们走吧！”

花耗摇头道：“我若走了，岂不是畏罪潜逃？”

猫儿愤怒了：“不走，等着砍头？”

花耗笑道：“虽然看似证据确凿，但圣上并没有定罪于我，应是不信的。”

猫儿瞪眼，揪起花耗衣襟：“笨蛋！先不说太子登基能不能放你兵马在手，就说圣上此刻身有异样，如履薄冰，怎会让你去边关做大？你……你怎么就是个死脑筋？！你想想，若你身体不好，你会把可能威胁自家儿子帝位的人放走吗？更何况还是一个有着确凿罪证的叛徒？”

花耗为猫儿一番话所震撼，诧异道：“猫儿，你何时也想这些了？”

猫儿撸袖子，样子颇为骄傲：“从知道你被陷害，我就开始想这些，都想一路了。”

花耗低声笑着，将一直以来压抑的情绪爆发出来，他拍了拍猫儿的脑袋，轻柔地说道：“难为你了。”

猫儿拍开花耗的大手：“难为什么？别看平时我不想，但若想了，那也是绝顶聪明的。”

岚琅嗤鼻，表示不屑。

花耗轻笑，铁汉柔情。

猫儿皱眉问：“花耗，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证据说你与敌军勾结？”

花耗粗糙的手指抚平猫儿皱着的眉头，仿佛事不关己似的安慰着猫儿：“不过是在擒住敌军副将时，从他袖口翻找出我的亲笔信函以及一份我军的兵马部署图。那副将咬毒自尽，我百口莫辩。”

猫儿诧异：“耗子，你会写字了？”

花耗嘴角隐约抽筋，貌似这不是问题的重点吧？不过，他已经习惯了猫儿的突发奇想，反而更加宠溺地望着猫儿，故作认真道：“会了，还会好多。”

猫儿羡慕的眼神涌动，开心道：“我也会了挺多，不过还是有很多字不认识。”转而目光一怒，低喝道，“是哪个王八羔子陷害耗子！”

花耗勾唇一笑，竟也产生了一种非常不真实的邪魅感。他笑睨着猫儿，顺着她的话说道：“是啊，哪个王八羔子陷害我？”

猫儿越发觉得这委屈受不得，拉?上花耗的大手：“走，咱不做这狗屁官了，回村儿种地去！要不你跟我去占山为王，咱俩合伙，把三国的山头都占满了，全部要插上画有咱俩头像的旗帜！”

花耗眼前一飘，仿佛看见大小群山上都插着自己和猫儿的画像，那情节……还真有着说不出的……恐怖。离近一看还好，离远一看定然像某种被人祭拜的土包。猫儿的想法，总令他感到惊奇。

然而，花耗却并没同猫儿一同离开，花耗骨子里的精忠报国是早就埋下的种子。当成大将军将饥饿的他带入军营的那一刻，那种子便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了如今的参天大树，又怎么可能在朝夕间被连根拔起?

世人图名，乱臣贼子和精忠报国之间的区别，是花耗的固执。即便是猫儿，亦在意小贼和大盗之间的称呼。至于他人，更将名号看得比性命重要。

猫儿在得知花耗被陷害的原委后，却劝不动花耗随她一同离去，气得她都想抡起拳头将花耗砸昏后带走。

花耗洞悉了猫儿的企图，只得保证道：“放心，我一定会无事的。若他人定要将诬陷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我必然逃出皇宫。”花耗伸手，将隐在袖口的兵符交给猫儿，“这个你且拿去，若宫中政变，你可拿此物去城外西行十里处寻我属下副将。有我贴身兵符，定可保你安全。”

猫儿将兵符收好，郑重点头道：“若皇帝要杀你，我就带兵打进来！”

花耗一惊，忙道：“不可。”

猫儿无赖一笑：“兵符在我手了，管你可不可？总之，你照顾好自己，若有异样，我就带兵来！”

花耗无奈中泛起揉碎了心扉的甜蜜，亦郑重地说道：“放心，我一定安全出宫见你！”

一切定夺后，猫儿催促花耗先离开，她好伺机闪人。

花耗刚要推开大门，侧门处却响起软轿落地的声音，猫儿听见侍卫恭敬地唤了声：“曲公子。”刹那间，猫儿犹如被浇了一桶热油般蹿起，吱溜一声就要钻到桌子下，却是一头撞在了桌腿上，痛得闷哼一声。

岚琅忙跳下龙椅。花耗伸手拔下从龙椅扶手中射出的冷箭，藏入袖口。猫儿眼见曲陌白袍一角，忙去推开大门。花耗前脚跨出门槛，猫儿与岚琅随后跟出，她恨不得长了翅膀马上飞离才好。

屋外禁卫军统领见花耗出来，上前一步，严尽看守之职。

猫儿跟在花耗身边，做恭送状，心里急盼着花耗快点走，自己好转身离开。

还没等花耗大步跨出，曲陌那若古琴般清幽的声音却开口唤道：“战衣将军，留步。”

猫儿的汗水瞬间湿透衣衫，不仅在心里寻思着，明明花耗是在曲陌之前走的，如今又被曲陌抓了个背影，话锋一露，她今天真就交代在这里了。再者，她现在根本就没做好见曲陌的心理准备，只觉得身子都掉进针刺中，不敢轻举妄动，怕是一个不小心，就刺了个体无完肤。

花耗面色无惊地转身，询问道：“曲公子，何事？”

曲陌衣衫缥缈，淡然道：“无事，只说上一句，战衣将军勿要多恼，清者自清。”

花耗点头应下，道了声谢，便转身离开，步伐却是慢了许多，想是准备应变突发状况。

猫儿见花耗走了，忙扯了扯岚琅的袖子，两个人低头缩肩亦向旁边移去。

曲陌转过头，轻扫一眼那两个小太监，眼见着猫儿由于太过紧张而一头撞在了龙颜殿的门柱上。他的唇边浅浅隐上一丝笑颜，心中却泛起苦涩。猫儿，仍旧是怕自己，不肯原谅相见。他晓得，一旦猫儿知道战衣将军的事，无论身在多远都会赶来，所以，他才连续数日流连在宫中，生怕猫儿性子毛躁，闯出祸事。

曲陌今日远远看见香泽公主带着两名小太监说话，其中一人伸手扯香泽公主的袖子，那熟悉的小动作让他心跳加快，急步走进龙颜殿，却与太子相撞。他无意答理太子的无理取闹，快步进入龙颜殿却不见猫儿身影，侧目去寻，但见香泽公主亦微不可察地转目寻找，当即更加肯定猫儿在此殿中。

隐约间，发现离帝桌下黄布微微抖动，若不仔细观察，定以为是风吹拂动。只是，曲陌心里知道，那定是猫儿无疑。他的心在为那个胆大妄为的猫儿担心时，亦开始猜测，另一个消失在皇桌下的小太监是谁?

他被离帝唤去说话，匆忙间应了，却无意拖拉，借故出了上书房，大步赶回来，却见猫儿急欲躲开自己，心中酸楚可想而知。

曲陌眼见着猫儿一头撞上门柱后，仍旧快步离开，不曾闷哼，也不肯停留。曲陌抬起手指，却没出声唤她，他怕若开口唤了，猫儿会跑得更快。

禁卫军发现猫儿异样，当即就要上前盘问。

曲陌这才出声唤住禁卫军，说："适才听见龙颜殿里有些异响。"

禁卫军当即扑去龙颜殿，准备立功一件。

猫儿扯住岚琅撒腿就跑，直到隐在黑暗中，完全避开了曲陌的目光，才松了一口气。

岚琅问："猫儿，你怕曲陌？"

猫儿吸了吸鼻子，横声道："怕什么？不过是不想见他罢了。你废话真多，我们走。"

岚琅又问："怎么走？"

猫儿有些傻眼：“不如，再拖来一人问问？”

岚琅拉起猫儿的小手，得意一笑：“跟我走。”

两个人靠着岚琅的记忆，再次左躲右闪地摸去了冷宫。钻入墙洞时，却突然间吓到半夜游荡的冷宫娘娘，一声高亢的号叫冲破残缺的砖瓦狂飙而出。

猫儿与岚琅对看一眼，忙顺着绳子爬上墙头，跳下，撒腿就跑。

而冷宫门口守卫的两位大哥则是打个哈欠埋怨道：“疯婆娘，半夜鬼叫什么？妈的，怪不得被圣上打来冷宫，就那恐怖之音，谁敢弄床上去啊？还不得刺穿耳朵？”

第四十五章 酒醉痴狂丈海量

第四十五章 酒醉痴狂丈海量

那时，天总是蓝得让人想去飞，云总是柔软得想让人啃上一口，风中飘散的麦穗香总能唤出肚子的咕噜声。

猫儿和岚琅以被疯狗追赶的速度逃回到客栈，躺在床上后动不得分毫，只觉得多亏自己跑得快，不然今天真就被抓去砍头了。

猫儿喘着大气儿，说："砍头不怕，就是怕疼。"

岚琅不屑地转身，又瞬间转过来，一把揪起猫儿的衣服，大吼道："这太监衣服怎么穿出来了？"

猫儿眨眼："不可？"

岚琅眨眼，松手："也没什么。"说完倒头躺下，动也不动。

两个折腾了一晚上的人，可能是有史以来用绳子攀爬过皇城，晃悠一圈，将该办的事儿办了，还能活着攀爬出来的福星。

其实，大多数侍卫都有这样一种心理，若真是刺杀离帝的刺客，定然是飞檐走壁的高手，因此，很多侍卫都将眼光投在房檐上。至于猫儿这种用绳子攀爬进皇城内的，还真不在他们的防御范围内。

猫儿和岚琅钻了个空子，安全出了皇宫，终将紧张了一晚的心放下，倒头，也没分所谓的男女，各占了半张床，小腿搭在床外，就这么睡着了。

一夜翻过去后，猫儿精神气爽地起床，却发现岚琅正睁眼看自己，那放大的脸把她吓了一跳，当即一脚踹出。岚琅惨叫一声落地，身子撞倒盆架上，淋了一身湿。

岚琅咬牙切齿地爬起，有种撕裂猫儿的冲动。

猫儿弯眼一笑，为自己开脱道："若是我用拳头，你就起不来了。"

岚琅吐血自己吞，气呼呼地与猫儿兵分两头将自己打理好，重新换上公子哥的衣衫，吃了店小二送上来的饭菜后，开始两眼相望，不

知道要做什么才好。

岚琅轻咳一声，斜眼看猫儿："你不打算带我游玩一下离国皇城？"

猫儿点点头："那走吧，戴着纱帽，我领你转转。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两个人出了客栈，发现很多人都在偷偷打量他们。

岚琅道："非常时期，两个大男人又戴着纱帽，自然引人怀疑。"

猫儿问："那如何？"

岚琅抬手指向对面女装店铺。

猫儿头痛："你要穿女装？"

岚琅收紧手指，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大字："你！穿！"

猫儿无所谓："有些麻烦呢。"

岚琅扯着猫儿就进去了，将猫儿往女眷中一推："她女扮男装，选女装给她打扮一下。"

猫儿被女眷拉入里屋前却是指着岚琅喊道："给他也换上！"

女眷们蜂拥而至，岚琅的挣扎显得如此无力，他虽高喊"我是男子"，但在纱帽除去的那一刻，变得毫无说服力。女眷们皆想，如此一个柔弱的美人，若换上女装，会是何等婉约动人？

于是，当猫儿乖巧地换女装时，另一屋却是传来岚琅那喊破喉咙的"不要"，以及女子们惊天震地的尖叫声，仿佛要将整间房子震碎般，极具穿透力。

这边猫儿颤抖着肩膀开始大笑，那边岚琅怒吼冲天，大喊："出去！都滚出去！"

猫儿装扮好后，在众女眷的目瞪口呆中戴上纱帽，又在众女眷的惋惜怜悯中跛脚出了屋子，便看见如同喷火龙般的岚琅站在门口处，冲猫儿大吼道："帽子拿下，我看一眼！"

猫儿见他衣衫凌乱，扑哧一声笑了，却没有取下纱帽，而是直接往外走去。

岚琅被女眷拉住付了银子后，才匆忙追到街道口，一把拦住猫儿，伸手就扯下她头上的纱帽，只觉得呼吸一紧，心口内鼓声阵阵。他知道猫儿面容姣好，却不知道装扮后的猫儿竟如此风华绝代。

那不再捆绑的奥妙身材若株摇曳的红花，晶莹剔透的肌肤衬着冰绿色的衣裙更显得吹弹得破。那圆滚滚的眸子若两潭清透湖泊般泛着清新自然的潋滟波光，仿佛缀洒了星子般璀璨动人。小巧的鼻梁下是诱人红唇一点，若熟透的果实般微张着惑人的风情。黑色发丝并无任何首饰装点，端的是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微风徐动，猫儿发丝飘浮，裙摆舞动，好似坠落凡间的精灵般清韵天成。

猫儿伸出手，一把抢过被夺走的纱帽，唤了声呆若木鸡的男子："岚琅？"

岚琅恍然一震，竟红了脸。

猫儿完美的仙女形象出现裂缝，掐腰哈哈大笑起来，完全一副抢劫到财宝时的嘴脸。只是这一笑间，竟在抬头间瞥见对面酒楼里的一抹身影，瞬间扼住了大笑，痴痴望去。

那妖娆男子手提一壶酒水轻倚在栏杆处，只是若有若无地瞥了猫儿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将手边美婢抱入怀里，眯起桃花眼听着琴音，仰头饮下佳酿，衣衫红艳得仿佛要灼伤人眼。

猫儿抬头望着那人慵懒放纵的身影，仿佛要盯出窟窿般用力。

此时，二楼栏杆处却是又探出一颗头颅，正是当今太子。当太子瞧见猫儿时，瞬间睁大眼睛，惊为天人！心中色欲大起地调戏道："楼下哪家娇俏女子，上来同饮?杯如何？"

猫儿眼中只有银钩的背影，根本听不见旁人言语。

岚琅记得太子的声音，一手轻揽猫儿的腰肢，就要拉她离开。

太子见猫儿不理自己，不由得怒了两分，口气不好地训斥道："大胆！本太子问话，你且答来！"

猫儿恍若未闻，又不肯被岚琅拉走，只是仰头望着银钩的背脊。

太子瞧出端倪，转头询问道：“银兄，此女子你可认识？”

银钩懒洋洋地转过身，风情万种地趴在栏杆上扫了猫儿一眼，啧啧地说道：“容貌倒是不错。”

太子一听，以为银钩不认识，全当猫儿又是一个被银钩样貌勾引到的女子。想当初，他初见银钩时，亦是这般痴迷的模样。不过接触时间长了，他没少从银钩这里吃到暗亏，就不敢再打银钩的主意。如今，他对银钩是爱不得，恨不起，只得转为友人，多多接触才好。

太子心下欢喜，给旁边的侍卫使了个眼色。暗道：既然银钩不认识那女子，他也就不客气了，定要将那女子收入自己府中，好好把玩一番。

岚琅看得清楚，那太子虽长得人模人样，但眼角松垮，面部泛黄，皮肤塌陷，看样子就是沉迷女色之徒，当即也顾不得那么多，拉上猫儿，就要大步离开。

太子的侍卫见他们要走，忙提轻功落在岚琅前面，伸手阻拦道：“太子有请，两位请楼上一叙。”

岚琅脾气虽然骄纵，但并非不懂得衡量利弊，又见银钩仍旧与猫儿互不相识的模样，心下暗喜中有了一番计较，于是推脱道：“我与娘子还有急事要办，就不叨扰太子了。”

猫儿乍听岚琅此言，当即将原本望向银钩的猫眼瞬间投递到岚琅身上。

侍卫抬眼去看太子，却被银钩偶尔一瞥的目光骇到，不由得腿一软，想掉头就跑。可再去看银钩，只觉得刚才似是自己眼花。那人仍旧斜斜倚在栏杆上，正调戏着怀中美婢，仿佛从来没有看过来一样。

侍卫愣神，岚琅拉着猫儿就要离开。

太子紧盯着猫儿，哪里肯让这天然美味离开？当即喝令道：“把人带上来！”

猫儿被这一声喝震醒，拳头一攥，怒火上蹿，变得冲动。

岚琅抢先一步伸手扯住猫儿的小手，示意她不可轻举妄动，如若不然，再想脱身怕是更难。

其他侍卫在太子的喝令下蜂拥而去。

岚琅拉扯着猫儿的小手，被迫请上二楼。

太子见人来了，自然笑得眉眼齐开，却在瞧见猫儿的跛脚时眉头一皱，不悦地说道："怎还是个跛子？"

猫儿听了，心中自然有气，也知道那太子掂量些什么，当即朗声回道："还有一双臭脚呢！"

太子一愣，周围侍卫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银钩取杯饮酒遮挡住表情，怀中美婢却是偷笑得花枝乱颤。

猫儿见那美婢在银钩怀中好生刺眼，一把甩开岚琅的手，跛足走到银钩面前，死死瞪着那美婢看，吓得那女子僵硬在银钩怀中，脸都白了。

岚琅上前拉扯住愤怒的猫儿，唤道："娘子，不可无理。"

猫儿又听岚琅唤自己娘子，噌地转过头去想要吼上一嗓子，却见岚琅冲自己使了个眼色，也知道如此这番是为去了太子惦念，只得将那委屈憋进肚子里。

岚琅对太子抱拳道："太子开恩，草民与娘子真有急事，想要速速离开。"

太子看了一眼岚琅，竟觉得这男子比女子还好看上几分，当即又起了色欲心思。

岚琅心道不好，这皮厚的丑徒怎如此看自己？

太子见岚琅肤若凝玉，柳眉风情，两眼水润，唇瓣诱人，当即伸出狼爪，就要拉扯岚琅入坐，口中还无理道："这位公子如何称呼，且坐下把酒言欢如何？"

猫儿身形一晃，挡在岚琅前面，一手掐腰，气势如虹道："喝酒？好啊，我来！"身也不转地大喝道，"掌柜，把最好的酒都给我拿上来！"

太子见猫儿气势汹汹的样子非常有趣，那圆滚滚的眼睛仿佛清可见底般干净，心里极是喜欢，暗自寻思着，既然二人在他的地盘上，还怕跑了不成?

于是，在一坛坛美酒上桌后，猫儿也不知道拼得哪股怒火，就这么举着海碗和太子拼上了酒量。

太子在银钩和美人面前不好拒绝，自认为酒量绝非一般，故作风流地大力迎战。

一碗碗酒水下肚后，猫儿的脸蛋红扑扑的越发可爱，原本瞪圆的猫眼也半眯三分，偶尔眼角一挑，便是诱人风情无限。此番绝色，若根羽毛般撩拨心弦，让人急躁难耐。看得那太子更是口水泛滥，掺和着酒水哗啦啦咽下，恨不得一口将猫儿吞掉才能解馋。

渐渐的，太子觉得这么喝下去晚上好事儿就不用办了，想要耍赖，却见岚琅对自己一笑，当即魂儿都丢到奈何桥上了，拼了头，就是个喝!

岚琅见猫儿有些不胜酒力，于是也拿起只大海碗对太子道："太子海量，我夫妻二人着实佩服，让草民也敬上几杯酒水可好?"说话间，笑意盈盈。

太子打了个大大的酒嗝，只觉得眼前春花灿烂，头脑一热，又与岚琅拼上了。

太子本就是整天浸淫酒水之人，而岚琅却是鲜少喝酒，强撑着数碗下腹，就有些酒醉之态了。

猫儿唤了声："岚琅。"便将那人往自己身后一拉，眼含醉意地望着太子，咧嘴一笑，又拍开一坛子酒，为太子倒上。

太子有些喝高了，心里明白，若和猫儿再喝下去，怕是三人都得倒下，于是，悄悄给侍卫使了个眼色。那些败□走狗当即明白了太子的意思，悄然移到猫儿身边，在猫儿仰头喝酒时，用身体隔着岚琅窥视，动作迅速娴熟地将一包迷药下到了酒水中。

猫儿不知有诈，继续倒着酒水。岚琅隐约察觉到不对，扯住猫儿手腕，摇晃道：“娘子，不可再喝了。”

猫儿推开岚琅，眼睛愈发莹亮，仿佛要找人拼命的小兽般，一手搭上那被下了药的酒坛子想要倒酒，却不想，那酒坛子竟应声碎裂开来。

猫儿泛起疑惑，她明明没有用力啊，难道自己又神力大增？猫儿兴奋了，脸上冒出我是天下第一的咆哮感，试验性地一手拍向桌子，桌子应声碎裂。

太子傻眼了。

猫儿又一手拍向木柱，木柱应声碎裂。

太子慌了。

于是，酒后明显亢奋的猫儿就这么一路拍下去，但凡人过之处皆碎裂成残屑状。

太子已经忘记自己想对猫儿做些什么了，只觉得眼前事物都在轰隆隆地塌陷，脑袋也变成一锅颤抖的糨糊。

侍卫更是没见过此等高手，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既然太子没有吩咐，那就……先窝着吧。

猫儿一路拍到楼下，站在路中间，竟一举双拳，仰天大笑道：“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岚琅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十分确定，此烧并非酒水缘故，亦非羞涩，实乃……无脸见人。幸好，他不是离国人，也住不长，不然还真担心以后如何出门。

岚琅拦了辆马车，好不容易将酒醉闹事的猫儿塞进马车里，让车夫绕个圈，确定无人跟踪后才回了客栈。

猫儿和岚琅前脚一走，银钩随即慵懒一笑，将手中捏得粉碎的花生米倾洒而出，扫了一眼那碎裂酒坛中隐匿着的圆润珍珠，斜视对面酒楼里的曲陌一眼，看都不看吓得瑟瑟发抖的美婢，便花衣凌乱地踱步下楼离去。

猫儿却是醉了，被岚琅拉扯下马车后，也不肯消停。在客栈中与岚琅扭打在一起，直嚷着自己是铁拳第一！天下无敌！

就在岚琅一板凳拍在猫儿头上时，猫儿瞬间清醒过来，眨了眨眼睛，恍然大悟道："原来，我不是铁拳第一，天下无敌。"

岚琅披散着被猫儿抓散的头发，狠狠地放出一口气。

却见猫儿眼睛一亮，举拳高喊道："原来我是铁拳无敌！天下第一！"

岚琅一听猫儿换汤不换药，只觉得脑袋痛得厉害，还是谁给他一板凳，让他昏死过去算了。

猫儿因自认是天下第一而亢奋起来，又开始满客栈地拍桌子，以绝对孔武有力的气势证明自己铁拳无敌。过后手痛够戗那是后话，反正当时被酒精闹得不肯消停。

就在猫儿大闹客栈时，忽瞥见某个白色衣袍翩然而入，猫儿一紧张，掉头就跑，却是脚下一滑，人在空中翻了个利落弧形，落地，咣当一声磕碰了后脑，算是彻底昏死过去了。

那原本要进入客栈的白衣人被猫儿这么一吓，当即掉头就跑，生怕有什么武斗事件扣到他头上。他只是个文弱书生，还是远远躲开麻烦的好。

岚琅费了很大劲儿才将死醉的猫儿拖进屋子，气呼呼地投了手巾给猫儿擦了擦脸。

猫儿被水滋润过的脸蛋犹如新鲜的果子般诱人，长长的睫毛搭在下眼睑，形成优美的扇形，微张的小嘴里呵出淡淡酒香，在温热中诱人品尝。

岚琅的眼落在猫儿身上，便转动不开，一种蠢蠢欲动的心思涌起，身子前倾，向猫儿的红唇压去……

一颗珍珠穿过窗户纸直接打在岚琅的大穴上，让他在距离猫儿一指宽的地方被迫停下，那姿势尴尬得令人想钻地缝。

岚琅心道不好，被人跟了却不知道，只能等着任人宰割。

然而，掷珠之人并没有进入屋子，而是在窗口处投下一个翩若惊鸿的身影，那虽然不锋利，但却极具压迫感的声音传来，他说："猫儿信你，你且注意行径，否则下次所袭之处，便是你的咽喉。"

岚琅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他想弄醒猫儿，却觉得此时猫儿若醒，定然尴尬，索性就这么忍下了。他也晓得，那窗外之人定是曲陌。虽上次在皇宫里曾匆匆一瞥，他不曾看仔细曲陌的样貌，但声音却是识得。更何况，对那宠辱不惊的人，任谁也难以忘记。

曲陌话已放下，知道岚琅不敢再动，更何况那穴道需四个时辰方可解开，到那时，想必猫儿已然醒来。

属下有密文来报，曲陌的身影消失在窗口处。

曲陌前脚一走，岚琅手中拿着的湿布非常不配合地掉到了猫儿的脖子上，猫儿一凉，瞬间睁开眼睛，猛地一起，只觉得脑袋砰地磕碰上某物，震得星光环绕。

猫儿揉了揉头，支撑起身体，看着已经被撞昏的岚琅，嘿嘿一笑，口齿不清地说道："咋睡了呢？"

猫儿步伐不稳地摸出屋子，跌跌撞撞地下了楼，因口渴四处找酒喝。掌柜们算是怕了猫儿这个怪力女，纷纷躲在柜台后面不敢出来。

猫儿久寻酒水不到，这火气开始上蹿，若毛驴般奔跑出去，脑中不断涌出银钩那决然的背影，竟觉得只有找到银钩才可以平息这心底火海。她跌跌撞撞地走着，口中含糊地唤着银钩的名字，却在一头扎入蓄水缸里时瞬间清醒过来。

银钩说了，若是擦肩，只当不识。

猫儿抱着腿缓缓跌坐到地上，望着眼前相依而过的花衣男女，只觉得被刺痛了眼睛，忙用手揉揉，看清了那不是银钩后，才缓缓呼出一口浊气。

半醉半醒中，猫儿看着几个儿童嬉闹而过，记忆又被拉回到童年。想?与花耗满山地追闹打闹，想着自己拳霸一方的大王模样，想着

在被人欺负后先是不敢回家，怕娘担心，后又不敢出屋，怕花耗见了笑话。

那时，天总是蓝得让人想去飞，云总是柔软得想让人啃上一口，风中飘散的麦穗香总能唤出肚子的咕噜声。

在花蒲村的田野里，快乐总能伴随孩子们的尖叫传来，一切都是那么精彩新奇，哪怕是一个小游戏，也能引起高涨的热情和争抢的拳头。

如此，简单，快乐。

猫儿望着皇城里灰色的天，觉得有些无法呼吸。

她想起爹娘的笑脸，恍惚笑起，觉得风似乎变得柔了，就像娘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头发，轻声道："猫儿，睡吧……"

花四娘的相貌渐渐和癫婆娘重叠，癫婆娘的脸虽然被狰狞的长伤疤分开美丽界限，但那温柔的眼神却让猫儿觉得幸福，在迷迷糊糊中，哑哑地唤了声："娘娘……"

而娆汐儿的脸却突然出现，那般乖巧地拉走娘娘，回头间冲猫儿狰狞一笑，狠狠地说道："娘娘是我的！猫儿，你一无所有！"

猫儿瞬间瞪大眼睛，伸手去抓，眼见着娆汐儿将娘娘拉走，猫儿一个高蹿起，一拳头捶向娆汐儿胸口，在娆汐儿的吐血中，猫儿掐腰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终是因酒醉两眼一闭，倒地昏睡过去。

第四十六章 柳岸花船醋一江

第四十六章 柳岸花船醋一江

猫儿牵马站在岸边，那一江之水仿佛将她与银钩所在的花船分割成两个世界，那边世界是银钩色彩斑斓的捕美猎艳，这边世界是猫儿咆哮的惊涛骇浪。

猫儿醒来时，脑袋上搭着冰凉的布，费力地张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不熟悉的屋子里。

屋子里没有什么特别摆设，简单得一如客栈，没有半点家的温馨。

猫儿费力地支起酒醉后的身子，听见木门被吱嘎一声推开，一个蓬头垢面的彩妆女子托着一碗黑糊粥走进来。

猫儿原本不甚清醒的眼睛一亮，兴奋地唤了声："娘娘！"

癫婆娘冲猫儿温柔一笑，伸手将黑糊粥放到床边椅子上，又取了枕头垫在猫儿后腰，拿走湿布，探了探猫儿的脑袋，这才放心地嘘了一口气儿，说："总算退烧了。"

猫儿扯住癫婆娘的手就不再松开，眼睛更是紧紧盯着癫婆娘看，就如同终于找到娘的待哺小猫，急切地问："娘娘怎么在这儿？斩叔叔和酒不醉叔叔来了吗？"

癫婆娘一指点向猫儿的脑袋，笑着训她："不记得了？"

猫儿乖巧点头："嗯。"

癫婆娘眼含宠溺地笑道："你斩叔叔和酒不醉叔叔还没有到，我先来一步，是在路边捡到你这只醉猫的。"

猫儿不好意思地笑笑，撒娇地扯了扯癫婆娘的袖子。

癫婆娘端起黑糊粥，训斥道："喏，饿了吧，醉猫。不会喝酒，还将自己喝倒在路边，你呀，真是越发出息了。"

黑糊粥的诱人香味儿引得猫儿直咽口水，听着癫婆娘的训斥更觉得心口发甜，她捧过黑糊粥，眯着弯弯笑眼，喝了个底朝天，末了还

用舌头舔了个干净，幸福得不得了。

癫婆娘心疼猫儿，知道这孩子懂事，若非心中有苦，定然不会如此放任自己酒醉。她只待猫儿吃饱后，才开口询问道："猫儿，在娆国为何不辞而别？"

猫儿抹了抹红艳小嘴："我想离开，就走了。"

癫婆娘点点头，倒也不多问此中原由，本为江湖中人，自然有番洒脱。更何况，她心里明白，自己得了女儿后却是冷落了猫儿，怕是这孩子心中有不快，才离开的。

她一路行来，传闻猫儿左脚跛了，是被叶豪挑了脚筋。刚才趁着猫儿酒醉，她打开了猫儿的袜子，看见了那一条泛白的疤痕，心疼得难以言语，不知要如何开口询问，怕触碰到猫儿心口的伤痛。可若不问吧，这心思悬着也放不下。癫婆娘终是望向猫儿的小脸，软声询问道："猫儿，你的左脚……"

猫儿吸吸鼻子，皮实地回道："去边关打仗时，被叶豪抓去，挑了脚筋，后来让曲陌给接上了。是我自己没有保养好，现在有点儿跛，慢慢会好的。"

癫婆娘将猫儿抱入怀中，心疼这个小东西，沙哑道："会好的，总有一天会好的。"

猫儿点头，颇为骄傲地说："叶豪被银钩砍了二十一段呢。"

癫婆娘欣慰地笑了，捏了捏猫儿的小脸，寻个新话题道："听说'一笔因果'武林会中出了一怪人，黑斗篷、白扇子，一柄大刀砍树一片，一双铁拳砸墙无数。自谥：'高手，确乃高手。'"

猫儿脸蛋一红，扑入癫婆娘怀里："娘娘，你笑话我。"

癫婆娘怜惜地拍了拍猫儿的背脊，缓声道："猫儿，娘娘没有笑话你，是为你高兴。"转而却眼含恨意，连手指都在寸寸收紧，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道，"猫儿，那'西葫二老'可是去了？"

猫儿点头："去了，还被我在林子里削了胡子，气吐血了。"

癫婆娘尽显癫狂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流出，笑得身子摇曳战栗，只说："好，好，太好了！"

猫儿环住癫婆娘，软软地问："娘娘，你怎么了？"

癫婆娘抑制住瑟瑟发抖的身体，轻拍着猫儿的手臂："娘娘太过高兴了，那两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想到他们珍爱若至宝的胡子被猫儿削了，娘娘心里便欢喜。"

猫儿用小脸蹭着癫婆娘的肩膀，哄道："娘娘，你放心，那两个葫芦我早晚砍了他们的脑袋，给你点灯玩。"

癫婆娘慈祥地笑了，转过身，摸了摸猫儿的脑袋，认真道："猫儿，那二人的武功出神入化，想你伤了他们亦是在一定原因下，切莫鲁莽行事，娘娘不希望你受伤，可记得了？"

猫儿点头："娘娘放心，猫儿不会鲁莽了。娘娘为什么恨那'西葫二老'？还是记恨他们中的一人？"

癫婆娘拍着猫儿的背脊，缓缓闭上眼睛，声音越发沉寂冰寒："那两个人就是曾经将汐儿抢离我身边之人，若非因为他们，我与汐儿不会分隔多年！"

猫儿见癫婆娘面含痛苦，便没有继续追问，双手环抱着癫婆娘，慰藉着她的那份痛苦。

癫婆娘这么多年始终都在寻访"西葫二老"的去向，却一直无果，虽然知道自己的功力无法与其相比，但那仇恨却时刻悬在胸口，犹如一把利剑般直刺心窝。她恨负心人，更?自己无能，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儿！总有一天，她要亲自手刃仇人！

癫婆娘慢慢调整着呼吸，再次张开眼睛时已经恢复如常，关切地询问："猫儿，如今你在武林中也算混出了名头，单是听那猫爷名号，怕他人也要震上三震。但娘娘还是担心，对你与曲陌、银钩的纠葛我略有耳闻，你可曾想过，你到底喜欢哪个？"

猫儿没想到娘娘会有此一问，一时间呆滞了，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也不晓得自己会怎样回答。

癫婆娘看出了猫儿的疑惑，叹息道：“猫儿，千金易得，却是难得有情郎。女子一辈子无论怎样锋芒毕露，终究是要寻个携手同老的男子。可无金银，可无官职，却少不得专一的情谊。若是女子将心交付，换来的却是背弃，那无论曾经多么喜悦，一颗跳跃的心终将慢慢麻痹冻结成无法缓解的冰，任谁也暖不了的寒。”

猫儿仰头，小声问：“娘娘呢，心还冷吗？”

癫婆娘被反问，微愣后淡笑道：“太久的记忆虽然不曾模糊，但当心口一遍遍痛过后，就麻痹了。这种感觉也不好，猫儿不要尝试。”伸手慈爱地抚摸着猫儿的脸，柔声询问道，“猫儿可曾想过，谁才是你携手之人？”

猫儿眨了眨眼睛，就这么看着癫婆娘，仿佛要从她脸上看到答案般认真。

癫婆娘被猫儿看得笑了，嗔道：“盯着我看做什么？这事儿还得你自己心里有数。曲陌和银钩我都见过，虽说曲陌娶了公主，但我看得出，他对你却是真心。不过依猫儿心性，实在不适合给人做妾，那种委屈受不得。银钩我只有几面之缘，却都是看他在与女子调情，又听汐儿说了你们中的感情原委，也觉得那人放荡不羁，怕也不好托付终身。虽你代汐儿嫁给银钩，但若无心，亦可讨一纸休书，再嫁就是，断不可委屈自己。”

猫儿一听娘娘说银钩不好，当即有些激动地开口道：“银钩不像外面传闻的那样！”

癫婆娘一愣，没想到猫儿会为银钩辩解。

猫儿在癫婆娘的窥视中红了脸，闪躲道：“那个……其实……银钩待我很好的。他……他是有些爱调戏女子，但……作不了数的，反正……反正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有时候，却是做给我看的。”

癫婆娘见猫儿脸红脖子粗地说着，心里明白了个一二，有些无奈地叹息道：“你自己考量就好。”

猫儿一把扯住癫婆娘袖子：“娘娘不喜欢他？”

癫婆娘慈母般笑道：“不能说不喜欢，实属他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不如曲陌翩翩公子，温润如玉。”

猫儿点头应道：“曲陌……是很好很好的。”

癫婆娘疑惑：“既然曲陌很好，猫儿为什么……”

猫儿揪扯着自己的衣角，低头喃喃道：“他太好了，我配不上他。”

癫婆娘扑哧一声笑出，伸手抱住猫儿：“傻丫头，感情上，哪里有配不配得上之说，若说配不上，娘娘还觉得那曲陌配不上猫儿呢。”

猫儿抬头，眼睛瓦亮：“真的？”

癫婆娘认真点头：“真的。”

猫儿却又低下头去，缓缓呼了一口气，耷拉着肩膀道：“那是娘娘喜欢我，可在别人眼中，我定然配不上曲陌。”

癫婆娘反问：“猫儿在乎别人的眼光？”

猫儿摇头：“不在乎，但……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我和曲陌一起，除了给他添乱就没什么可做的，让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用，这种感觉不好。”

一时间，两个人都沉默了。

癫婆娘也被猫儿的感情绕晕了，却也在心里认定，猫儿是喜欢曲陌的，但总有些东西横在他们之间，怕是需要桥梁才能走到一起吧。

而猫儿却在癫婆娘的询问中，渐渐觉得自己的心似乎清明起来。

与曲陌一起，她一直苦苦追赶，即使累得汗如雨下，依旧无法触及曲陌衣袍一角，即使那个人承诺自己是他唯一的妻，她也觉得心慌慌没个底，时刻自卑着自己手指间的黑色灰尘。

与银钩一起，他一直逗弄着自己，看似放荡不羁，实则处处护着。那温热的体温一直在身边，只要回身，就可以抱着取暖，让自己觉得踏实，可以依赖。而且，银钩喜欢穿花衣，蹭脏了也看不出来。

曲陌有公主陪伴时，她难过，但却一直不记恨公主，也还能跟在曲陌身边守候着。但银钩有玥姬后，她却是想劈了玥姬，完全无法看

两个人在一起的模样，只得远远离开，怕自己失手揍死人。

想着想着，猫儿笑了，只觉得一直被雾气萦绕的心变得清明起来，连头上那顶灰色天空也似乎越发碧蓝。但一想到银钩说以后形如陌路的话，这士气就又低沉下去，人变得有些委靡。

猫儿甩甩头，将那郁闷先行甩开，问："娘娘，你怎么来皇城了？"

癫婆娘回道："听闻战衣将军出事，汐儿便催着我赶来看看。我想，汐儿也大了，若她与挂心之人两情相悦，就在事情解决后为二人成亲。"

猫儿点点头，问："那汐儿呢？怎么没看见她？"

癫婆娘道："就在旁边的屋子里躺着呢，连日车马颠簸，有些劳累。"

猫儿趿拉着鞋子下地："我去看看。"

猫儿推开门，转到旁边屋子，看见娆汐儿面若土色地躺在被褥间，见她进来，双目微睁。

猫儿坐到床边，问："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娆汐儿放在被子中的手收紧，眼中含了惹人怜惜的脆弱水痕，轻声沙哑道："猫儿，你若看我有气，就直接冲我来，怎可……"

收拾了碗后跟过来的癫婆娘低喝道："汐儿！"

娆汐儿气得差点儿怄死，这对母女是存心不让自己好过了。老的不留在娆国皇宫享福，非得把自己拉出来做游侠，每天烧饭做菜都是自己的活，只说要历练自己。小的总能装出无辜的样子来欺负自己，平时不但出言伤自己，如今又动了手，简直要气疯她了！那老的不让她说，她却偏要说出来，看看猫儿是否自责，最好自责坏了才好！

猫儿摸不着头脑，看看娆汐儿，又看看癫婆娘，有些不明所以。

娆汐儿眼含泪水可怜兮兮道："猫儿，这身子骨是被你打坏的。"

猫儿哑然，又去看癫婆娘。

癫婆娘皱眉，训斥道：“汐儿，不是与你说过，若非猫儿喝多醉了，定然不会出拳打你。这事休要再提，你怎又提起？”

娆汐儿胸口里翻江倒海地涌上怒气，面上越发楚楚可怜道：“娘，汐儿也是心口痛，有些委屈，才说了实话。娘就知道护着猫儿，汐儿才找到娘，就如此不受待见，呜呜……呜呜呜……”

癫婆娘见汐儿哭了，叹息一声，上前拍拍汐儿，算是安慰。癫婆娘虽发现这姑娘性格与自己十分不符，但毕竟认准了是亲骨肉，自然心疼多一些。

猫儿想起自己在酒醉中似乎看见了娆汐儿那张满是嘲弄的嘴脸，一气之下伸手砸去，没想到真把人砸了？猫儿见癫婆娘安抚着娆汐儿，心里却想，砸了汐儿，看来是自己酒醉后做的最英明的事儿。

猫儿想起岚琅时，已经是一天过半后的事儿。她于天色大黑中匆忙赶去原先所住的客栈，见众人正在修补桌椅，还热心地搭话道：“掌柜，用我帮忙不？”

掌柜一看猫儿就觉得腿抖头疼，忙摇头：“不用，不用，您……”本想送客的话没等说出口，猫儿已如一阵风般跑到楼上，去寻岚琅。

屋子里不见岚琅，猫儿又跑到楼下，找掌柜询问道：“见到和我一起的岚公子没？”

掌柜忙摇头，生怕惹这位酒品不佳、拳头却硬的高手不快，若再砸了客栈，可真没地方哭去了。

猫儿忙往外跑，在门口处与一带着纱帽的小童撞到一起，那小童哎呀一声被撞飞出去，幸好猫儿眼疾手快地拉住那小童衣衫，才把人又扯了回来。

小童纱帽掉了，惊魂未定中扯着猫儿的衣袖，大口喘息着，询问道：“猫……猫爷？”

猫儿见那人认得自己，这才仔细去看，只觉得有些眼熟，貌似香泽公主的贴身婢女。这大半夜的，她女扮男装出来作甚？

小童喘息着低语道："猫爷，寻个地方，奴婢有要事禀告。"

猫儿急着找岚琅，生怕他被仇家抓去，于是眼睛一扫，掌柜以及店小二瞬间消失，那酒后余威仍旧无比好用。

小童有些诧异，东张西望后，确定无人偷窥，才将一个信笺交给猫儿，然后踮起脚在猫儿耳边小声道："香泽公主让奴婢给猫爷带个话，说是后天天色巨变，让猫爷多加衣衫。"转身，小身子融入黑暗中，消失了。

猫儿打开信笺，但见上面栩栩如生地画着一只耗子，而耗子后背却悬着一柄利剑！

猫儿手指一缩，将信笺攥紧。

猫儿不晓得香泽公主为什么要帮自己，当然眼下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若香泽公主的消息准确，那么后天花耗便会被斩首示众，自己必须在这之前救他出去！

猫儿下定决心，唤来"肥臀"，飞身上马。却见岚琅竟由街角转来，对自己冷哼一声，不悦道："还知道回来？怎么就没醉死在外面？"

猫儿不理他，策马就向城外狂奔，她要去找花耗属下将领，无论如何大闹皇城，她都要将花耗救出来！

岚琅见猫儿不理自己，有些发懵，忙出言唤道："喂，你要去哪里？"

猫儿马儿不停，只是简单地吐了两个字："出城！"

岚琅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在猫儿冷言冷语不回头的这一刻，他竟然有些惶恐，仿佛世界又变成一个人的孤单，令人遍体生寒，也令人万般气恼，仿佛生生要把什么撕毁掉才好。

猫儿的声音再次飘来，被马背颠簸得断断续续："岚琅，你在客栈等我，我去去就回啊……"

岚琅原本渐渐狠戾的眸子顷刻间依旧水润，虽然不屑地哼了哼，转身进了客栈，但那眼底已然含了笑意。

掌柜鼓起最大的勇气踌躇而来，搓手赔笑道：“这位小爷，您看小店是小本生意，实在经不起这么砸。您若有相中的客栈，不如换一家如何？”

岚琅偏于女性的阴柔脸庞微扬，眉眼如画般一笑，神秘兮兮地指了指门外，心情不错地说道：“那位姑娘可是很喜欢这里的，我刚才提议离开，她却怒了，说若我再提，她就将二楼夷为平地。”

掌柜虽为岚琅美色所迷，但岚琅这不重不轻的一句话却让他顷刻间冷汗流下，哪里还敢再提让他们离开的话?

岚琅见掌柜面如死灰，瞧得他眉眼是笑，绕过掌柜欢快地跑上楼。既然猫儿说让他在这里等，那任谁也赶不走他。

那边岚琅摆平掌柜，这边猫儿已是跃马扬鞭地打算往城外冲，却见城门已经落下，若要强行通过，怕是要惊动官府，先不说能不能出去，若被抓了，到时如何营救花耗?

猫儿懂得了隐忍，不再意气用事。她暗自平定波涛起伏的心思，牵马走在杨柳西岸，让那越发清冷的风灌灌脑袋，好生想想到底如何才能救出花耗。

虽然天已冷，但西岸上雕琢精美的?船仍旧夜夜笙歌。文人墨客小酌对饮，美人玉手拨弄琴弦，寻欢客卖的是酒醉一片，谁还想这悲情红尘几许纷乱?

琉璃灯盏红鸾帐，碧波浩渺花船摇，宛如一处遗忘烦恼的人间净土，只为欢乐，忘却他朝。

猫儿记得这里，曾经，她在这里看见银钩用嘴喂酒给一女子喝，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心情似乎有些模糊。不过，当记忆与现实重叠，记忆竟那般深刻地被再次唤醒。原来，她一直是在乎的。

猫儿牵马站在岸边，那一江之水仿佛将她与银钩所在的花船分割成两个世界，那边世界是银钩色彩斑斓的捕美猎艳，这边世界是猫儿咆哮的惊涛骇浪。

猫儿那清透的琥珀色眸子直直望着花船，被那玲珑灯盏刺伤了眼睛，被那缥缈的红纱勒紧了脖子，被那欢歌笑语点了穴道，整个人无法移动分毫。

同地同景，银钩仍旧醉卧美人膝，半眯桃花眸，在翠珠落玉盘的呢喃间慵懒笑着，舒展四肢，赞着玥姬琴意知心意。

猫儿胸口的小火苗噌噌上蹿，拳头寸寸收紧，弯腰低头，拾起一块胸腔大小的石头，双手用力一掷，准确无误地砸在银钩所在花船的旁边，砰的一声激起大片水花，伴随着女子尖叫四起，轰了个水漫花船！

原本享欢的众美惊叫连连，咒骂不停，脸上妆容花了，衣衫浸泡大半，被风一吹，冻得犹如鬼魅般直哆嗦。

玥姬的琴被水浸泡，发出呜呜的声音，犹如女子的悲鸣。

银钩却是在石头砸来的那一刻飞身跃起，待水袭过后才悠然落下，踩着潮湿的花船，沉面不语。

在众美的耍泼中，玥姬对银钩软语道："钩郎，那不是猫儿吗？不如叫上船来一同游玩可好？"

银钩轻佻地笑睨着风情的桃花眼，在眼尾处绽放出一缕魅惑，慵懒地单手抚头道："只要姬儿想请，也无不可，只是别招来狂兽才好。"

玥姬将猫儿与银钩的矛盾看得清楚，也晓得男人若是变心，即便头悬梁亦无法挽回。刚才她说那话不过是试探一番，听银钩如此回答，心里自然乐开了花，面上装得越发贤惠乖巧，冲猫儿道："猫儿，上船一叙如何？"

那花船离猫儿足有一百米远，虽邀请，却不靠近，若是轻功高手，仍需借力才能飞跃上去，更何况猫儿不会轻功，只能眼巴巴看着。

玥姬晓得猫儿不会轻功，也只是场面性地让让。此刻，她正防着猫儿靠近银钩，怎会做那搭桥的喜鹊？于是，便对猫儿软语道："既然

猫儿不喜这风月花船，姬儿就不越矩了。”

猫儿胸口起伏，眼睛越发瞪得瓦亮，若气鼓鼓的青蛙般转身离开。

玥姬以为猫儿离开，这才轻轻呼了一口气，却见那猫儿转身间，双手合抱，愣是连根拔起数棵腰肢粗细的大树，甩手扔进湖水中，震得船只摇曳。

原本谩骂的艳妓被猫儿这一拔震傻了，皆瞪大眼睛看着猫儿俊朗……呃……不，是俏丽？还是孔武有力？得，不形容了，实在难以用笔墨伺候。还是说，众艳妓看着猫儿力拔大树，用那滚木搭乘浮动的桥，飞身落下，碧裙飘然，犹若惊鸿，踏步奔来，眼波瓦亮，犹如……恶虎。

银钩原本置身事外的样子在看见猫儿瞪圆的眸子后，竟不自然地往后挪了挪，虽然不想承认，但却是被猫儿的样子吓到了，甚至……有些心虚。

猫儿飞扑至船上，端膀攥拳，圆目一扫，在所有艳妓的惶恐自危中，一拳头砸在船板上，轰隆一声，船板碎裂出一个大窟窿！惊得美人儿四下逃窜，纷纷向后躲去，生怕猫儿责难自己。试想，那一拳头要是砸在自己身上，不死也得筋骨尽断。更何况，来花船上寻相公的怨妇何其多？哪个不是拿欢场女子出气？

然而，众人想不到的是，猫儿竟是一把抓住银钩的手臂，如同闷牛般往回拖。

银钩运功稳住身子，却扯不过愤怒的猫儿，只得向猫儿手臂袭去，才脱身跳开。虽看似动手优雅，实则手臂青了一片，尽显狼狈。

猫儿抬头望向跳到船顶上的银钩，不说话，不肯走，固执得像头小牛。

银钩不看猫儿，轻踏着船只飞走，彩色衣衫看似若一场花语般缤纷旖旎，实则却是在月夜下悄然遗落了一地的残瓣。

玥姬原本躲进了船舱里，此刻轻抚红纱袅袅而出，站在离猫儿两米开外的地方，不敢再靠近。拿捏着语调儿亲昵道：“猫儿，怎又闹上了？许久不见你，甚是想念。如今玥姬住在将军府邸，备受钩郎宠爱。若猫儿想念，且来看我，可好？”

猫儿的眼转向玥姬，看着她粉黛微垂的羞涩含情模样，也听明白她话中的炫耀之意，却是不晓得自己为何如此愤怒。

玥姬见猫儿如此看自己，当即吓得花容失色，后退一步。

猫儿攥拳靠近，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却在贴近玥姬时，觉得身体一麻，竟直直压着玥姬坠河。

玥姬尖叫一声，伸手抓住了船缘，没有掉到冰冷河水里。

猫儿直接扑到刺骨冰河中，只觉得身子沉得犹如快醉死的贪杯人，连小手指都无法动一下，但脑袋却格外清明地感觉到寒水灌鼻。整个人仿佛被死神之手扼杀住了鲜活生命，在无声中向河底沉去……

就在猫儿瞬间灭顶时，一抹白色衣袍若惊雷乍现般出现，仿佛一束极光般投入寒水中。一手环住猫儿腰身，一手托住猫儿背脊，以气踏水，身若蛟龙般跃出寒流，在湖面上几个跳跃后，环抱猫儿落到船舫，忙用软毯将猫儿包裹。

猫儿脸色惨?地窝在曲陌怀里，犹如丧失了生命的娃娃。

曲陌一手拍向猫儿背脊，用内力为猫儿驱寒逼水。

猫儿猛地往外咳水，却喉咙发紧，说不出一句话，就仿佛掉入了梦魇般，眼睛也睁不开。

因此，猫儿没看见去而复返的银钩，没看见银钩向自己伸出的手，没看见银钩复杂的眼，也没看见银钩那一身花衣若凋谢的孤叶般飘零……

曲陌将咳水后仍旧昏迷的猫儿抱入船舱，只是淡淡地瞥了眼伫立在另一条船上的银钩。

银钩见曲陌怀抱衣衫尽湿的猫儿，忍不住开口道：“曲陌，你是君子。”这是奉承，亦是捆绑束缚。

曲陌脚步不停，反问：“面对自己心仪的女子，银钩可想做君子？”

银钩身形一晃，已是拦到曲陌面前，伸手要抱走猫儿。

曲陌墨色的眸子深深投入银钩眼底：“既已诀别，勿要牵连。”

此时，渐渐有了知觉后的猫儿仍旧睁不开眼睛，本能地依偎进熟悉的温暖怀抱，含糊沙哑地唤道：“曲陌……”

曲陌绕开瞬间僵硬若化石的银钩，抱着猫儿进入船舱。在帘子放下的那一刻，猫儿接着话音，含糊沙哑地梦语道：“我听见银钩的声音了……”

曲陌脚步微顿，缓缓闭上了眼，心中划过苦涩，竟比这身上的衣衫还冷透肢体。

曲陌将猫儿放到软榻上，一手搭落在猫儿领口，却是无法解下去。曲陌不知道自己的挣扎为何如此苦涩，是怕猫儿怨自己看了她的身子？还是……其他？

只是，胸口的血液已经冻结，若非猫儿取暖，怕是要冰在这三尺寒流下。

曲陌单手扶起猫儿，将那柔软的身子抱入怀中，缓缓闭上眼，终是伸手去解猫儿的衣衫。

此时，一直沉寂的船只突然遭袭，银钩一掌震开船窗，眼含杀气地向曲陌袭来。

曲陌转手迎去，两人在船只间飞跃互击，顷刻间，船只的碎裂声席卷了花船间的琴音媚语。

猫儿被冷风一吹，打个大激灵醒转，脑袋涨得难受，身子冷得僵硬。她用恢复知觉的手颤巍巍地拧拧裙子，哗啦一声，落水不少。她撑起瑟缩的身子，瞧瞧左右，没看见人，开始怀疑自己似乎掉入了梦魇，竟梦见曲陌和银钩为自己动起手来。

她包裹着被子，打了个大喷嚏，出了小船舱，渐渐想起自己为什么掉落河里，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救了自己，脑袋左右一扫，看见周

围停泊的都是花船以及一些渔船。

猫儿是个会感恩的人，当即使劲咽咽口水，沙哑着破锣嗓子，极具震撼力的抱拳大吼道：“是哪位英雄好汉救了在下？恩人虽不出来相见，但哪天你要是遇难了，就报猫爷名号，一准儿给你办了！”

原本正在其他花船上打斗的两人一听此话，都在微愣失神的刹那间吃了对方一掌，扑通两声，几乎不分先后地落入冰冷河水中。

猫儿听见声音，只当恩人跳水离开，大大感慨了做好事不留名的高尚情操，然后摇着船桨，在瑟瑟发抖中向岸边靠去，独留下曲陌和银钩泡在刺骨河水中，继续斗……

第四十七章 为救花耗火烧宫

第四十七章 为救花耗火烧宫

皇宫里，战火四起，血流成河，兵器劈开人骨，哀号声如此尖锐刺耳，那般胆战心惊。谁也不曾想到，一向荒淫好色的太子竟然会逼宫？这其中到底藏了什么玄机？

猫儿好不容易爬上马背，顶风颠簸到癫婆娘住处，一头扑到床上，卷着被褥就上牙磕碰下牙哆嗦上了。

癫婆娘为猫儿换上了娆汐儿的干净衣裙，喂她吃下发汗的药，这才让她睡下。

待猫儿睡熟后，癫婆娘伸手探了探猫儿的脉搏，觉察出异样，不由得微微皱眉。

酒不醉和斩猪刀后半夜赶来，见猫儿睡下，便没有打扰。他们与癫婆娘说着话，知道猫儿所受的苦，都疼在了心尖上，寻思着若不是银钩将那叶豪砍成了二十一块，自己也不会放过他！非得下狠手折磨不可！让其悔恨为人！

猫儿一夜大睡，醒来时仍旧有些头重不知处的感觉。

酒不醉和斩猪刀见猫儿醒来，欢喜得不在话下，与癫婆娘一同询问了猫儿所发生之事，又探了她的脉搏后，酒不醉皱眉道："听猫儿所说异样，应该是中了无行宫的'游离'，中了此毒会顷刻间失去知觉，犹如死了一般。此毒来得凶猛，去得也快，但若临阵对敌，却是致命一击。"

猫儿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她满心满眼地急着救花耗，本因自己耽搁了一晚时间，再无法继续拖拉下去，于是使劲捶了捶发涨的脑袋，沙哑着嗓子，鼻音甚重地劈出炸雷："耗子明天可能会被斩首，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

癫婆娘微愣，一把抓住猫儿的手："消息准确吗？"

猫儿说：“是香泽公主派人通知我的，无论准确与否，都要把耗子救出宫。”

斩猪刀粗声道：“既然是为那小子来的，就断不能让他翘辫子了！”

酒不醉抚摸胡须：“此事得从长计议，即便是要救人，也得谋略一番再下手。”

猫儿道：“到现在宫中还没放出信儿，可能就是怕耗子属下谋反，才想先砍了再说。我上次溜进宫里去，知道耗子被软禁在醒神阁里，但看守实在严实，要进宫救人还真得想个好办法。而且，我担心那皇帝老儿手痒，万一提前动手怎么办？莫不如我们今晚就杀去，虚晃几招，连发数处，然后直接去救耗子！”

酒不醉欣慰地拍拍猫儿的肩膀：“咱家猫儿终于长大了。”

斩猪刀笑出一脸横肉：“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高徒。”

癫婆娘抚摸着猫儿的脑袋：“那就这么办吧。”

猫儿站起，攥拳道：“我去寻耗子属下，你们商量具体细节，我先让他的属下混进城来。”

斩猪刀关切地说道：“猫儿啊，你脸色这么不好，就别去了，告诉我位置，我跑一趟。”

猫儿坚持道：“没事，斩叔叔和酒不醉叔叔先休息吧，我去去就回。”猫儿出了屋子，跳上“肥臀”，一路冲出城外，直奔花耗属下位置而去。

其实，幸好来的是猫儿，若是斩猪刀等人，即便有花耗的兵符，此种危急时刻，哪个又敢信？众人闹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若不谨慎，怕是要身首异处。

猫儿军威仍在，众将领抱拳领命。但人数实在过多，不好混入城中。

就在众人挠头时，有消息来报，说霍军已经连续攻克数个城池，正以大火燎原之速向皇城进军而来！

众人一听此言，自然铁拳重捶，纷纷为国将不国而扼腕，更有武将想要返回边界，为捍卫国土而战！

这是一群热血男儿，若非如此，亦不会为了花耗性命跟来。他们心里明白，那为国家出生入死的人，怎可能是叛徒?

猫儿苍白着小脸，那若泉水般的眸子显得更加清澈见底。她摆手示意大家平静，极其认真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权。此刻，想跟我救耗子的，就跟来；想去边界打仗的，就去边界；想回家种田的，就回家去！"猫儿策马离开，身边跟着的大批将领，皆是受过花耗恩惠的感恩人。

如今，城头大乱，众守城兵士因阵前消息而慌乱一团，但若想从这些人眼皮底下入城，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猫儿命所有人潜伏在皇城入口处，等着时机。

也许是老天帮衬，天色刚见黑，大批的铁甲骑兵由远处飞奔而来，以强横的姿态欲进皇城。

守城大将自然不肯放行。

带兵将军举出太子的腰牌，大喝道："如今霍军逼近，我等奉太子之命进京护驾，尔等若是阻拦，定斩不赦！"

守城大将发蒙，竟没有阻拦。带兵将军已然策马入城，如入无人之境。马蹄轰鸣间，无数步兵跑步前进，那势头，绝非一般。

猫儿冲花耗属下使了个眼色，那精明的副将将头一点，立刻重整军队，以军人之姿小跑跟在太子所召集的步兵身后。

断后的步兵起疑，回头问："你们是哪个阵营的？"

花耗的副将一巴掌掴去："奶奶的，这么多废话！不是太子阵营的跟着跑什么？"

步兵一脸憋屈，揉了揉被掴的脸，也不敢吭声，闷头继续跟着小跑。

猫儿策马随之入内，在一个岔路口，带着众人脱离太子军队，以巡逻兵之姿，分了若干小队纷纷赶去与癫婆娘会合。

天色大黑时，众人军容整齐地踏步在皇宫周围，干掉一些前来询问的人后，又分成若干小队，大摇大摆地进入皇宫内院，在一些角落里撒上酒水，在约定的时间里先后点燃。

顷刻间，皇宫里燃起数处大火，士兵们大声喊着救火，并在纷乱中帮着倒忙，让火势继续蔓延。

猫儿等人悄然潜入皇宫，斩猪刀与癫婆娘引开看护花耗的侍卫，猫儿和酒不醉进入屋里救人。

正在看书的花耗瞬间警觉起来，但见猫儿由门口蹿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轻功极好的男子，当即放下书，站了起来。

花耗也察觉到最近有些异样，此刻看到猫儿，情难自禁，激动异常，伸手将猫儿抱入怀里，仿佛要融入灵魂般用力。

酒不醉看得清楚，心中明白，这花耗原来是心系猫儿的，却不明白，那癫婆娘怎么就将这花耗与娆汐儿凑成一对儿了？只是，此地不是说话之处。

酒不醉轻咳一声，猫儿挣开花耗的铁臂，扯上花耗的袖子，急切地说道："耗子，咱快走，那皇帝老儿要杀你。"

花耗皱眉，不语。

猫儿跳脚瞪眼道："不许说不走的话，若真如此，我今天就陪你死在这里！"

花耗虎躯一震，眼中盈盈而亮。

酒不醉抚额，心里寻思着，难道猫儿也喜欢这小子？细细打量，还真是个俊朗悍将，不错，不错。

花耗见猫儿目光坚定，表情不似虚假，只当猫儿终于明白了自己对她的心思，也在危急生死中发现了她对自己的感情。他用大手攥住猫儿的小手，颇为激动地点头道："好，我们走！"

猫儿咧嘴一笑，两个人仿佛又回到小时候一般，心有灵犀地撒腿就跑！

就在三人跨出门时，知道中计的禁卫军统领带兵包抄回来，大喝道：“哪里去？”

猫儿操出明晃晃的大菜刀：“就不告诉你！”

刀光剑影中，花耗夺过一柄大刀，神若游龙，以一抵百！

就在他们努力向外拼杀时，却见空中突然划过异常的火花，只听轰的一声，另一群虎狼之师杀出，直接冲入皇宫，扑向离帝所在之处！

禁卫军统领眉目一挤，咬牙道：“不好！”挥手带领禁卫军前往龙颜殿护驾去了。

猫儿有些摸不着头脑，扯扯花耗的袖口，问：“怎么了，不打了？”

花耗皱眉，望向禁卫军统领所去方向，瞳孔一缩，喝道：“不好，有人逼宫！”

猫儿诧异：“啊？逼宫？”

花耗点头，就要往龙颜殿方向冲。

猫儿忙拉住花耗：“走走，我们趁乱快走。”

花耗焦躁：“国主有难，怎可私逃？”

猫儿跳起，一掌拍在花耗后脑，气愤地吼道：“皇帝老儿都要砍你脑袋了，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跟我走，不走就绝交！”

花耗陷入两难。

猫儿气得不轻，甩开花耗的手，向外跑去。在猫儿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为国为民为君主，她能为的，只是她在乎的人。至于那些要砍花耗脑袋的人，谁管他们是死是活？

花耗见猫儿的小身影冲入硝烟战火里，仿佛要被那火焰吞没般渺小，刚要抬腿去追，却见猫儿突然倒地，当即飞扑过去，抱起昏迷的猫儿，与酒不醉一起杀出了朝野动荡的皇宫。

皇宫里，战火四起，血流成河，兵器劈开人骨，哀号声如此尖锐刺耳，那般胆战心惊。谁也不曾想到，一向荒淫好色的太子竟然会逼

宫？这其中到底藏了什么玄机？

而今时今地，火灾四起，猫儿救人，是否都如表面那般简单？

癫婆娘等人返回隐蔽住所，除了猫儿一直昏迷不醒外，其他人并无大的伤亡。众人俨然钻了太子逼宫的空隙，得了天大的便宜。

花耗守护在猫儿床边寸步不离，大手紧紧攥着猫儿的小手，再不肯松开。

酒不醉说："昨晚就受了风寒，今天这娃娃却是拼了命要去救你。"

花耗眼中泛起水雾，紧抿了唇，泪落在猫儿苍白的手指上，爱怜与心痛正浓。

癫婆娘看在眼中，心里也明白了个大概。

娆汐儿听见这边屋里有动静，忙披上衣服走过来。眼见着花耗那般深情地守候在猫儿身边，初见花耗时的惊喜瞬间消失，胸腔涌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愤怒。她尖锐地唤了声："耗子哥！"

花耗没有看汐儿，而是放低声音沙哑道："小声些，别吵猫儿睡觉。"

娆汐儿身子一颤，倚靠在门上，泪眼模糊地盯在花耗攥住猫儿的大手上，觉得幸福离自己越来越远。即便是曾经拥有，也不过是虚假的浮华。

癫婆娘轻叹一声，扯着娆汐儿离开。

酒不醉与斩猪刀亦退出屋子，留这对他们眼中的有情人在一起。

花耗望着为自己不顾性命的猫儿，将那铮铮铁骨化为绕指柔情，温柔地将猫儿包裹着，仿佛护着易碎的宝贝般寸步不离。手指爱恋地划过猫儿细致的肌肤，恨不得替猫儿承受这病痛的折磨。

在花耗的深情凝视中，猫儿的睫毛颤了颤，却一直没有睁开眼睛，仿佛被梦魇困住。

已在城中逗留太久的众人准备趁乱起程，然而猫儿一直没醒。癫婆娘起了疑心，与众人重新返回屋子，为猫儿把脉，除了有些发烫

外，仍旧没有任何异样，却是……叫不醒！

如此这般，猫儿竟一连昏睡了一天两夜！

就在众人的极度惊恐中，猫儿终于张开了雾蒙蒙的眼睛，急声询问道："耗子呢？"

花耗灵魂震撼，猛地抱住猫儿，激动沙哑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猫儿，你总算醒了。"

猫儿看见花耗，这一颗心算是放下了。

酒不醉过来给猫儿又把了脉搏，问："猫儿，可有异样？"

猫儿摇头："挺好的，没事儿。"

众人听了猫儿的保证，也都松了一口气。虽然觉得猫儿这昏迷来得有些异常，但既然没查出问题，也实在无法对症下药。

众人收拾好行囊，准备趁着兵荒马乱连夜出城。

花耗忐忑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得猫儿脑袋颇痛，捶了两下后，猫儿忍不住道："耗子，你别跟被油点了尾巴似的来回窜，看得我脑袋痛。"

花耗立刻停下，坐到猫儿身边，努力平定自己热血悍将的为国激情。

猫儿看在眼中，也不忍为难花耗，只是说："耗子，你若想去救皇帝老儿就去吧。"

花耗激动地攥紧猫儿的小手："你不介意？"

猫儿抽回手，捶了一下花耗的肩膀，"无所谓介意与否，只是一想那皇帝老儿要砍你脑袋就气愤。而且，我觉得虽然传闻太子逼宫，但具体情况并不知道，不如稳妥两天，看看时局再说。你若不放心，我们出去打听一番也好。"

花耗重重点头："是要出去打探一番，虽然圣上误会我，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不可眼见朝野颠覆置之不理。更何况，如今动荡，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城中兵荒马乱，不晓得是怎番光景。"

猫儿瞬间站起："我们这就回皇宫打探！"

花耗格外激动，大声道：“好！”转而按住猫儿，“是我回皇宫打探，你留在此地等我。”

猫儿点头：“成，我们分两头行事，我得去客栈接个朋友，无论探没探到消息，你都来客栈找我。”猫儿隐约觉察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救花耗太容易，太子突然逼宫太复杂。她不想花耗有遗憾，还是亲自勘察一番的好。亡羊补牢不知道是否应该，但总要看看。

花耗点头应下，猫儿与酒不醉等人暂别，两匹快马一分，话分两头行事。

当猫儿风风火火地赶回客栈时，正瞧见三位官爷将岚琅压在桌子上，说是要搜身，怀疑他是敌国奸细，那手却是下作地往岚琅后臀摸去。

岚琅咬了其中一人手指，那人伸手就要掴去。

猫儿虽然气愤，但仍旧拿捏着分寸，菜刀飞过，用刀背将那人逼开，并没有砍掉谁的手。

那受惊之人一声怒吼，与他人一同拔刀劈来。猫儿两下卸了他们的兵器，一拳一准儿地将三人砸昏在地。

岚琅红了眼睛，将嘴唇咬得鲜红若滴，伸手夺过猫儿的大刀，颇为费力地提起那极重的“千年青锋镀”，赤红了眼，发狠地砍掉那摸了他屁股的龌龊脏手！

缺手之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岚琅却勾唇笑了，轻柔地问道：“这位官爷，你刚才还有哪里碰到我了？”

那缺手之人慌乱地道：“没有，没有了。大爷，您是我大爷，饶了小的一命吧！”

岚琅笑弯了眉眼，如同乖巧的温柔女子般秀美，笑吟吟地说：“我也没说要你的命啊，不过是想留下些东西而已。这位官爷不会如此小气吧？”说话间，一刀剁下，又砍掉那人的另一只手臂！

猫儿拉扯岚琅：“算了，放他们走吧。”

岚琅抬起染血的脸庞，微挑着眉，轻声问道："放他们走？然后等着官府再来抓我？"霍地大吼道，"你倒是别回来啊！"

猫儿被岚琅吼得两耳发紧，头变得嗡嗡作响，也知道若放这些人离开，没准儿一会儿就得引来大批官兵。又见岚琅发丝凌乱，小脸上都是血，样子实在狼狈，终是说道："找根绳子先捆了。"

岚琅本欲讽刺猫儿，却见猫儿伸出温热而略显粗糙的小手帮自己擦了擦脸，这气儿就消了下去。他冷哼一声，将刀塞给猫儿，转身找绳子去了。

客栈大厅里没什么人，掌柜也和店小二躲去了楼上，悄悄注视着楼下的一切，无论是官府来搜人，还是那两个煞星砍人，他们都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就当什么都没看到。

岚琅将那三个败类捆了，塞上嘴，扔进了马厩，完事儿。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猫儿站起身，伸手捡起地上的两只断臂，直接钻进厨房，叮叮咣咣一顿剁，又抡起铲子给自己炒了些小菜，这才拎着一坛子酒水出来等花耗。

岚琅吃着菜，脸上终于缓了冰冻，问："去哪里了？"

猫儿也不隐瞒："去救耗子了。"

岚琅不再追问，和猫儿静静地吃着。他想着猫儿在兵荒马乱中仍旧回来寻自己，心中一暖，难得地赞道："这肉做得挺好吃。"

猫儿也夹了一块肉放入口中，眯眼道："我看着新鲜，就剁了几块。"

岚琅说："我挺喜欢吃内脏的，下次做点儿。"

猫儿拍开酒坛子，给自己和岚琅都倒上一碗，爽快地道："成，我炒的肝尖儿，熘的肠肚都很好吃。"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听得二楼处的客栈老板一头扎入屋子里呕吐不止，再去看店小二，已经翻着白眼，彻底昏过去了。

其实，那两只断臂只是被猫儿扔进炉子里烧了，她做得不过是块儿新鲜猪肉。

第四十八章 月下醉猫红莲开

第四十八章 月下醉猫红莲开

一池春水动荡，红莲艳花初开。银月清照旖旎，酒醉癫狂痴缠。“无独有偶醉玲珑”在水波荡漾中吟唱出一曲激烈欢歌，如此销魂，那般悠扬……

猫儿一边等着花耗回来，一边给自己添酒，仿佛不知道醉为何物似的灌着自己。

其实，猫儿的心思已经飘得很远，远到模糊不清，如果真醉了，就不知道情愁，也不用刻意遗忘某人的形同陌路，多好。

至于天下，谁做皇帝谁人为政，这些东西好像一直都围绕在她身边，却又离她很远。

花耗要当忠臣，曲陌要天下大合，银钩的理想又是什么?

在战争面前，猫儿越发觉得生命渺小，如果不及时行乐，也许就会在下一步的差池中命丧黄泉，不再晓得酒之忘忧，情之恼人。

猫儿是喜欢喝醉的，只有醉了，她才可以真正地不想曲陌，不想银钩，不想自己。也只有醉了，猫儿才可以忽视那个最想见的人，也是那个不想见她的人。

就在猫儿将自己喝得醉眼蒙眬时，花耗匆忙赶来，简单交代道：“猫儿，太子真的逼宫了。但现在皇宫内封锁得极严，怕是探不到准确消息。我去筹备人马，准备突城护主，你且先回酒不醉等人身边，勿要乱跑。”

猫儿仰头憨憨一笑：“耗子，谁做皇帝很重要吗？”

花耗微愣，拍了拍猫儿的脑袋，道：“太子荒淫无道，他若登基，这离国就算是白白送给他国践踏了。我想护住这一方水土，不让任何人侵犯。你且等我，调遣周围部署的兵力大概只需三日。我，一定平安归来！”

猫儿敛了笑，认真地说道：“耗子，若你攻进皇宫，帮我保护好香泽公主。”

花耗慎重点头，转身离开。

猫儿却又一把拉扯住花耗的手臂，急切地说：“耗子，如果那皇帝老儿病危，你……还去吗？”

花耗毅然点头。

猫儿望着花耗离去的背影，咯咯笑着，发现自己还真是没有什么追求，怎么只想着占山为王，酣睡热炕头咧？

猫儿有些自嘲，学着阁里的浪荡公子哥调戏起岚琅来。她勾着岚琅的下巴道：“小美人，给猫爷斟酒，猫爷有赏！”

岚琅一手拍掉猫儿的爪子，恶语道：“喝吧，喝不死你！”

猫儿抱着酒坛子站起，豪爽牛饮，一抹唇角，笑露一口白牙：“岚琅，我是不是很没有出息？真的，我想回村里，想给爹娘上坟，但山体滑坡，把家给堵上了，我找不到家的方向。你说，哪里才是家呢？”

岚琅望着强撑笑颜的猫儿，心中划过不舍，伸手去拉猫儿。

猫儿灵活地闪身躲开，由眼角绽放出一抹异样风情，眼含靡丽地笑道：“我没有醉，我是铁拳无敌！天下第一！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和娘娘叔叔们抢劫去！娘娘说，要我下山劫一个美男子，看见他，要胸口有小鹿乱撞。

这里的美男子我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全部都不要了！

曲陌和银钩都让我胸口痛，我要去娆国抢美男！然后去霍国抢凤冠！你知道，我既然打赌，就没有输的道理。嘿嘿……拳头啊，厉害着呢！”

见岚琅皱眉不语，猫儿举起拳头，又开始捶打桌椅，大声吼道：“你且看着，我多厉害！捶哪里碎哪里！我要把自己的心捶开，看看能分几半！哈哈……”

说话间，她就要去捶打自己的胸口，那样子还一副极其神勇的表情，活活气吐血了掌柜，生生气疯了岚琅。

猫儿正在大闹时，某个灰蓝色的身影小心翼翼地蹿进客栈，在见到猫儿时精神一振，腿脚有些不利索地颤抖着，苍老而激动的声音随之响起：“少夫人，总算找到您了……”

猫儿迷迷糊糊地转头去看，但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花白老者眼含热泪地望着自己，那神情简直是十八年前妻离子散又重逢的激动样子。

猫儿觉得这人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听那人叫自己少夫人，当即将眉毛拧成了麻花状，有些憨态地望着那花白老头，某个记忆片段闪过，试探地唤了声：“老管家？”

老管家见猫儿记得自己，那老泪在顷刻间就要纵横，忙给猫儿鞠躬，泪眼婆娑道：“少夫人，是老奴，您还记得老奴，实在太好了！”说话间，激动得不能自已，仿佛要将自己晃散架般颤抖着。

猫儿被那异样激动的老管家骇到，使劲捶了捶脑袋，清明了一些后，便仰头傻笑，问：“老管家，你找我什么事儿？有人欺负你吗？我帮你揍他！”

老管家连声应好，但见猫儿一撸袖子，就要和他一起出去揍人。老管家忙摇头，急声喝道：“少夫人！您先醒醒酒，听老奴说话。”

猫儿被突然大喊的老管家吓了一跳，噌地蹿到桌子上，就这么蹲在上面，满脸谨慎地盯着老管家，犹如随时准备挠人的野猫般警惕。

老管家见猫儿不再闹人，这才压住了濒临崩溃的神经，眼底再次涌上老泪，情真意切地说道：“少夫人，有些话本不是老奴该说的，但这话?憋在心里已久，今日不吐不快啊。

“那日您与少爷新婚回门，而少爷却是一个人回府。从那以后，少爷就每日将自己灌在酒水里，任老奴怎么劝，都是不听。最后索性离开府邸，再无音讯。

“前些日子，少爷回来了，却身受重伤，那血咳得让老奴都慌了魂儿。直到圣上嘉奖的旨意颁下，老奴才知道，少爷是去战场立功了。老奴欣慰啊，北斗将军在天有灵，也会为少爷高兴的。

“不过，老奴实在心疼少爷，觉得愧对北斗将军的英灵。

“老奴问了少夫人的去处，少爷却说……却说……您死了。

“老奴本是信了，却无意间听见少爷醉语，直嚷着：‘若是擦肩，只当不识。’少爷喝多了，却大笑，那笑声听得老奴都忍不住想要落泪，也知道了少夫人没死，便满皇城地寻。

“虽然老奴不知道少爷与少夫人因何反目，但少爷对少夫人的心，天地可鉴啊。

“今天老奴来看表兄，就是这家客栈的掌柜老板，只因少爷说城中必乱，老奴怕有人前来骚扰，就想拉着表兄一同去将军府同住避难。不想见到少夫人，真乃天顾少爷。少夫人快与老奴回府吧。少爷虽然又离开府邸，行踪不定，但若回来后见到您，一定是开怀的。

“您不知道，少爷以往是不住府邸的，更不可能受了重伤还回府。

“老奴是过来人，心里明白得很，少爷是在等您回去。纵使他口口声声说您死了，但当初的喜房，少爷却是每晚必住的，还不让人打扫，亦不让更换被褥。

“少夫人啊，你倒是回去看看吧，少爷到底将您放在了怎样的位置上？！

“而且……而且府里来了个叫玥姬的姑娘，少爷虽然没说，但看那架势，怕是过不了几天，就要被少爷收入房的。”

那老管家见到猫儿着实激动起来，恨不能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一股脑儿倒出。老管家心中是为少爷不平的，想他家好好的少爷，竟为了一个女子癫狂成那样，他看在眼里，心中实在是酸楚泛滥。只是，少夫人是少爷心爱之人，即使他再不满，也只盼着少夫人和少爷好生过日子，莫要让少爷再如此不珍惜自己。所以，今天，无论用上什么手段，就算拼上了他这条老命，他都要将少夫人拉回去！

猫儿原本半醉半醒的神经在听到老管家的含泪倾诉后，只觉得眼前仿佛划过银钩酒洒伤口时大笑的样子，心也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痛楚淹没了人的呼吸。

她对银钩，究竟做了什么？

银钩对她，为何如此执著?

终究是她愧对了银钩吗？还是……可以弥补这种愧疚？如果说弥补，是不是折辱了银钩?

猫儿的心踏着一地的碎乱，在无法形容的刺痛中，缓缓拨开那隐匿在固执下的真挚感情，窥视出从来不曾在意的剪影，竟是银钩一次次将自己拥入怀里护着的画面。

那看似玩笑的桃花眼下，却是猫儿罔顾的最真，如此真实的体温，如此存在的感情，竟被她一再地忽视！猫儿不禁自问，她，到底是何时瞎了？竟看不到银钩如此为自己！

银钩……银钩……猫儿在心里一遍遍念着那个让自己痛得不能呼吸的名字，仿佛只有这个名字才可以抚平心中的痛楚，只有这个名字才能将那充满自责的感情缝补。

猫儿不知道缝补出的感情是否依旧如昨？却知道如果不挽救，自己可能真的会厌恶自己一辈子！

是她，一次次伤了银钩，在浑然不知中奔向自以为是的感情，犹如飞蛾扑火般执著，却在被火烧身的那一刻，罔顾着银钩的痛楚，继续去追逐那遥不可及的幸福。

猫儿突然觉得自己对银钩而言是个灾难，仿佛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一触便痛。

猫儿觉得此刻必须见到银钩，告诉他，她不要与他形同陌路；告诉他，他在她心里到底占了哪个位置！告诉他，她是如何不喜欢玥姬！

猫儿噌地蹿出茶楼，在老管家的惊呼中飞身上了“肥臀”，直接策马往将军府赶去，直撞开厚重的大门，微哑着嗓子喊着银钩的名字，由一间间的房子开始寻找，由一声声呼唤开始寻觅。

当猫儿冲入她曾经与银钩的喜房时，熟悉的一切让她的身体一颤。那已经泛黄的喜字不再有曾经的红色喜庆，却像刀子刻在百年老木上的字般抹擦不去。那倾斜歪倒的大小酒壶胡乱地扔在喜床周围，

猫儿仿佛看见通过它们看见银钩跌坐到地上，用酒水灌溉伤口时的样子。那画面生生刺痛了猫儿的眼，又犹如一壶烈酒淋在猫儿心上，将胸口烧成一片炙热火海。

猫儿转身冲出，撞倒了玥姬，也顾不得去搀扶，骑着“肥臀”便狂奔闯入揽月楼。寥寥无几的食客诧异地看着猫儿，看着她一口气从一楼策马奔上五楼，大声呼叫着银钩的名字。众人不解，认识猫儿的却知道，看来她这回劫色的对象由曲陌变成银钩了。

猫儿顾不得所谓的慕子悠还是银钩，眼中、心中，所有的感官都急切地要找到那个人！那个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人！

在揽月楼里寻不到银钩，猫儿疯了般策马向浮华阁冲去，缰绳攥在手心，仿佛要捏入手掌般用力，只有这痛，才能减缓猫儿胸口的窒息，扑灭脸上涌起的炽热。

踏过清冷街道，越过巡查官兵，猫儿如风般闯入浮华阁，在“肥臀”背上大声喊着银钩的名字，一遍遍，犹如银钩曾经的坚持。

猫儿急红了眼睛，跛着左足，跳下大马，拍开一间间或尖叫或怒喝的屋子，却浑?不觉般继续搜寻下去。

猫儿不去想银钩是否会在皇城，只是固执地要将他找出来！不计后果！一如猫儿一直以来的固执。

猫儿固执得可怕之处让她曾经一次次推开银钩的怀抱，如今她的固执让她无法停止寻找。很极端，不简单。

由一楼到二楼，由前厅到后院，在将后院的每个屋子拍开后，猫儿的嗓子已经严重沙哑，却仍旧红着眼睛，在众人的悄然注视中声声唤着银钩的名字，宛如丢失娘亲的孩子般既慌乱又无措地寻找着。但凡听了的人都不禁动容，但凡知道猫儿和银钩感情纠葛的人皆是扼腕。三人行，总有陨落，这次，摔的却是猫儿。

猫儿不放弃地寻着，那声声嘶哑的呼唤终是令人无法冷眼旁观，浮华阁的老鸨轻叹一声，将看热闹的众人清退了出去，对猫儿使了个眼色，将眼睛扫向一处石墙。

猫儿如同溺水的人抓到浮木，当即向那石墙冲去！顾不得什么机关暗门，只是凭借了一股牛劲，砰的一声撞开了石墙！她在一片灰尘石屑中唤着银钩，向眼前那片茫然雾气里寻去。

潮湿的迷雾中，猫儿仿佛坠入自己的梦魇般遍寻不着银钩的踪迹。那瞬间燃起的期望又变成失望，犹如备受打击的孩子般孤单无助。

猫儿寻不到银钩，迷失在这片雾气中；猫儿不想出去，因为哪里都没有银钩；猫儿望着脚前浴池中的波光粼粼雾气萦绕，在那倒影中只看见自己失魂落魄的表情，犹如没有魂魄的躯体般呆滞无神。

猫儿望着荡漾在浴池中的自己，缓缓张开干裂的小嘴，沙哑而干涸地唤着："银钩，你出来见我好不好？"

那微微动荡的倒影中，豁然映出一人艳丽的身影，随着猫儿的沙哑呢喃动荡着。

猫儿呼吸一紧，身体却是不敢轻易乱动。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一看水中的倒影，哪里还有银钩的踪迹？

猫儿扑到水面，使劲拍打着那份温热，恨不得将水砸出个窟窿般用力，嘶吼道："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

水面扭曲荡漾间，猫儿看清了自己的心，她一直所渴望的，只是银钩那守候着的真实怀抱。

猫儿跌跪在浴池边，在死般的沉寂中，发现水波中竟又出现了银钩的倒影，当即精神一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转身反扑了出去，直到抱住一个暖暖体温，狠狠用力，死也不肯松手！

银钩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拿开猫儿的手臂，嘲弄般笑道："阁下哪位？"

猫儿一震，又伸手去抱银钩的腰部。

银钩魅笑一声闪开，却是一手钩上猫儿的下颌，贴近那含了酒香的唇瓣，有些醉态地调戏道："若求春宵，共醉欢好，且把这碍事的衣衫脱了去。"

猫儿的身体瞬间僵硬。

银钩仰头饮进一坛酒水，那酒水顺着颈项滑落衣襟，犹如大片的眼泪般无声哭泣。

猫儿欲抬手阻止，银钩却是畅快一笑，将手中酒坛扔入浴池里，在水中砸出轻微的咚声，便漂浮于碧波上，若酒醉后的一叶扁舟。

银钩半眯着危险的眼睛，将手指向外一指，怒喝道："若不寻欢，就且出去！"

猫儿伸手去抓银钩，银钩转身就要离开，猫儿忙扑向银钩后背，就这么紧紧扣着银钩的腰肢。

银钩伸手点上猫儿的麻穴，让那两只胳膊瞬间失力。

猫儿手臂一松，银钩头也不回地向雾气中走去。

猫儿惊恐地大叫："银钩！"

银钩脚步微顿，终是在万籁中缓缓转身，却是呼吸一紧，只觉得一股酒气冲上头颅，将原本设置好的冷漠情节打得支离破碎，溃不成军。

但见猫儿在雾气萦绕中睁着圆溜溜的猫眼，直直盯在银钩身上，双手忍着酥麻无力，拼着一股子韧劲儿，硬是扯开了身上的衣物！

碧色衣裙沿着猫儿的裸肩滑落至脚下，使猫儿在这片水雾中，仿若破茧而出的彩蝶般，轻盈地展现着靡丽的胴体。

隔着这片缥缈的水雾，银钩的呼吸在微微停滞后变得纷乱，脚步不受控制地靠近猫儿，缓缓伸出手，轻触上猫儿纤细的腰肢。

猫儿身体一震，银钩抱着猫儿飞身扑倒在浴池边，眼睛却是再也离不开分毫，只是那越发收紧的手指，犹如他此刻的情感，做着一千遍的垂死挣扎。

猫儿原本僵硬的身子在瑟缩中轻轻打开，缓缓闭上了眼睛。她轻颤着睫毛，晕红了面颊，发丝漂浮在水波的动荡中，沙哑呢喃道："银钩……我来做你的妻……呜……"

一池春水动荡，红莲艳花初开。银月清照旖旎，酒醉癫狂痴缠。“无独有偶醉玲珑”在水波荡漾中吟唱出一曲激烈欢歌，如此销魂，那般悠扬……

雾气萦绕，水波粼粼，猫儿幽幽醒转。她晃了晃酒醉的脑袋，只觉得今天的软垫格外热，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赫然瞧见一张轻倚着池壁的妖冶容颜！

猫儿的眼睛瞬间瞪成了铜铃状，小嘴张得仿佛要塞进大土豆，在发出惊叫的前一刻，忙用小手将嘴捂上，眼睛沿着银钩熟睡的容颜下滑入水中，赫然在银钩的身上找到身无一物的……自己！

猫儿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噌地起身就要往浴池台上爬。然而，身子却是趴在浴池台上捣动了半天都没有动地方，稍微一冷静，只觉得一只手抓在她右脚上，让她失去了可以攀爬的力道。

银钩望着猫儿扭动的小屁股，只觉得腹部一热。他强行压下炽热的念头，睨眼望着猫儿，不冷不热不亲不近地沙哑着嗓子问：“怎么，欺负?人，就想走了？”

猫儿身体一僵，人便被银钩瞬间扯入怀中，圆眼对魅眼，傻了。

银钩半眯着眸子，挺了挺胸膛，让猫儿看见那上面因撕咬啃噬而留下的红痕，声线陡然拔高，大声喝道：“猫娃，你可负责？”

猫儿被银钩一诈，脑袋还来不及反应，便立刻挺直背脊大声保证道：“负责！”

银钩被猫儿的样子逗笑，轻快的笑声从浮肿的粉嫩唇瓣溢出，眼睛亦眯成了狐狸样儿，甜蜜得发丝都变得柔软起来。

猫儿见银钩又对自己笑了，也跟着傻笑起来。她伸手抱住银钩的颈项，将小脑袋窝了进去，软软唤着：“银钩……”

银钩抚摸着猫儿的背脊，用指端爱抚着猫儿的细腻，唇角都要咧到耳朵后边了，得了便宜还卖乖道：“说说，怎么跑来强要了人家？”

猫儿脸上一红，抬起头，眼睛不知道要放哪里才好，左左右右地看着，含糊道：“喝……喝多了。”

银钩不肯轻易饶人，一手钳住猫儿的下颌，将那红润的小脸转向自己，眼神凌厉，步步紧逼道：“这个回答我可不满意。”

猫儿支支吾吾地，终是被银钩渐冷的眼光逼得无路可退。她决计受不了银钩再不理自己，当即攥紧拳头，猛地大喊道：“我喜欢你！”

银钩的耳朵被猫儿震得一阵轰鸣，在回音萦绕中，用修长的手指比了比自己的心口，认真地道：“这话传到我心里了。你知道不忠的人，是要被下油锅的。”

猫儿点头，样子格外认真：“那你不许娶玥姬，我看见她就想捶她！”

银钩一愣，悄然笑弯了眼角，伸手将猫儿抱入怀里，满足地呼吸着她身上的朴实气息，哑声道：“不娶，我只娶你一个。为你险些折腾掉一条命，若我敢再娶，可能就得先为自己准备好棺材才行。”心里却想，若知道玥姬能将猫儿逼回来，他就应该早点儿用八抬大轿将玥姬请来。

猫儿咯咯笑着，欢实起来，嗓子哑得厉害，身子更如同变形车轮般吱嘎作响。她难受地咽了咽口水，晃了晃酸楚的小腰。

银钩一把抱住摇晃着小蛮腰的猫儿，哑声道：“别动，还嫌腰不够酸是不是？”

猫儿不动了，满眼崇拜地望着银钩：“银钩好厉害，学医了？怎晓得我腰酸？”

银钩抽搐着嘴角，哄骗道：“知你莫若我，你我夫妻，自然连心。以后你要改口叫我夫君，可懂得？”随即眼睛一眯，阴森森地说，“那个叫什么郎的让他滚远点，休让我听见他叫你娘子，否则割了他的舌头！”

猫儿纠正：“他叫岚琅。”拾起银钩的手，将那两个字写下，“喏，是这两个字。”

银钩惊喜地问道：“猫娃，识字了？”

猫儿点头，挺了挺妖娆绽放的胸部，得意扬扬地道：“那是，我现在认的字可多了，都会写银钩两个字了呢。”

银钩困难地转开头，强迫自己不去看猫儿的骄傲之处，怕猫儿初尝雨露的身体吃不消。他生硬地伸出手，沙哑道：“来，写写，我看看。”

猫儿乖巧地趴过来，用手指一笔一画地认真写着。

银钩捏了捏猫儿的脸蛋，夸奖道：“真厉害。”

猫儿完全不客气地接受赞美：“我也这么觉得呢。”

银钩胸腔震动，开怀大笑。

猫儿见银钩笑自己，伸手就去捶！

银钩虽没有躲闪，猫儿却是捶得手上一痛。她闷哼一声，疑惑道：“怎么这么疼呢？”

看过猫儿以为自己是铁拳无敌一通乱捶的样子，银钩笑得险些背过气去。

猫儿被银钩笑恼了，又是一拳头捶去，大喝：“银钩！”

银钩面色一白，猛地咳嗽上了。他将头隐入浴池，搅动水波，将唇边那抹残红冲净，这才蹿出水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冲猫儿媚笑。

看见银钩那苍白面孔时，猫儿便吓得慌乱了手脚，急声问：“怎么了？怎么了？你去抢‘因果’，是因为受了内伤吧？”

银钩抬手抚上猫儿担忧的小脸，摇头笑笑，继续玩命地哄骗道：“怎么会？是猫娃的拳头太厉害了，果真天下无敌，铁拳第一。”

猫儿立刻纠正：“不对，是铁拳无敌，天下第一！”

银钩配合地做出星星眼，崇拜道：“对，是铁拳无敌，天下第一！娘子可要保护好相公，别让他人欺负了去。”

猫儿慎重点头：“放心，我一定保护好你，谁要敢欺负你，我就把他揍成肉馅！”

银钩勾起唇角，抱紧猫儿，虽说这个小东西总能将自己气得半死，但若真有事情，也还是她站到自己面前。那日与太子在酒楼相聚，见她将岚琅扯到身后护着，他怎么就那么想活剐了岚琅呢？那小子竟一口一声地唤着娘子，明显冲自己叫嚣。只有这小东西不知人心险恶，还拿那岚琅当朋友相处。不过，既然那小子想和自己玩，倒要看看他有几分斤两！

猫儿回抱着银钩，将头窝在他颈窝处，心疼着。她知道他一定是受了内伤，却故意隐瞒自己。猫儿突然后悔了，要是跟娘娘学些医石药理该多好，为什么技能这种东西都是到用时才嫌不够呢？

猫儿感叹，眼睛落在银钩颈项间的红色草莓上，脸一红，心跳加快，喃喃地问："银钩，你说的'若是擦肩，只当不识'，我一想起，心口就痛。"

银钩的手指留恋着猫儿的细腻，声音里有着毫不掩饰的宠溺，却是扼腕似的自嘲道："我说过的狠话，发过的毒誓，在你身上哪样见了效？猫娃一宽衣解带，我就没了骨?。只是再也不要如此气我，男人若真伤透了心，便是十头牛也拉不回地绝情。"

猫儿举起拳头："十头牛再加上我，一定能拉得回！我可是……"

银钩宠溺地捏住猫儿的鼻子，接着猫儿的话说道："铁拳无敌，天下第一！"

猫儿憋红了脸，点头咧嘴笑了，她觉得自己好幸福。

银钩松了手，在那红唇上轻啄一口，复又将猫儿抱入怀里，用生命感受着那份柔软。

猫儿回抱着银钩，幸福得眼都眯了起来，若偷酒的醉猫般憨态尽显，惹人怜爱。猫儿想起银钩曾经说过的话，疑惑地问："对了，银钩，你怎么说我对你有救护之恩？"

银钩在猫儿臀部一拍，划起水波阵阵，挑眉道："看来，你是真不记得我了。"

猫儿疑惑，使劲地盯着银钩看，也没看出个门道。

银钩装作叹息，提示道：“花蒲村。”

猫儿眼睛睁大一分。

银钩接着道：“两只鸟儿。”

猫儿眼睛又睁大一分。

银钩单手抚额：“怎么这么笨呢？”

猫儿瞪：“银钩，你找打！”

银钩讨好地一笑，非常不情愿地继续提醒道：“还记得你曾为一个小男孩用草药医治腿伤吗？你还抢了别人的花环给小男孩带上，只说他是你的新娘。”

猫儿陷入疑云，就在银钩眼巴巴的等待中，猛然一拍浴水，大喝道：“你就是与我家大狗抢狗食的狗儿！”

银钩原本激动的情绪瞬间瓦解，抽搐着嘴角道：“能不能不提和狗抢食那件事儿？”

猫儿却激动地抱住银钩，欢实地叫嚷道：“狗儿，狗儿，真是你！”

银钩在窒息中努力吸气道：“当初抢了狗食，却差点儿被你打死。”

猫儿无辜地松了手：“那时你还不是我小弟，我当然不能照顾你。”随即疑惑道，“不对啊，我记得你那时候也不是很高啊，感觉上好小。”

银钩亲昵地用唇蹭了蹭猫儿的小嘴，沙哑道：“我那时候还没发育好，你看，这身高都是后两年蹿起来的。而且，你那时救的不仅是我的腿伤，还有我生存下去的信念。”

猫儿不好意思了，躲闪起来。

银钩喃喃诱惑道：“别动，让我亲亲。”

猫儿在银钩的亲昵中红了脸，心跳越跳越快，忙躲开，喘息道：“不行，这么亲下去，我的心要跳出喉咙了。”

银钩眯眼笑了，爱怜地抱住猫儿，摩擦她的背脊，犹如安抚小动物般温情。

猫儿呼吸顺畅了，才道："银钩，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多大呢。"

银钩亲昵地说道："我长娘子四岁，即将二十。"

猫儿又问："那你为什么去了花蒲村？后来又为什么不告而别？"

银钩反问："把你的终身托付给一个不清楚过去与未来的人，感觉惶恐吗？"

猫儿眨眼："你是银钩啊，马上二十岁了，怎么说不清楚呢？"

银钩璀璨一笑："甚好。"

猫儿被绕迷糊了，却没忘自己的问题："你还没说为什么去了花蒲村？后来又为什么不告而别？"

银钩亲昵地靠近猫儿，眼含风情，唇微张地诱惑道："如此美色当前，你还想问吗？"

猫儿捂住自己的胸口："不说拉倒。"

银钩环住猫儿，用鼻尖亲触着猫儿的鼻尖："去花蒲村是因为被人追去，离开亦是因有人追来。

"我后来才知道花蒲村闹霍乱，也去花蒲村寻过你，却见村子因山体滑坡被封了。那时也曾以为你已去了，但原本牵连并不多，只是在伤心中有些惋惜而已。

"可我又觉得你不会轻易死去，便在酒泉镇打听一番，晓得一个眼睛圆圆的小泥娃娃曾拳打众小孩，恶霸得很。我猜想，那人便是你，不会错。虽不知你去了哪里，但没死就好。

"后来，你来了皇城，让'肥臀'在我店里撒欢尿尿，我便在心里暗道，如此有趣的娃娃，怎么可以轻易放过？既然你来到我身边，就断没有让你离开的道理。瞧，猫娃现在不是在我怀里吗？"

在银钩的款款呢语中，猫儿仿佛受到了蛊惑般向银钩贴去。银钩难得好心地提醒道："会腰痛的哦。"

猫儿大义凛然："我不怕痛！"

银钩笑成了狐狸样，既然猫娃不怕痛，他又何必做君子呢？昨晚是酒醉猫儿，今日是生龙活虎的大虫，他的娇妻，还真是憨态可爱，靡丽多姿。

晚风徐徐吹动酒香，将那郎情妾意缠绵得悱恻异常。

浮华阁里仍旧歌舞升平，与外界的兵荒马乱形成强烈对比。有人买醉，有人买笑，有人高歌，有人嬉闹。

二楼好风景处，沙影重叠，勾画人影绰绰。

猫儿穿着与银钩同样花色的艳丽女装，赤足散发，懒散地依偎在银钩怀里，有些犯困地享受着银钩的喂食活动和偶尔的窃吻行为。

忽闻大厅里一阵躁动，在一团委靡小调中突然响起一个异常愤怒的清脆声音："猫儿，你给我死出来！"

猫儿一个激灵坐起，一拍有些困意的脑门，暗道糟糕，把岚琅给忘了。

猫儿趴在栏杆上的身影与岚琅正好打了个对脸。岚琅一抿唇，推开阻拦他的人，噌噌蹿上二楼，一把掀开那旖旎的层叠纱帘，将眼烙在猫儿与银钩身上，仿佛要烧出两个窟窿般愤怒。

猫儿觉得自己不太仗义，对岚琅咧嘴一笑，抱歉道："那个……我来找银钩，忘了时辰，你别生气哈。饿了吧？这里有东西，在这儿吃就行，还有屋子，我们也在这儿睡了。？

银钩微眯着桃花眼，将岚琅的愤怒看在眼中。他笑盈盈地揽住猫儿的小蛮腰，亲昵地将猫儿抱入自己怀中，用肢体宣告着所有权，还沙哑暧昧地唤道："娘子倒是毫不客气。"

猫儿转头："你不许？"

银钩风情地一笑："娘子说了算，吃住皆可，要姑娘服侍也没有问题。"转而唤道，"来人啊，找两个姑娘陪这位岚公子。"

老板发话了，老鸨忙招呼两位姑娘过来。

岚琅气得不轻。他虽有心计，也够手狠，但毕竟不是银钩那个级别的对手，在两位姑娘的手搭落腰际时，整个人瞬间暴起，掉头，大

步跑了出去。

猫儿眼见岚琅跑了，忙起身去追，却是穿不惯女装，一下子摔了下去，还张牙舞爪地用手一扯，只听嗖的一声，猫儿眼前就出现了两条赤裸裸的大腿。

原本热闹的欢场瞬间变得落叶有声。

在万籁俱寂中，岚琅的身子定格了。他低头去看自己的裤子，却从赤裸的双腿之间看见猫儿紧紧抓在自己裤子上的那只手，只觉得有些什么东西轰地冲上脑袋，让他在下一刻发出鬼嚎般的号叫："啊……"

猫儿一个高蹿起，忙捂住岚琅的嘴，用蛮力将其拖进层叠纱帘中。

反应过来的岚琅死命挣扎，却在瞧见银钩那饶有兴趣的目光时霍然不动，僵硬着手指将裤子提上。

猫儿见岚琅不再挣扎，才小心地放开手，咦了一声道："裤子提上了？"

岚琅攥紧拳头，惨白了脸。

银钩笑睨着猫儿，问："他腿可有我腿白？"

猫儿认真回想，蓦然发现银钩笑得异常危险，忙摇头道："没……没看清。"

银钩伸手，将猫儿扯入怀里，轻捏猫儿鼻子："冒失。"

猫儿冲岚琅道："岚琅，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来，我们吃果子，可好吃了。"

岚琅现在的心情已经很难形容，他不想掐死猫儿了，反而想掐死自己了，最好是将自己的血肉一块块卸下来后，再狠狠捶烂！

他看得分明，猫儿颈间有吻痕，那是属于银钩的痕迹，而此刻银钩貌似大度地挽留自己，实际上是变相地折辱自己！他不但要自己败得一塌糊涂，还如此侮辱，好狠的手段！

岚琅的心思起起伏伏间，脸上颜色白了黑，黑了白，最终一抬头，冲猫儿笑道："好，我就先住在这里了。"

银钩轻挑起眉梢，斜睨了岚琅一眼，唇边勾了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岚琅笑意吟吟地望着银钩，两人眼中的光束有着利器所不能媲美的锋利，在猫儿没有察觉的空隙中，拼杀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毒素。没有人知道银钩与岚琅，到底有何种过节，却隐约感觉到，绝对非同一般。

猫儿一抬头，两人忙别开相互搏杀的眼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岚琅拿着猫儿递来的水果，轻声笑道："原先只听说过银公子'风流钩月'，三国各处皆有红颜知己，不知这次要在离国逗留多久？"言下之意，自然是提点猫儿，让她明白银钩有多风流。

银钩用袍子盖住猫儿的小脚，这才懒洋洋地回道："红粉已是过往点缀，家有悍妻怎敢处处拈花留情？"

猫儿圆滚滚的眸子转来，有些不悦："我是悍妻？"

银钩忙拾起一颗葡萄塞进猫儿小嘴，软话道："我喜欢悍妻。"

猫儿托腮，抱腿，认真道："我觉得自己很温柔。"

银钩有些无语，开始不明白温柔二字做何解释了。

猫儿见银钩面露狐疑，便一把揪住银钩的衣袍，瞪眼大声问："你说是不是？"

银钩忙点头，伸手抚摸猫儿的发丝，给予肯定："非常温柔。"

猫儿笑了，松了手，又乖巧地趴到软毛地毯上，猛攻糕点。

岚琅觉得猫儿和银钩在一起的画面诡异得非常刺眼，也对他们的相处模式有些诧异，心思一转，又挑起事端道："银公子，那日在酒楼，看猫儿受辱，你怎不出手相助，还是另有隐情？"

银钩笑睨着岚琅，不温不火地道："既然岚公子都出手相助了，银某立于一边收拾残局就好。不过……岚公子的娘子之称，听在银某耳

朵里，还真是有几分刺耳。”

岚琅无辜一笑：“我与猫儿一路行来，同吃同住，自然亲近异常，若礼数不周，还望银公子见谅。”

银钩提杯饮酒：“我这人素来小气，怕是很难见谅。”

岚琅低头为自己倒酒，决计不让人道：“那还真是银公子的气量问题。”

银钩挑眉魅惑一笑：“哦，我怎么觉得这是岚公子的人品问题？”

岚琅倒酒的手一顿，倾撒出几滴佳酿：“银公子，好锋利的牙。”

银钩低笑道：“这也是日后磨炼的，我像你那般大时，绝对没有你此番伶牙俐齿。看岚公子此番厉害，到了我这个年纪，怕是连骨头都啃得动的。”

岚琅手指攥紧，脸色苍白，却是斗不过银钩，只得用迂回政策，唇角绽着微笑，卖乖地将剥了皮的果子递给猫儿。

猫儿有些犯困地伸手接下。

银钩却轻轻一拍猫儿的手，让那果实弹起，以唇接住，抬起猫儿的下颌，低头，以袖遮挡，嘴儿对嘴儿地喂到猫儿口中。

猫儿脑中的弦噌地断了，脸似红霞遮面，烧成一团炙热，小脑袋噌地钻进银钩怀里，便再也不肯露脸。

银钩瞧着憨态可掬的羞涩猫儿，伸手将他娇俏的红脸娘子抱起，赤足踏在软垫上，含笑道：“岚公子随意，银某家中急事，先入寝了?”

银钩的话说得隐蔽，但凡是长了脑袋的都能听出他此话中的风流意思。岚琅攥紧拳头，紧抿着唇，水灵灵的眼睛盯在银钩背脊，若狼般狠戾，若蛇般阴毒！

第四十九章 霸业终成帝王颂

第四十九章 霸业终成帝王颂

曲陌犹如狂野的狮子般将猫儿揽入怀中，炙热滚烫的唇舌急切攫取猫儿口中的柔软，仿佛只有那份温热才能缓解自己身体的寒，才能让自己极度惊恐的灵魂归入体内，才能证明存在的永远。

天色未亮，猫儿虽眷恋着银钩怀中的温暖，但算着花耗所说的攻城时间，终是满身吻痕地爬起。银钩胳膊一揽，将猫儿重新抱入怀中，眼也不睁，性感沙哑地问："去哪儿偷腥？"

猫儿蹬了下小腿："我去打听打听耗子的事儿，怎么觉得这心里不消停呢？"

银钩张开一只眼睛，有些蒙眬地望着猫儿，嘟嘴道："抱着我，还想其他男人，你找拾掇。"

猫儿龇牙："银钩，你找揍！"

银钩的另一只眼睛瞬间睁开，耍赖地抱住猫儿，若小熊般蹭着："娘子越发神勇，为夫的身子怕是吃不消了，可否温柔些？"

猫儿被逗乐，银钩趁机挠着猫儿的痒痒肉，两个人在被窝里就闹上了。

银钩抱住猫儿的腰身，细细摩擦道："猫娃，这几天别出去了，耗子的事儿我给你打听，包君满意，如何？"

猫儿刚要表态，却听吱的一声，有点儿类似鸟叫的短促声音响起。银钩打了个哈欠，那丝被从胸部滑到腹部，整个人若醉卧酒乡的妖孽般爬起。

在猫儿直勾勾的注视下，他毫不在意地暴露着自己的性感裸体，还骚包地扭了下屁股，回头一笑："猫娃娘子再睡会儿，为夫我去去就回。"

银钩前脚刚走，猫儿就狠狠擦了擦泛滥的口水，从被窝里爬出，套上夜行装，出了浮华阁，趁黑向皇城摸去。

其实，猫儿是想跟着银钩，但猫儿的脚程绝对比不上银钩的轻功。那人一出屋子就没影了，猫儿只能用“肥臀”的四条腿代替自己的两条腿去跑。

猫儿有种感觉，此刻银钩急走定然和皇宫内的事情有关，虽然她不问，他不说，但谁还不在心里衡量几个来回?

猫儿晓得银钩定然是有难处才不说的，虽然她不知道银钩在做什么，但她就是信任他，信任得可以不闻不问，嘿嘿……但却不能不想。

因和银钩和好如初，或者说是更上九层楼，猫儿心情极好，骑在马背上，有种想要哼哼小调的冲动。

天气很冷，冻得猫儿小手通红冰凉，也将她愉快的小调僵硬成几个颤音，吓到了偶尔早起的人们。

猫儿直奔皇宫，由被花耗属下看守的正门进入，还没等靠近动乱之地，就已经听见里面传出铁器搏杀的声音，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越发令人觉得刺耳，就仿佛脑袋里被生生敲进了一块又长又细的冰溜般难以忍受。

猫儿快马加鞭，迎风踏血奔驰，果然在龙颜殿外看见血拼一起的众人。

那血，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流失，将一具具原本鲜活的生命变成石灰，不再鲜明如昨。

花耗手持战刀正与太子手下的猛将交锋，一招一式间皆关系着整个朝野的颠覆。猫儿策马而立，并不上前。虽然她不是来看热闹的，但却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等着，等着这场厮杀结束，等着花耗胜利的消息，因为，那是花耗所想。

在曙光一线前的黑暗中，静静而立的猫儿并没有引起他人注意，那黑色的夜行衣融在黑夜里，仍是沧海一粟般渺小。猫儿觉得，自己似乎只有在山野间奔跑时，才算得上霸王。

两方人马厮杀，在势均力敌中战到两败俱伤。猫儿策马奔出，想要换下花耗，却为那一隅白衫而止住了脚步。

在这渗透血腥的夜色里，曲陌的白色身影看起来极其异样，犹如不曾飘落的雪花，薄凉，冰人，又隐约含有久候之意。

这种感官很复杂，一如猫儿不懂自己在想什么，因为在曲陌出现的前一刻，她仿佛就在寻找他的身影，而且是……等着他的出现。然而，当曲陌真的出现，又冷了猫儿的心，不再刺痛，也不好受。

猫儿只觉得很多的迷雾都在瞬间拨开，却又被新的迷雾包裹。

曲陌只是淡淡一扫，所有拼个你死我活仍旧不愿服输的两伙人便被轻松拿下，简单得有些不真实。然而，任谁都看得出，曲陌所带的人虽不多，但无一不是绝顶高手，根本不是这些普通士兵所能抗衡的对手。若这些士兵未曾受伤，不曾如此折损，不曾如此绝望，不曾经历刚才的拼死厮杀，也许，会有所不同。

天，护着曲陌。

猫儿，也护着曲陌。

第一次，猫儿觉得她有些对不起花耗，因为她晓得老皇帝病危，也最清楚曲陌决心让天下大合。她在隐约间觉察出事情不简单，但，她亦不愿破坏，所以，只能亏欠花耗的保家卫国。

猫儿懂得，擒贼先擒王，所以，当她看见曲陌的属下将太子与花耗纷纷拿下时，亦没有动，只是静静看着，看着曲陌如何一步步走向天下大合。

太子被押解，唇角猩红，犹如厉鬼般嘶吼道："曲陌，本宫是太子，你胆敢押解我？你这是造反！造反！要你诛九族！"

?陌点墨的眸子投去，古井般无波，大海般深沉，看不出任何喜怒地说道："你逼宫之时，就应该想到今日的下场。"

太子嘶哑大笑："哈哈……曲陌，你别在这里假惺惺，你想要皇位，别以为本宫看不出来！你这就是等着我们乱呢，等着反扑一口，啃掉我的血肉！你就是狼！狼子野心！好狠啊！"

花耗虎目怒瞪，一直保持沉默。

曲陌优雅地转身，其属下推开龙颜殿大门，曲陌掀袍而入，命属下将太子与花耗等将领带入。

猫儿跳下“肥臀”，悄然跟去，却被曲陌的护卫拦下。猫儿望着曲陌的背影，曲陌仿佛有感应般回头，在血流成河中露出温润笑颜，若皑皑白骨中堆砌起的一盏小灯，有些诡异，有些温暖。

然而，猫儿却被那笑禁锢了自由，仿佛生生被套上了一圈无形的绳索，勒得有些喘息不上来。因为那笑，她已经承受不起。

侍卫放行，猫儿低头跛足跟入，也不靠前，而是站在一根柱子后面看着，就仿佛一个听书人般置身事外，安静得没有任何存在感。

猫儿第一次正面看离帝，只觉得他好老，老得两鬓斑白，面上皱巴巴的，而且还有些大小不一的黑褐色斑点布满了死灰般的面孔。

离帝的身子全部倚靠在龙椅上，若非有宫女搀扶，怕是没有一分力气支持。离帝目光浑浊得犹如泥潭，嘴唇因中风而歪斜，干涸中起了一片死皮，仿佛极度渴水的人般那样虚弱，却又若无欲无求的木头，除了那份没有烧毁的存在，便不剩任何东西。

猫儿觉得那个人已经失掉灵魂，仅剩一具傀儡空壳。

离帝并没有因为众人的进入而惊怒，或者欢喜，他仅是困难地转动那双浑浊的眸子轻扫众人。若非仔细观察，那眼睛转动的速度几乎不察，缓慢得堪比蜗牛。

在众人低呼圣上时，曲陌身子豁然一转，在红尘中绽出芳华绝艳，面对众人，将袖中圣旨取出，递给一旁同来的宰相。

宰相将圣旨张开，大声朗读……

每个人皆因圣旨的内容惊得目瞪口呆，仿佛被大冰坨砸脑般，呈现出不同的呆滞。

猫儿更是吃惊不小，连小嘴都不自觉地张开。她长时间吸着冷空气，即使这样，也不能消耗这份圣旨所轰起的平地惊雷！

猫儿望着仍旧如莲般淡雅安静的曲陌，努力吸收着听到的话，洋洋洒洒的咬文嚼字中，猫儿只是懵懂地明白了个大概。

圣旨说，曲陌是离帝的第九子，是唯一遗落民间的龙子。因此，赐封号为“九曲一陌”，彰显其尊贵身份。曲陌不争浮华，怀仁大度，文武双全，治国有方，堪称德功天下，实乃国之储君人选是也。

离帝自知身体微恙，太子又荒淫无度不成大器，特将龙位传给第九子，恢复其姓氏真身，命朝中大臣辅佐其登基，若有人质疑，立斩便是。

宰相将曲陌的生日时辰以及离帝宠幸其母的日子公布于众，亦说明曲陌确是曲夫人所生，但曲夫人与曲老爷并无夫妻之实。曲老爷为离帝将龙子保护羽翼之下，原因则是太后不喜民间女子入宫为妃，故而藏于市井。众人皆知离帝宠信曲陌，无一官半职却准其御前行走，便是此中原因。

宰相大人宣读完毕，将圣旨高举，率先向曲陌跪拜：“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受太上皇所托，定然全力辅佐吾皇顺利登基。”

随同曲陌而来的大臣自然跪拜，皆宣誓效忠。

太子仿佛从噩梦中惊醒，满头是汗地尖声大叫道：“不可能！不可能！你是骗子，是骗子！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本宫才是太子！本宫才是储君！本宫将是皇帝！你们休要骗我！”

在太子的歇斯底里中，曲陌弹出一颗珍珠，点了他的哑穴，只吐出两个字：“真吵。”

太子被曲陌的属下强行压制到地上，跪拜。

花耗瞪着虎目仍旧顽抗，不肯跪拜。

曲陌把玩着手中的圆润珍珠，深不见底的眼睛扫向花耗，在无波澜中赫然有种无法抵抗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只觉得低矮半分。

曲陌说：“战衣将军，今日你可以不跪拜孤，孤允你不服，不从。你且睁开心眼，待明白一国之重在于‘合’时，再来跪孤。”曲陌的话不

轻不重，不怒不躁，却清清楚楚地传入人心，深深地烙下痕迹，令人颤了身体，屏了呼吸，永不可除去。

曲陌手指轻挥，示意众人退下，轻轻转身，望着离帝，背影竟有些疲惫。

太子谋反被压入天牢，花耗因护驾有功放其自由，择日犒赏。一晚的浴血奋战让花耗有些错乱，甚至没有发现猫儿就隐身在自己周围。

猫儿本欲随众人悄然离开，却听曲陌唤道："猫儿，过来。"

猫儿脚步一顿，心思东扯西拉地，仿佛在南北两极中拉扯，终是没有拒绝曲陌的勇气，而且，她觉得曲陌的背影在这个空旷的地方，有些……说不上的孤寂。

大门被关上，屋子里仅剩下曲陌、猫儿和瘫在龙椅上的离帝，气氛格外怪异。

曲陌缓缓转过头，望向猫儿，轻声问："为什么躲着我？"

猫儿忙摇头："没，没有。"

曲陌垂下眼睑，呢喃道："你也学会说谎了。"

猫儿的脑袋僵硬在脖子上，有些困难地转开头："我……我不想躲着你，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

猫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祝曲陌与香泽公主百年好合，只是这话在喉咙中转了又转，只觉得若强饮下黄连般难受，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虽然她和曲陌?感情已成为过去，但并不可能一刀斩断，毕竟，他们不是因不爱才分开。

曲陌抬头，眸子深深投入猫儿眼底，重复着猫儿的话："不知道说什么？"

猫儿咬住下唇，低垂眼睑，不看曲陌。

曲陌眼中划过痛楚，紧紧盯着猫儿，沙哑道："你难道不想问我为何娶香泽公主，又何故对你承诺？"

猫儿的背脊僵硬，仍旧紧紧咬着下唇，不说，不问，既然有些事情已经发生，那何必再去挖开过往的纷乱，细品其中痛楚，或者……甘甜？她的未来已经承诺给银钩，就不会变。她今日跟进来，亦是因为心中悬念未解，只是，此刻众人退出，到那最后公布真相时，她又后悔留在此地，好生矛盾。

曲陌久久地凝视着猫儿，终不见猫儿抬头看自己，他瞬间转身，面向观看着这一幕的离帝，声音若重冰砸下，有着掩饰不住的讽刺嘲弄："曾经，你一手为天，如今内忧外患，在众叛亲离中窘迫至此，一代枭雄瘫于皇椅，你是否为曾经的龌龊行径懊悔？"

离帝死灰般的脸终于寸寸转过，眼中亦划过恨意。

曲陌缓缓勾起唇角，像曾经听见曲老爷子护驾仙逝般笑着，一步步登上那不可侵犯的阶梯。原本沉寂的双目隐见赤红，使那张温润的容颜看起来若厉鬼般毫无温度，那声音更若修罗般狠绝："皇家掩盖下的皑皑白骨，便是真相！你强暴娘的时候，是否想过她是自己恩人的未婚妻子？你以为受你恩宠就是天大荣耀？你以为所有女人都应该跪在你的脚下？你应该知道，娘是恨你的，爹是恨你的，我……更是恨你的！

"你强要了娘，却不接她入宫，在玩弄后弃她如敝屣！

"爹娶了已有身孕的娘，待我更胜亲生，亲手扶我走路，教我第一个字，训斥我为人的道理，你却传他入宫，将他乱刀砍死，让我无法尽孝道。

"娘终日以泪洗面，你却借慰问之由强占了娘身。娘不忍世辱，自缢随爹去了，将偌大的家业担负在我一人肩上。

"没有娘给予的温暖，没有娘陪伴的欢笑，你却以恩人的嘴脸将我留在身边，当真以为我不知一切缘由？

"世人说你宠信于我，偏偏不晓得你是如何仰仗我充盈国库！如何利用我安定邦邻，联谊他国！世人皆说离帝仁义，却不晓得一个女人是如何恨你入骨！

“你如今反手被噬，尽享众叛亲离逼宫之苦，眼见国将不国，你是否能体会他人只求平和之愿？都说国破家亡，今日让你感悟，何谓家亡国破！”

曲陌笑着接近离帝，若把玩生命般轻巧残忍，一直压抑的情绪在这一刻释放，冲破他的意志牢笼，刺破平静表象，吞噬一切残骸！

离帝一直混沌的老眼霍然一利，犹如凝聚了最后的生命般，手指灌穿全力击向龙椅扶手！

猫儿呼吸一紧，瞬间扑向曲陌，以极快的速度抱住曲陌的腰身，将自己的后背朝向龙椅扶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护住曲陌的性命！

当猫儿突然扑向曲陌时，曲陌的心霍然收紧，原本狰狞的仇恨瞬间平息，所有翻滚的恨意变成刺骨冰寒袭向自己体内，生生刺痛了神经！

那轻巧的弹簧声响过，曲陌的手指颤抖着抚向猫儿背脊。

猫儿则是扭了扭小腰，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背，狠狠地嘘了一口气，拉着通体冰凉的曲陌往一边靠去，碎碎念着：“好险，幸亏我们上次跑进来时一不小心触动机关，把那冷箭放出来了，不然今天真的要被穿成糖葫芦了。靠边，靠边，那扶手右边不晓得还有没有冷箭，等我去敲敲……呜……呜呜……”

曲陌犹如狂野的狮子般将猫儿揽入怀中，炙热滚烫的唇舌急切攫取猫儿口中的柔软，仿佛只有那份温热才能缓解自己身体的寒，才能让自己极度惊恐的灵魂归入体内，才能证明存在的永远。

猫儿突然被曲陌吻住，脑袋轰然一乱，变成空白，瞪着圆滚滚的猫眼，忘记了反应。

曲陌的狂乱渐渐平息，见猫儿睁着清澈圆眼望着自己，只觉得那小样子越发靡丽可爱，心弦抚动，哑声柔情道：“闭上眼睛，猫儿。”

猫儿仿佛受了蛊惑般闭上眼睛，却又瞬间张开，惊恐得如同兔子般撒腿就往外跑，口中大喊：“我是银钩娘子！我是银钩娘子！”

曲陌哪里允许猫儿临阵脱逃？他将自己的一切秘密与猫儿分享，他坦诚自己的所有心绪，为的就是不让猫儿怕自己，疏远自己。今日，当猫儿的小身体将自己环绕，为了自己不顾生命时，他便已经将心全部交付，此生欲与猫儿同存。

若银钩是猫儿夫婿，那自己又是谁？自己百般周旋，虽娶了香泽公主却无夫妻之实，独独这颗心落在猫儿身上便无法放开。虽然银钩阴差阳错娶了猫儿，他又在百般无奈中娶了香泽公主，但这个错误不可永远继续下去。他要让猫儿明白，谁才是她最初与最终的归属，谁才是那个可以牵她小手同看斜阳的人……

腥臭扑鼻的天牢里，已经失去生存希望的囚犯犹自哼哼着，仿佛这样便不用再忍受暗无天日的刑罚。

刚被关进来的太子不肯接受这由天入地的急剧转变，仍旧声嘶力竭地拍打着粗重木栏杆，赤目大吼："本宫是太子！本宫是储君！终将坐上皇位！你们这些贱狗还不速来放本宫出去！满门抄斩！满门抄斩！"

摇曳的火把下，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影无声走进。若非看见映在墙上的影子，定会以为那是索命幽魂。

太子猛然看见那人，竟吓得扑通一柳坐到地上，再一细看，这骄纵脾气瞬间弹起，大喝道："哪个死人敢吓本宫？"

一声嗤笑传来，那嘲弄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一只修剪得非常漂亮的素手伸出，扶持着斗篷帽檐，露出祸国殃民的魅惑容颜，睨着一双璀璨流光的桃花眼，微挑着淡粉柔唇，调笑道："太子殿下，别来有恙啊。"

太子一见来人，当即伸手去抓，急切地道："银钩，快救本宫出去！"

银钩站在原地，冷眼瞧着太子的手指在离自己一寸之处来回抓挠，却永远都触碰不到自己时，终是呵呵一笑，说道："太子殿下，您这手挠得真像讨好的贱狗，看起来啊，怪有趣儿的。"

太子原本企图拉扯住银钩的手指一僵，猛地收回，负手而立，怒声道：“银钩！你是来嘲弄本宫的？”眉头微皱，人又瞬间扑到木栏杆上，恨声嘶吼，“是你！”

银钩轻挑起眉眼：“太子倒也不是太笨，转了二百来个弯后终于明白，确实是我。”

太子掐在木栏杆上的手寸寸收紧，额头暴出青筋，眼瞪暴戾，咬牙道：“是你怂恿本宫逼宫！是你说父皇体魄康健，在位三四十年不成问题！是你说边关战事吃紧，父皇并无反扑之能，非我不可担此大任！这一切都是出自你口！这一切都是你所谋划！”

银钩轻佻一笑，优哉道：“看来我几句话的作用不小，竟让太子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正所谓君子一诺千金，指的怕就是我这种人吧。”

太子大吼：“你个贱人！不要脸！”

银钩也不怒，只是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太子好大的火气。我初来天牢，觉得这味道实在难闻，没想到太子的嘴比天牢里长期不打理的粪池还臭，真让我有些后悔来此一叙。不过，在你死之前不来气气你，我又不甘心，唉……好生难为啊。”

太子气得浑身发抖，仿佛要将眼睛瞪出来般用力，字字带着恨意地吼道：“你为什么害我？！”

银钩无辜地道：“怎可说是害你？只能说是帮衬你一把，让你这孬种也叱咤风云一回。当你举兵逼宫时，不是很威风吗？啧啧……虽然你举兵后才晓得离帝命不久矣，但你敢说自己内心不欢喜？以你此种歹心，即便下地狱，亦是要受扒皮之苦，油煎之难，慢慢煎熬着吧。呵呵……就不知道地府里的魂儿能不能再死上一回？”

太子一口鲜血呕出，手指犹如厉鬼般紧紧抓在木栏杆上，仿佛要掐入银钩血肉。

银钩嗤笑道：“吐血了？怎么才吐血，害我以为自己功力不够呢。”

太子从带血的牙缝中挤出僵硬之音，难得执著地想得到答案：“你……为何……害我？”

银钩把玩着腰间美玉，终是好心地回道：“不可说害，只是让你提早死去罢了。无论早晚，你这条命是留不得的。皇位，更是窥视不得。”

太子死死盯着银钩：“你与曲陌是一丘之貉！”

银钩感慨：“你怎么才反应过来？真是个愚笨的脑袋，不可救也。还是早死早投胎，了结了这辈子的悲哀吧。”

太子腹部一收，胸脯一鼓，一口鲜血扑地喷出。

银钩闪身躲开，啧啧道：“幸好没喷到我身上，不然我家猫娃娘子可是要担心了。”语闭，原本含笑的眸子霍然一紧，若宝剑出鞘般锋利，直刺入太子眼底，沉声道，“你且记得，当日酒楼你所调戏的跛脚之女，便是吾妻！他日你入土时，我定然挖出你男根，让你尸骨不存！”

太子猛地倒吸一口冷气，他想过自己万般下场，唯独没想过自己死后会被人挖坟，砍下男根，如此这般，简直是奇耻大辱！与那阉狗又有何样？

太子的身子瑟瑟发抖，原本高涨的气焰瞬间扑灭，剩下的只是通体冰寒，与止不住的恐惧之意。

他曾以为曲陌是狼，此时方知，银钩却是最阴狠的鬼！

银钩享受地看着太子惊恐的样子，低低笑道：“你放心，即便你认为银钩是卑鄙小人，但此小人却是说到做到之徒。你且放心去吧，别让我等得太久，毕竟皇家颜面还是要顾的。不能在此之前下手，对于我而言，已经是痛苦之事，你若还忍心让我苦等，就是不应该了。”

太子连日绷紧的心弦瞬间崩裂，又喷出一口血，身子后仰，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身子不断地抽搐，在极其恐慌中死不瞑目。都说人死一了百了，但太子却是魂魄不得安宁，自始至终都游荡在被银钩威胁的恐慌中，只因曾调戏了银钩娘子，那个跛脚的女人。

银钩搭上斗篷帽檐，悄然无声地离去。一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在太子下葬后，挖出其坟，割其男根，丢了喂狗。

此太子，便成为离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男根的殿下。

第五十章 飞离金銮双燕呢

第五十章 飞离金銮双燕呢

原本动荡的朝野在曲陌的铁腕力压下恢复了平静，其过程可谓是血染山河。但史记中只会记载这位君主的英明决策是如何复兴百家，安邦定国，一统天下的！

猫儿被曲陌留在皇宫，直接住进了凤舞宫。凤舞九天，顾名思义，那是历代皇后的寝宫。

曲陌不允她说话，竟无赖地道：“若还说你是银钩娘子，我便多亲你一次，只当猫儿应了此事。”

猫儿对曲陌那似笑非笑的威胁绝对当真，虽然她不晓得为什么曲陌会和自己如此赖皮，但却被曲陌那天子威严震慑到，愣是没敢出口叫嚷。

宫中正乱，曲陌忙着整顿事务，颇有意味地望了一眼猫儿后，便去大殿处理国事。

猫儿被里外三层的侍女围着，又是沐浴又是打扮。

猫儿任众人装扮，脑袋中渐渐弄清了一切因由。她明白娆国为何迟迟不发兵支援离国，那定然是曲陌给离帝制造了假象，却又故意拖延，至使离帝心思枯竭，油尽灯枯。

她也不禁开始怀疑，太子造反是不是也是曲陌在幕后推波助澜？

那……花耗呢？他叛变的证据是不是曲陌栽赃？只为让他在最适当的时候，举兵入宫？香泽公主传来信笺，说离帝要杀花耗，会不会也是一种离间？曲陌洞悉了花耗的铮铮铁骨，利用花耗的兵马来与太子正面冲突，好在两败俱伤中坐收渔人之利？

猫儿将一幕幕联系起来，只觉得曲陌的心藏得好深好深，确实不是她能触及的深井。那云淡风轻之间，竟将每个人都算计了进去，而自己在其中，又担任了何种角色？

猫儿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整个人静得没有一点儿声响。

众侍女将猫儿装扮好，在一顿阿谀奉承的赞美之后，才将猫儿安置到巨大的喜床上，纷纷退出屋子，关上大门，守候在屋门外。

猫儿见侍女一撤出，原本毫不反抗的身体瞬间弹起，灵慧的眸子里也含了丝狡黠笑意，起身就要往窗外爬，可头上无比沉重的金凤却令她失了准头，左脚一个不吃力，整个人眼看着就要朝那窗沿上撞去！

然而，并没有传来她预想的疼痛，却是撞进了一人怀中。那人顺势将猫儿抱起，一手托起猫儿的下颌，一手揽着猫儿的腰肢，笑睨道："娘子，好生热情，如此投怀送抱，夫君我有些受宠若惊。"

猫儿乍见银钩，欢喜得无法言语，小手紧紧扯着银钩的衣衫，急声问："银钩，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银钩望着猫儿那单薄若翼却又层叠若仙的妖娆衣裙，只觉得呼吸一紧，单手钳上猫儿脸蛋，声音中更是充斥了极大的醋味："就知道你不会老实在被窝里等我！你若来皇宫，那白衣美人能让你走吗？一准儿塞进凤舞宫里等着洗干净下肚！"

猫儿吃痛，半闭上一只眼，表白道："我……我这不是要跑吗？"

银钩放了手，冷哼一声："若不是看你要跑，我就把你的腿打断！然后……"

猫儿一抖，眼巴巴地问："然后如何？"

银钩阴森森一笑："然后……拖走，吸了，炖了，啃肉，留骨头，让你在我身边睡一辈子！"

猫儿眼睛一亮，又抓住银钩的衣服，仰起靡丽动人的小脸，问："银钩，你不怕鬼啊？"

银钩见软玉贴近，自然伸手抱住："有何好怕？我若死了，亦是恶鬼，谁人欺我，定然不饶！"

猫儿满眼亢奋："银钩好厉害。我也不怕鬼魂之说，就是挺可惜没见过，不知真伪。"

银钩宠溺地刮了刮猫儿的小鼻子，说道："等我死了，定来寻你，让你看看到底有没有鬼魂。"

猫儿猛摇头："不要，你敢死，我就敢去捶阎王！"

银钩的目光醉成一片柔软，轻轻覆盖在猫儿身上，觉得自己是如此幸福。

猫儿却因摇晃太过，被那金凤压得闪了脖子，只听嘎巴一声，猫儿的脖子便定格在某个角度上了。

银钩忙一手推拿，将那错位的脖子顶回原位，一手托住猫儿的脑袋，不忘为猫儿彻底洗脑："看吧，这宫中的东西就是不适合你，单是一个头饰就能压断你的脖子，若再加上其他物件，你这小命就不保了。多亏今日我在你身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猫儿是被银钩长期忽悠下的产物，自然深信不疑地点点头，有点儿委屈地说道："可不，就这一脑袋东西，压得我一准儿跳不上'肥臀'的背。"

银钩眯眼偷笑，将他的小娘子抱入怀中，怎么都觉得自己捡了个宝。虽然这宝也曾让他痛不欲生，恨不得亲手捏死了才好，但此刻这小东西却是在自己怀中，还学会了和自己撒娇，多好。

猫儿在银钩怀里打了个喷嚏。银钩动手将黑色斗篷解下，为猫儿披上，系好。伸手将猫儿头上的金凤以及各种珠花发钗取下，将那一头黑亮亮的发丝披散落下，低头落下温存一吻，沙哑道："我们回家。"

猫儿被银钩亲得晕沉沉的，只知道点头跟他走。

银钩非常满意自己对猫儿的影响力，笑成酒足饭饱的狐狸样，一手揽住猫儿的小蛮腰， 一手搭落在窗台，正欲蹿出时，猫儿却突然挣脱了银钩的怀抱，跑到床边，低头捡起"赤藤"捆绑在腰间，又将"千年

青锋镀”大菜刀别入后腰，这才又抱住银钩腰肢，仰头等着他带自己离开。

银钩见猫儿如此依赖自己，笑得满脸生花，攀越出窗口，就如同来时般无声潜出。

银钩虽然极其不平衡，为什么娘子是自己的，却得偷偷摸摸来夺走？但为了不让猫儿为难，还是这样吧。尽管银钩可以肯定猫儿对自己的心思，但他亦明白曲陌对猫儿的影响，所以，暂时还不想与曲陌正面冲突。

猫儿做事不顾后果，很决然，很冒失，但那简单心思亦令人感动，一如她救花耗时的勇气。而那份护短心性，亦注定了她与人牵扯不清。是好？是坏？怕是难以定论。

银钩抱着猫儿刚跃出窗口，曲陌便推门进来，那点墨眸子在偌大的屋子一扫，最后定格在被取下的凤饰上。他在无声中踱步进来，独自坐到猫儿曾经坐过的大喜床上，用手抚摸着那栩栩如生的凤凰，却在下一刻将其狠狠捏入掌心！

白皙的手心被锋利的凤翎刺伤，猩红的鲜血沿着伤口流过金凤，划入被褥，隐在一片富贵喜庆中，艳极。

曲陌缓缓躺下，白色的衣袍在空旷而华美的屋子里绽开一隅苍白，有着难以形容的单薄脆弱，却又宛如格格不入的颜色，终将被这浮华慢慢吞噬。

曲陌的手指在那栩栩如生的锋利凤饰上寸寸收紧，浑然不觉痛般，沙哑低语着：“猫儿，做什么躲我？”

与曲陌那云淡风轻与世无争的外表不同，曲陌做事却是指点江山雷厉风行，大有一代霸主的鸿鹄鸟瞰气魄！

国之初定，曲陌忙得几乎彻夜不眠，本欲派人去寻猫儿，想想却又作罢。既然猫儿躲着自己，若非亲自去寻，又怎么能带回那曾经只围在自己身边打转的倔犟脏猫？

国内四面楚歌，处处皆需细心斟酌。原本动荡的朝野在曲陌的铁腕力压下恢复了平静，其过程可谓是血染山河。但史记中只会记载这位君主是如何复兴百家，安邦定国，一统天下的！

众人皆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然曲陌所用之人皆是离帝的持重老臣，除了与太子谋反的部分人马外，其余皆各司其职，毫无变更。

单是这一点，便令朝野内外感慨颇深，足见曲陌枝干之深，触角之远，怕是早已将整个离国掌控在股掌之间。那日太子逼宫，不过是给曲陌一个证明龙子真身的契机，与成就一番大事的开启，可谓是步步为营。

边关战事吃紧，曲陌却置之不理，直到花耗忍不住一遍遍求见，这才重新启用战衣将军去边关为国效力。

曲陌这一招甚狠，不但让花耗自动套上枷锁，更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一方面为战衣骑提供了绝对优良的武器食物，另一方面下旨颁布新法，但凡出战者，每人每月可拿双倍俸禄；并张贴皇榜，发放伤残将士的抚恤金，使将士们都觉得为国效忠无任何后顾之忧，直直激发出热血男儿气魄，纷纷宣誓效忠。

曾经，曲陌与霍国同谋，如今反扑而去更是凶猛，霍国不曾想离国有此张力，竟被击溃了士气。

在曲陌步步攻心的英明决策下，在金戈铁马的万丈豪情中，离军士气高涨，若破茧之势，一举反扑，将霍军逼退到边界之外。离军重新守住关口与上官口，捍卫疆土，重振山河！

曲陌的登基大典上设了皇后宝座，但却只见曲陌一人孤傲的身影。

众人心悦诚服，一声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在满朝文武的朝拜中朗声传颂，如一曲荡气回肠的歌，震动了朝野。

曲陌头戴缀珠皇冠，身穿黑色刺绣龙袍，脚蹬黑色龙靴，冷风拍打衣袍，发丝迎风飞舞，漆黑的眸子投向远方，鸟瞰众生喜乐。

那临风独立的傲然身躯里，雕刻着驱除不散的落寞，掩盖在无波无澜的绝美表象下，是旁人永远窥视不透的心思。

似乎，他只有站在这个位置上，才可以望得更远，却必然要承受高处不胜寒的孤寂。

这一生，系在心房的那个人，何时才能牵手同行，暖这一世的寒？那人说，白色衣衫是她永远追不到的缥缈，太干净，不敢触碰，怕留下脏兮兮的手印。如今，他换得一身黑衣，弃那白色如敝屣，不再心系九天，甘坠泥流尘世，愿与那人混沌共舞，可那个人又在哪里？

曲陌站在万人颂扬的高位上，猫儿却是躲在远远的树上，只看见曲陌那黑色身影孤然而立。在那一声声万岁中，猫儿觉得胸口隐隐作痛，恍然道："曲陌，应该是寂寞的吧？"

银钩倚靠在斜枝上，伸手将猫儿抱入怀中，笑语盎然地在猫儿耳边轻声说道："你去陪陪他，可好？没看那后位空着，只等你坐呢吗？"

猫儿听出银钩话中的奚落意思，小嘴一抿，猫眼不悦："银钩，你就非得阴阳怪气地说话吗？"转身，欲跳下树。

银钩却是一口咬在猫儿耳朵上，抱着猫儿不放。

猫儿不理银钩，独自生着闷气。

银钩伸出软舌，暧昧地舔着猫儿的敏感小耳朵。

猫儿身子一颤，腿一软，就倒在了银钩怀中。

银钩环抱着猫儿，沙哑道："猫娃娘子莫生气，为夫一想起你被他塞进凤舞宫就气得慌。猫娃娘子是为夫的宝贝，怎么可以被别人惦念了去？"

猫儿的小脸镀上可爱的红霞，别过头，喃喃地道："我都说会对你负责，你……你做什么总拿话试探我？"

银钩将头窝在猫儿颈窝处，声音闷得有些不真实，口气愈发酸楚起来："还不是你总'弃银就曲'？这心啊，都被你折腾散了。你得好生

待我，不然怕是得疑神疑鬼一辈子。”银钩此话不假，他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生怕猫儿再跑到曲陌身边去，紧张得干脆就不要君子风度了。

猫儿听银钩如此一说，只觉得心弦抽痛，想想自己平时的行径，更加觉得对不起银钩。她转过身，抱住银钩的腰，安抚道：“放心吧，我发誓，此生绝不弃你不顾，生死相随，不离不弃，不然天打雷劈，不得好……呜呜……”

银钩用唇封住猫儿的毒誓，眼中笑出狡黠之光，在百般纠缠中，缓缓放开猫儿的水润红唇，沙哑道：“给我生个小猫儿吧……”

猫儿小脸通红，开始左右躲闪着不敢看银钩。

银钩却将猫儿反扑到树干上，上下其手。

猫儿急忙扯住银钩惹火的手指，喘息道：“在树上呢，不……不行……”

银钩眼含妩媚，声音蛊惑道：“别有一番风情……”

猫儿的抵抗变得薄弱，终是被那百般算计的人吃到肚里，甜了嘴巴，香得回味无穷。

银钩是恶劣的，尤其在对待猫儿的感情上，更是有些孩子气的执念。他眼见曲陌当了皇帝还惦念着猫儿，自己便要在那高呼万岁声中要了猫儿，满足得想向全世界炫耀！如果有可能，银钩都想跑到曲陌头顶去与猫儿亲热，以报自己总落下风之仇。

所幸，银钩想归想，他更不想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看见猫儿此时的媚态。猫儿眼含情欲的绝艳，此生只有他独享。

这是他的猫娃娘子，从他被追捕到花蒲村的那一刻开始，便是注定的。

当猫娃为他烤鸟，当猫娃为他敷腿，当猫娃为他夺来花环戴在头上，当猫娃宣称他是她的新娘时，这辈子，就注定了。

爱她，宠她，成了他最大的幸福。虽然此刻抱着她，但银钩一想起她曾执著地追逐着曲陌的身影时，他仍旧捻酸。她之种种，总是让

他又爱又恨，即便想挥剑斩情丝，亦是抽刀断水水自流。所幸，这自流之水总算流回到了他的身边。

离国初定，人心仍旧不稳，每个位高权重的人都挤破脑袋地想往皇宫里送女儿。众女原本想攀龙附凤，但初见曲陌的天人之姿，便将一颗芳心沉落，更有甚者，竟因选不上秀女而悲痛自缢。

联姻，不但是国与国之间的联谊桥梁，更是帝王与君臣之间微妙的平衡木，既可铺路，亦可断桥，却是稳定人心最有效的办法。

在众美画卷悉数入宫呈现在桌案上时，曲陌看都没看，而是用冷静得近乎无情的朱笔在名册上勾画出四个权臣之女，分别册封为四淑媛。

这是个不低不高的位置，令支持他的四大家族挑不出任何软刺。看似一视同仁，却让那小小的后宫联系了朝廷，分别起了向上攀爬的抗衡心思。只要有抓权之心，就会互相攀比制约，这是帝王的权衡之术，曲陌深得此道。

香泽公主册封为贵妃，暂管后宫。至于其他弄权棋子，皆册封为昭仪、才人、美人若干。

在曲陌打造兵强马壮的国家时，银钩带着猫儿回了趟将军府，非常郑重地谢过了老管家。

老管家只说承受不起，却是高兴得老眼蒙眬，为少爷与少夫人重归于好而激动不已，直说北斗将军在天有灵。

银钩谢过老管家后便欲带着猫儿离去，那誓要为奴为婢的玥姬则是以一副忠贞烈女之姿拦在马车前，必要随银钩一同离去。

银钩桃花眼一眯，冷酷无情地说道：“娘子不喜你，我便容不得你。你且站着，看这马儿是否前行。”语毕，一马鞭抽下，高头大马吃痛向前狂奔。

眼见那马儿要踏在玥姬身上，猫儿一手夺过缰绳勒紧，终是救下了玥姬一条小命。

猫儿对玥姬笑了，小手一扬，说道：“你上来吧，我现在不讨厌你了。”

玥姬僵硬在马前，忘记了该如何反应。

猫儿真挚地说道：“你很有勇气，对自己喜欢的人紧追不放，不过这样会很受伤，需要不断鼓励自己才可以继续坚强。虽然我不讨厌你了，但我不会把银钩让给你。那是我夫君，你就别惦念了。你上车，等有合适的人，我帮你打劫回来，一准儿成好事儿。”

玥姬被猫儿一席话震得不知东南西北，身子竟瑟瑟发抖，心被怪异的情绪缠绕，有些想要落泪的冲动。

猫儿伸手将玥姬扯上马车，塞入软垫里，她与银钩坐在马车外面，有说有笑地赶着马车前行，眼中俨然没有他人身影。

马车在客栈停下，猫儿又将岚琅塞入马车里，算是人都齐全了。

银钩简单地给自己和猫儿易了容，就这么出城了。

小马欢快地颠簸间，银钩问：“猫娃娘子，要去哪里？”

猫儿飞扬马鞭吆喝着：“去寻无行宫，我誓得‘因果’！”

岚琅从马车里探出头：“算你还有心！”

猫儿咧嘴一笑，逗弄道：“夺‘因果’也不是给你吃，是给银钩的。”

岚琅涨红了脸，就要跳下马车。

猫儿忙扔了缰绳抱住岚琅的腰，怒声道：“不要命了？你做什么跳马车啊？你又没受伤，要那‘因果’做什么？”

岚琅挣不开猫儿的钳制，那水润眸子充满愤怒，大吼道：“不用你管！”

猫儿恐吓道：“你再凶我，我就打你喽！”

岚琅又开始挣扎，却因一不小心触碰到猫儿胸前的柔软，身子瞬间僵硬下来。他紧抿着唇，扭开头，不再说话。

银钩眯眼扫去，用鼻音怪声怪调地说道：“猫娃娘子，你抱着一条狼，感觉可好？”

猫儿松开手，对银钩认真地道：“像狼吗？我觉得他更像会挠人的野猫。”

岚琅恼羞成怒，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

猫儿觉得头大，只好妥协道：“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一定要‘因果’？”

岚琅眼瞪银钩，冲猫儿冷冷一哼：“不关你事！”

猫儿耸肩：“你看，你都说不关我事了，还总拖我去抢‘因果’。”

岚琅一口气噎在胸口，急剧地咳嗽起来。

猫儿动手拍了拍岚琅的背，颇有些自豪感地感慨道：“你啊，还真是个孩子。不过，你既然如此仰仗我，那等我寻到‘因果’，你就和银钩一人一半，各咬一口好了。”

岚琅气得脸都青了，狠狠地扭开头，紧紧抿唇闭目。他既恨猫儿如此羞辱自己，更怨自己为什么不离开。难道，只是为了“因果”？

银钩伸手一抓，扯出岚琅：“去赶车。”

银钩又扫了一眼玥姬，玥姬倒是明白地自动出了马车，静静坐到岚琅身边，看着他泄恨似的使劲抽打马屁股。

银钩将猫儿抱入马车，脱了猫儿的鞋子，一手拿着穴位按摩书籍，一手有模有样地按在猫儿的左脚穴位上。

猫儿好奇地伸头，问：“做什么呢？”

银钩低头在猫儿红唇上香了一口，偷腥成功，立即心情大爽：“为夫正在研究穴位药理，相信凭借为夫的天资聪颖，娘子终有一日可以健步如飞。”

猫儿心头一甜，窝进了银钩怀里，赞美道：“认字多，就是好，药理书都能看明白。”

银钩嘴角隐约抽搐，努力保持着风流倜傥的形象：“猫娃想学字，为夫会亲手教你，以猫娃的聪慧，不日将出口成章，独领风骚。”

猫儿被夸得晕头转向的，忙点头，期盼着自己出口成章、独领风骚之时。

银钩低头，眼中狡黠正盛，在猫儿耳边暧昧摩擦着，低语道：“为夫如此辛苦，猫娃晚上可要好生待我才好。”

猫儿久与银钩厮磨，自然知道此话的意思，于是红了脸，低垂粉颈，出声道：“放心，我会好生待你。”

银钩的笑声由胸膛发出，抱着猫儿爱怜不够，这就是他的娘子，憨直可爱得紧。

猫儿窝在银钩怀中，小手抓在银钩衣襟上，仰头问：“银钩，你可有打算？”

银钩反问：“何种打算？”

猫儿关切地问道：“我想去无行宫抢‘因果’，你呢，想去哪里？”

银钩抱紧猫儿，半眯起了眼睛，享受着柔玉满怀。他用手指摩擦着猫儿的脸颊：“与你说还不信，这身体我知道，决计没有什么大碍。‘因果’对我而言可有可无，你若为我冒险，这不是折腾我的神经吗？听话，咱不去搅那浑水，上次我去‘一笔因果’武林大会上抢‘因果’亦是偶然。若说这身体真有不适，亦是被你气出的毛病。”

猫儿认真地看着银钩，想从那双永远含笑的眸子里窥视出真假，无功而返后，转而道：“即便你不要，岚琅也是要的。”

银钩用下巴摩擦着猫儿的发，吃味道：“为夫都舍不得你涉险，你还去理别人做什么？若你还如此在乎那小子，我这就把他远远扔出去！”

猫儿咯咯笑着；“我是猫爷，一诺千金嘛。”

银钩抬起猫儿的下颌，一脸不满地控诉道：“猫娃对为夫的承诺怎么总是半路夭折呢？”

猫儿忙摇头表态，有些磕巴道：“我……那个……以前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我……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明白的。”

银钩将眼睛弯成月牙状，贴近道：“说说，现在对我怎么样？”

猫儿受到蛊惑，启唇道：“喜欢你。”

银钩柔柔地道：“再说一遍。”

猫儿应了：“喜……喜欢你。”
银钩眼波潋滟，又要求道：“再说一遍。”
猫儿瞪眼：“喜欢你！”
银钩一脸享受：“乖，再说一遍。”
猫儿大吼：“喜欢你！”
银钩心花怒放：“再……啊……”
猫儿一口咬向银钩那骗死人不偿命的嘴，终止了变相的摧残。